170980

2512.45
59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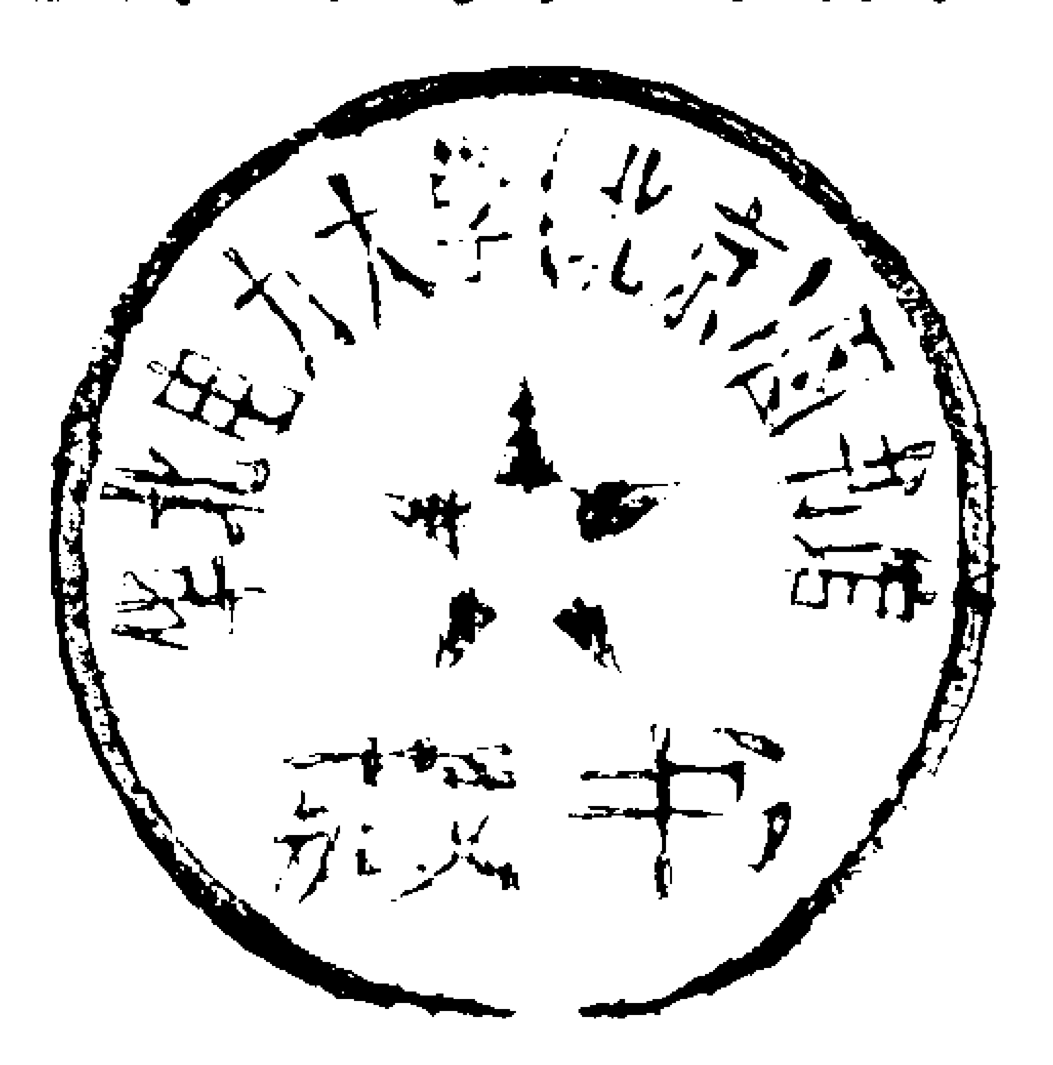
СЕРИЯ КНИГ СЕРЕБРЯНОГО ВЕК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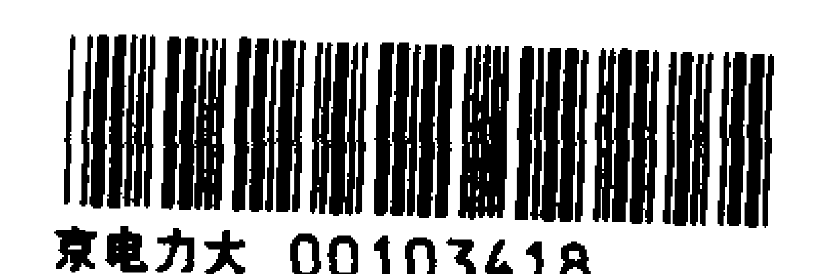
白银时代丛书

我们

〔俄国〕叶·扎米亚京 著

顾亚铃 邓蜀平 刁绍华 译




京电力大 00103418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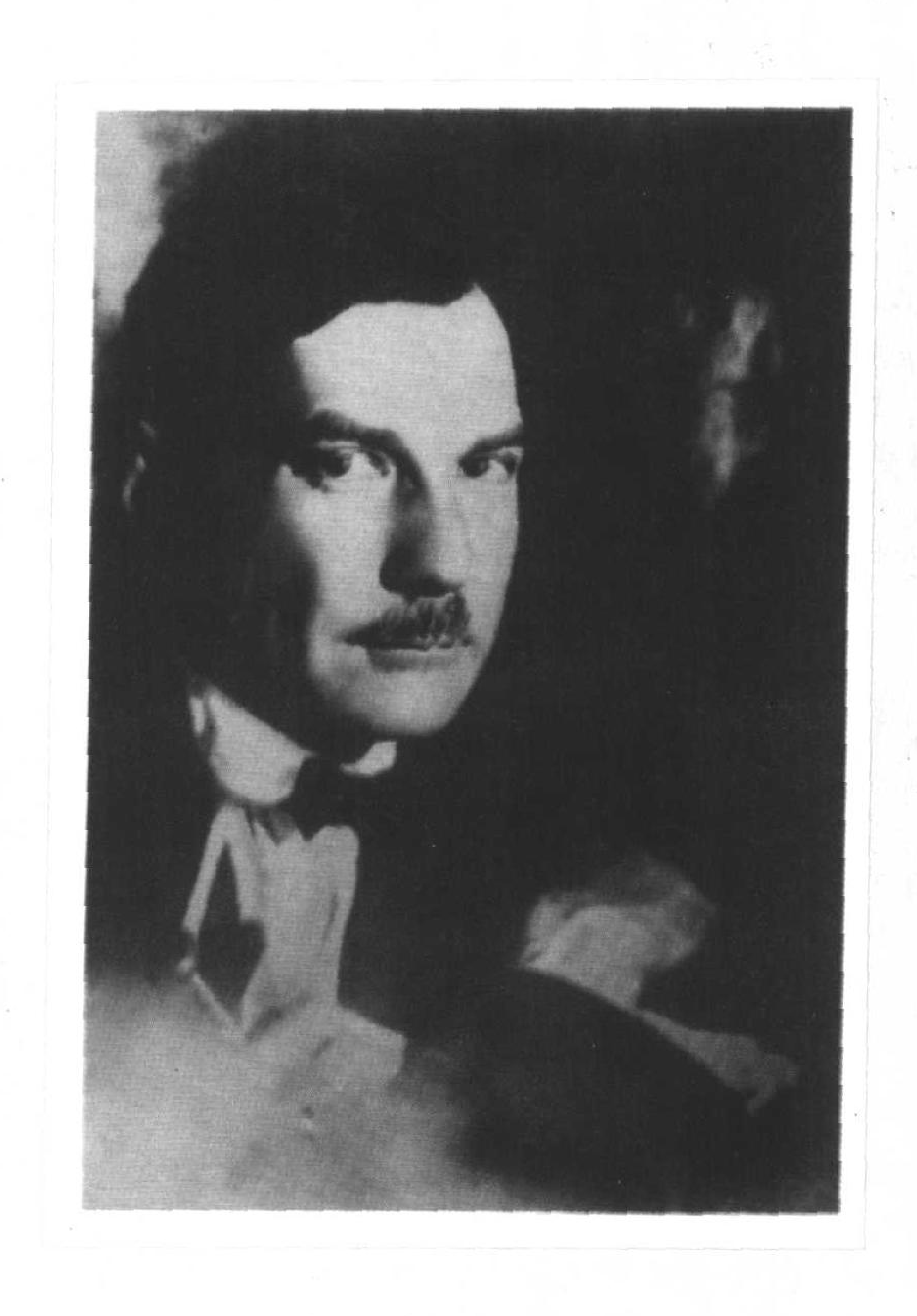
我们/（俄）扎米亚京著；顾亚铃等译. -北京：作家出版社，1997
（白银时代丛书）
ISBN 7-5063-1343-X
Ⅰ. 我… Ⅱ. ①扎…②顾… Ⅲ. 长篇小说-俄罗斯-现代 Ⅳ. I51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25681 号

我 们

作者：〔俄〕叶·伊·扎米亚京
译者：顾亚铃等
丛书主编：严永兴
责任编辑：懿 翎
装帧设计：张晓光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100026
电话传真：86-10-65930756（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总编室）
E-mail：wrtspub@public.bta.net.cn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北苑印刷厂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240 千
印张：12 **插页**：4
印数：001—11000
版次：1998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1343-X/I·1331
定价：19.00 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叶·扎米亚京

译者简介

顾亚铃，女，1932年生，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前《苏联文学》联刊副主编。撰有多种论文，如《左琴科简论》、《从社会问题小说到道德问题小说——谈田德里亚科夫五六十年代创作思想与艺术》、《〈我们〉的审美时间和色彩》、《艺术假定性的创造力与魅力》、《星球性思维与艺术创新——谈艾特马托夫的〈一日长于百年〉》、《神奇的泥土芳香——评卡里姆的〈漫长的童年〉》、《中国学者评改革时期的苏联文学》(刊于几种外国刊物)、《全景性长篇小说——〈没有战争的年代〉》等。译作(有的与他人合作)有《左琴科幽默讽刺作品选》、布尔加科夫的《鬼阁魔楼》、罗佐夫的《聋人之家》、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等。

邓蜀平，女，四川成都人，1932年生，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长期从事俄罗斯语言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曾任《苏联文艺》(后为《当代苏联文学》)杂志主编，编选和主编《苏联文艺丛书》、《苏联当代短篇小说》、《获苏联国家奖作家作品选》、《七十年代苏联青年作家小说选》等二十余部，发表关于苏联文学论文、书评六十余篇，翻译苏俄文学作品共一百二十余万字。

刁绍华，吉林省德惠人，1934年生。1953年毕业于哈尔滨外语学院，1958年毕业于哈尔滨外语学院研究班。历任黑龙江大学中文系外国文学教研室主任、中文系主任、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大学客座教授、黑龙江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曾任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理事，全国高等学校外国文学教学研究会常务理事，黑龙江省作协理事。主要论著有：《外国文学史》第四卷，1981；《海明威》,1981；《陀思妥耶夫斯基》，1982；《西方现代派文学与艺术》(与他人合著)，1986；《外国文学大词典》(主编)，1990；《外国文学——全国高等师范专科学校教材》(与他人合编)，1990。主要译著有《契诃夫：萨哈林旅行记》(与人合译)，第一版，1980；第二版，1995，《海明威：过河入林》(与人合译)，1995；《梅列日科夫斯基：反基督》(与人合译)1997。

辉煌的白银时代

（总 序）

严永兴

一

兴许，读者们会问，为何突然间，在时隔半个多世纪以后，冒出一个俄国的白银时代，为何突然间要介绍白银时代的文学，要出“白银时代丛书”？这个问题提得好！

大家知道，当二十世纪行将结束之际，人们蓦然回首，发现在这个漫长而又短暂的百年中，虽然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但是，这个世界在科学、文化等等各种领域，都达到了空前的繁荣、进步和发展。因此，面向二十一世纪，海内外许多学者和有识之士都抑止不住激动的心情，在悉心研究各种令他们感兴趣的、有关这一世纪的话题。从政治到经济，从

社会到历史，从军事到科技，从宗教到哲学，从艺术到文化，等等，无不涉猎。

奇怪得很，在文化领域诸多热门话题中，有个话题尤为引人注目，待到苏联解体后，它更成为一个十分耀眼的亮点，一个非常奇特的文化现象，被各国的、特别是俄罗斯和美国的学者踏访着，如一个陈旧而奇瑰的梦，那就是俄国的“白银时代”。也许这是惊奇于在一个世纪之交的沙皇时代和十月革命后新生的苏维埃时代的夹缝里，竟然会造化出一个灿烂辉煌的白银时代。也许是感叹于它的短暂和多舛，春去秋来，花开花落，文化精英们全都跨鹤西去，只剩下片片花瓣，夹在俄国乃至世界文化的史册上，散发出永恒的幽香和无限的惆怅。也许是这泓白银文化的清溪中沉潜着某种归结性的意义，谁也避不开它作为一个时代而光耀百世的辉煌。

首先，许多研究者几乎不谋而合地形成一个共通点，认为所谓的“统一的、不可分割的俄国文化”，并非只是一种文化，而应该有三种文化，即黄金时代、白银时代和青铜时代三种俄国文化。源自同一母体的三种文化，虽具继承性和延续性，却有着不同的文化群体、文化内涵、思想、表现形式、成就和影响。因此，它们是三种全然不同的文化，却非一种文化的三个发展阶段。

称白银时代，是相对于黄金时代而言，它不似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挂在体育明星脖子上的金银铜牌，可依次排定名次。它们的不同名称，亦不表示它们各自的含金量、重要性和对世界文化的影响力。

十九世纪中叶开始的俄国文化辉煌的黄金时代造就了一座以普希金、果戈理、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伟大作家为代表的俄国文学高峰；产生了以格林卡、穆索尔斯基、里姆斯

基-科萨科夫、柴科夫斯基等音乐大师为首的俄国新音乐；也使俄国芭蕾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形成了除法兰西、意大利之外的世界芭蕾第三学派——俄罗斯舞派；并使以列宾、苏里科夫、佩罗夫等著名画家为中坚的俄国巡回展览画派迅速崛起，左右俄国画坛达半个世纪之久。

这些似乎都毋容置疑，且为世界各国文化界人士所熟悉，所接受。但是，由于历史的和其他的诸多原因，俄国文化的白银时代，或者说白银时代的俄国文化，恰如蚌中珍珠，沙漠隐泉，掩藏着一个粲然的世界，清冽，明丽，灵动，精致，却长期鲜为人知。殊不知，短短三十年的白银时代，得天地之韵律，时代之造化，不但今天让人神醉情驰，刮目相看，就在当时，它所达到的成就和对世界的影响，都是巨大而全面的。成就和影响所及（尤其是先锋派和现代主义），不仅包括诗歌、小说、散文、戏剧、文艺理论、音乐、芭蕾、表演艺术、摄影、电影、绘画、雕塑等广泛的文化艺术领域，而且涉及建筑、工业品艺术设计、宗教哲学和人文、社会、自然科学等领域。

绘画方面，世界抽象艺术的鼻祖就是俄国的康定斯基，他的一系列以音乐命名的抽象画风靡世界，他发表于1910—1926年间的四部理论著作：《论艺术的精神》、《关于形式问题》、《论具体艺术》和《点、线、面》，成了抽象艺术的奠基之作。再加上1915年以一幅《黑方块》轰动京城的马格维奇和美术设计艺术的奠基人塔特林，无论是属至上主义，还是结构主义，成就都是惊人的。

有的研究者甚至认为，1915年是俄国文化的“第二次分裂”，也是整个世界文化的转折点。理由是造型艺术找到了“自身至高无上的语言”，开始否定古希腊的拟态（模仿大自然）原则，“有理性地在符号系统中进行创作”。（列什，《俄罗斯文化

的青铜时代》,《文学报》1997 年 4 月 16 日)

这个论断不无道理，但岂止绘画。音乐方面，如斯特拉文斯基，曾将古典音乐与现代音乐语言结合起来，以早期的原始表现主义、中期的新古典主义和晚期的无调性序列主义创作了大量音乐作品，终于融汇贯通而攀上音乐艺术的峰巅。斯克里亚宾在继承俄国古典音乐的基础上,探索表现主义的和声结构,他的《普罗米修斯》交响诗等作品,对二十世纪的欧洲音乐,产生了重大影响。肖斯塔科维奇虽是后来者,但他从 1925 年登上乐坛，即表现出异常独特鲜明的现代主义特征，不仅音乐语言和风格独树一帜，而且善于运用音乐手段表达思想，使作品富有哲理。虽屡遭批判，但无法动摇他作为二十世纪交响乐大师的地位。

俄国芭蕾在二十世纪初，就已经在世界芭蕾舞坛上占主导地位，接着以戈尔斯基、福金、斯特拉文斯基等艺术家为组合，从芭蕾音乐、芭蕾舞改编和表演风格上进行革新。并依托俄罗斯佳吉列夫芭蕾舞团年轻的舞蹈家们在欧美各国成功的巡回演出，产生极大影响。斯特拉文斯基风格独特的芭蕾音乐和印象派画家科罗温色彩绚丽、场面宏伟的舞台设计，此时都达到了炉火纯青的高度。

著名画家兼建筑师利西茨基把俄国的至上主义、非具象艺术、构成主义与西欧的新造型主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对西方的建筑与美术设计产生重大影响，并推动了美国前卫艺术的发展。

但是，应该说，白银时代的俄国文化中，成就最大，影响最深远，最灿烂辉煌的，当推文学。世界各国的文学，垒聚到十九世纪，都成了一座座突兀的山峰，其中俄国文学无疑是高大幽深、奇峰罗列的山脉之一。不过，大凡高峰树起后，后人

每每高山仰止，或东施效颦，它成了后来者不得不继承的遗产。过于迷恋承袭而不力求创新，过于注重传统而不摆脱前人窠臼，这丰厚的遗产就累聚成一座沉重的负担，令后来者诚惶诚恐，不知所以。

而白银时代文学的盛大，归拢来说，恰恰在于它是一批极富天赋、然抱定“不践前人旧行迹，独惊斯世抗风云”宗旨的文人和团体的集合、汇聚。一切思想、主义、流派都要来这里展现，所有卓尔不群的大家都要分享这方文学胜地的一角秀色。一时间墨香馥郁，气吐万汇。

二

最先登场的是象征主义。俄国白银时代文学的序幕，就是由这一现代主义流派的峰巅巴尔蒙特，梅列日科夫斯基，吉皮乌斯，索洛古勃，勃留索夫，明斯基，维亚·伊万诺夫等宿将拉开的。接着，第二代中又有勃洛克，别雷，谢·索洛维约夫等名家加盟。因此，可以说，这一文学团体的实力非常强大。虽然，俄国的象征主义是由于十九世纪末俄国社会矛盾激化和曾经如日中天的诗歌的日渐衰微，在西方象征主义的影响下，应运而生的。但是，它并不同于西欧象征主义，它的先驱乃是弗拉季米尔·索洛维约夫。索洛维约夫是权威的宗教哲学家和颇有名气的诗人，虽然他于世纪末（1900年）去世，但是他的美学、哲学、神学思想和世界末日的悲观情绪对俄国象征主义诗人和小说家产生了巨大影响。

西方宗教在教义上的完整性，引出了宗教哲学家索洛维约夫在理性上的完整性。他在神学上的主要学说是东方和西方的信仰应该在一个世界性的教会中得到一致，他的宗教哲学思想

把世界看成是“完整统一”的，因此曾鼓吹在世界范围内实现神权统治，这种空想的破灭又加深了他关于反基督的出现和世界末日来临的情绪。受他的影响，象征主义的精英们对一个充满象征性和抽象性的彼世，有极大的向心力，也就颇可理解了。社会理性使命已悄悄抽绎，玄奥、艰涩的诗篇中汇聚着他们的人神意识和宇宙感悟，埋藏着他们的孤傲、郁愤、才华和对尘世的不屑。也许正是这种理性上的大彻大悟和形式上的独立创新，他们在诗歌理论和创作上的成就是巨大的。

象征派中，身兼二职，既是诗人又是小说家的，也不乏其人。首屈一指者，当然是别雷和梅列日科夫斯基。

不管愿意不愿意，如果可以把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和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称为“奇书”的话，那么安德列·别雷（1880—1934）的《彼得堡》也当在其列，而且论资格，比上述两部名著都老。《彼得堡》发表于1913—1914年，《追忆似水年华》是1913—1927年，《尤利西斯》则1918年才开始在纽约一家杂志上连载。

《彼得堡》是一部在俄罗斯文学中第一部同时表现了东方和西方，也就是表现了世界的作品。作家所展现的艺术画面是现实的又是非现实的，在时空上有明确具体界定的，又是朦胧模糊和无限的。作品的背景是1905年俄国革命，写的只是发生在首都彼得堡短短十来天的事情。但它犹如一幅涵纳万象的巨型绘画，借助于艺术象征和意识流，蕴含异常的艺术魅力，并具有世界性的广阔内涵。难怪中译者钱善行先生说它除了与多数象征主义、意识流作品一样比较难译外，还有它特别的难度。“行文中随时遇到的古希腊罗马神话、非洲和阿拉伯的古今文化现象、《圣经》故事、东方佛学诸流派和中国的孔子儒学，直到古今各国包括人智学、通灵术等等哲学观点、欧洲和俄国从古

至今的民间传说和文学掌故，还有天文、地理、数学、物理、哲学的种种理论、名词、术语，数以万计。”别雷的独到之处还在于对小说艺术形式的改革上，除象征和意识流，他还追求小说的诗化、韵律化，追求叙述语言、结构的节奏和“音响”效果，把诸如对位、变奏、转调、旋律的再现等音乐作曲技法移植到小说创作中，因此读他的小说是一种高品位的享受。但是，也正因为这种内容上的包罗万象和叙述技巧上的繁复，以及作者大量使用的古文字、民间词语、外来词和仿声词，往往让译者面对“天书”望而却步。因此西方虽早有“别雷学”研究，但《彼得堡》的译介却大大滞后，德、法、英文的译本几乎都出现于半个世纪之后。

1990年，我曾约请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钱善行研究员为《世界文学》杂志翻译《彼得堡》的部分章节。钱先生学识丰富，治学严谨，担此重任后，花费近两年的时间，始大功告成，可见态度之认真和译事之艰难。但译文准确传神，使我国读者得以第一次领略这部名著的魅力，可惜只是选译。此后，钱先生又与他夫人合作，花了两年半的时间完成了1922年版的《彼得堡》（删节本）的翻译工作。接着，他又开始该书的另一版本（全本）的翻译，也即我们这套“白银时代丛书”中的《彼得堡》中译本。它的价值不仅在于全，更重要的是钱先生经前后六七年的潜心钻研和苦心孤诣的反复修改，“十年磨一剑”，已经将译文磨炼得近乎精雕细镂的程度，更加准确，更加完美。

直接用文学形式体现索洛维约夫的“反基督”思想的，是梅列日科夫斯基的历史题材三部曲《基督和反基督》。作品包括《众神之死》、《复活了的众神》和《反基督》。第一部选取的是古希腊罗马晚期，描写古代文明的悲剧性衰落，历史人物是

“叛教者尤里安”。第二部到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主人公是闻名遐迩的大画家达·芬奇，不过作者所要表现的是希腊诸神的复活、人性和个人的精神自由得到确认。第三部同作者的祖国有关，主人公是他的同胞视为圣明和英雄的彼得大帝和被他杀死的长子阿列克谢。俄苏文学中的传统作品都有分清正面和反面人物的习惯性功能，作家的笔道一划，黑白、善恶、忠奸分明。有趣的是，梅列日科夫斯基却反其道而行之，这是他有意而为。作品中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都是作为象征，被作者有意识选取的，用以象征和表达他的反基督的宗教哲学思想。因此，如果要对这样的历史题材小说，作史实的考证和科学的裁定，恐怕是会手忙脚乱，顾此失彼的。

这些白银时代的峰巅和精英，他们本该在更大意义上统领一代潮流的，但却仅仅因为各自的美学追求、哲学思想和创作风格不尽相同，最终导致解体，风流云散。

随着俄国象征主义的解体脱颖而出的阿克梅派，高举完美、高超、高雅的大旗，作为他们的美学追求和美学理想。在他们的诗中，已经没有象征主义的玄奥和神秘，亦不从彼世去寻觅创作灵感和寄托感情与希冀，而专注于对自然生活的展示和个人精神世界的探幽。被称为“阿克梅派六杰”的六位诗人都因对诗歌艺术和个人风格尽善尽美的追求，而成气候。日后，六杰中的阿赫马托娃和曼德尔施塔姆更臻成熟，登上了俄国白银时代和整个二十世纪诗歌的高峰。他们的“唯美”受到了时代的许诺，终于以自己诗歌的无穷魅力向世界昭示：真正的俄罗斯诗才本来就蕴藏着蓬勃的艺术生命。尽管两位天才一前一后被自己祖国的政治风波所淹没，但是，也许他们的悲剧命运更增添了他们诗歌的澄明世界的内涵和价值。

几乎与阿克梅派同时出现的俄国未来主义，在白银时代的

诸多艺术流派中，也许是唯一一支非发轫于俄国的现代主义流派。未来主义的发起者意大利人马里内蒂和未来主义画派的代表人物博乔尼、塞韦里尼等人的主张，给了他们直接的启发和影响。无论是俄国的立体未来主义还是自我未来主义，都声讨和全盘否定传统文艺的价值，认为人类的文化遗产和现存的文化都是僵死腐朽的，与现时代的精神不相容的，奉创造与新的生存条件相适应的艺术形式为圭臬。正是这种虚无主义的大胆和反叛，引发出一场诗歌语言的探索与革命，造就了如布尔柳克、赫列勃尼科夫、卡缅斯基、谢维里亚宁等一批颇有成就的未来派诗人，而且日后还由这一现代主义流派中脱胎出两位大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和帕斯捷尔纳克，他们均以自己独特的诗歌语言和表达手段影响着俄国诗坛。

否定传统、唯我独尊，似乎太狂傲了些。其实，真正的优秀传统是否定不了的，也无法妨碍它作为一种传统艺术而光耀百世。但是，社会的发展时时需要改造传统，健康优秀的传统亦须不断激浊扬清，立美逐丑，问题是看改造者甚或否定者的人品、素质、立场如何了。马里内蒂走向了反动，马雅可夫斯基却迎接了革命。

三

有着优秀传统的现实主义在俄国白银时代异彩纷呈的现代主义流派面前，显得沉稳而充满自信。以高尔基和布宁为代表的白银时代现实主义作家，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注意吐故纳新，激浊扬清，拓宽现实主义的视野和手法，让它在更宽广的天地中展开，把现实主义文学推向了一个新高度，在诗歌、小说、戏剧领域都取得了具有巨大影响的成就。

应该说，这支队伍很大，层次很多，它包容了一大批像安德列耶夫，库普林，魏列萨耶夫，阿尔志跋绥夫，霍达谢维奇，阿·托尔斯泰，茨维塔耶娃，叶赛宁，爱伦堡，扎米亚京，普里什文，格林等等名作家和诗人，他们或崭露头角，日后才达到创作的峰巅，或声誉日隆，各擅胜场，但他们的领袖人物无疑是高尔基和布宁。

布宁在俄罗斯文坛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第一个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俄罗斯作家，诗歌、小说、散文俱佳，文笔严谨，语言隽永。

布宁十九世纪末，即1898年出版他的第一部诗集《在宽阔的天空下》，高尔基赞誉他是“当代第一诗人”。但在他整个创作中占主要地位的是小说和散文，本世纪最初十六年是布宁创作的极盛时期，许多优秀作品都是在这一时期问世的。他的散文既具有诗歌的韵律和节奏感，又有绘画作品的色彩和光感，但他从不脱离生活单纯描写自然，并且注重语言的洗炼、鲜明的个性和强烈的乡土气息，使他的作品熔诗、画、文于一炉，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一直被他的同时代人和后继者视为楷模。

高尔基虽然没有获诺贝尔奖，但他无疑是白银时代和二十世纪俄苏文学中最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一个无法比拟的条件是，他的所有作品都是以一种极其广阔的社会背景和极其深刻的人道主义精神为基础的。在西方的一些论及俄国白银时代文学的专著中，往往把高尔基排斥在外，这是一种偏见和偏颇。谈白银时代而不提及高尔基，未免失去了整体上的完整性和科学性。也有学者认为，高尔基自始至终是位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任何提法，包括人道主义作家和象征主义作家这些提法都是对高尔基的贬损。说高尔基是无产阶级作家并没有错，但刻意强调未免失之矫揉。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而不具有人道主义精神，

这顶桂冠岂不大打折扣？构成高尔基“文学即人学”的精神基础的恰恰是他的深刻的人道主义精神，这种精神既导致了他对沙皇及资产阶级强烈而深刻的批判，也导致他反对十月革命初期革命内部的一些过激做法。这一精神也正是高尔基的《不合时宜的思想》一书的思想基础。

另一位白银时代现实主义文学的重要作家，就是这次“白银时代丛书”所要介绍的作家之一列昂尼德·安德列耶夫(1871—1919)。安德列耶夫和高尔基、布宁是截然不同的文人。如果说，高尔基的作品具有浪漫主义和无产阶级的革命激情，布宁的散文注重语言的洗练、鲜明的个性和强烈的乡土气息，那么安德列耶夫的小说是在借鉴和创造性地接受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诃夫的艺术经验的基础上，将现实主义和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有机地结合成新的文学语境，显示出白银时代现实主义文学发展的一种新趋向。由于受叔本华哲学思想的影响，在他的作品中，无论是残酷的战争，还是孤独痛苦的日常生活，现实主义的细致描写总是和象征、荒诞、寓意性的概括相依相融，传达出作者强烈的主观感受和对现实的悲剧性理解，因此他的笔墨也开启出另一番局面，给后来的现实主义作家以有力的影响和启发。

鲁迅先生曾评价他的作品“都含着严肃的现实性以及深刻的纤细，使象征印象主义与写实主义相调和。俄国作家中，没有一个能够如他的创作一般，消融了内面世界与外面表象之差，而出现灵肉一致的境地”。只消读安德列耶夫的作品，就会知道鲁迅先生七十六年前的评价，比起安德列耶夫的一些同胞评论家们，要客观得多，真诚得多。

诚然，不能说安德列耶夫的作品篇篇都是佳作，部部都属上乘，但是它们的构思、笔法、风格、哲理思辨，都与当时的

社会现实相交融，构成一个整体，整个儿散发着严峻、强悍、豪壮、奇崛的风范，如果他要写出几行流丽优雅的文字，反而会使人们惊讶，感到不协调。他甚至吝啬到不肯在主人公的外貌服饰、个性特征上多费笔墨，也不注重具体的人和事，却不惜篇幅，调动一切现实主义和非现实主义的手段，渲染夸张、强化突出他意识中的“事实的形象”，亦即他的主观感受，以及他对现实生活的沉思。如《红笑》，如《七个绞刑犯》，如诸多其他作品，与其说他在写作，供人阅读，不如说他在吐露自己的人生观念、哲学观念、宗教观念。如果仅仅就写作技巧论，用浓墨重彩、强烈对比、刺激性的色调、荒诞的形象来描摹自然物象、现实生活和人生百态，不是太离谱了吗？只有把技巧与思想与生命合而为一的人，才会把生命对理想的渴求化为笔底风云。

这，就是白银时代的俄国文学，有着层次丰厚的景观、绚丽的色彩和多元化的格局。它是一场新世纪的聚会，不同天赋、不同风格、不同流派的文学家相聚在这里，把人性付诸文学，又用文学引发人性；它是一场罕见的文学爆炸，短时期内积聚如此巨大的能量，释放出如此众多对艺术不懈探求与革新的缪斯和艺术精灵，让人走进神话、寓言、历史和现实，走进宇宙感悟的云霓和心灵深处的幽眇，走进艺术王国的自由殿堂，去接受它的洗礼和熏陶。于是，它成了俄罗斯文学一种玄秘、洁净、澄澈、高超的积淀，一份永久的遗产。

四

正在这时候，1917 年俄历十月，俄国工人阶级在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这场革命

是否导致了辉煌的白银时代的戛然终止，便成了众多学者探索和争论的焦点。

在我看来，俄国的白银时代，既没有在十月革命之日，也未在1918年以后大批俄罗斯文化精英移居国外之时突然终止。它在新的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还持续了一个较长时间，直到二十年代末才逐渐归于沉寂、终结，俄罗斯文人的命运才会受到更严峻的选择与考验。

对苏维埃广大工农和他们的布尔什维克领袖们，取得胜利的欢乐只是短暂的瞬间，迎接他们的是一个漫长而严寒的冬天。内忧外患，战争，饥荒，经济萧条，百业凋敝，食物匮乏……所有困难都落在列宁这位伟人瘦削的双肩上。他为巩固政权、战胜敌人、恢复经济而采取了一切严厉而极端的措施，但却似乎无暇顾及文化艺术。这给白银时代文学的继续繁荣创造了难得的机遇。

面对剧烈的历史变异和政权更迭，白银时代的一些文化精英们显得迷惘和不知所措。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包括曾经呼唤过"让革命的风暴来得更猛烈些"的高尔基，对革命后的种种极端做法强烈地不理解，又不会以轻慢浮滑的态度来面对这场红色风暴。就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终于作出了痛苦的抉择，远离故土，在异国他乡流亡不定的生活中去追逐创作的灵感和天地。平心而论，这不是反动和背叛，而是对自身职责、理想、才赋、智慧的悲剧性执迷。那是一条艰难痛苦的路，但艰难痛苦对于1918年以后的俄国作家们都还不太在意，别离充满硝烟的故土不久，他们在异国对承受苦难和创造佳作的自信心还有充裕的贮留。他们把自己的才智和对故国的眷恋熔铸于作品中，维系着白银时代俄国侨民文学的辉煌。读他们的作品常常可以感到一种对俄罗斯剪不断理还乱的情丝和恨别离、愁故园的游子

生命脉流的搏动。

高尔基在这期间，创作了一批具有很高艺术价值的短篇小说珍品，作为一种反思后的艺术追求，这些作品不仅具有浓烈的象征主义色彩，而且有意识摆脱他世纪初作品中强烈的浪漫主义或政治化倾向，表现了他在新时期对善良、正义、自由、真理的新的思索。

俄国白银时代侨民文学中女诗人首屈一指者，当推才女茨维塔耶娃。这位书香门第的女诗人，十八岁便发表第一部诗集，1917 年完成诗集《里程》(1920 年出版)，奠定了她在白银时代的地位。一生创作有长诗十七部，其中有十一部是在 1922 年侨居以后写成的。"文章憎命达"，苦旅思乡的人生激越了她的诗才。她的诗或是散文，或是与里尔克、帕斯捷尔纳克的三地书简，由情至美，始终围绕着生命和爱的主题，凭借自身，发散出生命和博爱的微波，赋予词汇以深刻的含义，赋予形式与精神以和谐的统一。茨维塔耶娃的一生中实在经历了太多的坎坷、悲痛和孤苦，最终在绝望中走向死亡。因此她的诗感情深沉，富有自身遭际的悲剧性内涵。但她的内心世界却坦荡无尘，充满着炽烈的爱，她爱这个世界，爱俄罗斯，她爱艺术，爱诗，爱周遭她所有的亲朋挚友。她在孤独中写诗，却在艺术形式上刻意求新，无论在音韵、节奏、意象和句法上都别具一格。白银时代文学如果不包括茨维塔耶娃，是不完整的，也不公平。

俄国白银时代侨民文学中，除了一大批早已享有盛名的作家外，也涌现出一些新锐，纳博科夫可算其中一位杰出代表。他 1940 年移居美国，1945 年入美国籍后，人们一直将他当做美国作家。其实，他是个地道的俄罗斯人，出生于圣彼得堡，祖父曾任沙皇的司法大臣，父亲则是立宪民主党人、法学家和政论家，并酷爱文学。由于家庭熏陶，纳博科夫十五岁便出版了第

一部诗集。1919年，他随家人侨居英国，入剑桥大学，专修俄国文学和法国文学。1922年开始以“西林”的笔名用俄文发表作品，并获盛誉。他的作品以用词精美、典雅，意境深邃、奇特著称，创作方法兼融现实主义和现代派成分，被称为“新一代最伟大的希望”。

五

然而，更令人惊异的是，在十月革命后如此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俄罗斯国内的文学却呈现出一派繁荣和生机，与国外的侨民文学遥相对应，相映生辉，继续着白银时代文学的辉煌。

记得在扬州个园的佳秋阁上挂有副对联：

秋从夏雨声中入，
春在寒梅蕊上寻。

可见许多事物亦如气候变化那样是很微妙的。

最活跃的，自然是未来主义者。也许是十月革命圆了他们的梦，他们对革命的拥护真诚而狂热。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充满着革命的激情和高昂的音调；无产阶级诗人们以钢铁般的语言高歌的诗篇洋溢着自信与自豪、夸张与力量。与此同时，一位比马雅可夫斯基小两岁的诗坛奇才叶赛宁突然间难以想象地冒了出来。说突然冒了出来，也许并不确切，因为他五岁读诗，九岁写诗，十五岁已写出抒情诗佳作。他欢呼十月革命，但又害怕革命后的农村变迁；他的诗抒情得具有奇异的魅力，又浸透着俄罗斯的泥土芳香；他兼收并蓄，却独辟蹊径，独创“意象派”，强调对诗歌形象的追求；他只开花，不结果，正当风华

正茂时，却突然早早地结束了自己的年轻生命，留下了一个难解的人生之谜。叶赛宁和马雅可夫斯基，两位风格迥异的轻派和响派的领袖人物，都匆匆离去，是俄国白银时代的巨大损失。

过早告别白银时代的还有以创作“美妇人”形象著称的勃洛克。早在十月革命前就已解体的象征主义，如今风流云散，各奔东西。留在国内的勃洛克，从革命中获得新的激情和源泉，走向他创作的顶峰。长诗《十二个》虽仍能找出象征主义的遗风，但通体音律和谐，外逸内刚，充满人道主义的激情和历史主义的思索。

阿赫马托娃和帕斯捷尔纳克亦是白银时代两位截然不同的大诗人。一位曾是阿克梅派的主将，另一位当时仅是未来主义的龙套。古米廖夫被枪决后，阿赫马托娃不再打出阿克梅的旗号，但诗风依旧。她气度高雅，虽历尽坎坷，但始终特立独行，我行我素，超凡脱俗。其文亦如其人，语言典雅，行文运思每每挥洒自如，大有“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傲睨于万物”的气度。帕斯捷尔纳克当年在未来诗派中，还只是个小角色，而且若即若离，并不心虔志诚。如今，“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他的诗艺已臻炉火纯青。如果说，阿赫马托娃追求的是完美、高雅，那么他追求的则是奇崛、严谨，诗风全然不同。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那就是两位都视诗歌为生命。只要看帕氏自己的回忆录和最近问世并轰动一时的楚科夫斯卡娅的《关于阿赫马托娃的札记》，就会知道这点他们是十分真诚和执著的，由此才熔铸成为一代卓然独立的大家。

在这么一种相对宽松活跃、自由竞争的整体气氛中，小说领域也同诗歌一样一派繁荣景象。虽然许多小说名家移居国外，在异地创造白银时代的辉煌，留在国内的小说家应该说亦毫不逊色，在我看来，甚至略胜一筹。这表现在题材的多样化和作

品的个性化上。尤其是前者，对远离故土、虽尚有贮留但终究脱离火热的现实生活和创作源泉、日益显得捉襟见肘的侨民作家来说，是无可比拟的。

如国内战争题材的作品，我们过去总认为《铁流》、《恰巴耶夫》和《毁灭》是上品，其实还有巴别尔的《骑兵军》，布尔加科夫的《白卫军》和拉夫列尼约夫的《第四十一》这样的精品。这里遇到的首先不是技能技巧的问题，而是作品的哲理性、悲剧性和深刻性。战争的残酷和人性的扭曲，鲜明的个性反差和情节的紧张发展，摆脱了空洞和平直，揭示了人性的深刻内涵，使他们的作品具有了震撼人心的力量。

布尔加科夫和巴别尔都是文坛奇才，一个荒诞，一个冷峻，但荒诞和冷峻中都透出几多庄严和诙谐，两人都在十月革命后获得了创作上新的源泉，二三十年代都各领风骚达到自己文学创作的峰巅。尤其是布尔加科夫，《魔障》、《狗心》和《不祥的蛋》都是荒诞派的杰作，一部《大师和马格丽特》更是风靡世界，成了白银时代甚至二十世纪的经典之作。1966年西蒙诺夫以布尔加科夫遗产委员会的名义，为作品作序，称它是“布尔加科夫的讽刺、幻想和他严谨的现实主义散文的顶峰”。

其实，称“严谨的现实主义”并不贴切，俄国白银时代的文坛上确曾出现过荒诞派，虽说只是昙花一现。荒诞派没有纲领，没有团体，但是却拥有像布尔加科夫、扎米亚京、普拉东诺夫这样的荒诞派大师。他们的许多作品都堪称荒诞派小说的杰作，并且比西欧和拉美的超前了几十年。只不过人们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光里，一直无缘读到这些“荒诞离奇”的作品，原因是它们根本无法得以问世，或是一经问世即遭厄运。

直至八十年代后期，它们才被作为“回归文学”公开亮相，给了俄罗斯读者一份惊喜、自豪和感叹。

六

这次收入“白银时代丛书”的《撒旦起舞》(原名即《大师和马格丽特》),既是布尔加科夫(1891—1940)的绝笔之作,也是他的传世之作。作者在他的许多作品受到批判的精神压力下,痴心不改,于1928年着手创作这部长篇小说。完成后无处发表,一直在书斋里时断时续地修改、增删、润色,直至身罹重病于1940年去世,最终也没能见到自己呕心沥血之作的发表。二十六年后,它首次以删节本形式问世,虽说经过杂志社大刀阔斧的删削,依然引起轰动,几十万册《莫斯科》杂志,一夜之间被俄罗斯读者抢购一空,并旋即译成西方众多文字,风靡世界。人们慷慨地把赞叹、褒扬、崇敬、愕然奉献给这位伟大的天才。在这点上,俄罗斯文坛毫无亏损,反而因此而增添了一道特别明亮的光色。

又过了二十二年,《布尔加科夫全集》问世,其中第八卷为《大师和马格丽特》,编者增补了全部删节部分,成为迄今为止唯一一部最完整的版本。此次中译本即据此版本全文译出(并取了一个新的中译名:《撒旦起舞》),中国读者亦终可一览该作的全貌,欣赏到作家荒诞奇崛的文笔,神奇丰富的想象,怪诞辛辣的嘲讽,犷达不经的诙谐,敏锐犀利的目光和超然物外的冷峻。

长篇中,首先让人愕然的是撒旦和他的几个随从的形象。他们形象丑陋,魔力无边,把个莫斯科闹得天翻地覆、鸡犬不宁。他们是魔王和恶魔,但他们荒诞不经的行为中又透着几多庄严和诙谐。而长篇中,最辉煌的篇章,则是马格丽特和大师那生死相依、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及古罗马总督彼拉多和耶稣那

奇瑰雄浑、匪夷所思的神话故事。相隔两千年的两大悲剧，被布尔加科夫魔幻般地衍化为极富哲理的超逸。

应该说，这部作品是较之《百年孤独》早写成三十余年的魔幻现实主义的开山之作。在形而上探求意义的层面上，虽不能贸然判定哪部作品更为深刻，但《撒旦起舞》被搁置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历史的文学的走向虽无从假设，但倘若布尔加科夫当时被全世界所认识，所承认，魔幻现实主义的面貌也许便会是另一番模样，带着另一个民族的文化烙印了。

另一种集讽刺、幻想、现实为一体的所谓“综合性散文”也是当时一些白银时代作家的探索和尝试。被誉为“语言艺术大师”的扎米亚京（1884—1937）早在十月革命前被派往英国学习造船时，便创作过《岛民》讽刺英国社会。他把这种集象征、幻想、现实于一身的手法，称为“新现实主义”。而最成功之作便是“白银时代丛书”所要介绍给读者的他的《我们》（1920）。作品运用象征、荒诞、幻想、意识流等手段，描写一个发生在一千年后的幻想故事，敏锐地涵纳着对人类未来的深沉思考，被世界文坛称为反乌托邦三部曲之一。其他两部便是赫胥黎的《美好的世界》和奥威尔的《1984年》。三部作品中，扎米亚京笔下的“靡菲”、赫胥黎的野人和奥威尔的“无产者”，都被认为是维护个性自由和人性尊严的代表。三部曲中，创作最早的是《我们》，后两部，一部发表于1932年，一部为1948年，远远迟于扎米亚京的《我们》。奇怪的是，受《我们》直接启发而创作的这两部作品，名气却远远超过前者。这又能怪谁呢？当时那些“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和“拉普”的文霸们，动辄对一些作家和作品挥舞拳头、进行围攻，加以莫须有的罪名，谁也难逃其咎。

其实，正常的文学批评是十分必要的，一部作品有时亦需

经受时间老人的检验。尤其像《我们》这样的作品，它不同于通俗的科学幻想小说，在扎米亚京的奇思异想中，在他那荒诞、怪异、恣肆、大胆的幻想中，往往隐伏着作者深邃隐秘的思想，隐伏着他的超前和预见。人们由于所处的时代、社会、环境的不同，抑或看问题的角度、方法、感悟的不同，对它们的解读和评价便会大相径庭。1948 年，奥威尔的《1984 年》出版，亦曾引起激烈争论，见仁见智，褒贬不一，原因亦在于此。当年，有的评论家曾批评奥威尔缺乏丰富深邃的思想及大讽刺家应具有的哲学上的超脱。认为他的想象是残忍的，有时也很尖锐，但缺乏深度、敏锐和创新。我也有同感。至少，他的作品，明显带有冷战时代西方文人对苏联社会和制度的杀伐之气。

而《我们》则不同，它是扎米亚京“新现实主义”的顶峰之作，作品嶙嶙峋峋有着许多前人风范的积淀，又成功地运用丰富的艺术手段，集荒诞、象征、梦幻、变形、变调、直觉、下意识于一体，以一篇恰似编织人的艳情故事，描绘了千年后的人类社会。作者借助超然物外的反讽和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宽容，把人类的生命意识放在玻璃城堡的围困中，来构建他的悖论：道德与不道德、人性与非人性、美与丑。他认为，每个社会，包括他笔下那个幻想的、子虚乌有的、物质极大丰富、科技高度发展的大一统王国，都会有人性的大合理，但这种大合理的实现方式若以抹杀个性为代价，并怪异到正常的人们所难以容忍的地步，就会出现反抗，或须进行变革，或最终导致崩溃。这就使得作品超越了时代，成为一部启示录式的鸿儒大作。

七

以《不灭的月亮的故事》名噪一时、并遭厄运的皮利尼亚克（1894—1938），也是个创作个性独特的作家。这时期，他的最好作品是《裸年》和《红木》。他不属于站在历史峰巅俯瞰人类命运、以磅礴的气势结撰史诗的作家。他的作品大多写俄罗斯的小城生活。《红木》描写的就是这种小城生活，这是作家最为熟悉的生活。小说中，那种常常被称作外省奇特或古怪本性的难以驾驭的力量，被表现得淋漓尽致。作者的儿子鲍里斯·安德罗尼卡什维奇-皮利尼亚克在1989年发表的《关于我的父亲》一文中认为，小城生活从许多荒诞不经的行为中给作品提供了曲折离奇的情节和别具一格的结构。这些荒诞不经的行为在城市里是做梦也想象不到的，但正是在这些荒诞不经（或是病态）的行为中，更鲜明地表现出时代的特征。革命撕掉了天性体面美好的外衣，它那被压抑的、细心包藏的、如今公开表露的不良影响也就暴露无遗。

奇怪的是，作品刚问世，便遭到激烈的批判，甚至连大诗人马雅可夫斯基也发表文章，说"鲍·皮利尼亚克描写'红木'的中篇和许多其他作品虽然我都没有读过"，不过，"在乌云密布的日子里，这无异是一种军事叛乱"。高尔基虽然不止一次批评过皮利尼亚克的创作，但他目睹对当时任全俄作协主席的皮利尼亚克的围剿，毅然站出来仗义执言，表示不同意用"似乎要把他在苏联文学方面的功绩全部抹杀"的态度来对待皮利尼亚克。他两次撰文指出，据他对皮利尼亚克等作家的了解，"他们并不想妨碍正在创建的美好而伟大的历史性事业，他们对忠诚地从事这项必要而伟大事业的建设者并不怀有生就的敌

意”。由于高尔基的干预，这场围绕《红木》的批判运动才渐渐平息下来。一位大诗人和一位大作家的人品由此亦可见一斑。

其实，皮利尼亚克的全部灾难，均由1926年发表的《不灭的月亮的故事》而生。作品中虽没有提及伏龙芝，可是同时代人一眼就看出了作品暗含的意思。有意思的是，作者还书生气十足地在前言中请求读者不要把故事和伏龙芝之死联系起来，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皮利尼亚克最终没有逃脱厄运，1937年10月28日，在三周岁的儿子生日那天被捕，1938年4月21日被枪决。长篇小说《果实的成熟》是他晚年精心创作的重要作品，但风格已趋平和，对历史和现实的描述，隐含着苦涩和深沉的思索；对俄罗斯民间艺术的细致描写和颂扬，蕴含着作家博大精深的艺术底蕴，展露了俄国文化不可轻易窥探的秘仪。

与上述写现实和写荒诞的作家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另一批在大自然和幻想世界中遨游的作家，如普里什文、帕乌斯托夫斯基和格林。普里什文是公认的“散文大师”，他描绘大自然花草树木、飞禽走兽、四季变化的抒情哲理散文，已经达到出神入化的地步。诗化的大自然和人与大自然的和谐相依相傍，点化了生活和世界的美。帕乌斯托夫斯基亦善以抒情笔调描绘大自然的美景，作品充满诗意，抒发对祖国、人民、生活的无限关切和爱恋之情。

“白银时代丛书”介绍的最后一位作家格林（1880—1932），是位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名人的杰出的浪漫派作家，以其富于浪漫色彩与专写爱情、冒险、奇遇和带有神秘色彩的幻想作品闻名于世。他原名格林涅夫斯基，波兰流放犯的儿子，身世坎坷，从小漂泊俄罗斯各地，当过渔民、水手、矿工、士兵，多次被沙皇政府投入监狱和流放西伯利亚。一生中

目睹了人世间的沉重与丑恶。他的小说便取材于他的历险见闻和苦难经历，那辽阔的大海和美丽的海岛、那低语的清风和芬芳的花香所特有的异域情调，那富于奇思异想、意境怪诞的神秘冒险，那富有浪漫情调的爱情故事和理想中的“格林国”，那充满寓言性和象征性的奇遇，那表现深刻人道主义的幻想世界，编织成一部部动人心弦的抒情浪漫小说，描绘出一幅幅朦胧幽眇的画卷，表达了正义必将战胜邪恶的美好信念，使格林的小说在白银时代的俄国文学中独树一帜，显得精深华美，寄托遥深，清新而鲜亮。

八

俄国文学曾经有过一个辉煌的白银时代，是个不争的事实，它造就出一大批出类拔萃的诗人和小说家，给后人留下了一份丰厚的精神财富。它时间不长，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二十余年弹指一挥间，然后逐渐低迷、衰落，到二十年代末便无可挽回地消逝了。消逝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减员。不管是流落异乡的，还是在俄罗斯本土的，一个个蜚声文坛、卓有成就的作家接连不断地撒手人寰，不管是自然死亡的，还是非自然死亡的。他们的匆匆离去，无疑加速了这个辉煌时代的终止步伐。

其二，是侨民作家创作源泉的日益枯竭。离开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文化精英们失去了自己的根，久而久之，他们终于江郎才尽。虽安贫乐道，达观修养，无奈面对书桌上铺就的白纸，却是空白一片。

其三，也是最主要的，是俄罗斯大地上左倾文化思潮的泛滥。虽然十月革命后有过一个宽松的文化氛围，作家们可以写

得非常得心应手，但社会接纳这些作家和作品却并不那么热情和宽松，尤其是作为左倾文化思潮的滥觞，“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拉普”等组织和庸俗社会学的文学批评，不停地对文化精英们扣帽子，打棍子，口诛笔伐，使得有的作家封笔，有的作家为顺应社会的这种选择，或悄悄调整自己的创作，或公开检讨自己的错误，白银时代由日渐黯淡而至终结便是必然的结果。

待到废黜百家、禁书和镇压，俄罗斯文学的冬天便来临了。

幸好，还有一位俄罗斯哲人留下了一个预言：

伟大的新世纪如今就要诞生，
整个世界的黄金时代即将到来。

白银时代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了鲜明的印记，白银时代文学留给我们太多的辉煌、惊叹和思索。但愿“白银时代丛书”沧海一粟的六本书，能使读者感受到文学大师们那依然跳动着的脉搏，能带给读者一缕墨香、一份愉悦、一丝意绪。

一九九七年夏于中国
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译者简介

刁绍华，吉林省德惠人，1934年生。1953年毕业于哈尔滨外语学院，1958年毕业于哈尔滨外语学院研究班。长期在黑龙江大学中文系任教。历任黑龙江大学中文系外国文学教研室主任、中文系主任、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大学客座教授、黑龙江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曾任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理事，全国高等学校外国文学教学研究会常务理事，黑龙江省作协理事。主要论著有：《外国文学史》第四卷，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海明威》，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陀思妥耶夫斯基》，辽宁人民出版社，1982；《西方现代派文学与艺术》（与他人合著），时代文艺出版社，1986；《外国文学大词典》（主编），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外国文学——全国高等师范专科学校教材》（与他人合编），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主要著译有《契诃夫：萨哈林旅行记》（与人合译），第一版，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第二版，花山出版社，1995；《海明威：过河入林》（与人合译），哈尔滨出版社，1995；《梅列日科夫斯基：反基督》（与人合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7。

译者简介

顾亚铃，女，1932年生，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前《苏联文学》联刊副主编。撰有多种论文，如《左琴科简论》、《从社会问题小说到道德问题小说——谈田德里亚科夫五六十年代创作思想与艺术》、《〈我们〉的审美时间和色彩》、《艺术假定性的创造力与魅力》、《星球性思维与艺术创新——谈艾特玛托夫的〈一日长于百年〉》、《神奇的泥土芳香——评卡里姆的〈漫长的童年〉》、《中国学者评改革期的苏联文学》(刊于几种外国刊物)、《全景性长篇小说——〈没有战争的年代〉》等。译作(有的与他人合作)有《左琴科幽默讽刺作品选》、布尔加科夫的《鬼阁魔楼》、罗佐夫的《聋人之家》、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等。

译者简介

邓蜀平，女，四川成都人，1932年生，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长期从事俄罗斯语言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曾任《苏联文艺》(后为《当代苏联文学》)杂志主编，编选和主编《苏联文艺丛书》、《苏联当代短篇小说》、《获苏联国家奖作家作品选》、《七十年代苏联青年作家小说选》等20余部，发表关于苏联文学论文、书评60余篇，翻译苏俄文学作品共120余万字。

目录

我　　们

顾亚铃　译

记事一。
提要：

公告。最英明的线。史诗。

这里，我仅将登载在今天《国家报》上的公告逐字抄录如下：

"一百二十天后，一统号[①]宇宙飞船即将竣工。伟大的历史性时刻即将到来——第一艘一统号飞船即将腾空飞入太空。一千年前，你们英雄的祖先征服了全球，建立了大一统王国。现在，你们面临更光荣的任务：你们的玻璃电飞船，将喷射着火焰，腾入宇宙。它将对宇宙的无穷方程式求得积分，大一统。你们面临的任务是将其他星球上的未知的生物置于理性的良性桎梏之下——他们可能至今仍生活在自由的蛮荒时代。如果他们无法理解我们带给他们的数学般精确的幸福，我们有责任强制他们成为幸福者。但是在使用武力之前，我们先使用文字语言。

在此，仅以大恩主的名义向大一统王国全体号码公告如下：

① Интеграл，原义为"积分"，转义为"一统"、"整体"，故可译为"积分号"宇宙飞船或"一统号"宇宙飞船，表示对星球进行一统化、整体化的征服。

凡有能力者，均有义务撰写专题论文、史诗、宣言、颂歌和其他形式的创作，对美好和伟大的大一统王国进行论述和歌颂。

这些作品，将由一统号首批载入宇宙空间。

大一统王国万岁，号码们万岁，大恩主万岁！

当我写这篇记事时，激动得两颊发烫。的确，我们应对浩瀚的宇宙方程求得积分，一统。是的，我们应该将不文明的曲线，按正切渐近线，按直线纠正过来，因为大一统王国的线是直线。而最英明的线就是伟大而完美、准确而英明的直线。

我是号码Д—503，是一统号的设计师。我只是大一统王国的一个数学家。我的这支写惯了数字的秃笔，创作不出悦耳而富于音韵的乐章。我只能将我的见闻实录下来，将我的思想，确切些说，将我们的思想记录下来（的确是我们。好吧，就让我这部记事录也以《**我们**》来命名吧）。但是它不过是我们的生活，大一统王国数学般完美的生活所派生的一个导数。既然如此，它自然就是一部史诗，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它必将是一部史诗。对此我坚信不移。

在写这篇记事时，我兴奋得两颊飞红。也许，这就像一个女人初次听到腹内尚未睁眼的小生命的搏动。这是我，同时又不是我。我将以我的精力、我的心血月复一月地滋养它，孕育它。然后，忍痛地把它从躯体上撕裂下来，敬献给大一统王国。

但我已准备这样去做，就像所有的号码（或者说，几乎所有的号码）一样。我已经准备就绪。

记事二。
提要:

芭蕾舞。和谐的四方形。未知数 X。

春天。从绿色大墙外面,我们所看不到的野地里,春风送来了甜蜜的黄色花粉。这甜蜜的花粉使人嘴唇发干,你不停地想用舌头去舔它。看来,路上任何一个女性的嘴唇也是甜蜜的(当然,男性也不例外)。这多少有些妨碍逻辑思维。

但是,天空却不然!一片湛蓝,连一丝云彩都没有(古代人的鉴赏力真不可理喻。那种被吹嘘得天花乱坠的团团雾气,多么奇形怪状又毫无秩序。他们的诗人竟能从中获得灵感)。我只爱今天这样经过消毒的、完美无瑕的天空。如果我说,我们只爱这样的天空,我相信决没说错。在这样的日子里,整个世界仿佛都是用最坚固的、永世长存的玻璃烧铸成的,就像那道绿色大墙和我们所有的建筑物。在这些日子,你可以看到这蓝色世界的最深处,可以看到它们至今无人知晓的令人惊叹的方程式,这些你可以在最普通、最习以为常的事物中见到。

就以下述事件为例吧。今天早上，我正在一统号飞船站工作，突然我发现眼前的机床十分清楚：车床的调速飞球不停地旋转着，一个个闭着眼睛，忘我地勤奋地转呀转；亮闪闪的曲柄歪来扭去地转着圈；平衡器神气活现地晃动着肩膀；钻头在无声音乐节拍奏伴下一升一降。在浅蓝色太阳照耀下，我突然间发现了这庞然大物的机械芭蕾舞的全部美。

接下来必然会问，何谓美？为什么舞蹈是美的？回答是：因为这是非自由的运动，因为舞蹈的全部深刻意义正在于绝对的审美服从，在于理想的非自由状态。如果说我们的祖先，在生活最富灵感的时候，也曾沉浸于舞蹈中，（例如，在秘密宗教仪式和军事检阅仪式上），这只说明，自古以来人类就具有非自由的自然属性，而我们在今天的生活中，只是有意识地……

今天的记事来不及写完，只好以后再补写了。因为显示机咯嚓响了。我抬眼一看，显示机上闪现着 O-90——当然是她罗。再过半分钟，她就会来这儿，找我出去散步。

可爱的 O！我总觉得她长得像她的名字 O。她的身高比母性标准矮十公分，所以整个形体都显得圆滚滚的。她的嘴也是一个粉红色的 O，总是张大着聆听我说的每一句话。此外，她手腕上还鼓着一道胖乎乎的肉褶，就像孩子的手。

她进来的时候，我脑袋里的逻辑飞轮还在嗡嗡地旋转，由于惯性作用，我只能和她谈谈我刚才得出来的想法，其中也谈到了我们（今人和古人）的机器和舞蹈。

“妙极了，您说是吗？”我问道。

“是的，妙极了。春天来了。”O-90 脸上漾起一个粉红色的微笑。

你瞧，春天！她说的是春天。女人家嘛……我不再往下说了。

下面大街上熙熙攘攘，因为碰到这样的好天气，我们都将午

饭后一小时的个人活动时间，用来散步。像往常一样，这时音乐机器的铜管齐鸣，吹奏着《大一统王国进行曲》。成百上千身着浅蓝色制服①的号码们，整整齐齐地四人一排，如沐春风一般，有节奏地在街上走。每个男号码和女号码胸前都别着一枚金色的国家号码的号码牌。而我——我们，四人一排是这波浪层迭的巨大洪流中的一道波浪。我左边是 O-90（这篇记事，如果由一千年前，我们那些汗毛浓重的某位祖先来执笔，他大概会可笑地称她是“我的”女人）；我右边是两个不认识的号码，一男一女。

天空蓝得可爱，每个号码牌上映着一个小小的太阳，还有一张思想纯正、毫无邪念的面孔。不知你是否能明白……这里的光芒仿佛来自一种统一的、辉亮的、含笑的物质。而随着铿锵的节拍声：特拉——嗒——嗒姆，特拉——嗒——嗒姆，我们迈着哐啷哐啷的步伐在太阳光照射下，我们愈走愈高，直上九重蓝天……

这时，又像早上在飞船站时那样，我又仿佛生平第一次发现了周围的一切：一条条街道都笔直笔直，玻璃马路明光锃亮，房子都是绝妙的透明的平行六面体居室，还有那四方形的和谐的灰蓝色的队列。我觉得，好像不是以前几代人，而是我，正是我战胜了古代的上帝和古老的生活，正是我创造了这一切。我就像一座高塔，不敢挪动自己的臂肘，否则房墙、屋顶、机器都会散架坍塌……

然后，转眼间我倒退了好几个世纪，从正号跳到负号。显然，由于对比，我联想到了在博物馆中所见到的油画：画面上是二十世纪先祖们的一条大街，街上乱糟糟地拥挤着人群、车轮、牲畜、广告、树木、禽鸟和五颜六色……颜色驳杂得使人发昏。可是听

① 可能源自古代的“Uniform”。——原注

说过去确曾如此，这是可能的。我觉得这太不真实，太荒诞。我忍俊不禁，竟哈哈大笑起来。

立刻，从右边像回声似的也响起了笑声。我扭过头去，投入我眼帘的是一个陌生女人的脸和两排洁白的牙齿，非常洁白的利齿。

"对不起，"她说，"您刚才打量四周的眼神充满激情，就像神话中创世后第七天的上帝。我想，您一定以为，连我也是您创造的吧。我感到很荣幸……"

她说话的时候毫无笑意，倒不妨说，还带着某些敬意（也许她知道我是一统号的设计师）。但是我很纳闷为什么在她眉头还是眼睛里总有一种奇特的、撩拨人的未知数 X，我怎么也捉摸不定它，不知怎样用数字来表示。

不知为什么我感到发窘。我按逻辑向她解释自己为什么笑，可是话说得多少有些颠三倒四。还说什么，显而易见，今天和二十世纪截然不同，它们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

"为什么是不可逾越的呢？（多么洁白的牙齿！）鸿沟上可以架上桥梁嘛！您设想一下。就譬如，乐鼓、军队、队伍吧，您想想，这些过去也曾有过，因此……"

"说的是，这明白无疑！"我大声说。这里是惊人的思想上的重合。她说的几乎就是我散步前在记事中写的一样的文字。请注意，甚至思想也相同。这是因为，谁也不是"单独的一个"，而是"我们中的一个"，我们彼此何等相似……

她说：

"您很肯定吗？"

我看见了她两道在太阳穴旁挑起的尖尖的眉梢（就像符号 X 上端的两个犄角）。我不知怎么又慌神了，我看了看右边，又看了看左边……

我右边的她，苗条、线条毕露、身材挺拔、柔韧，就像一条马鞭。她的号码是 I-330(现在我看清了她的号码)。左边是 O，完全是另一副模样，身上一切都是圆的，手腕上还有一道像娃娃手上的肉褶。我们这行四人横列最靠边的是一个我不认识的男性号码，身体像条双曲线，就像字母 S。我们四个人彼此各不相同……

右边的 I-330，看来已经觉察到我六神无主的目光，叹了口气说：

“唉！……”

说实在的，这声叹气叹得正是时候。但是她脸上，也许在声音里却又透露出令人费解的东西。

我一反常态声色俱厉地说：

“没什么可以‘唉’的。科学在发展，如果现在不行，那么再过五十年，一百年……这是很明白的……”

“连大家的鼻子……”

“对，包括鼻子，”我几乎喊着说，“如果有差别，就有产生妒嫉心的基础……既然我的是蒜头鼻子，而别人……”

“可是您的鼻子倒可以说是‘古希腊式’的呢，古时候的人都这么说。可是您的手……别抽回去，请您伸出来，让我看看您的手！”

我最不愿意别人看我的手。手上满是汗毛，这是不成体统的返祖现象。我把手伸出去，尽可能装得无所谓地说：

“像猴子的手呢。”

她看了看我的手，又看了看脸，说：

“这可真是最最希奇古怪的和弦，”她的眼睛打量着我，仿佛在掂我的分量，眉梢又显出 X 上面的两个角。

“他已登记了我，”O 喜滋滋地张着粉红色的嘴说。

她还不如少说两句，纯属废话。总而言之，这个可爱的O……怎么说呢……她对语言速度计算不准确。语言的秒速总是应该小于思想的秒速，而决不能相反。

在大街尽头的蓄电塔上，钟声洪亮地敲了十七下。个人活动时间结束了。I-330 和 S 形体的男性号码一起走了。他的脸使人肃然起敬。可是现在发现这张脸很熟悉。在哪儿见到过？可就是记不起来。

分手的时候，I 又那么莫测高深地对我微微笑了笑：

“后天有便请来 112 号讲演厅。”

我耸了耸肩膀说：

“如果通知我的正好是去您所说的那个讲演厅的话……”

真让人奇怪，她回答得十分有把握：

“您会收到通知单的。”

这个女人使我感到反感和不快，仿佛她是一个偶然钻进方程式里的无法解开的无理数。我很乐意能和可爱的 O 留下来两人呆在一起，尽管时间已经不多了。

我挽着她的手走过了四条街。到了街口，现在她该向右拐，我——向左拐。

“我多么想今天去您那里，放下窗帘……今天就去，现在马上去……”O 怯生生地抬起蓝莹莹的眼睛望着我。

她真可笑。可是我能对她说什么呢？她昨天刚来过。她比我更清楚，我们的性生活日子最早是后天。这不过又是她那种“思想超前”的表现，就像给发动机超前点火一样，有时是有害的。

我俩道别时，我两次……不，应该精确，我三次吻了她美丽的、湛蓝的、没有一丝云翳的眼睛。

记事三。
提要:

男式上装。大墙。时间表。

我把昨天的记事,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我发现,内容不够清楚,也就是说,这一切对我们任何人来说都明明白白,但是对你们就不然了。你们,我不相识的读者们,将要收到一统号送去的我的记事。但是伟大的人类文化史,也许你们也只读到九百年前我们祖先看到的地方。很可能你们连最起码的知识都没有,例如什么是守时戒律表,什么是个人活动时间、母性标准、绿色大墙、大恩主。要我来谈这些,未必有些可笑,同时也使我感到为难。就像要一位二十世纪的作家,在他小说里解释什么是"男式上装"、"套间住房"、"妻子"一样。但是,如果他的小说要翻译给野蛮的、不开化的人看,而不对"男式上装"作注释,那是行不通的。

我可以肯定,野人瞅着"男式上装",心里不免会琢磨:"这有啥用?只是个累赘。"我觉得,如果我告诉你们,自从二百年大战后,我们谁也没有走出过绿色大墙,你们也会像野蛮人一样感到

莫名其妙。

但是，亲爱的读者们，你们应该多少动动脑筋，这对你们会有好处的。如所周知，我们所了解的整个人类历史，就是一部由游牧生活逐渐过渡到定居生活的历史。难道不应从中得出下面的结论吗？那就是，最少变动的定居生活方式（我们的），同时也就是最完美的生活方式（我们的）。人们在大地上东流西窜，这只是史前时期的情况。那时还存在着不同的民族、大大小小的战争和形形色色的商业经济，并且还发现了两个美洲大陆。但是如今谁还需要这些？又有什么意义？

我认为，对这种定居生活并非一朝一夕、轻轻松松就能习惯的。在二百年大战期间，所有的道路都被破坏，遍地荒草。城市被无法通行的绿色密林，一个个分隔开。开始的时候，很可能生活在这样的城市里很不方便，但是又怎么样呢？人的尾巴在脱落以后，大概开始时没了尾巴，他并没有立刻学会怎样驱赶苍蝇的。无疑，开始的时候，他因为没了尾巴很发愁。可是现在你们能设想自己有一条尾巴吗？或者，你们能想象自己光着身子，不穿“男式上装”在街上走吗？（可能你们还穿着“上装”散步呢）。这里的道理也是一样的：我不能设想哪个城市可以不围上绿色大墙，我不能想象，没有庄严的数字守时戒律表的生活会是什么样的。

守时戒律表……此刻它正挂在我房间墙上，它金底红字，既威严又含情脉脉地望着我。我不由得想起古人称之为“圣像”之物，我不禁想要吟诗或祈祷（两者都一样），唉，为什么我不是个诗人呢，否则我就可以对你作一番光荣的礼赞。啊，守时戒律表！啊，大一统王国的心脏和脉搏！

当我们还是孩子在学校念书时（也许你们也如此），我们都读过古代文学中那篇流传至今的最伟大的文献：《铁路时刻表》。

但是如果把它和我们的守时戒律表放在一起你们就会发现，一个只是石墨，一个则是金刚石，虽然它们都是元素C——碳，但金刚石却晶光闪亮，透剔晶莹，价值永恒。当你们急匆匆地啪啪翻阅《火车时刻表》的时候，你们谁不激动得喘不过气来。但是守时戒律表却真正把我们每个人都变成了伟大史诗中的六轮钢铁英雄。每天早晨，我们几百万人像六轮机器一样准确：在同一小时、同一分钟，像一个人似的一齐起床。在同一小时，几百万人一齐开始工作，又一齐结束工作。我们融合成一个有百万只手的统一的身躯，在守时戒律表规定的同一秒钟，把饭勺送进嘴里，在同一秒钟出去散步，然后去讲演厅、去泰勒[1] 训练大厅，最后回去睡觉……

我可以完全直言不讳地说，关于幸福的命题，我们也还没有绝对正确的答案。统一的巨大机体，一天中有两次（16点到17点，21点到22点）分散为单个个体细胞。这些时间就是守时戒律表所规定的个人时间。这些时间里，你们可以观察到，有些人房间里的窗帘圣洁地放了下来，另一些人步伐整齐地在《进行曲》洪亮乐声伴奏下在大街上行走，还有一些人就像我现在这样，坐在书桌旁写东西。任人管我叫理想主义者也罢，幻想家也罢，但是我坚信，或早或晚总有一天，在我们的总公式中，这些时间会占一席位置，总有一天这86400秒全都会纳入守时戒律表。

我曾从书本上看到，也听说过不少关于古代人的种种奇谈怪论。当时他们还生活在自由之中，也就是说还生活在无组织的、野蛮的情况下。使我一直感到困惑不解的是：当时的国家政权（尽管还不成熟，怎么允许人们生活中没有我们这样的守时戒

① 泰勒（1856—1915）美国发明家、工程师，曾创造泰勒制工业管理制度，其要点是，仔细观察每一名工人劳动，尽量减少在操作中浪费的时间和多余的动作，以大幅度提高生产效率。

律表，没有必要的散步，对用餐时间不作精确的安排，任人自由地起床、睡觉。有的史学家甚至谈到，当时好像街上灯火彻夜不灭，行人车马通宵达旦。

对此我实在无法理解。虽然他们智慧有限，但他们总应该明白，这样的生活是真正的全民性大屠杀，只不过是慢性的，是日积月累的。国家（出于人道主义）有禁令不准杀害某一个人，但是却没有禁令把数百万人弄得半死不活。杀死一个人，是从人口寿命总和中减少五十岁，这是犯罪行为；可是使人口寿命总和减少五千万岁，却不构成犯罪。你们瞧，这难道不可笑吗？这则数学道德演算题，我们任何一个十岁的号码，半分钟就可演算出来。他们就不行，把他们的康德们都请出来也不行。因为没有哪个康德会想到要建立科学伦理学体系，也即以加减乘除为基础的科学伦理学体系。

这个国家（竟敢自诩为国家！）对性生活放任不管——这岂非咄咄怪事：不管是谁，在什么时候，进行多少次……都悉听尊便。完全不按科学行事，活像动物。他们也和动物一样，盲目地随便生娃娃。真让人觉得可笑！他们懂得园艺学、养鸡学、鱼类养殖学（我们有确凿可靠的材料，证明他们有这方面的知识），可是他们没有按逻辑发展程序发展到最后的领域——婴儿生育学。没有考虑要制定我们的母性标准和父性标准。

多么可笑，多么离奇！我刚写下这些，却又感到担心：你们这些我不相识的读者们，会不会突然以为我在开玩笑，在恶作剧。你们会不会以为我不过是想嘲笑你们，装出一副正经的样子，说一些荒唐透顶的怪事。

但是首先要说明的是，开玩笑我并不擅长，因为任何玩笑总隐含着谎言的成分；其次，大一统王国科学已经证实，古代人生活确实如此，而大一统王国科学是绝对正确的。再说，如果人们

还生活在自由之中，也即处于野兽、猴群和畜群的状态，国家逻辑的水平从何谈起呢。即使在我们的时代，在汗毛浓重的号码的内心深处，还时而能听到猴子野性的回声。怎么能苛求于他们呢！

幸好这种回声仅仅是偶然现象，只是机器零件无足轻重的故障，易于修复，不必中断整部机器伟大的、永恒的运转。如果要卸掉已变形的螺栓，我们有大恩主熟练的铁手，铁指，我们有护卫局人员训练有素的眼睛……

噢，附带写一笔。现在我想起来了：昨天见到的那个双曲线的S，我好像有一次见他从护卫局里出来。现在我才明白，为什么我对他怀有一种本能的尊敬，而当举止奇怪的I当着他面……我觉得有些尴尬。应该说，这个I……

睡觉铃响了。22点半。明天见。

记事四。
提要：

有晴雨计的野蛮人。羊角风。假如。

迄今为止，我对生活中的一切都明明白白(大概我之所以常爱用“明白”这两个字，不是没有原因的)。可是今天……我却糊涂了。

第一：我真的收到了一张去112号讲演厅的通知单，就像她那天说的，虽说可能性只是一千万分之一千五百，也就是等于二万分之三(一千五百是讲演厅的数目，一千万是号码的数目)。第二……不过还是依次叙述为好。

讲演厅。这是个巨大的半圆形建筑，是用又厚又沉的玻璃砌建的，太阳光照得满屋都是。四周围坐着一圈圈尊贵的圆球似的光脑袋。我不无激动地向四周看了看。我大概是想看看，在这一片蓝制服的海洋里，会不会有O的粉红色的月牙儿嘴。咦，我看到有一副洁白而锋利的牙齿，倒像……哦不，不对。今天晚上21点O要来我这里。希望在这里遇到她，这才完全合乎情理。

铃响了。我们起立，唱《大一统王国国歌》。接着，在讲演台上出现了一位录音讲演员①，他全身披着扩音机的金光，满嘴幽默俏皮地说道：

"尊敬的号码们！不久前，考古学家们发掘出了一本二十世纪的书。那位幽默作家在书中谈到了野蛮人和晴雨计。野蛮人发现，每当晴雨计停在"雨"字上的时候，确实就会下雨。野蛮人正想求雨，他就把晴雨计中的水银弄出来些，使晴雨计正好停在"雨"上(屏幕上映出一个带着羽毛夹饰的野蛮人，正在抠水银。一阵哄笑)。你们觉得可笑。但是难道你们不觉得那个时代的欧洲人更可笑吗?欧洲人和野蛮人一样也要求'雨'，但这里的雨是特殊的雨，是代数意义的雨。可是他只会可怜巴巴地站在晴雨计前，一筹莫展。野蛮人至少比他还多些勇气、干劲和逻辑性(虽说是野蛮逻辑)。因为他做出了判断，知道结果与原因是有联系的。他把水银弄出来，也就使他在那通向伟大的征程上，迈出了第一步……"

我坐在讲演厅里，可是有一阵子我已听而不闻(我再次重申：我一切如实记录，没有任何隐瞒)，尽管讲演员讲得生动有趣，滔滔不绝。突然我觉得自己没有必要来这里(为什么"没有必要"，既然给了我通知单，我能不来吗?)我觉得讲的都是废话，空洞无聊。我好不容易才把注意力转回到录音讲演员身上，这时他已开始讲主要问题——谈论我们的音乐和它的数学结构(数学家是因，音乐是果)，开始介绍不久前发明的音乐创作机。

"……只需简单地摇动手把，你们任何人都可以在一小时内生产出三部奏鸣曲。可是你们祖先作曲时却非常艰难。为了进行创作，他们要使自己的'灵感'激发起来，就像犯了莫名其妙的

① 这是一架播音机器人。

羊角风。现在请你们来听一段他们所创作的音乐吧，这是非常可笑的音乐，作曲家是二十世纪的斯克里亚宾。(这时台上的帷幕拉开了，台上放着他们一架最古老的乐器)这个黑色大箱，他们称之为大三角钢琴，或称皇室乐器。这件乐器也说明了，他们整个音乐水平有多……”

下面录音讲演员的讲话内容，我又没记住，很可能因为……得了，我就直截了当地说吧：因为这时候I-330走到了“钢琴”大黑箱跟前。大概，她的突然出现，使我简直大吃一惊。

她身着古代稀奇古怪的服装。黑色的长裙紧裹着身子，使她的裸露的双肩和前胸衬托得分外白皙。随着呼吸，她胸前那道暖融融的、埋在……之间的乳沟也随之起伏……还有那一口白得耀眼、几乎怀有恶意的牙齿……

她脸上漾起一个微笑，就像一根尖刺，扎进胸膛，刺在心上。她坐下开始演奏。音乐是野性的，疯狂的，光怪陆离，就像他们当时的生活，没有一丝理智的机械性。我周围的人都笑了，当然他们笑得有道理，只有少数人例外……可是为什么我也……我——我怎么啦?

嗯……羊角风——精神病——疼痛……我被蜇了一下，感到一阵轻微的、甜丝丝的疼痛，但愿蜇得深些，厉害些。现在，慢慢地升起了太阳。但这不是我们的太阳，不是那个透过玻璃墙砖的光线均匀的蓝晶晶的太阳。这个太阳是野性的太阳，它转动着，燃烧着，要把身上的一切都甩下来砸成粉碎。

坐在我右边的一个号码，斜睨了我一眼，嘻嘻冷笑了一声。不知怎么回事，他的模样我记得好清楚：我看见一个小小的唾沫星子冒出在他嘴唇上，破了。这个唾沫星子一下子使我清醒了过来。我——又是原来的我。

我和大家一样，听到的只是敲打琴键的不成体统的、匆促杂

乱的丁丁当当的声音。我笑了。我又变得很轻松，很单纯。那位天才的录音讲演员把野蛮时代描绘得太生动了——不必再多费口舌了。

后来，为了进行对比，最后演奏了当代音乐。当我欣赏我们当代音乐时，真感到美不胜收。厅里回响起了水晶般清亮的无穷无尽的半音音阶，它们时而集中，时而散落；流涌着泰勒·马克洛连[①]公式的综合和音；振荡着毕达哥拉斯的短裤[②]全音二次方的低沉浑厚的转调；低回着滞缓振荡的忧郁的旋律；还可听到随着休止的弗朗和费谱线条而变换的(行星光谱分析)的鲜明节奏……多么伟大的音乐！它的规律坚如磐石！而古代人的恣肆任意、自由不羁的音乐，除了狂野的妄想，别无其他，他们的音乐多么渺小可怜……

像往常一样，大家又排成四人一列，整整齐齐地从玻璃讲演厅宽大的门里走出来。我身旁闪过一个熟悉的双曲线身影。我彬彬有礼地向他行礼致意。

再过一小时可爱的O就该到了。我觉得很激动，是一种愉快而有益身心的激动。回到家，我赶紧跑到办事处，把一张粉红色的票子交给值班人员。她给我一张下窗帘的证明。我们只有在性活动日，才有权放下窗帘。平时，生活在四壁透明的、仿佛是空气织成的玻璃房里，我们一切活动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谁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我们彼此也没有什么可以隐瞒。此外，这样也可以减轻护卫局人员光荣而又繁重的劳动。否则，少不了会惹出麻烦。可能，正是古代人那奇怪的、不透亮的住房形成了他

① 马克洛连(1689—1746)苏格兰数学家，著有数学分析、曲线理论和力学等方面著作。

② 毕达哥拉斯的短裤，是学生对毕达哥拉斯定理(勾股定理)的谑称，因为把定理划出来很像一条短裤。

们可怜的、狭隘的个人心理。“我的(sic!)[1]房子是我的堡垒。”真亏他们想得出!

22 点,我放下窗帘,正巧在这个时候,O 微喘着进屋来了。她迎我送过来粉红的小嘴和一张粉红的票子。我扯下票根,而我的嘴却没法从她那粉红的嘴唇上扯开去,直到最后一分钟——22 点 15 分。

后来,我给她看我的《记事录》,还和她谈了会儿话。好像谈得挺不错,什么正方形和立方体之美呀,什么直线之美呀。她听着听着,脸上泛起迷人的玫瑰色的红晕——突然她的蓝眼睛里掉下一滴眼泪,接着又一滴,又一滴。正好就掉在我打开的稿页(第 7 页)上。蓝墨水化开了——没办法,我得重抄一遍。

“亲爱的 Д,只要您愿意,我希望……”

“希望什么?”希望什么呀?又是她想要个孩子的老话题。也许要说什么别的新问题,要说那个女人?虽说好像……不可能,这也未免太荒唐了。

① 拉丁文,意为“原文如此”(置放于括号内,表示前面的字或叙述,纵然不妥,但仍照原文引用)。

记事五。
提要：

正方形。世界的主宰。愉快又有益的功能。

又不对了。我不相识的读者们，我和你们谈着谈着，好像你们也是……比方说，你是我的老朋友 R-13。他是个诗人，嘴唇厚得像黑人，谁都知道他。可是你们却生活在月球、金星、火星和水星上，谁也不认识你们，不知道你们在哪儿，是些什么人。

你们设想一下：有一个正方形，一个活生生的、绝妙的正方形。它需要谈谈自己，谈谈自己的生活。你们也明白，正方形最少想到要去谈论自己四个角是相等的：它压根儿就看不到这些，因为天天见，习以为常，也就视而不见了。我也总是处于这种正方形的状态下。比如，就拿粉红票子和与它相关的那些事来说吧，它们对我来说不过是正方形四角相等现象，但对你们来说可能比牛顿的二项式定理更难理解。

听我往下说：古代有位哲人说过一句很有道理的话（当然

是很偶然的)："主宰世界的是爱情和饥饿。"ergo[①]，人想统治世界，就应该控制世界的主宰。我们的祖先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最后才征服了饥饿，我指的是伟大的二百年战争，也即城市和乡村的战争。大概，出于宗教的偏见，野蛮的基督徒牢牢抓住自己的"面包[②]"不肯放手。但是，在大一统王国建立前35年，就发明了我们目前的石油食物。的确，地球上只有十分之二的人活下来，但因此地球表面倒清除了千年垃圾而变得光洁明亮了，而这十分之二的人在大一统王国的琼楼玉宇里过上了好日子。

但是欢乐和嫉妒不过是"幸福"的比分的分子和分母——这是很明白的。如果在我们生活中还有引起嫉妒的根由，那么在二百年大战中无数人的牺牲有什么意义呢！然而嫉妒的根由还存在，因为还有"蒜头"鼻子和"希腊式"鼻子之分（上次散步时我们曾谈到过)，因为有的人有许多爱慕和追求者，而有的人却谁也不爱。

不言而喻大一统王国制服了饥饿之后（代数的饥饿外在物质福利的总和)，就开始向世界的另一个主宰爱情宣战。最后这种本能也被战胜，也就是说，它被组织起来，进行了数字化处理。于是，三百多年前就颁布了我们具有历史意义的《Lex sexualis》[③]。按此法典"每一个号码——作为性的产物对任何一个号码，享有权利"。

至于具体办法，那就是技术性问题了。先由性管理局的化验室对号码们作全面检查，准确确定血液中性激数的含量，据此制订出相应的性活动日期表。然后你们就可以提出申报，自己在哪些日子里愿意和某某或某某号码发生性关系，并有权得

① 拉丁语，通常用于表示"所以嘛"，带有较强的诙谐语气。
② 这个字至今仍用作文学比喻，因为它的化学成分我们并不清楚。——原注
③ 拉丁语，意为《性法典》。

到一个粉红票子小本子。至此就万事大吉了。

这样就清楚了：不再存在任何嫉妒的理由，幸福分数的分母变成了零，而分数变成了绝妙的无穷大。对古代人来说，曾经酿成无数极其荒唐的悲剧的爱情，在我们时代已成为和谐、愉快又有益于机体生理功能。它像做梦、体力劳动、吃饭、排泄等其他功能一样。由此可见，逻辑的伟大力量能够使它所涉足的一切得到净化。啊，如果你们，我不相识的读者们，也能来体验一下这奇妙的功能，如果你们也能师承此道，并一以贯之，那该多好！

……奇哉怪哉吧！今天我笔下写的是人类历史的顶峰成就，呼吸的是高山最清新的思想空气，可是我心上却阴霾多云，像蒙上了蜘蛛网一般，还压着交叉的四只爪子未知数X。也许，这就是我的爪子，因为我那两只毛茸茸的手总在我眼前晃来晃去。我不愿意谈起它们。也不喜欢它们——这是野蛮时代留下的痕迹。难道在我身上真的还有……

我想把这些都划掉，它们超出了我提要的范围。但是后来我又决定保留。就让我的记事像最精确的地震仪，把我脑子里最细微的震颤也弯弯曲曲地记录下来。因为有时正是这种震颤预兆着未来的……

这可真是胡言乱语了，真应该把它涂了去，因为一切自然力量和本能都被我们纳入了轨道，不可能发生任何意外的灾祸。

现在我完全明白了，刚才我心里感到奇怪，这一切都源于我所处的正方形状态，关于这一点开头我已谈到过。而在我心里并不存在X（这不可能）。我只是为你们担心，我的不相识的读者们，会不会有什么X盘踞在你们心上。但是我相信，你们不会苛求于我。我相信，你们会体谅我，知道我很难下笔。人

类历史上还没有哪位作家比我更为难。有的作家为同时代人创作，有的作家——为了留诸后世，但从未有过哪位作家为祖先写作，或为那些和远古祖先同样蒙昧的生灵……

记事六。
提要：

意外事件。该死的“明白”。24 小时。

我再次重申：我认为毫不隐讳地创作，是我的义务。所以，我不得不在此遗憾地指出：我们的生活，连定型化、固定化都还没完成——这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离开理想境界还有一定距离。理想境界——就是不发生任何意外（这是很明白的），但是在我们生活里……瞧，真让人无可奈何，今天我在《国家报》上竟读到一则消息说，两天后将在“立方体”广场举行审判大典。一定是哪个号码又破坏了伟大的国家机器的运行，又发生了没有预见到的、没有预先计算出来的意外事件。

除了上面所说的意外事件，我也出了点意外。虽说事情发生在个人时间内，也就是说发生在专门为意外而安排的时间内，但是还是……

16 点左右（准确些说，是 16 点差 10 分），当时我在家里。突然电话铃响了：

"您是Д-503吗?"是个女人的声音。

"是的。"

"您有空吗?"

"有空。"

"我是I-330。我现在马上飞去找您一起去参观古宅。您同意吗?"

I-330……这个I总使我恼火.我讨厌她,几乎有点怕她。但正因为如此,我就对她说,我同意去。

五分钟以后,我们已经坐在飞船上了。五月湛蓝的天空就像彩釉陶瓷一般。明亮轻盈的太阳坐在它自己的金灿灿的飞船里,跟在我们后面,嗡嗡响着,不超过我们,也不落下。但在我们前方,飘浮着白翳似的云朵,胖乎乎的模样怪可笑,倒像古代丘比特的脸颊。这朵云也令人不安。飞船前舱舱盖已经推起,风吹得嘴唇发干,你不由得老想去舔它,还不断地想到嘴唇。

现在,已经可以看见大墙外远远的一块块模糊的绿地。接着,不由自主地感到心里微微发紧。我们在降落,往下,再往下,仿佛正从陡峭的山坡上往下滑落……现在我们已经到了古宅门前。

这是一幢奇特的、没有窗户的破朽旧屋。整幢房子都盖在一个玻璃罩子里,如果不这样它肯定早就坍塌了。玻璃门旁有个老太太,她满脸皱纹,嘴巴四周更是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大褶小褶,嘴唇已经瘪了进去。嘴好像已被皱纹封死,简直没法相信她会张口说话。可是她还真说起话来了。

"怎么啦,亲爱的,你们想来看看我的房子?"她的皱纹都放出了光芒(这里的意思大致是,她的皱纹都是放射状形态的,所以让人觉得皱纹"放出了光芒")。

“是的，老奶奶，又想来看看呢。”I 对她说。

皱纹又辉亮起来：

“多好的太阳！你又怎么啦？嗨，真淘气！嗨，真淘气！我可知道，我明白！得了，你们自己去吧，我还是在这儿晒晒太阳舒服些……”

嗯……看来我这位女伴常来这里。我总觉得心里想摆脱什么东西，可是又甩不掉，有什么东西在碍事——大概还是那块浮在蓝色彩釉天幕上的白云，总在眼前萦绕不去吧。

当我们从宽阔的、幽暗的楼梯上楼时，I 说道：

“我爱她——这位老奶奶。”

“爱她什么？”

“我也不知道。可能……爱她的嘴巴。可能没有什么道理，爱她就是了。”

我耸了耸肩。她还在往下说，带着些微的笑意——也可能根本没笑：

“我觉得这是很不对的，很明白，不应该‘为爱而爱’，而应该‘为某理由而爱’。一切自然本性都应该……”

“很明白……”我正想往下说，可是我马上发现自己说了“明白”这两个字。我偷觑了 I 一眼：不知她听见没有？

她眼睛朝下望着，眼睑像窗帘似的放了下来。

我脑子里浮现出夜晚的情景：22 点左右，当你走在大街上，你可以看见，在灯火通明的玻璃方格之中有一些是放下窗帘的黑方格——在窗帘后面……那么在她的眼睑后面是什么呢？为什么今天她要打电话来？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

我吱呀推开了一扇沉甸甸的不透明的门，我们走进了一个昏暗的、乱糟糟的住处（这是古人所谓的“套间住房”）。里面有一台以前曾见过的最奇形怪状的“皇室的”乐器，还有杂乱

的、毫无秩序、疯狂的色彩和线条——就像那次我听到的音乐一样。上面是白色的平面，四周是深蓝的墙壁，摆着五颜六色书皮的古旧书籍——有红的、绿的、橙黄的；还有黄铜枝形烛台、铜佛像；家具的线条歪歪扭扭像发羊角风似的，没有一条线条能列入方程式。

这种混乱情景我简直难以忍受。但是我的女伴看来身体素质比我强许多。

"这是我最喜爱的套间……"突然她好像想起了什么，露出一个螫人的微笑和一口洁白锋利的牙齿，"应该说，这个套间是这些套间中最荒诞不经的。"

"也许说它是'王国'更确切，而不是什么'套间'，"我更正她说，"是无数个微型的永远充满战乱的、残忍的王国，就像……"

"嗯，很明白……"显然她说得很严肃。

我们穿过一间房间，这里放着几张儿童小床(在那个时代，孩子也归私人所有)。前面，又是一个个房间、亮晶晶的镜子、阴沉沉的柜子、花里胡哨得叫人受不了的沙发、硕大的"壁炉"，还有一张红木大床。在这里，我们的现代透明的永久性优质玻璃，只被用来做不起眼的、易碎的方窗玻璃。

"真难以想象，在这里人们竟'为爱而爱'，他们爱得发狂，为爱情而受折磨……(她眼睛上的窗帘又垂下了)。人类精力如此消耗实在太不明智。我说得对吗?"

她好像在替我说话，说的都是我的想法。但在她的微笑中总流露出一个刺激人的X。她眼睑后面总好像有些什么，可是我又弄不明白。这使我快按捺不住了。我真想和她争论一番，大声向她嚷嚷(真要这样)，但是我不能不同意，不可能不同意啊。

我们在镜子前停了下来。这时候，我看到的只是她的两只

眼睛。我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我想：其实人的构造也和这些荒唐的“套间住房”一样，够怪的，人的头部是不透明的，只开着两扇小小的窗户——眼睛……她仿佛猜到了我的想法，朝我转过脸来。“瞧吧，这是我的眼睛。怎么样呢？”（这些话她当然没有说出来）。

我眼前是两扇黑幽幽的窗户，里面是完全陌生的另一种生活。我只看到有火光，是那里一个“壁炉”的熊熊炉火，还有人影在晃动，好像是……

这当然很自然，我看见的是自己的影子。但是我觉得不自然，也不像我（显然，周围的环境使我感到压抑）。我明显地感到恐惧，好像被人逮住了，并关进了奇怪的笼子里。我仿佛被古代生活狂野的旋风卷进了旋涡。

“怎么样，”I 说，“请您到隔壁房间去呆一会儿？”她的声音是从黑幽幽眼睛后面，生着壁炉的那儿传出来的。

我走进另一间房间，坐下。墙架上有一个古代诗人的头像（好像是普希金），不匀称的脸上长着个翘鼻头。他直勾勾地看着我，似笑非笑。我干吗坐在这儿，老老实实看着他半笑不笑的模样？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我要到这里来？怎么竟落到如此荒唐的地步？这个刺激我、使我反感的女人，这场莫名其妙的把戏……

她那间屋里柜子门砰地响了一声，隐约听到丝质衣服窸窸窣窣的响声，我真想跑到她那里去——到底要去干什么，我记不太清了，大概是想狠狠地骂她一顿，可是我总算忍住了没去。

她倒已经从屋里出来了。身上穿着一件古色古香的明黄色短裙，头戴一顶宽边黑色呢帽，脚上穿着黑色长统袜。裙子是薄绸料的，所以我看得很清楚，袜子很长，过膝头一大截。她裸露着颈胸，还有那道在……之间的乳沟……

“显然，您是想别出心裁，但是难道您……”

I打断了我的话：

“很清楚，别出心裁就是与众不同。因此，别出心裁就意味着打破平衡……古代人愚蠢地称之为‘甘居平庸’的，对我们来说就是‘履行义务’。因为……”

“说的是，说得对！正是这样，”我忍不住了“您何必……”

她走到翘鼻子诗人雕像前，又垂下眼睑，遮住了眼睛那两扇窗户里面的野性的火光。她又开口说话了。这次她态度很严肃（也许想让我变得平静些），讲得简直头头是道：

“过去的人怎么竟能容忍这样的诗人！您不觉得奇怪吗？他们不仅容忍他们，还佩服得五体投地。真是奴才思想！我说得对吗？”

“很明白……我的意思是说……（这讨厌极了的‘明白’！）”

“嗯，我懂。可是，实际上他们是比皇帝更为强有力的主宰。可是为什么那些皇帝不把他们关起来，消灭掉？在我们国家……”

“是啊，在我们国家……”我还没说几个字，她突然哈哈大笑——我只是看见她在笑：那是一条激越高昂、像鞭子般柔韧的笑的曲线。

我记得，当时我浑身发颤。我想揪住它——但我已记不清了……反正我需要干点什么。这时，我下意识地打开自己金黄色的号码牌，看了看表：17点差10分。

“您不觉得已经该走了吗？”我尽可能彬彬有礼地说。

“如果我想请您和我一起留在这儿呢？”

“您听我说，您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吗？10分钟以后，我必须到讲演厅去……”

“……所有号码都有义务修读艺术和科学必修基础课程……”I 说出了我要说的话。然后她拉起窗帘——抬起眼。黑幽幽的眼睛里面壁炉仍火光熊熊。“在卫生局有个医生，他登记了我。如果我去求他，他会给您开病假条，证明您有病。怎么样?”

我懂了。现在我才明白，她这套把戏的目的何在!

“原来是这样!告诉您，我作为一个诚实的号码，老实说，应该立刻去护卫局并且……”

“如果不老实说呢?”又是一个蜇人的微笑，“我非常想知道，您去护卫局还是不去?”

“您不走?”我伸手捏住门把;它是铜的，我的声音听起来也像是铜的。

“稍等一会儿……可以吗?”

她走到电话机旁。叫了一个号码。当时我太激动，竟没记住这个号码。她大声说:

“我在古宅等您。对，是的，就我一个人……”

我拧动了冷冰冰的铜把:

“您允许我用飞船吗?”

“哦，那当然!请吧……”

门口，老太太坐在太阳光下打瞌睡，就像一株植物。她那密不透风被皱纹封死的嘴又张开了，我又不禁暗暗称奇。她说:

“您的那位，怎么，她一个人留下了?”

“一个人。”

老太太的嘴又合上了。她摇了摇脑袋。看来，连她那已经开始衰退的脑子都明白，这女人干的事是荒唐的，危险的。

正 17 点，我已经在听课了。这时不知怎么，我突然意识到，刚才我对老太婆说了谎:I 现在不是一个人在那儿。我并非有

意，但却骗了老太太。大概正是这件事使我难受得都没法集中精力听课。是啊，她不是一个人在那儿——问题就在这儿。

21点半以后，我有一小时自由支配时间。今天就可以去护卫局报案。但经历了这么件荒唐事之后，我觉得十分疲倦。再说，只要两昼夜之内去报案都是合法的。明天去也不迟，还有整整24小时呢。

记事七。
提要：

一根眼睫毛。泰勒。天仙子草和铃兰草。

夜。周围有绿的、火红的、蓝的各种颜色；还有一架红色的“皇室的”乐器和桔黄色的连衣裙。过一会儿，又看见一尊佛像，突然它抬起了铜眼皮，从佛眼里流出液汁来；桔黄色的连衣裙也渗出液汁来，镜面上流淌着一滴滴的液汁，大床也往外渗液汁，还有儿童床……现在我自己也……感到一阵甜蜜得要命的恐怖……

梦醒了。屋里满是柔和的浅蓝的光。墙玻璃、玻璃椅子、玻璃桌子都在闪闪发亮。这使我平静下来，心不再怦怦狂跳。液汁、佛像……怎么这么荒诞不经？很明白：我病了。以前我从不做梦。据古代人说，做梦是最普通和最正常的现象。可不是吗，他们整个生活中都可怕地旋转着五光十色：有绿的、棕红的，有佛像，有液体。可是我们认为梦是很严重的精神性疾病。我也知道，在此之前，我的脑子是一台被调校得十分精确的、纤尘不染的闪亮的

机器，可是现在……真的，现在我确实感到脑子里进了个什么异物，就像眼睛里掉进了一根很细的睫毛。你感到全身都正常，可是那只落进了眼睫毛的眼睛——你一秒钟也忘不了……

床头响起了清脆、响亮的铃声：7 点，该起床了。透过左边和右边的玻璃墙望出去，我仿佛看见的就是我自己、自己的房间、自己的衣服和重复过上千次的动作。当你看到自己是一个强大的统一体的组成部分时，你会感到振奋。整齐划一的手势、弯腰、转身——多么准确的美啊。

的确，那位泰勒无疑是古人中最伟大的天才。然而，他没有想到要把他的管理方法推广到全部生活领域中去，推广到生活的每一步骤，整整 24 小时中去。他没能把他的体系从一小时到二十四小时都进行一统化处理。但是不管怎么说，虽然有关比如康德他们写了整整好几个图书馆的书，总算发现了泰勒这个预见到了十世纪以后的世界的未卜先知。

早饭结束了。齐声唱完《大一统王国国歌》。然后四人一列整整齐齐地向电梯走去。耳朵里响着马达轻微的嗡嗡声——人很快地往下降落，往下，往下，心微微有些发紧……

这时，突然不知怎么又浮现了那个荒诞的梦，也许是梦留下的模糊印象。噢，对了，昨天在飞船上，也曾有过同样的降落。不过，这件事已经过去，结束了。我对她态度很坚决，毫不犹豫，我做得很对。

我坐在地下铁道的车厢里，急急赶往一统号。典雅端庄的飞船停在装配台上，还没有点火。它凝然不动地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我闭目思考着公式：我又一次心算着飞船冲出地球时所需的初速。每一秒的最小数值的变化，都会引起一统号巨大重量的变化，由于爆炸，原料随之在消耗。反应式非常复杂，超越的大小、数量都必须计算在内。

当我正沉浸于严谨的数学世界中，朦胧中觉得有人在我旁边坐下，他轻轻碰了我一下，说了声“对不起”。

我微微睁开眼。开始时（由于一统号产生的联想）我似乎看见有个东西疾速地向远处飞去；那是个飞动着的脑袋，因为它支棱着两只粉红色的招风耳朵。然后又看见后脑勺自上而下的曲线和双曲线的驼背——像字母 S……

透过我代数世界的玻璃，我又感到了那根眼睫毛。我心中感到不快，我今天应该去……

“没关系，没关系，不必介意，”我对坐在旁边的人笑了笑，向他点头致意。他胸前的金属号牌上闪现着 S-4711 几个字（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第一次出现时，我就把他和 S 联系起来了——那是无意识的视觉印象）。他炯炯的目光朝我投来一瞥，射出两根尖利的芒刺，飞快旋转着朝我钻进来，愈钻愈深，眼看就要钻到最深层，这时，他就会看到那些对我自己也还不敢……

突然，我恍然大悟，原来那根眼睫毛是护卫局人员。现在可以来个快刀断麻，不再拖延，马上就把事情全告诉他。

“我，是这么回事，昨天去了古宅……”我的声音好怪，又扁又平。我想咳嗽几下清清喉咙。

“这有什么关系，挺好嘛。从那儿的材料里可以得出很有意义的结论。”

“可是，您明白吗，我不是一个人去的，我是陪 I-330 去的，所以……”

“I-330？我为您感到高兴。她是个很有才气的、很有意思的女性。崇拜她的人不少。”

……哦，对了，那次散步不是也有他吗，也许，他甚至登记的就是她？不，不能对他说，绝对不行——这是很明白的。

“您说得对，正是这样！确实如此！很对，”我微笑着，脸上笑

容愈堆愈多，样子愈来愈蠢。我觉得脸上的微笑使我赤身裸体，丑态百出……

他那两根芒刺一直钻到我心底，然后又飞旋着退出来，回到他眼睛里。S 模棱两可地笑了笑，向我点了点头，很快已经到了门口。

我用报纸挡着脸读报（我觉得大家都在看我），很快我就忘记了眼睫毛、芒刺和其他——报上的一则消息使我十分激动，其中有一小段这样写着："根据可靠情报，我们又发现一个至今尚未查获的组织的线索，此组织的目的在于要从'王国'的仁厚恩德的枷锁下获得解放。"

"解放"？真奇怪，人类犯罪的本能竟如此有生命力。我称它为"犯罪的本能"是有道理的：自由和犯罪紧密不可分地相联系着……就像飞船的飞行和它的速度。飞船速度等于零，那它就不能飞。人的自由等于零，那么他就不会去犯罪。这是很明白的。要使人不去犯罪，惟一的办法，就是把人从自由中解放出来。我们刚刚得到解放（从宇宙范畴来说，几个世纪当然不过是"刚刚"而已），竟又突然冒出这种可怜的白痴来……

我真不明白，为什么我没有立即——就在昨天，去护卫局。今天 16 点以后非去不可……

16 点 10 分我上了街。在街口马上就看见了 O。她见到我高兴得满脸粉红。"嗯，她的头脑是个简单的圆环。我正需要这样。她会理解我，支持我的。"……不过，也不必：我不需要别人支持，我主意已经拿定。

音乐机器的铜管齐声吹奏着《进行曲》，就是那支每天重复的《进行曲》。在"每天的"、"重复的"、"明白如镜的"这些概念中蕴藏着多少难以言传的魅力啊！

O 抓住了我的手。

“散步去吧，”她两只圆圆的蓝眼睛睁得大大的瞧着我。这是两扇蓝色的通往内心的窗户。我可以畅行无阻地长驱直入，因为里面空空如也，也就是说，那里不相干的、不应有的东西一概没有。

“不，不去散步。我需要去……”我告诉她要去哪儿。她的模样使我大吃一惊：那粉红色的圆嘴变成了一道粉红的弯月，嘴角往下耷拉着，好像吃了什么酸倒牙的东西。我一下子就火了。

“你们这些女性号码，我看，都让偏见害得无可救药了。你们完全不会抽象思维。请原谅，但这简直就是麻木。”

“您要去找特务……呸，不说了！可是我刚才在植物馆给您采了一枝铃兰……”

“您为什么要说‘可是我’，为什么要用‘可是’这两个字呢？真是女人气。”我愤愤地（我承认自己不对）夺过她的铃兰。“这就是您的铃兰？您闻闻，香吧，啊？您哪怕多少有一点儿逻辑头脑也好嘛。铃兰有香气，嗯，是这样。可是你不能就气味谈气味，不能就气味的‘概念’来说好或坏。您不能这样说吧，嗯，是不是？有铃兰的香气，也有天仙子草的臭气，两者都是气味。古代国家有过特务，我们国家也有……特务——我不怕说这两个字。但是事情很明白，那时候的特务是天仙子草，现在我们国家的特务是铃兰。的的确确是铃兰！”

她那粉红的月牙儿般的嘴唇索索发抖，像要笑。现在我才明白，这只是我当时的印象。可是当时我确实以为她要笑了。于是我的嗓门提得更高了：

“对，是铃兰。这有什么可笑的，没有什么可笑的。”

一个个光球似的脑袋从我们身边过去，然后又回过头来看我们。O亲昵地挽住我的手说：

“您今天怎么有点……您是不是病了？”

梦……黄颜色……佛像……这时我马上明白了：我应该去卫生局。

“是的，我确实病了，”我说，心里非常高兴（这是完全无法解释的矛盾，其实我没有什么可高兴的）。

“那您现在就该去看医生。您当然也明白，您必须是个健康人，向您解释其中的道理是可笑的。”

“亲爱的 O，您说的当然对，绝对正确！”

我没有去护卫局，因为没办法，我得去卫生局。在那里一直耽搁到 17 点。

而晚上，（其实这已经无所谓了，晚上那里已经关门下班），晚上 O 来我这里。窗帘没有放下。我们演算着一本古老的习题集的算术。这很能使脑子安静下来，达到净化的目的。O-90 坐在那里在练习本里演算，向左歪着脑袋，舌头顶着左颊，正冥思苦想。她满脸孩子气，真让人着迷。这时候我感觉自己很好，什么都明明白白，简简单单……

她走了。剩我一个人。我深呼吸了两口气（临睡前深呼吸对健康极为有益）。突然，我意外地闻到一股香气，它使我想起某件极不愉快的事……很快我就找到了藏在被褥里的铃兰。顷刻之间，我感到五内翻腾，情绪奔涌。她这样做简直太有失检点，怎么能偷偷把铃兰放在这儿。是的，我没去护卫局。可是，我病了嘛，这不是我的过错。

记事八。
提要:

不尽根。R-13。三角形。

我第一次碰到 $\sqrt{-1}$,那是很久以前的事,还在小学里。当时的情景我记得非常清楚,就像刻在脑子里一般:在一间明亮的球形大厅里,坐着几百个脑袋圆圆的小男孩,前面是我们的数学老师普利亚帕[①]。普利亚帕是我们给它取的外号,因为它实在太旧了,机体都松了。每次值日生在它背上插上插头时,扩音机开始总是"普利亚—普利亚——嗞……"地响一阵,然后才开始讲课。一天,普利亚帕讲授无理数。我记得,我流着泪用拳头捶着桌子哭喊着说:"我不要 $\sqrt{-1}$! 把我脑子里的 $\sqrt{-1}$ 揪出去!"这个不尽根就像别人的、可怕的异物,在我的脑子里生了根,它使我痛苦之极,我弄不明白它,没法制服它——因为它是得不出 ratio[②] 的,是除不尽的。

---

① 是机器人。
② 拉丁语:比值、比率。

现在又碰到了这个 $\sqrt{-1}$。我翻阅了自己的记事手稿。我明白了,仅仅为了避开 $\sqrt{-1}$ 我要花招,欺骗自己,什么生病等等,都是一派胡言。如果事情发生在一星期以前,我会去那儿的,我知道,我会毫不犹豫地去。为什么现在……为什么?

今天又这样。正 16 点 10 分,我已经站在亮晶晶的玻璃墙前面了。头上护卫局那块牌子上的字母,在黄灿灿的太阳光下明光锃亮。透过玻璃墙往里瞧,只见里面远远地排着一列穿灰蓝色制服的长蛇阵。他们的脸部发出幽幽的蓝光,就像古代教堂里点着的长明灯。他们来这里都负有重大使命:他们来向大一统王国敬献忠心——献出自己心爱的人、自己的朋友,甚至自己。而我急着也要去他们那儿,和他们站在一起。然而我又做不到,两只脚牢牢地和下面的玻璃板面焊住了,我站在那里,傻呆呆地望着,一步也挪动不了……

"喂,数学家,想得出神啦?"

我吓了一哆嗦。我眼前是一对乌黑锃亮闪着笑意的眼睛和黑人般的厚嘴唇。这是诗人 R-13,我的老朋友,和他在一起的是粉红色的 O。

我生气地扭过头去。我想,要不是他们来碍事,我最终会把脑袋里的那个 $\sqrt{-1}$ 连血带肉地揪出来——就进护卫局去。

"与其说想得出神,还不如说欣赏得出神,"我毫不客气。

"那当然,那当然!我最最亲爱的朋友,您还不如不当数学家,当个诗人呢!真的,和我们诗人到一起来吧,啊?怎么样,您要愿意,我三下两下就帮您办好,怎么样?"

R-13 说话像放连珠炮,话从两片厚嘴唇里劈劈啪啪地往外喷,到处是唾沫星子,每逢说到送气的辅音字母,口水溅得活像喷泉。

"我是搞学问的,将来也这样,"我皱着眉头说,我不喜欢开

玩笑，也不懂这一套，而 R-13 偏有好开玩笑的坏毛病。

“那算什么学问！您的学问本身就是胆怯而已。没说的，的确如此！您不过想用一道墙把无限大围起来罢了，而不敢探出头去望望墙外。是啊，您要是看看外面，您都不敢睁开眼睛呢。真的！”

“墙是一切有人性的东西的基础……”我议论了起来……

R 噗哧喷出一串唾沫，O 也笑得圆中透出粉红色来。我甩了下手：你们笑去吧，我无所谓，我顾不上这些。我需要往脑子里填点东西，把这可恶的 $\sqrt{-1}$ 压下去。

“你们看怎么样，”我继续往下说，“咱们一起去我那儿坐坐，算几道算术题（我想起了昨天那宁静的时刻，也许今天也能这样）。”

O 看了看 R，眼睛睁得圆圆地看了看我，意思很明白，脸颊上微微泛起一层温情脉脉的、令人心醉的粉红色，就像我们票子的颜色。

“可是今天我……今天我的票子登记的是去他那儿，”她朝 R 点了点脑袋，“可是他晚上有事……所以……”

R 湿润的亮晶晶的嘴唇，憨厚地翕动着：

“那有什么关系，我和她半小时就够了。O，是这样吧？对您的算术题我可兴趣不大，还不如上我那儿去坐坐吧。”

我害怕自己一个人呆着。也许确切地说，我害怕和新的我呆在一起，他对我是陌生的，仿佛只是由于奇怪的巧合，也用了我的号码 Д-503。于是我就去 R 那里了。其实，他既缺乏科学的精密，也缺乏诗的音韵，他的逻辑是颠倒的、可笑的，但是我们还是朋友嘛。三年前，我和他同时都选了这个可爱的、粉红色的 O，不是没有好处的。这使我们之间的关系，比在学校时代，更密切。

后来，我们到了 R 的房间。他那里的一切和我屋里都一模

一样：守时戒律表、玻璃软椅和桌子、玻璃柜子和床。但是，当R一进屋，就挪动了一张圈椅，接着又一张——屋里的平面图形发生了移位，一切都离开了原来规定的模式，破坏了欧几里得几何公理。R还是老样子，一点也没变。要用泰勒管理法和数学来衡量，他总是个劣等生。

我们回想起了老普利亚帕。那时我们这帮男孩子常常在他的玻璃腿上，贴满了表示感谢的纸条（我们很爱普利亚帕）。还想起了法律课老师①。我们这位法律课老师嗓门特别大，扬声器里总送出一阵阵风来。我们这些孩子拔直了喉咙跟着他念课文。有一天，天不怕地不怕的R-13，在喇叭里塞了些揉皱的纸团（每次念课文时，从喇叭里就飞出纸团来）。R当然受了惩罚，他干得也太糟了。可是现在我们哈哈大笑。我们三个人都笑了，当然我也在其中。

"要是它像古代人那样是个活人，那会怎么样？那就会……"R说到这儿，两片厚嘴唇劈劈啪啪又送出一阵唾沫……

太阳透过天花板和四壁照进屋来。上面，左右两侧都是阳光，下面是太阳的反光。O坐在R-13的膝盖上，她两只蓝眼睛也闪着太阳小小的光点。我身上的冷气赶跑了，不再心烦，$\sqrt{-1}$也平静了下来，不再动弹了……

"您的一统号怎么样了？我们很快就要飞到别的星球上，去启蒙那儿的居民了吧，啊？赶紧吧，快点吧！要不然我们诗人会给你们写下许多许多诗，连您的一统号也载不动罗。每天8点到11点……"R笑了笑，挠了挠后脑勺——他的后脑勺像个捆在后面的四方的小手提箱，使人想起古代的一幅画——《在马车

① 当然，这里指的不是古代人的"神学课"，而是大一统王国的法律。——原注（俄语中，神学课教师与法律课教师是同词异意。——译注）

上》。

我又活跃起来了：

“哦，您也在为一统号写诗？您说说都写了些什么？比如，就说今天吧。”

“今天，没写什么。我去忙了别的事……”他说到这儿又喷我一脸唾沫。

“什么别的事？”

R皱起了眉头：

“您一定要问，就告诉您吧，嗯，是写一份判决书，用诗的形式写的，被处决的还是我们的一位诗人。一个精神不正常的白痴……两年来一直呆在你身旁，相安无事。突然把你吓一跳，他说什么：‘我是天才，天才比法律更高’。还胡乱写了不少东西……唉！说这有什么意思……”

R的厚嘴唇耷拉了下来，眼里的光泽也没有了。R-13倏地站起来，转过身，眼睛透过玻璃朝外面凝视着。我看着他后脑勺那紧锁着的小箱子，心想，这会儿他在那个小箱子翻腾什么呀？

接着我们很别扭地、很不自然地沉默了片刻。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但觉得其中是有原因的。

“很幸运，出现类似莎士比亚、陀思妥耶夫斯基或其他作家的太古时代已经结束了，”我故意提高嗓门说。

R转过脸来，他的话又像刚才那样滔滔不绝地向外喷涌着，但我觉得，他眼睛已失去了快活的神情。

“您说得对，我亲爱的数学家，我们很幸运，很幸运啊！我们是最幸运的算术平均数……就像我们所谓的：从零到无限大，从呆小病患者到莎士比亚进行积分化，一统化……就是如此！”

不知怎么我突然想起了那个女号码，想起了她说话的口吻。在她和R之间连着一条很细的线（什么线呢？）。这时候想到这

些，真不是时候。我脑子里的$\sqrt{-1}$又开始活动了。我打开号码牌小盒看了看：16 点 25 分。他们粉红票上的时间只剩下 45 分了。

"我该走了……"我吻了吻 O，和 R 握手告别后，就朝电梯走去。

在大街上，当我已经横过马路走到对面时，才回头看了看那幢在夕照中明亮的玻璃大楼。现在都一块块放下了不透明的灰蓝色窗帘——一律的泰勒式的幸福小方格。我的目光在七层楼找到了 R-13 的小方格，那里已经放下了窗帘。

亲爱的 O……亲爱的 R……在 R 身上也有（不知为什么我要写上这个"也"字？听其自然，爱怎么写就怎么写吧），他身上也有某种我不太明白的东西。反正，我、他和 O——我们构成了个三角形，虽然不是等腰三角形，但反正是个三角形。我们，如果用我们祖先的语言来说（这种语言，也许对你们星球的读者来说，更容易理解），我们是个家庭。有时能在这里休息一下，把自己关进这简单的、牢靠的三角形内避开外部的一切……哪怕时间不久，也令人感到欣慰。

记事九。
提要：

大祭。抑扬格和扬抑格。铁腕。

这是盛大而又光辉的日子。这一天，你会忘记自己的弱点、不精确性和疾病，一切就像我们崭新的玻璃那样，透明坚实，永恒不变。

立方体广场。广场上有66个同心圆的观众台，坐着66排号码，他们的脸泛着安详的清辉，眼睛里映着天光（也许是大一统王国的光辉）。那猩红似血的花，是女号码的嘴唇。前几排，紧挨着立方体高台的，是一串串娇嫩的花带，那是孩子们的脸。四周静谧，深邃，严峻，仿佛是哥特式建筑的肃穆气氛。

据留传材料判断，古代人的祈祷仪式，与我们的大祭有相似之处。但是他们膜拜的是他们荒唐的、不为世人所知的上帝，而我们膜拜的是不荒唐的、十分明确的上帝。他们的上帝除了让他们永无止境地痛苦探索外，什么也没恩赐给他们，他们的上帝只是莫名其妙地牺牲了自己，舍此别无更好的办法。我们奉献给我

们上帝大一统王国的却是平静的、深思熟虑的理性祭物。这是大一统王国最盛大的祭典，是对二百年大战残酷岁月的回忆，是全体对个人，是总和对个人取得胜利的庄严节日……

现在，在洒满阳光的立方体高台的台阶上站着一个号码。他脸色苍白……甚至不能说苍白，而是没有颜色，如同玻璃一般，还有玻璃般的嘴唇，唯有两只眼睛黑森森，仿佛连那个即将来临的可怕的世界，他的双眼也要吸入，吞噬下去。他胸前的金色号码牌已被摘除。两只手用火红的带子捆住（这是古代习俗，看来只能这样来解释：古时候，并不是以大一统王国名义进行这项活动的，被判罪的人当然觉得有权反抗，所以他们的手一般用铁链铐住）。

在上面，在立方体高台上，在机器旁端坐着一个凝然不动、仿佛是金属铸成的身躯，他就是我们的大恩主。从下面朝上看，他的脸模糊不清，只能看到严厉、肃穆的方方正正的脸部轮廓。但是他的两只手……由于离得很近，看起来很大，人们的注意力都被它们吸引了过去，把其他一切都挡住了——照片上有时也有同样的情况。这一双沉甸甸的手，眼下还安详地放在膝盖上，很明显，这是两只铁石巨掌，膝盖有点承受不住它们的重量……

突然，一只巨手慢慢抬了起来，缓慢又沉重地做了个手势。于是观众台上的一个号码就遵照手势发出的命令，走上立方体高台。他是大一统王国的一位诗人。今天将荣幸地向大祭庆典献上自己的诗歌。接着，全场回响起美妙的黄铜般铮铮有声的诗句。句句都指向那个玻璃眼睛的狂人。他正站在台阶上，等待自己狂妄的终局。

……一片火海。在激越的诵诗声中，房屋摇摇欲坠，腾起黄色火焰，墙垣倒塌了。绿色的树干在烈火中痉挛，流淌出滴滴树液……最后只剩下一些焦黑的枯枝和残垣。但是普罗米修斯降

临了(当然是我们),于是:

"火焰被锁住,赶进机器,铸进钢铁,混沌的世界在法律链锁中凝固。"

一个新的世界诞生了,一切如钢似铁:钢铸的太阳、钢铸的森林、钢铸的人们……突然来了个狂人,"打开锁链放出了火",于是世界又开始遭殃……

很遗憾,我总记不住诗。我只记得,没有比这里的意象更完美,更富教育意义。

那沉甸甸的铁石巨掌又慢慢做了个手势。立方体高台的台阶上又出现了一个诗人。我差点没有欠起身来,难道这是真的吗?但眼前确实是他那黑人般的厚嘴唇,这是他……他为什么不早说,他负有如此伟大使命……他嘴唇索索抖着,变成了灰色。我能理解,因为他正站在大恩主面前,在护卫局全体人员面前;不过即使这样,也不必如此激动嘛……

扬抑格的诗句急促、干脆,就像用利斧砍削出来一般。诗中述说的是闻所未闻的罪恶,他竟写了亵渎大恩主的诗篇,称他为……不不,我不敢在这里重复这些话语。

R-13 脸色苍白,目不旁视地走下台来,坐下。(我没想到他竟如此腼腆)。在他脸旁突然忽闪过另一张脸,是一个尖尖的黑三角,它出现了只一秒钟的最小的微分时间,立刻就消失了。此时,我的眼睛以及数千双眼睛的目光,都向上投向了机器。那只非人的铁腕第三次又做了个手势。只见囚徒在劲风中摇晃着慢慢往立方体高台上走去。他跨上一个台阶,再一个台阶……现在是他生命最后的一步了。他到达了生命终结的安息地,头后仰着,脸望着苍穹。

像命运一般沉重的铁石大恩主，在机器四周绕了一圈，把巨掌放在操纵杆上……全场鸦雀无声，四面八方齐刷刷地把目光投向这只巨掌。作为相当于几十万电压的工具，他会感到火焰般强烈的感情，他负有多么伟大的使命！

这一秒钟长得无法计算。巨掌压下操纵杆，电流通了。明晃晃的锋利的刀刃，仿佛只颤动了一下，机器管道里发出极其轻微的喀嚓声，一股轻烟笼罩了这个摊开双手的身躯。眼看着他以骇人的速度消融着，顷刻之间归于灭绝。只剩下一摊具有化学成分洁净的液体。仅仅一分钟前，这摊液体还是心脏里涌动的鲜红的血液……

这一切都很简单，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这不过是物质的分解，不过是人体原子的分裂。但是它每次都奇迹般地象征地显示着大恩主非人的伟力。

在上面，面对着大恩主，是十个女号码红彤彤的脸，她们都激动地半张着嘴……还有一些在微风中拂动的鲜花①。

按照以往的习惯，这十个女人在大恩主身上那件血渍未干的制服上饰上鲜花以示庆贺。大恩主像最高司祭那样，庄严肃穆地慢步跨下台阶，缓缓地从观众台中通过。他所过之处女人们都高举着如林的玉臂欢迎他，万众齐声欢呼，犹如狂涛一般。然后，人们又向护卫局全体人员同样地欢呼致敬。现在他们正坐在观众台上，就在我们身旁，但是我们看不见他们。谁知道，也许古代人所幻想的未来人类，正是这种护卫局人员——既体贴又严厉的大天使，每个人从你一出生他们就伴随左右，不离不弃。

整个祭典仪式，有些像古代宗教仪式，有时又像雷雨和风景

① 这些鲜花当然是从植物博物馆搬来的。我个人并不觉得花美。凡属于野蛮世界的东西，早已被赶到绿色大墙外面，它们都不美。只有理性的、有益的东西才是美的，例如机器、靴子、公式、食物等等。——原注

一般能使人得到净化。有幸读到我的这段描绘的人们，不知你们曾否有过这种体验？如果你们还未曾领略过的话，那我认为你们是很可怜的……

记事十。
提要：

信。音响振动膜片[1]。毛茸茸的我。

昨天对我来说是一张过滤纸，就是化学家们用来过滤化学液体的滤纸。所有的悬浮粒子，所有的无用物质都被滤层截留在这纸面上。第二天早上，我下楼时，觉得自己蒸馏得干干净净，纯正透明。

楼下前厅里，小桌后面坐着一位女检票员，不时看看表，登记着进来的号码。她的名字叫Ю……不过最好还是别写她的号码，因为我担心会写下她的什么丑闻。其实她是个很让人敬重的上了年纪的女人。惟一令人感到不快的是，她两颊有些下坠，活像鱼鳃（其实这也没什么可奇怪的！）

她的笔吱呀一响，我一看：纸上写下了Д-503，旁边还滴了个墨水渍。

---

① 指窃听器中的膜片。

我刚想提意见,可是她突然抬起头来,朝我甜甜一笑——朝我也洒了个墨水渍。

"有您的信。嗯。亲爱的,您会收到的。是的,您会收到的。"

我知道,她读过的信,还应该送护卫局(我想,这是不言而喻的程序,不必多费唇舌),12 点以前我会收到信的。但是,她那甜甜的微笑使我感到很不自在。她洒来的墨滴,把我身上纯正透明的液体搅浑了。这对我干扰竟如此厉害,后来我在一统号施工现场工作时,怎么也无法集中思想。一次甚至把数据都算错了,这是从未有过的事。

12 点,我又看见了红褐色的鱼鳃和甜腻的微笑。信最后到了我的手里。不知为什么,我没就在那儿看信,而揣进了口袋,然后就急忙回屋里去了。拆开信封,眼睛很快地溜了一遍,然后才坐下来……这是份正式通知,上面写着:I-330 登记了我,今天 21 点我应该去她那里——下面是地址……

不对,我已经一清二楚向她表明了我的态度,在此之后,怎么可能呢!再说她还不知道,我是否去过护卫局,因为她也无从知道我病了——反正我没能去成……尽管……

我脑袋里像有台发电机在转动,嗡嗡地响。佛像、黄颜色、铃兰、粉红的月牙儿……对了,还有呢,还有件事呢:今天 O 要来我这儿。能给她看这张与 I-330 有关的通知单吗?我想,她不会相信我与此事毫不相干,我完全是……(确实很难让人相信)。但我相信,肯定我们之间会有一场十分费劲的、荒唐的、绝对无逻辑的对话……不,可千万别这样,还不如采取机械的办法,干脆就寄她一份通知单的复制件。

我急匆匆地把通知单塞进兜里——这时我瞅见了自己那只怕人的猴子手。我记得,那次 I 和我散步时曾拿起我的手看过。难道她真的……

21点差15分。白夜。四周是绿莹莹的玻璃世界。可是这不是我们的那种真正的玻璃,是另一种脆性玻璃,一种薄薄的玻璃罩。罩子下边一切都在旋转、疾驰、嗡嗡作响……如果现在讲演厅的圆顶盖像团团烟雾似的慢慢飞升;那已经不年轻的月亮(就像今天早上坐在小桌后面的那个女人那样)像洒墨水渍似的嫣然一笑;所有房间里的窗帘都马上刷刷地落下来,而窗帘后面……这一切都不会使我感到惊奇……

真奇怪,我觉得自己的肋骨是一根根铁条,挺碍事,简直妨碍了我的心脏,挤得它都没地方了。我正站在一个玻璃门旁,上面写的是金色号码I-330。I背朝我,正伏案埋头写什么。我进了屋……

“这是票子……”我递过去一张粉红票子。“今天我接到了通知,所以就来了。”

“您很认真嘛!稍等一下,可以吗?请先坐一坐,我这就完。”

她又垂下眼写信。在那垂下的眼睑后面是什么?再过一秒钟她会说些什么,要干什么呢?这怎么能知道呢,怎么能计算出来呢,因为她自己就来自那个梦幻中的野蛮的古代世界。

我静静地看着她。肋骨像一根根铁条,挤得厉害……每回她说话的时候,她的脸就像飞速转动着的闪亮的车轮,很难看清轮上的辐条。可是现在轮子不在转。我眼前的是一个奇特的线条结构:两条在太阳穴旁高高挑起的黛眉,构成一个嘲讽的尖三角,从鼻端到嘴角有两道很深的皱纹,构成一个角尖朝上的三角。这两个三角相互对峙着,在整个脸上划上了一个像十字架似的大叉,一个令人感到不快、刺激人的X。

轮子开始转动了,辐条转动着连成一片……

“看来您没去护卫局吧?”

“我去了……我没能去,我病了。”

“哦。我就知道,总会有什么事使您没去成,至于是什么事倒无所谓(露出尖利的牙,微微一笑)。可现在您可捏在我手里了。您还记得吧:‘任何号码如果 48 小时内隐情不向护卫局报告,将被认为是……”

我的心扑通一跳——肋骨的铁条都挤弯了。我简直是个孩子,傻得就像个孩子,上她当了。我傻呆呆地一声不吭。我觉得自己落进了一张网里,用手扯用脚踹都无济于事……

她站起身来,伸了个懒腰。她按了一下键钮,屋墙四周的窗帘轻轻地咔咔响着垂了下来。我和外界隔断了——只单独和她呆在一起。

I 站我背后的柜子旁,窸窸窣窣地脱下制服——我听着,全神贯注地听着。突然我想起了一件事……不,它只是一闪念,只出现了 0.01 秒的时间……

不久前,曾让我计算过一种新型街道音响振动膜片的曲率(现在这些外观精美的膜片已在所有的街道上为护卫局服务——将人们的街谈巷议录下音来)。我记得,安装在里面的粉红色的振动薄膜是一只奇特的耳朵。现在我正是这样的膜片。

现在她领口上的按扣吧嗒一声扯开了——接着是胸上的,然后再往下。玻璃丝织品簌簌响着滑过肩膀、膝盖,落到地板上。现在我听见(这比用眼看更清楚)从浅灰蓝的那堆丝质衣服里,跨出一条腿来,然后又跨出另一条腿……

绷得紧紧的膜片在索索发颤,记录着这里悄无声息的一切。不,记录的是心脏不断一下下撞击在铁条上当当声。我听见——我看见:她在我背后思忖了一秒钟。

现在是柜门的声音,又有个什么盖子碰响了,接着又是丝质衣服窸窸窣窣……

“好了,请吧。”

我转过身去。她穿着一件飘飘然的杏黄色的古式衣裙。她穿上这件衣服，比不穿时要可恶一千倍。薄薄的衣服后面尖尖地耸起两个尖峰，像火力微弱的两块煤，泛出粉红的颜色，还有两个圆圆的柔嫩的膝盖……

她坐在一张低低的软椅里。她前面的那张方形小桌上，是一个盛着绿色毒液的小瓶和两个高脚小酒杯。她含着一根细细的纸管，嘴角喷着烟——古时候称这为抽烟(现在管这叫什么我一时记不得了)。

膜片还不停地震颤着。胸膛里的锤子敲击着烧得通红的铁条。我清晰地听到每一声撞击声……她会不会也听到了呢？

可是她只是神态安然地吸着烟，静静地不时朝我投来几眼，漫不经心地把烟灰抖落在我的粉红票子上。

我尽量冷静地问她道：

“我说，既然如此，您为什么要登记我呢？干吗让我来这儿？”

她仿佛没听见。拿起小瓶往杯里斟酒，呷了一口。

“真是好酒。您来点儿？”

这时我才明白，这原来是酒。突然，昨天的情景又在脑际闪现了：大恩主那只冷冰冰的铁石巨掌、炫目的亮闪闪的利刃，还有立方体高台上的那个仰面摊手的躯体。我感到一阵战栗。

我对她说：“您听我说，您不是不知道，凡是吸食尼古丁，特别是烈酒的人，大一统王国可不轻饶……”

两道黛眉高高挑到太阳穴——一个嘲讽的尖三角。她说：

“痛快地杀掉几个人比让许多人自我毁灭和堕落等等，要英明些。这样做是正确的，正确到不顾体面的地步。”

“对……到了不顾体面的地步。”

“要是有人把这些赤裸裸、光秃秃的真理放到街上去的话……您想想吧……就拿我的那位最忠实的追求者来说吧(此

人您也认识),如果他把遮丑的外衣全都脱下,让他以真实的模样出现在众人面前……您想想吧……噢唷唷!”

她笑了起来。但我清楚地看到:她脸下端由嘴角到鼻子两道深沟,显出了一个悲伤的三角形。看着这两道深沟,我不知怎么就明白过来了,那个双曲线的招风耳驼子把她搂在怀里时,她就是这副模样的……他……

话又说回来,这里我不过是尽量想把当时我的不正常的感觉描述出来。现在当我写这些的时候,我的意识很清楚:一切都应该如此,他作为一个诚实的号码,也有享受生活欢乐的平等权利,否则就不公平……这是很明白的……

I笑得挺怪,笑了好久。然后,她神情专注地看了我一眼,目光一直钻透我的心:

“我和您在一起很放心,这很重要。您太可爱了,噢,我深信,您不会去护卫局告我,说我喝酒,抽烟。您也许会生病,也许会很忙,也许还有别的什么原因。此外,我相信,现在您会和我一起喝下这迷人的毒酒……”

她那嘲讽的口吻多么放肆。我清楚地感到,我现在又要恨她了。不过,为什么要说“现在”呢?我一直就恨她。

她把一满杯绿色毒液都倒进了嘴里,站起身来,走了几步,杏黄色衣裙下面透出粉红的肉色,在我软椅后面站住了……

突然,她的手搂住了我的颈脖,嘴唇贴在我的嘴唇上……不,不是贴在上面,还要深些,还要可怕些……我敢发誓,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也许只因为……因为我不可能(现在我更是十分明确),我不可能对后面发生的事有主动的要求。

嘴唇甜得发腻(我想,这是酒的甜味),……我喉咙里灌进一口又一口浓烈的毒液……我离开了大地,像一颗独立的行星,疯狂地旋转着,沿着一条谁也没有计算过的轨道,向下飞快地坠落

……

下面我只能写个大概，只能用多少近似的类比来描述。

以前我不知怎么从来没有想过，但事实正是如此：我们生活在地面上，下面是埋藏在地心的红彤彤的沸腾的火海。但是我们从来不想到这一点。如果一旦我们脚下的薄薄的外壳变成玻璃的，突然我们看到了……

我成了玻璃人，我看到自身的内部。

出现了两个我。一个是过去的Д-503，号码Д-503，另一个……以前他只从躯壳里稍稍探出两只毛茸茸的手，可是现在整个人都爬出来了，外面的躯壳裂缝了，马上就会变得七零八落……那时候会怎么样呢？

我拼命想抓住根救命稻草。我抓住了软椅的扶手，我想听听过去的我的声音。我向她问道：

"从哪儿……您从哪儿弄来这……这毒酒？"

"噢，这个！很简单，有个医生，我的一个……"

"'我的一个'？'我的一个'什么人？"

那另外一个我，突然跳出来大声嚷道：

"我不答应！只能有我，不能有别人。谁要是……我就杀了他……因为我爱……，我爱……"

我看见，他用毛茸茸的手搂住了她，撕开了她身上的薄丝裙，用牙吮吸住她不放。我记得一清二楚，他就是用牙吮吸住的。

不知怎的，I竟脱身挣出来了。现在她的眼睛又遮上了那讨厌的不透亮的窗帘。她斜倚着柜子站在那里，听着我说话。

我记得，当时我跪在地上，抱住了她的腿，吻她的膝盖，哀求说："现在，就现在吧，马上……"

她露出了锋利的牙齿，眉毛挑起了尖刻讥讽的三角形。她弯下腰来，默默摘下了我的号牌。

“啊！亲爱的，亲爱的，”我手忙脚乱地扒下身上的制服。可是I还像刚才那样一言不发地把号牌上的表送到我眼前。表上是22点半差5分。

我一下子凉了半截。我明白，这就是说，等我到街上时，22点半已经过了。刚才那股子狂热一下子全都消散得无影无踪。我仍旧是我。只有一点我很清楚：我恨她，恨她，恨极了！

我没向她说声再见，头也不回地就往屋外跑。一边跑一边凑凑合合地把号牌别上，从备用楼梯（我怕在电梯上碰见人）一步几级地窜到了空荡荡的大街。

一切都照旧：简单，普通，正常。眼前都是亮着灯的玻璃房子，玻璃般白苍苍的天穹和绿莹莹凝然不动的夜。但是在静悄悄、冷丝丝的玻璃下，一种狂暴的、鲜红的、毛茸茸的东西在无声中奔突。我气喘吁吁地奔跑着——可不能迟到啊！

突然，我发觉，刚才急急忙忙别在胸前的号牌脱钩了，掉下来了，丁当一声落在人行道玻璃路面上。我弯腰去拾——这当儿有一秒钟静止。这时我听到后面有脚步声，扭头一看：有个不高的弯腰驼背的身影正从街角那边拐过弯来——至少当时我觉得确实看见了他。

我拼命跑了起来，只听得风在耳旁呼呼地响。跑到门口，我停了下来，表上是22点半差1分。侧耳细细听了听，后面没有人。这一切显然是荒唐的幻觉，是毒酒的作用。

夜是很难熬的。我躺的那张床一会儿升起来，一会儿降下去，又再升起来——沿着正弦曲线上上下下地浮动。我劝诫自己说：“夜里号码们应该睡觉，这是义务，就像白天应该工作一样。为了白天能工作，这是必不可少的。夜里不睡觉是犯罪行为……”可是我还是睡不着，无法入眠。

我完了。我无法履行对大一统王国的义务……我……

记事十一。
提要：

……不，我不能。就不写提要吧。

傍晚、薄雾。天空蒙上了一张金光灿灿的乳白色帷幕，所以看不到更高、更远处是什么。古人以为，那里是上帝，是他们最伟大的孤独的怀疑主义者。我们知道，那里不过是一片晶蓝，光秃秃的一无所有，寒伧得可以。现在我不知道天上有什么，我已经知道得太多了。坚信知识的正确，这就是信念。我坚信自己，我相信我了解自己的一切。可是现在……

我站在镜子前。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清楚、明白、清醒地看到了自己。我惊奇地发现，我好像是另一个"他"。这个我就是他：两道浓黑的剑眉，中间是一道刀疤似的垂直的皱褶（我不记得，以前是否也有？）浅灰色的眼睛四周映着一圈因失眠而起的黑圈。在浅灰色眼睛后面……现在我才发现，原来过去我一直不知道那里有些什么。我从"那里"（这个"那里"既存在我身上，又同时存在在无限遥远的地方），望着自己，也就是看着他。我可以肯

定，那个有两道浓黑剑眉的他，不是我，是别人，我不认识他，我是生来第一次和他相遇。而我是真的，我不是他……

别写了，到这儿就打住吧。所有这些都是扯淡，所有这些莫名其妙的感觉，不过是昨天中毒的后果和呓语……是中了绿色毒酒的毒，还是中了她的毒？反正都一样。我写下这些，目的是要让大家看看，一个思想极为精密的机敏的理智的人，竟会莫名其妙地神魂颠倒、晕头转向到如此地步。而他原来的头脑，即使对付连古代人都怕三分的无穷大，也不在话下……

显示机响了：显示出了 R-13 几个数字。让他来吧，我甚至为此感到高兴。要是此刻我一个人独处……

20 分钟以后

在这张纸上，在这个平面的二维世界里，一行行的字排列着，但在另一个世界，我对数字的感觉正在消失：这 20 分钟，可能是 200 分钟，也可能是 20 万分钟。当我平静地、有条不紊地把 R 在我屋里的情形，字斟句酌地记下时，我的感觉真奇怪，仿佛一个坐在床旁圈椅里的人，跷着二郎腿、好奇地看着躺在床上抽风的人——他自己。

R-13 进屋时，我已完全平静正常了。说起他写的诗歌形式的判决书，我感到心悦诚服，赞扬他写得十分成功，我还说到，那个狂人主要是被他的诗句的扬抑格置于死地而粉身碎骨的。

"……甚至如果他们提议让我为大恩主的机器做示意图，我必定（非如此不可）要想办法用上你的扬抑格的诗韵，"我说。

突然我一看：R 的眼睛变得暗淡无光，嘴唇灰白。

"您怎么啦？"

"什么怎么啦？嗯……很简单，我烦腻了：到处在谈判决书，

判决书。我不想再谈它了，够了。我不愿意！”

他皱起眉头，揉着后脑勺那个小箱子，那里装的是另一种我所不理解的东西。两人都默不作声。过一会儿他在小箱子里找到了什么，拿出来，展示出来了……他的眼睛又闪亮起来，充满笑意。他倏地站了起来：

“为您的一统号我要写首诗，一定要写！这样的诗值得一写！”

这又是过去的R：他嘴唇劈劈啪啪地喷着唾沫星子，话又滔滔不绝地往外涌：

“您听我说(啪啪地喷水)，古代有个关于天堂的传说……其实这里说的就是我们，我们的当今时代。真的！您好好想想。上帝曾经让天堂里那两位作出自己的选择：或者选择没有自由的幸福，或者选择没有幸福的自由，第三种选择是没有的。他们这两个傻瓜选择了自由。那还用说，明摆着的——后来一代又一代人对脚镣手铐想得好苦。您明白吗，对手铐脚镣的相思——这才是世界性的悲哀。有好几百年啊！只有我们才重新认识到，如何使幸福回归……不，您再听我往下说！那时候的上帝和我们呆在一起，坐一张桌子。真的！是我们帮助上帝，才彻底制服了魔鬼——就是他撺掇人去犯禁，去偷吃那害人的自由的禁果。他是那阴险毒辣的蛇。可是我们抬起脚用大靴子照它脑袋咔嚓一踩……好了，重新又有了天堂。于是我们又像亚当、夏娃一样，无忧无虑，纯洁无瑕。我们不必费脑筋去分辨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因为一切都很简单，像天堂一般美好，像儿童一样单纯。大恩主、机器、立方体高台、气钟罩、护卫局人员——这一切都代表着善，代表着庄严、美好、高尚、崇高和纯洁。因为这一切捍卫着我们的不自由——也就是我们的幸福。只有古代人才爱没完没了地论证，挖空心思地苦思冥想，什么是伦理，什么是反伦理……好了，

就这样，总之，写一部这样的天堂史诗很不错吧，对吗？而且语气还应非常严肃……您明白吗？很不错吧，啊？"

怎么会不明白呢！我记得，当时我曾这样想过："别看他长得歪瓜裂枣其貌不扬，脑袋倒真好使。"难怪他和我——真的我——很要好（我至今还是认为，过去的我是真我，目前的一切都是病态的）。

显然，R 从我脸上看出了我的内心活动。他搂着我的肩膀，哈哈笑了起来：

"啊，您呀……亚当！对了，顺便提一下夏娃的事……"

他在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翻看了一下，说：

"后天……不不，两天以后，O 有一张来这儿的粉红票子。您怎么样？还和以前一样吗？您愿意让她……"

"那还用说，这很明白嘛。"

"我就这么对她说。要不然，您知道吗，她自己还不好意思……我告诉您，怎么回事，她对我只不过按粉红票子行事罢了，可是对您……但她又不明说，是哪第四位插进我们的三角。风流汉子，您坦白吧，她是谁？"

我心里的帘子哗地掀了起来——我又听见了丝绸的窸窣声，看见了绿色的酒瓶，她的嘴唇……突然不知为什么我脱口说了句很不得体的话（我要是忍住了不说该多好！）：

"告诉我，您尝过尼古丁和酒的滋味没有？"

R 抿了抿嘴唇，皱着眉头看了我一眼。他此时此刻的思想我听得一清二楚："虽说你是我的朋友……可还是得……"他回答我说：

"怎么说呢？我自己——没有尝过。可是我知道有个女人……"

"I，"我喊了出来。

“怎么……您，您也和她有来往？”他嘎嘎大笑，气都喘不过来——马上要喷唾沫星子了。

屋子里的镜子挂在桌子那边，我坐在软椅里，只能看到自己的前额和眉毛。

这时我——真的我——从镜子里看见两道剑眉的直线歪扭着，拧着，颤个不停。那个真我还听到一阵野性的嚎叫：

“‘也’是什么意思？你说，‘也’是什么意思？你说，我要求你说！”

R 两片厚嘴唇紧紧抿了起来，眼睛也瞪得圆圆的……我——真的我——狠狠扭住另一个我的衣领，就是那个野性的、满身毛发的、气喘吁吁的我。真的我对 R 说：

“看在大恩主的份上原谅我吧。我病得厉害，睡不着觉。我这是怎么啦，我都糊涂了。”

厚嘴唇上掠过一丝笑意：

“是啊，是啊！我明白，我能理解！这些我都并不陌生……当然，是从理论上讲。再见吧！”

走到门口，R 像个黑球似的又转身回过来，走到桌子跟前，朝桌上扔下本书说：

“这是最近写的……专门带给您的，差点儿忘了。再见……”说着又喷我一脸唾沫，走了……

剩下我一个人。也许准确些应该说：我和另一个“我”单独在一起。我跷着二郎腿坐在软椅里，好奇地看着我（我自己）在床上抽风。

为什么，比如，为什么我和 O 整整三年能生活得如此和睦，而现在突然只要有一个字提到那个 I……难道爱情、嫉妒这些疯狂的东西，不仅仅在古人愚蠢的书里才有？主要是我出了问题！方程式、公式、数字我都明白，可是对这些东西却一窍不通！

一无所知……明天就去找R，告诉他……

不，那不是真心话。明天也罢，后天也罢——我永远不会去。我不能也不想见到他。完了！我们的三角垮台了。

我独自一人。傍晚。扯起了薄雾。金光灿灿的乳白色天幕遮住了天空。要是能知道那里高处是什么该多好！但愿我能知道，我是谁，我是什么人？

记事十二。

提要：

对无穷大的限制。天使。对诗歌的思考。

我总觉得，我身体会好的，能恢复健康。近来睡眠很不错。不再做那些梦，也没有别的什么病痛。明天可爱的 O 要来看我。一切都将是简单的，规矩的，有限的，就像一个圆圈那样。我不怕"限制"这两个字，因为人最高理性活动的目的，就在于要对无穷大不断的限制，在于要将无穷大化小为灵活方便的、易于接受的微分。我热爱的数学的无与伦比的美也正在于此。而她正好对这种美缺乏理解。不过，这仅仅是偶然的联想而已。

这些都是我坐在地下铁路车厢里，在车轮有节奏的隆隆声中想到的。伴着轰响的车轮声，我抑扬顿挫地低声吟诵 R 昨天送我的《诗集》中的篇章。这时，我感到，我背后有个人小心翼翼地探过身子，从肩膀上低头看着我打开的那页诗。我没有回头，只用眼睛的余光就瞟见了那一对粉红色的招风大耳朵和双曲线身影……是他！我不想打扰他，装得无所察觉的样子。我不明白，

他怎么会到这儿来。我进车厢时,好像并没有他。

其实,这不过是件小事,对我却起了很好的影响;可以说,使我信心倍增。当你感到有双警惕的眼睛随时爱护地关注着你,不让你出任何微小的差错,让你半步也不偏离正道,这时你会感到多么愉快。虽然这种说法未免有些过于多情,但是我脑子里总浮出这样类似的比喻,例如把护卫局人员比喻为古人曾幻想过的天使。古人许多美好的憧憬,今天在我们生活中,已经变成了现实。

当我感到我背后站着一个天使般的护卫局人员时,我真感到了十四行诗《幸福》的魅力。我想,如果说,这首诗是兼有诗意美和思想深度的难得珍品,这样的评价是不会错的。下面是开头的四行:

二乘二是永恒相恋的数,
不离不分融进四,
炽热相恋的男和女,
正是二乘二永不分的数……

下面的诗句,也都是关于明智的、永恒的、幸福的乘法口诀表。

任何真正的诗人无疑都应该是哥伦布。在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前,这块大陆已经存在了很久很久,但只有哥伦布才发现了它。在R-13以前,乘法表也早就有了,但只有R-13能在数字的原始丛林中发现新的黄金国①。确实,哪里还能找到比这美好的

① 16世纪西班牙殖民者曾在拉丁美洲寻找过想象中的神奇、富庶的国家——黄金国。

世界更智慧、更美满的幸福。钢铁会生锈。古代上帝创造了古代人，也就是说，创造了会犯错误的人——当然，这么一来上帝自己也犯了错误。乘法表比古代上帝更聪明，更准确可靠些。因为乘法表从来(请注意)从来不出错。按乘法表严整、永恒规律生活的数字是最幸福的。这里没有犹豫，也不会发生迷误。真理只有一个，正确的道理也只有一条。真理就是二乘二，正确道理就是四。如果这两个幸福地、完美地互乘的两个二也考虑什么自由(换句话说，它们明显地想得不对头)，难道这不荒唐吗？R-13 抓住了最重要、最……对此我绝不须再加以论证。

这时，我后脑勺感到了护卫局的天使呼出的暖融融的柔和的鼻息，接着又转到了左耳。显然，他发现我膝头的书已经合上，而我自己早已遐思飞越。其实即使他要我打开脑子里的书页，我也乐于立即从命。这样做使人感到平静和愉快。我记得，当时我还回了一下头，眼睛定定地、询问地望了他一下。可是他没有明白我的意思，也许他也不想弄明白什么——他一句也没问我……我不相识的读者们，我只能向你们来倾吐这一切。现在你们对我来说，也像当时的他那样，无比珍贵，既近在咫尺却又高不可攀。

我由一个个人——R-13 扩展开去，想到了宏伟的整体——我们的国家诗人和作家学院。我曾想过，古代人怎么没有发现他们文学和诗歌的极度荒诞可笑呢？文艺无比巨大的力量，竟被他们毫无价值地浪费掉了！作家想写什么就可以写什么，这简直可笑！同样滑稽、荒唐的是，在古代世界，海洋竟毫无目的地昼夜不舍地拍激海岸，那潜藏于水力中的巨大能量只用来激发恋人的爱情。而我们却从海浪的絮絮情语中，索取了电力。我们把狂啸发威像野兽一般的海洋，变成驯顺的家畜。对狂野不羁的诗歌，我们也如法炮制，驯化和制服了它。现在的诗歌不再是夜莺无所

顾忌的啼鸣。诗歌是国家的工具,诗歌应带来效益。

我们有几部著名的《数学诗歌》,没有它们,试想我们在学校里能如此真诚、如此深挚地爱上算术四则吗?《玫瑰花刺》这是经典性作品,其中护卫局人员就像玫瑰花刺一般保护着娇嫩的国家之花,以防人们粗野的触摸……当孩子们喃喃诵读诗句"顽童顽童采玫瑰,花刺尖尖扎得疼,顽童失声噢噢叫,吓得急忙往家逃"时,当你看到孩子诵读时天真、虔诚的神情,任你铁石心肠,也会感触万千呢。还有那本《大恩主日日颂》,谁读过后会不对这位最伟大的号码的忘我劳动佩服得五体投地!还有那部猩红得瘆人的《法庭判决书集萃》、不朽的悲剧《上班迟到的人》、以及案头必备《性事卫生诗抄》!

我们生活的全部复杂性和美都永恒地镂刻在金子般的诗歌语言中了。

我们的诗人已经不再生活在幻想的天国,他们降到了人间。他们和我们一起踩着音乐机器进行曲那严肃、机械的节拍,步调一致地踏步前进。他们诗的灵感来自早晨电牙刷的簌簌声,来自大恩主的机器火星飞溅时可怕的喀嚓声、大一统王国国歌庄严肃穆的回响、晶亮的夜壶里不堪入耳的响声、窗帘垂下时使人耳热心跳的咔咔声,还有最新烹饪指南轻松快活的语言和街上膜片的极其微弱的震颤声——它们都是诗的灵感的泉源。

我们的众神就在这里,在人间,与我们同在;他们在护卫局、在厨房、在工厂作坊、在厕所。众神变得和我们一样了,apro[①] 我们也变得和神一样了。不相识的星球读者们,我们就要去你们那里,要使你们的生活变得和我们那样无比理智和准确划一……

① 拉丁语,意为:所以。

记事十三。

提要：

雾。你。荒唐透顶的事。

天蒙蒙亮，我就醒了。一睁眼就看见一大块玫瑰色的坚实的霞天。一切都很好，圆圆满满。晚上 O 要来。我身体当然已经好了。我微微一笑，又睡着了。

起床铃声响了。我穿衣起床。再一看，天气大变：从天花板和四壁的玻璃望出去，左右前后到处都弥漫着云雾。雾气缭绕，一片混沌，狂乱的云层愈来愈厚，然后又变淡，愈来愈近。天地之间已茫无界线，一切都在飞快地运动，融化，坠落，什么也抓不住。房子看不见了，玻璃墙在迷雾中消失了，就像晶盐在水中化开一般。如果站在街上，你会看到屋里黑影憧憧的人影，就像浸在荒诞的奶液里的悬浮粒子，有的沉在低处，有的高些，有的再高些——在十层楼。一切都烟雾腾腾——也许那里是一片听不见声音的大火。

到正 11 点 45 分的时候，我有意看了看表，想抓住几个数

字，让它们来救我一把。

按守时戒律表，14 点 45 分应该是体力劳动时间。出去劳动之前，我急匆匆回屋一下：突然，电话铃响了。那说话的声音像一根根长长的针慢慢扎进我心里：

"噢，您在家啊？我很高兴。请在街口等我。咱们一起出去一次……就这样，到那儿您就会知道去哪儿。"

"您明明知道，现在我要去劳动。"

"您明明知道，您会按照我说的去做。再见，两分钟以后……"

两分钟以后，我已站在街口了。我来这儿是为了告诉她，我听命于大一统王国，而不是她。还说什么"按照我说的去做"……听她声音还很自信。好吧，现在我要严肃地跟她谈谈……

一件件潮雾织成的灰制服急匆匆地与我擦肩而过，一秒就过去了，然后马上就在雾中融化了。我眼睁睁地盯着表；我变成了那根尖尖的、颤动着的秒针。8 分，10 分……12 点差 3 分，差 2 分……

不消说，去劳动，我已经迟了。我真恨透她了。可是我应该让她知道……

在街口的蒙蒙白雾中，露出两片血红的嘴唇，就像用尖刀拉开的口子。

"我好像耽误了您的事儿了。不过，也无所谓。现在您已经晚了。"

我不作声地看着她的嘴唇。所有的女人都是嘴唇，只有两片嘴唇。有一个女人的嘴唇是粉红色的，圆圆的富于弹性，是个圆圈，可以阻挡整个世界柔软的围墙，而这个女人的嘴唇，一秒钟以前还不存在，就是刚刚才用刀拉开的，还淌着甜蜜的鲜血。

她挨得更近了，肩膀倚在我身上。我们融成了一个人，她慢

慢融进我的躯体——我知道，需要这样。我的每一根神经、每一根头发、每一下甜蜜得作疼的心跳都明白，需要这样。对这种“需要”我俯首听命，喜不自胜。大概，一块铁也同样乐意服从必然的、科学的规律——紧紧吸附在磁石上。抛向天空的石块必定会有一秒钟的犹豫，然后急速地往下坠落。人也这样，经过弥留状态，最后呼出最后一口气——就一命呜呼了。

我记得，当时我窘迫地笑了笑，没话找话地说道：

“雾……挺大。”

“你喜欢雾？”

这个“你”是古代统治者对奴隶的称呼，早已被人遗忘。它缓慢地，尖刺似的钻进我的脑子：对，我是奴隶，而这也是需要，也很好。

“是啊，很好……”我自言自语说出了声。接着我又对她说：“我讨厌雾。我怕雾。”

“那就是说，你喜欢。你怕它，因为它比你强；你恨它，因为你怕它；你爱它，因为你不能使它屈服于你。因为只能爱不顺从的对象。”

言之有理。正因为如此，所以——正因为如此，所以我……

我们俩走着——是一个整体。透过雾霭远远地可以听到太阳低微的歌唱，到处都生机勃勃，金黄的，玫瑰色的，红艳艳的都闪耀着珍珠般的光泽。整个世界是一个完整博大的女性，而我们正孕育在她腹胎之中，还没有出生，我们正欢乐地在成长。我很明白，我决不会糊涂：这一切——太阳、雾霭、那玫瑰色的和金黄色的，都为我而存在……

我没有问，我们去哪里。何必问呢，但愿能这样不停地向前走，让我们不断地发育成熟，愈来愈丰满茁壮……

“到了……”I在门口停下。“今天在这里值班的正好是……

上次在古宅里我曾说起过他。"

我小心翼翼地保护着正在成熟的萌芽，从远处只用眼睛读了读牌子上的那几个字卫生局，我全都懂了。

这是一间洒满金色云雾的玻璃房间。玻璃吊顶棚上放着各种颜色的瓶子和罐子。拉着电线。管子里闪亮着蓝色的火花。

屋里的那个人身体很单薄，仿佛是个纸剪的人，不管他怎么转动身子，看到的只是他的侧影。鼻子是亮闪闪尖削的刀刃，嘴唇是两片剪刀片子。

我没听见I对他说了些什么。我只看见她在说话，我觉得自己脸上不由自主地露出了幸福的微笑。医生的剪刀片子嘴唇忽闪了一下，说道：

"噢，是这样。我懂了。这病最危险，据我所知没有比它更危险的……"他笑了起来。薄纸似的手很快写了几行字，然后把纸递给I，又写了一张，递给了我。

这是两张诊断书，证明我们有病，不能干活。我偷盗了大一统王国的工作时间，我是个窃贼，应该受到大恩主的机器的惩罚。但是这对我来说是遥远的，无所谓的，就像是书本里的东西……我没有丝毫犹豫地接过了纸条。我（还有我的眼睛、嘴唇、双手），知道需要这样。

在拐角处空荡荡的车库里，我们坐进了飞船。I又像上次那样，坐进驾驶舱，把起动器推到"前方"，我们就飞离地面，朝前缓缓地飞去。金红色的雾、太阳和医生那尖削如刀刃的侧影（突然他变得非常亲切，可爱）——这一切都跟在我们的后面。以前，一切都围着太阳转，现在我知道，一切都缓慢地、幸福地闭上了眼睛围着我转……

古宅门口还是那个老太太。她那张可爱的像一束皱纹的嘴又长拢了。大概，这些日子嘴巴一直闭合着，只是现在才张开来，

微微地笑了笑，说：

"啊，你真不守本分！你不跟大家一起去干活……既然来了，就算了！要有什么事，我就赶紧去告诉你们……"

那扇沉甸甸的不透亮的门吱呀一声关上了，几乎同时我的心带着疼痛打开了，愈开愈大，最后完全敞开了。她的嘴唇——我的嘴唇，我吸吮着，吸吮着；我放开她，默默地望着她那睁得大大的看着我的眼睛——于是又……

房间半明半暗，有蓝的、杏黄的，还有墨绿的山羊皮，金灿灿的佛像堆着微笑，镜子在闪闪发亮。我又旧梦重温，现在我已能理解，一切都浸润着金灿灿的玫瑰色的琼浆，它快要漫溢和喷射出来……

已经成熟了。我紧紧吸附在她身上，就像铁块和磁石一般必然，我甜蜜地陶醉了，听凭不可抗拒的必然规律的支配。没有粉红的票子，不必计算时间，不再存在大一统王国，我已化为乌有。只有两排紧如列贝温情脉脉的利齿和望着我的、睁得大大的金光闪烁的眼睛——我往这双眼睛里慢慢地、愈来愈深地走进去。四下里静悄悄的，只有屋角的洗脸池里有滴水声。那水滴来自几千海里以外的远方。而我是整个宇宙，在水滴声中流逝着漫长的时代和纪元……

我披上制服，向I俯下身——我眼睛最后一次贪婪地看着她。

"我早就知道会这样……我早就知道你……"I声音很轻地说。她很快下了床，穿上制服，脸上又浮现出她惯常的尖刻得像刺一般的微笑。

"得了，堕落的天使。现在您可完了。您不害怕吗？好，再见吧。您一个人回去。怎么样？"

她打开镶着镜子的大柜门，侧过头对我看着，等我出去。我

听话地出了房间。可是我刚跨出门坎，突然感到我需要她再把肩紧紧依偎在我身上，哪怕只一秒钟，别无他求。

我急忙回转去。可能她现在还站在镜子前扣制服纽扣。我跑进房间一看——愣住了：柜门上钥匙的老式圆环还在晃动（这我看得很清楚），可是 I 已不在了。她怎么可能离开这儿呢，房间只有一扇门，可是她的确不在。我搜遍了各个角落，甚至还打开柜子，把那里花里胡哨的古代衣裙都摸找了一遍——什么人也没有……

我的星球读者们，给你们讲这荒诞的故事，我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但是既然事实确实如此，我也无可奈何。不过你们每天从早到晚生活中不是都充满了荒诞吗，不也都像做梦（古代人的疾病）吗？既然如此，也就无所谓了，不过是荒诞大小有异罢了。此外，我确信，或迟或早我会将任何荒诞不经的现象都纳入某种三段逻辑论。这又使我感到坦然，希望也能解除你们的疑虑。

……我感到很充实！你们不知道，我是多么充实啊！

记事十四
提要：

"我的"。不准许。冰冷的地板。

下面写的还是昨天的事。昨天临睡前的个人时间我忙着有别的事，所以记事没写成。可是那些事在我脑子里都像刀刻斧凿一般清晰，很不一般，大概永远也忘不了，我清楚记得那冷得难受的地板……

晚上，O 应该来我这儿，今天是她的时间。我下楼去值班员处领取下窗帘许可证。

"您怎么啦？"值班员问，"您今天怎么有点儿……"

"我……我病了。"

从实质上说，这是真话。我当然是病了。这一切都是病态。我马上想起来了，可不是吗，我还有医生证明呢……我伸进口袋摸了摸：证明在那儿还簌簌作响呢。这么说，那些事都发生过，是确有其事……

我把粉红票子递给值班员。我感到两颊发烫。我没看值班

员,可我看见她正奇怪地望着我……

21 点 30 分。左边屋里已放下了窗帘。在右边屋里,我看见我的邻居正在看书。俯首在书页上的是他疙疙瘩瘩的秃顶和额头——一个很大的黄色抛物线,我挺苦恼地在屋里来回踱步:出了那些事以后,我和 O 该怎么办?我明显地感到从右边向我投来的目光,清楚地看到他额头的皱纹——一行行字迹不清的黄字,不知为什么我觉得那里写的是关于我的事。

22 点差 15 分。我房间里卷起了一阵快活的粉红色的旋风,两只粉红色的胳膊紧紧围住了我的颈脖。后来我感到,围住我颈脖的圈愈来愈松……愈来愈松……最后完全松开了。她两只手垂了下来……

“您不是以前的那个……您不是我的!”

“‘我的’——多么不开化的用语。我从来也不是……”我一时口讷:我突然想到,以前我倒确实不属于谁,可是现在……因为现在我并不再生活在我们这个理性的世界里,而生活在古代的、荒诞的、$\sqrt{-1}$的世界里。

窗帘慢慢放下。右屋,邻居的一本书从桌上掉了下来。在窗帘马上要碰到地板的一瞬间,在窗帘和地板之间窄窄的细缝里,我看见一只蜡黄的手捡起了书,而我又多么想拼命攥住这只手啊……

“我以为,我希望,今天在散步的时候能遇到您……我有许多话……我有许多话要对您说……”

可爱又可怜的 O!她那粉红色的嘴——粉红色的月牙儿耷拉着两个角。可是我却不能把发生的事情都告诉她。也不妨这么说,我不告诉她是免得她成为我的同谋犯。因为我知道,她是没有勇气去护卫局的,这样就必然会……

O 躺在床上。我慢悠悠地吻着她,我吻着她手腕上那条孩子

般的胖胖的肉褶。她蓝色的眼睛闭着，粉红色的半月形的嘴慢慢绽开了，有了笑意——我吻遍了她全身。

突然我清楚地感到，我一切都已耗尽，一无所有。我不能，我不可能。应该——可是不可能。我的嘴唇一下子冷了下来……

粉红色的月牙儿颤动起来，失去了色泽，痛苦地变了形。O把床上的罩单披在身上，裹住了身体，然后把脸埋在枕头里……

我坐在床旁的地板上。地板彻骨冰冷。我默不作声地坐着。下面冒出逼人的寒气，它不断地往上冒。大概，在那蓝色的无声的星球空间，也和这里一样沉寂、寒冷吧。

"您要理解我，我并不愿意……"我嘟哝着……"我千方百计……"

这是真话，我——那个真的我，并不愿意。可是我怎么对她说呢。我怎么向她解释：铁块并不愿意，可是规律是不可抗拒的，是必然的……

O从枕头上抬起头来，闭着眼睛对我说：

"您走吧，"因为她在哭，这个"走"字听起来像"抖"。这个莫名其妙的细节，不知为什么却牢牢地刻在我脑子里了。

我浑身凉透。四肢麻木地出了房间来到走廊。玻璃外面浮着一缕淡得几乎看不见的薄雾；可是到了夜里，大概又会降下漫天大雾。夜里会出什么事吗？

O悄悄地从我身旁溜了过去，进了电梯，门砰的一声关上了。

"等一等，"我喊了一声，因为我感到害怕了。

但是电梯嗡嗡响着一直往下去了，下去了……

她夺走了我的R。

她赶走了我的O。

然而……然而……

记事十五。
提要：

气钟罩。明净如镜的海面。
我命该永远心躁如焚。

我刚走进一统号飞船站，迎面过来了第二设计师。他的脸总是圆圆的，像个白瓷盘，一说话，就像在瓷盘里给你端来了馋人的好吃东西：

"您前不久生病了。可是这儿没了您，没了领导，昨天，可以说出事了呢。"

"出事了？"

"可不是！铃响了，工作结束了，大家开始离开飞船站。您知道怎么着？清场的人抓到了一个没有号码的人。可是他怎么混进来的，真叫人弄不明白，把他弄到手术局去了。在那儿，亲爱的，会让他开口的：他为什么来，又怎么来的……"接着他又送来一个微笑——甜美无比……

在手术局里工作的都是我们经验丰富、手术高明的医生，由

大恩主直接领导。手术局拥有各种器械，其中最重要的是那台尽人皆知的气钟罩。其实，很像古代学校里做实验用的仪器：把耗子放在玻璃罩里，用空气泵将罩里的空气慢慢抽掉……但是气钟罩当然是完备得多的器械，可以使用各种不同的气体。另外，气钟罩当然不是为了折磨可怜的小动物，它负有崇高的使命，那就是保障大一统王国的安全，换句话说，保障数百万人的幸福。大约在五百年前，当时手术局还在初创阶段，居然有些糊涂人把手术局和古代宗教裁判所相提并论。这种比较实在太荒唐，就像把做气管切开术的外科医生和拦路抢劫的强盗混为一谈。他们手上可能都同样有把刀，两人干的事也一样，都要切开活人的喉咙。但是归根到底，一个是为了救人，另一个则是犯罪，一个是带“＋”号的人，另一个是带“－”号的……

这一切简单明了，我只需一秒钟，逻辑推理机器只要转一圈，就可以解决，但是机器的齿轮一下子钩住了负号，于是头脑里反映的就是另一副图景：柜子上钥匙的圆环还在轻轻晃动。显然，门刚刚匆匆关上，可是I已经不在了，消失了。转到这儿，逻辑推理机怎么也转不过去了。是梦吗？可是我现在还感觉到右肩那难以言传的甜蜜的疼痛——I曾紧倚着我右肩，和我一起在迷雾中行走。“你喜欢雾吗？”是的，我也喜欢雾……一切富有生机的、新的、奇特的我都喜欢。一切——都很好。

“一切都很好，”我脱口说了出来。

“很好？”那一对瓷眼瞪得圆圆的。“您指什么，这里有什么好的？如果这个没有号码的人得逞的话……看来，哪儿没有他们，周围都有，无时无刻不在，他们就在这儿，在一统号附近，他们……”

“他们是什么人？”

“我怎么知道他们是谁？可是我感觉得到他们的存在，您明

白吗？我总有这种感觉。”

“您听说过没有，好像发明了一种切除幻想的手术？”(最近我真听到过类似的说法)。

“嗯，听说了。这有什么相干？”

“怎么不相干，我要是处在您的地位，我会去请他给我动手术。”

那张瓷盘脸上显出一副柠檬般酸溜溜的神情。他多么可怜，对他来说，即使很间接地暗示他可能有幻想，他也会不高兴。……不过，这也算不得什么，我在一星期以前也会生气。可是现在，现在就不然了。因为我知道我现在脑子里有幻想，我知道自己有病。我还明白，我并不想治愈它。没有什么道理，就是不愿意。我们俩踩着玻璃台阶往上走。下面的一切，我们都看得十分清楚……

我的读者们，不管你们是谁，但是你们都生活在太阳下。如果你们过去也曾像我现在一样生过病，你们就会知道早晨的太阳是什么样的(或可能是什么样的)。它是粉红的、透明的、暖融融的金子。连空气也微微带些粉红的颜色，一切都浸染了太阳柔和的粉红的鲜血。一切都是有生命的，石块是有生命的，是柔软的，铁是暖融融的、活生生的，所有的人都生机勃勃，他们每个人都在微笑。然而，再过一小时可能一切都会消失。一小时以后，粉红色的鲜血将会流尽最后一滴血——但是现在一切都是有生命的。我看到一统号躯体内的玻璃血液在涌动，在闪耀发光，一统号正在思考自己伟大和可怕的未来，在思考它将带给宇宙的沉重的载重——必将到来的幸福。我不相识的读者们，它将带给你们幸福——你们一直在寻求、而又没有得到的幸福。你们会找到的，你们将成为幸福的人，你们必然成为幸福的人。这已指日可待。

一统号船体基本竣工。椭圆形长长的船体显得高雅端庄，通体用的是我们的玻璃——它像金子一般永恒，像钢铁一般坚韧。玻璃船舱内架着的条条横的加强肋是隔框，纵向加强肋是纵桁，尾部是装载巨型火箭发动机的基座。每隔三秒钟就发生一次爆炸，每隔三秒钟，一统号巨大的尾部就向宇宙空间喷射出火焰和气体。这艘幸福的铁木儿火焰喷射飞船，将不停地向太空疾速飞驰……

在地面上，人们就像一架大机器上的一个个操纵杆，正按泰勒工作法有规律地、迅速而有节奏地不停地弯腰、直腰、转身。他们手执闪亮的割炬，喷着火在切割和焊接玻璃板、弯管接头和托板。一架架透明玻璃大吊车，正在玻璃轨道上慢慢滑动。它们也像人们一样驯服地转动、弯曲，把吊车上的物体送进一统号船体内部。它们也都是一样的，是人化了的完美的人。这是最高层次的、撼人心魄的美、和谐和音乐……让我快些下去，到他们那里去，和他们在一起！

现在，我和他们肩并肩地汇合在一起，钢铁般的节奏，使我感到激动，兴奋。丰满红润的圆脸颊，镜子般明净、没有非分之想的额头，都有节奏地运动着……我在这明镜般的海洋里浮游。我得到了休息。

突然，有一个人转过脸平静地问我说：

“怎么样，还可以吧？今天好些了？”

“什么好些了？”

“昨天，您没来。我们还以为您出了什么危险的事……”他额头明亮，说着朝我微微一笑，天真得像个孩子。

血一下子就涌上了我的脸。我不能，我不能面对这样的眼睛撒谎。我没说话，心在往下沉……

舱口盖里探出一张白瓷圆盘：

“喂，Д-503，刚性悬臂架的中心力距怎么不对头……请快些上来！”

还没听他说完，我就赶紧朝上面向他跑去——我很不光彩地逃跑了。我没有勇气抬起眼睛，脚底下的玻璃台阶发出耀眼的光芒，弄得我眼花缭乱。我愈往上走，愈觉得没希望：我是个有罪之人，中了毒的人，这里没有我的位置。以后我再也不能和这里准确划一的、机械的旋律融合在一起，不能在这平静如镜的海面上浮游。我命该永远心躁如焚，东奔西走地寻找一个可以让我不再抬眼见人的地方。如果我没有力量摆脱……我将永远……

一颗冰冷的火花穿透了我的心，我一阵发冷。我已无所谓，随便怎样都可以。但是她也会被告发，她也会被……

我从舱口盖出来，站在甲板上。我不知道现在该去哪儿，不知道为什么要到这里来。我抬头望了望天。被正午的溽暑折磨得黯淡无光的太阳已升到中天。下面静卧着一统号灰色的、没有生命的玻璃身躯。粉红色的鲜血已经流尽。我很明白，这一切只不过是我的幻想。这里，一切依然故我，同时又很明白……

“您怎么了，Д-503，耳朵聋了？我喊了您半天……您怎么啦？”这是第二设计师的声音，他简直是趴在我耳朵上在喊，看来已经喊了很久了。

我怎么了？我失去了方向盘，马达轰轰地响，飞船颤动着飞速向前，但是没有方向盘。我也不知道在往哪里飞，如果往下，马上就会撞在地上，也许该往上飞——飞向太阳，飞向火海……

记事十六。
提要：

黄颜色。一个二维影子。不可救药的灵魂。

我已经好多天没写记事。不记得有多少天，因为这些日子都是一样的。这些日子都是单一的黄色，就像干燥已极的、晒得火辣辣的黄沙，没有一点蔽荫，没有一滴水，只有望不到头的黄沙。我不能没有她，而她自从在古宅莫名其妙地消失以后……

在那以后，只有一次在散步的时候，我见到过她。二三天以前，还是四天以前？我记不清，因为所有这些日子——都是一个日子。她一闪而过。在那一霎间，黄沙般的、空漠的世界又变得充实了。和她挽着手一起走的是那位只够她肩膀高的双曲线S，还有那单薄得像纸一般的医生，除了他们三人外，还有一个号码——我只记住了他的手指，手指特别细长，苍白，好像是从制服袖里射出来的一束光。I抬起手向我打招呼。I隔着S的脑袋伸过头去向那个长着光束般手指头的人说话。我只听见一统号几个字：四个人都回过头来看我。一转眼，他们已消失在灰蓝色

的天幕上，眼前又是那黄沙般的、干旱已极的道路。

那天晚上，她有一张来我这里的粉红票子。我又爱又恨地站在显示机前，我祈求着，希望显示机快些响，快些在白道上显示出 I-330 的数字。电梯门响了，从电梯里走出一个个号码，有高个儿的，有脸色苍白的、粉红的、黝黑的……四周的窗帘都纷纷落下。但没有她。她没来。

也许，在整 22 点的此时此刻，她正闭目侧肩依偎着某个人，同样也对这个人说："你爱我吗？"她会对谁说呢？他是谁？是那个长着光束般手指的号码，还是口水四溅的大嘴 R，再不难道是 S？

S……为什么这些天来，我耳边总是听到他扁平的劈劈啪啪的脚步声，仿佛是踩在水洼里的响声？为什么这些日子他总像影子似的跟踪我？总有一个灰蓝色的二维影子出现在我前面、旁边、后面。人们踏着它过去，或是踩着了它，可是它还是始终在这儿，在你身旁，好像有一根无形的脐带把它和你拴在一起。也许，这根无形的脐带就是她 I？我说不上来。也许护卫局人员已经知道，我……

如果有人对你说，你的影子看得见你，什么时候都看得见，你懂这意思吗？于是，你突然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你觉得两只手不是你自己的，它们净碍事。我也突然发现，我两只手挥动得很滑稽，和脚步不协调。或者突然觉得非回头看看不可，可是又不能回头，怎么也不行，脖子发僵，动不了。我就跑了起来，愈跑愈快。这时我的后背感到，那影子也快步跑了起来，我怎么也躲不开它，无处藏身……

终于回到了我屋里。最后总算只有我一人了。但是屋里有台电话——这样又来事儿了。我又拿起话筒："对，请找一下 I-330。"话筒里传来一阵轻微的响声，有人在那边走动，从走廊

经过她房门过去了。没人说话……我扔下话筒,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不能。我要去找她!

这是昨天的事。我急匆匆地去找她。在她住的那幢房子外面,我从16点到17点转悠了整整一小时。号码们列队一排排从我身旁走过,就像长着百万只脚的巨兽,几千只脚有节奏地踩在地上,晃动着身躯,慢慢过去了。只有我一个人被风浪抛到了荒凉的孤岛上。我还在寻找,在灰蓝色的海洋中寻找……

现在,也许立刻会看到那辛辣讥讽的吊梢眉三角形和黑幽幽眼睛的两个窗洞,里面正炉火熊熊,人影憧憧。我要径直往里走,并且对她用"你",一定用"你",我要说:"你很清楚,我不能没有你。你为什么这样?"

但是她——不说话。突然我觉得静极了,突然传来了音乐机器的乐声。我知道已经过17点了,大家早已走了,我——只有我一个人,我——迟到了。四下里是一片抹着黄色阳光的玻璃的荒漠。我可以看见,那倒映在玻璃镜面上的底儿朝上悬挂着的晶亮的屋墙和可笑地倒悬在那里的我。

我需要尽快地,马上就赶到卫生局去,去要一张诊断书,证明我有病,否则我会被抓走……看来,这是最好的办法。我不走,呆在这儿,安静地等他们来发现我,把我送去手术局——这样一下子全都结束了,什么罪恶都勾销了。

有一阵轻微的声响,在我前面出现了一个双曲线的影子。我不是用眼睛看到,而是感觉到,有两只尖利的灰色钢锥很快地朝我身上钻来。我强打笑脸说(这时候应该说点什么):

"我……需要去卫生局。"

"为什么?您干吗站在这儿?"

我荒唐地倒立着,脚朝上地挂在那里。我没吭声,臊得全身发烫。

"跟我来，"S 声音很严厉。

我乖乖地跟他走，毫无必要地甩动着两只不属于自己的手。我眼睛抬不起来，所以总是走在一个倒立的世界里：这儿的机器也基座朝上，人呢也和机器一样脚贴在天花板上站着；再往下是凝固在马路玻璃面里的天空。我记得，当时使我最难受的是，我生活中最后一次看到的世界是倒置的，不是它真正的样子。可是我抬不起眼睛来。

我们停下来了。我面前是台阶。只要跨前一步，我就会看见那些穿白色手术围裙的医生和巨大的无声的气钟罩……

我使出螺杆传动的力量，好不容易才把眼光从脚下的玻璃上拔起。猛然间，扑入我眼帘的是卫生局几个金灿灿的大字……为什么他把我带到这儿来，而没去手术局呢，为什么他对我动了恻隐之心呢——其实这些当时我根本顾不得想。当时我向上一蹿，蹦过几级台阶，砰一声就把门紧紧关上了。这时才喘过一口气来，好像今天我从一大早起还没有喘过气，也没有心跳过，只是这会儿才喘了第一口气，现在才打开了胸中的闸门……

有两个人。其中一个，个头矮墩结实，两只眼睛从下往上打量着病人，好像要把人挑上犄角去似的；另一个精瘦，两片嘴唇是闪闪发光的剪刀片子，鼻子尖利如刃……不就是那个医生吗！

我冲他奔了过去，仿佛见到亲人一般，我径直往那锋利刀刃上扑，和它们讲起了我的不眠之夜、我的梦、影子和黄色的世界。两片剪刀片子闪着亮——它们在微笑。

"您的情况不妙！看来您已经有灵魂了。"

灵魂？这是个奇怪的、古老的、早已被人遗忘的词。我们有时也说什么"心心相印"、"漠不关心"、"狼子野心"、"狼心狗肺"……可是，灵魂……

"这……很危险……"我喃喃道。

“不治之症。”剪刀片子说得斩钉截铁。

“可是……症结究竟何在？我怎么……不明白。”

“是这样……这怎么对您……您是个数学家吧？”

“是的。”

“比方说，平面，表面，就像这个镜面。我和您就站在这个平面上，不是吗？这里阳光耀眼，我们眯着眼，这儿闪射着割炬蓝色的火花，那边还有飞机闪过的影子。但只是发生在表面上，只有瞬间的存在。但是您设想一下，如果这层坚硬的表面，由于受到火的灼烤，突然变软了。它的表面坍陷了，不再是平滑的，一切往里凹陷，落入了一个镜子世界里。我们像孩子一般好奇地往里窥视。您要知道，好奇的孩子可并不愚蠢。这样，平面变成了容积、物体、世界。而在镜子内部（在我们内部）有太阳、飞机螺旋桨的旋风，还有您颤抖的嘴唇，还有别人的。您也明白，冰冷的镜子的作用是反映，反射，而这个镜子世界却能容纳、吸收，一切都能在这里留下永久的痕迹。比如，一天您看见某人脸上有一道刚能察觉的皱纹，以后它就永远留在您记忆中了。有一天，您听到在寂静中水的滴答声，您现在还觉得余音在耳吧……”

“是的，正是这样……”我抓住了他的手。现在我又听见洗脸盆龙头在静静地滴水。我熟悉这声音，永远忘不了。可是怎么突然有了灵魂了呢？以前一直没有啊，可是现在突然……“为什么别人谁也没有，而我却……”

我更紧地捏住了他瘦削的手，害怕丢掉这个救生圈。

“为什么？为什么我们没有羽毛，没有翅膀，而只有翅膀底下的肩胛骨呢？因为翅膀已经没有用处，有了飞机，翅膀只会碍事。翅膀为的是飞翔，我们还能往哪儿飞呢，我们已经飞到目的地，找到了要找的东西。我说得对吗？”

我心神慌乱地点了点头。他看了我一眼，接着是一阵尖厉的

笑声,像手术刀一般锋利。另外那个医生听到我们的谈话,迈着粗粗的短腿从自己办公室走了出来。他那双眼睛先把我那位薄纸大夫挑到了犄角上,接着又挑了我。

"怎么回事?什么灵魂?,你们在谈什么灵魂?真不像话!这样下去快要流行传染病了呢。我对您说过(他又把薄纸大夫朝上一挑),我对您说过,应该摘除所有人的幻想……摘除幻想只需要外科手术,只有外科手术……"

他戴上一付硕大的X光眼镜。围着我来回转了半天,透过我的颅骨仔细检查着我的脑子,一边在小本子里记着什么。

"异常,十分异常!您听我说,您同不同意用酒精泡浸消毒呢?您这种情况在大一统王国里是很不正常的……酒精消毒可以预防传染病……当然,如果您没有什么特殊理由的话……"

"您不知道吧,号码Д-503是一统号的设计师。我认为,这样做当然会破坏……"

"哼,"矮个子不高兴地哼了一声,又迈着短腿回自己办公室去了。

留下了我们两个。他那薄纸似的手亲切地轻轻搭在我手上,侧着脸挨近我低声说:

"我只悄悄告诉您,有您这种情况的,不止您一个。我的同事说它是传染病,不是没有根据的。您回忆回忆吧,难道您自己没有发现别人也有类似现象,十分相像、十分相近的情况?……"他盯着我的眼睛。他暗中指的是谁?是什么?难道……

"我告诉您……"我腾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但是他已经提高嗓门说起了别的事:

"……至于您的失眠症和您做梦的毛病,我只能建议您多散散步。您可以马上去做,明天早上就可以去散散步……比方说,也不妨去古宅走走。"

他的眼光又把我看了个透，脸上露着难以觉察的笑容。当时我觉得，我非常清楚地看到了藏在他淡淡的笑容里的字母——也就是那个对我来说是唯一的名字……会不会这些又都不过是幻想？

我好不容易等他给我开了病假条，今天和明天两天的病假。我默默地又一次紧紧握了握他的手，就跑到了外面。

我的心载着我，像飞船那样轻盈、飞快地向上腾飞着。我知道，明天有很快乐的事。它会是怎么样的呢？

记事十七。
提要:

透过大墙玻璃。我死了。长廊。

我真不知怎么办才好。昨天,正当我以为,一切都豁然开朗,所有 X 都已解决的时候,在我的方程式里又冒出了新的未知数。

这件事的坐标原点,当然是那幢古宅。过原点引 x—x′轴,y—y′轴,z—z′轴,而由它们所构筑的世界,不久前是我生活的全部。现在我沿着 x—x′轴(第 59 号大街),朝原点步行过去。在我脑海里,昨天发生的一切,又像五彩缤纷的旋风似的翻卷了起来:那倒挂的房子和人,我那两条不属自己的胳膊,还有亮闪闪的剪刀片子和洗脸池里清晰的滴水声(以前我虽听到过一次)这一切都在烤软而坍陷的表层内部,也即"灵魂"所在之处,飞速地旋转着连血带肉撕扯着灵魂。

遵照医生的建议,我有意不走直角三角形的斜边,而沿着直角边线走。现在我已经拐过直角上了第二道边线,也就是紧挨绿

色大墙墙根的那道坡路。大墙外是无际无涯的绿色海洋，从那里涌来一阵阵树根、树枝和花叶的旷野气息，这气浪铺天盖地而来，眼看就会把我淹没，我就会从一个人，即一个最最精细、最最精密的机器变成……

但是，幸运的是，在我和荒野的绿色海洋之间隔着一道玻璃大墙。啊，墙和障碍物的限制功能多么伟大英明！啊！这是最最伟大的发明。当人筑起第一道大墙时，人才不再是野性的动物。当我们筑起绿色大墙时，当我们用这道大墙把我们机械的、完美的世界，与树木、禽鸟、动物的世界——不理智的、乱糟糟的世界——隔绝的时候，那时人才不再是野人……

大墙那边，有一头野兽，面目模糊不清，隔着玻璃正痴呆呆地望着我，它那对黄眼睛一直表示着一种我所不能理解的意思。我们俩眼睁睁地彼此瞪了好久——就像是平面世界和非平面世界两口相对而望的深井。我脑子里起了个念头："别看这黄眼睛的家伙在又脏又乱的绿树林里过日子，也没日没月，没准儿比我们还幸福些？"

我举手一挥，黄眼睛眨巴了一下，然后就朝后退去，消失在绿叶丛里了。可怜的家伙！他比我们更幸福——这不是胡说八道吗！也许，比我幸福，这有可能，但是我是个例外，我有病啊。

再说，我也不错……现在我已经看见了古宅的朱红色院墙，还有那老太太合拢了的可爱的嘴。我急不可待地朝老太太奔去：

"她在这儿吗？"

合上的嘴慢慢张开来了：

"她？指的是谁呀？"

"嗨，还能是谁？当然是I啰……那次就是我和她一起坐飞船……"

"哦，是这样……是这样……"

她瘪嘴的条条皱纹和那双狡黠的黄眼睛，投射出光束朝我身上钻进来，愈钻愈深……最后她才说：

"好吧，告诉您吧……她在这儿，刚进去一会儿。"

这时，我发现，在老太太脚旁长着一丛银白色的苦艾（古宅是史前风格博物馆，一切都保存得很完好），一根枝条爬在老太太手上，她抚弄着枝条，膝盖上还映着一道金黄的阳光。在这一瞬间，我、太阳、老太太、苦艾、黄眼睛——我们是一个整体，仿佛有某种血管把我们紧紧联系在一起，血管里涌动的都是同样的、热情的、最美好的血……

现在我觉得不好意思往下写。可是我保证过，我的记事是绝对坦诚的。这时，我低下头吻了吻老太太那张合拢的毛茸茸的软嘴。老太太用手擦了擦嘴，笑了……

我噔噔踩着地板，跑过了那几间熟悉的、堆放着不少东西的房间。不知为什么我直奔卧室去了。我已经到了门口，手已捏住了门把，突然闪过一个念头："要是她不是一个人在里面呢？"我停下脚步，侧耳听了听。但是我只听见我的心跳声，不过我的心不在我胸膛里，在旁边什么地方突突地跳。

我进了房间。只见有一张被褥整齐的大床，一面镜子，还有一面镶在柜子里的镜子，锁眼里还插着一个带古香古色圆环的钥匙。一个人也没有。

我低低唤了一声：

"I！你在这儿吗？"接着又一声，声音压得更低。我闭目屏息，仿佛已经跪在了她面前："I，亲爱的！"

悄无声息。只听见水龙头在往白色洗脸池里滴水，声音匆促。但是这声音我听着觉得很不愉快，我却无法解释为什么。我拧上龙头就出来了。她不在这儿，这是很明白的。那就是说，她在别的"套间"。

我从昏暗的宽楼梯上跑下来。我伸手拉了第一扇门、第二扇和第三扇门，但都锁着。除了我们的那个“套间”外，门都锁着，而那里——没有人……

于是我又回到了那里，自己也不知道，要去那儿干什么。我慢慢走着，步履艰难，鞋底突然成了铁铸似的。我清楚记得当时的想法：“地心引力不变一说有误。这么看来，我那些公式也都……”

想到这儿突然思想被打断了：最低层的那扇门砰的一声响了，有个人踩着石板地进来了。我又觉得身子轻快了。我简直身轻如燕地飞到栏杆旁。我正想俯下身来，大喊一声“你”——仅这一个字就可以把我心里的一切都倾吐出来。

突然，我愣住了。楼下，我看见在方窗格的阴影里飞快闪过S的脑袋和扇动着的两只粉红色的像翅膀一样的耳朵。

我脑袋里闪电般闪过一个念头：“不能，决不能让他看见我。”这只是一个没有逻辑前提的光秃秃的结论（即使现在我也不知道什么是结论的前提）。

我踮起脚紧紧贴着墙悄悄地往楼上溜去，想躲进那间没有锁上的套间里去。

我才到门口一秒钟，S橐橐的脚步声也上楼来了。但愿门别出声！我祈求着，可是门是木头的，吱呀一声好响！屋子里那些绿的、红的和黄澄澄的佛像都从身旁飞快地闪过——我跑到了柜子的玻璃镜前：镜子里是我那张苍白的脸、凝神谛听的眼睛和嘴巴……我听到血液在涌动……听着听着，我又听见门吱呀了一声……这是他，是他！

我一把抓住了柜门上的钥匙，那上面的圆环晃动起来，它提醒了我：“那次I……”脑子里又闪出了一个局促的、没有前提的、光秃秃的结论——应该说是没头没尾的一闪念。我赶紧打开

柜门钻进去,严严实实地又把门关上。现在我在柜子里了,黑漆漆的。我跨出了一步——脚底下一晃悠,身体开始慢慢地、轻轻地往下飘落,眼前一片漆黑。我死了……

后来,当我有可能来记述这一段奇遇时,我曾苦苦回忆当时的情景,也曾想在书本里寻找答案。现在,我当然已经明白了,那是暂时死亡现象。古代人明白这道理,而我们,据我所知,却毫无概念。

我不记得自己死过去有多久,很可能是五至十秒钟。但只过了一会儿我就复活了。我睁开了眼睛。周围黑天黑地一片,我感到自己不停地在下沉,往下落……我伸出手想抓住个东西。可是飞快向上升去的粗糙的墙面蹭着了我,手指流血了。很明白——眼前这一切并不是我病态的想入非非。那到底是什么呢?

我听到自己发颤的呼吸,仿佛在抽噎(我真不好意思写出来;这一切太突然,太莫名其妙了)。一分钟,二分钟,三分钟,我继续在往下沉。最后,下面轻轻往上一顶,我脚下那块东西不再往下坠落。在黑暗中,我摸到了个把手,使劲一推,门打开了。透进半明半暗的光线。我再一看:我背后一块方形小平台,很快往上升去。我赶忙扑过去,但已经晚了。我被截在这儿了……"这儿"是哪儿?我不知道。

这儿有一条长廊。静得使人喘不过气来,像有一千普特的重量压着你。圆形拱顶下是一长串望不到头的小灯,灯光明明灭灭,摇曳不定。这里有点儿像我们地下铁道的甬道,但要窄得多,也不是用我们的玻璃建造的,是另一种古代材料。我突然一闪念:难道是古代的地下通道……好像在二百年大战时期有人在这里避难……顾不得这些了,我得走啊。

我估计走了有二十来分钟。然后又向右拐。这时走廊变宽了,灯也亮些。听到有嗡嗡的声响。也许是机器声,也许是人声,

不好说。不过当时我正站在一扇沉甸甸的不透亮的门旁——声音就是从那里来的。

我敲了敲门。再使劲重重敲了敲。门里的声音静下来了。里面当啷响了一下,笨重的门慢慢地朝两边推开。

我面前站着的是我认识的那位鼻薄如刃、瘦削如纸的医生!我不知道,当时我们俩谁比谁更惊愕。

"您?在这儿?"说完,他那两片剪刀片啪地就合上了。而我好像根本听不懂人话似的,一声不响地看着他,不明白他对我说什么。很可能他在说,我应该离开这儿。因为后来他用那扁扁的薄纸肚皮把我挤到走廊比较亮的地方,又朝我背上推了一把。

"请问……我想……我以为她,I-330……可是后面有人跟踪我……"

"您在这儿等着,"医生打断了我。他走了……

最后我总算见到了她!她终于来到我身旁,到了这儿。现在"这儿"是哪儿已经无所谓了。眼前是我熟悉的杏黄的绸衣裙,尖刺般的微笑,垂着帘子的眼睛……我的嘴唇、我的双手、我的膝盖都在索索发颤,而我脑子里的想法更愚蠢:

"振动产生声音。颤抖应该是有声的。怎么我听不见呢?"

她的眼睛向我洞开着,我走到了里面……

"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您刚才在哪里?为什么……"我直勾勾地看着她,目光一秒钟也移不开。我好像在说梦话,忙不迭地说得前言不搭后语——也许只是我的思想,还没有说出来:"有个影子……跟在我背后……我死过去了……从柜子里……因为您的那个剪刀片子说,我有了灵魂……是不可救药的……"

"不可救药的灵魂!我可怜的人儿!"I纵声大笑。她的笑声淋了我一头,我的梦呓给浇没了,四下里满处都是一短截一短截的笑声,熠熠闪光,发出银铃般的声音。一切显得多么美好。

拐角处又冒出来了那个医生。啊，多么好、多么可爱的薄纸医生。

“怎么回事？”他站在她旁边。

“没什么，没什么！我以后再告诉您。他这是偶然的……告诉他们，我就回去……再过十五分钟吧……”

医生在拐角一转身就不见了。她等着，听那边门重重地关上。这时I把一根甜蜜的尖针，慢慢地、愈来愈深地扎进了我的心里，她的肩膀、手和整个身子紧紧依偎着我。我和她在一起走，我和她是两个人——又是一个人……

不记得我们在哪儿拐进了黑暗中。在黑暗中，我们踩着台阶往上走，没完没了地走啊走，谁也不说话。我没看见，但我知道，她也和我一样，闭着眼睛，什么也看不见，仰着头，抿着嘴唇在静听音乐，静听我身上发出的低微的颤音。

等我清醒过来时，发现自己在古宅院内的一个隐蔽角落里（院里这种地方难以计数），旁边有一道围墙，地面上戳着残垣断壁留下的光石条和高低不平的黄砖。她睁开眼说：“后天16点。”说完就走了。

这一切都是真的吗？我不知道。后天就都清楚了。活生生的痕迹只有一个：我右手手指尖上的皮都蹭掉了。但是，今天在一统号飞船上工作的时候，第二设计师千真万确地对我说，似乎他亲眼看见我无意中让砂轮蹭着了手指。嗯，可能是这样。很可能，我说不上来。我糊涂了。

记事十八。
提要：

逻辑的迷宫。伤口和膏药。从此洗手不干。

昨天我一躺下，立刻就沉入了梦的海底，就像一艘超载的船翻船沉底了。四周是沉寂的漫无边际的绿色海水。我慢慢从水底浮了上来。浮到水中央，睁开眼一看：这里是我的房间！还正是湖绿色的凝然不动的早晨。在玻璃镜柜门上映着太阳的一块光斑，直照我的眼睛，使我无法准确地按守时戒律表规定的时间睡足时间。要能把柜门拉开就好了。可是我整个人好像被网在蜘蛛网里，无法动弹，起不来，连眼睛上也蒙上了蛛网。

最后我总算起来了，把柜门拉开——突然，在镜子柜门后面冒出个全身粉红的I，正在拽下身上的衣裙。我已经对什么都见怪不惊，哪怕最神乎其神的事。我记得当时毫不吃惊，什么也没问，赶忙就进了柜子，砰地把背后的门关上。我气喘吁吁、用手胡乱摸着，急不可耐地和I联成一体了。现在我还清楚记得，当时透过黑暗中的那道门缝，我看见有一道耀眼的阳光，它像闪电白

光道似的,一曲一折地映在地板上、柜壁上,再往上去——这道凶光闪闪的光刃落在了I向后仰着的裸露的脖子上……我感到毛骨悚然,忍不住大喊了一声——我又睁开了眼睛。

我的房间。还是湖绿色的凝然不动的早晨。柜门上映着一块太阳的光斑。我正躺在床上。是个梦。可是我的心还咚咚直跳,它在颤栗,在振荡;我的手指尖和膝盖微微作疼。事情肯定发生过。而我现在却弄不清,什么是梦,什么是现实。在毫无疑问的、习以为常的和三维空间的一切事物中,都冒出了无理数,原来的光滑的平面却变得毛糙了,凹凸不平……

离响铃还很早。我躺在床上思考,脑子里开始了非常奇特的逻辑推理。

曲线和物体在平面世界都有相应的方程式和公式。我们却不知道无理数公式和我的$\sqrt{-1}$相应的是什么物体。我们从来没有见过……但可怕的是,这些无形的物体是存在的,它们的存在是回避不了的。因为在数学里就像显示在屏幕上似的,我们看到了它们奇怪的、带钩刺的身影——无理数公式。数学和死亡不会有错。如果在我们的世界,平面世界,看不到这些物体,它们在非平面空间,必然存在着一个完整的巨大的世界……

我没等起床铃响,就急急忙忙下了床,在屋里急促地来回踱步。迄今为至,我的数学在我脱轨的生活中,是我唯一坚实可靠的安全岛,但是现在它离开了河床,浮动起来,在水里打起旋来。这不可思议的"灵魂"究竟是什么?难道也像我的制服、我的靴子(它们都在玻璃镜柜里放着)那样实在吗?如果靴子不是病,为什么"灵魂"是病呢?

我思索着,不知怎样才能从这荒唐的逻辑迷宫里走出来。这是一座神奥莫测的、可怕的密林,就像绿色大墙那边的奇怪的、不可理解的,没有语言而能说话的生灵一样。我仿佛感到,透过

厚厚的玻璃，我可以看到一个无限大、同时又无限小的 $\sqrt{-1}$。这里有个像蝎子般的东西，里面躲着一根随时让你感觉到的带负号的尖刺……也许它不是别的，正好是我的"灵魂"。它也像古代人神话中的蝎子那样心甘情愿地拼出自己的性命去螫自己……

铃响了。白天到了。上述的一切并没有死亡，也没有消失，只是披盖上了白天的日光，就像我们所看到的东西一样，到了夜里它们并没有死亡，只是罩上了夜的黑色。我脑袋里缭绕着轻雾。透过雾气，我看见一条条长玻璃桌，和一个个不声不响的圆脑袋，正慢慢地有节奏地在咀嚼。远处，一个节拍机穿过云雾传来滴答声。在这熟悉的、亲切的音乐伴奏下，我和大家一起机械地数数——50 下。50 是咀嚼一块食物的规定次数。然后，我机械地有节拍地迈步下楼，和大家一样在登记离场人数的本子里在自己的名字上做个记号。可是我总感到自己并没有和大家生活在一起，我只是独自一人；一堵隔音的软墙挡住了我，这里面是我的世界……

问题是，如果这个世界只属于我一个人，那又何必要在这部记事小说里费笔墨呢？何必在这儿写那些荒唐的"梦"、柜子和没有尽头的长廊呢？我很遗憾，没有写颂扬大一统王国的诗韵严谨的数学长诗，却写了一部幻想惊险小说。啊，但愿它真的只是一部小说，而不是我现在的生活，那充满 X、$\sqrt{-1}$和堕落的真实生活。

不过，也许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不相识的读者们，很显然，你们和我们相比，不过是儿童罢了（因为我们是大一统王国哺育长大的人，当然我们已达到了人类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因为你们是儿童，只有这样，你们才可能乖乖地吞下这丸精巧地包裹着惊险小说厚厚糖衣的苦药……

傍　晚。

不知你们是否也曾有过如下的体验？当飞船在蓝空盘旋上升，当开着的舷窗里呼啸的狂风扑面而来时，你们会感到大地消失了，你们也忘记了它，因为它就像土星、木星和金星一样，离开你们无比遥远。我现在的生活就是这样的：狂风向我劈头盖脸袭来，我忘记了大地，忘记了可爱的粉红的O。但是大地还是存在着，或迟或早我总要在大地上着落。我只是闭眼不看登记着O-90的那张性生活表罢了……

今天晚上遥远的大地向我提醒了它的存在。

遵照医嘱（我真心诚意，确实真心诚意地希望恢复健康），我在那直线形的空寂的玻璃大街上散步了整整两小时，而此时大家都按守时戒律表坐在玻璃房里，只有我一个人……从实质上讲，这是反常现象。试想这是一幅什么样的图景啊！一根孤零零的手指（从一只手的整体上割下的）在玻璃人行道上弯曲着身子，连蹦带跳地跑着。这根手指——就是我。最奇怪，最反常的是，这根手指完全不想和其他手指一起呆在手上。它愿意就这样孤身独处，或者……是啊，我已不必隐瞒，或者和那个她呆在一起，通过她的肩膀，通过紧紧相握的手指……把自己整个身心融进她的身心里。

我回到家时太阳已经下山了。晚霞玫瑰色的余晖映在房屋四壁的玻璃上，映在电塔的金色尖顶上和迎面而来的号码们的声音和笑脸上。真奇怪：即将燃尽的阳光，和早晨初升的阳光的角度完全一样，而其他一切却迥然不同，连玫瑰色的霞光也各具异彩：晚霞宁静而略带苦涩，而早霞——又将是响亮和悦耳的。

楼下前厅里，检查员Ю从一堆映着玫瑰色霞光的信件里，抽出一封信递给了我。我再次说明一下，这是一位很值得人们尊敬的妇女，我确信，她对我怀有着最美好的感情。

可是，每当我看见那挂在脸颊上的鱼鳃，不知为什么我就感到不愉快。

Ю伸出骨节嶙峋的手把信递给我，这时她叹了口气。但是这声叹息，仅微微拂动了一下隔在我和这世界之间的帷幔，因为当时我整个身心都集中在这封索索发颤的信上了——我确信这信是I的。

这时Ю又发出一声叹息，声音有两道加重线，太明显了，我不得不把目光从信封上移开。在鱼鳃和羞涩低垂的眼睑之间，露出一个温情脉脉的、像膏药般使人目眩的微笑。然后她说：

"您真可怜，真可怜啊，"又一声叹息，是有三道加重线的叹息，接着她朝信微微地点了点头（信的内容她当然知道——这是她的义务）。

"不，其实我……您为什么这么说呢？"

"不不，亲爱的，因为我比您自己更了解您。我早就开始观察您了。我觉得，您生活中需要一个能和您手挽手一起走的人，需要一个对生活已有过多年研究的人……"

我觉得全身都贴满了她的微笑。这是治疗创伤的膏药，而这些创伤会来自我手上这封颤抖着的信。最后，她透过羞答答的眼睑，悄声地说道：

"我再想一想，亲爱的，我再想一想。您可以放心：如果我有足够勇气的话——不不，首先我还是应该再想一想……"

伟大的大恩主啊！难道我命中注定……难道她想对我说……

我眼睛发花了，眼前好像有成千上百根心弦曲线，信在手里颤得要跳起来。我走到墙旁亮处。阳光渐渐暗淡了，在我身上、地板上、我的手上和信上洒下愈来愈浓重的伤感的绛红色的霞光。

信封拆开了。赶紧先看谁写的——我的心被扎了一刀：不是I，不是她，是O。在信页右下方还有一个化开来的墨水渍，这里滴了一滴墨水——这又是一道伤。我最讨厌墨水渍，不论是墨水渍或别的什么，我都受不了。我知道，要是在以前，这个墨渍顶多使我感到不高兴，让人心烦而已。可是现在这灰不溜秋的墨水渍却像块乌云，而且愈来愈沉重，愈来愈乌黑，这是为什么？也许又是“灵魂”在作祟？

信：

您知道……也许，您不知道（我现在信也没法好好地写——这些我都顾不得了）。现在您知道，没有您我一天也活不下去，我不再有晨光，不再有春天，因为R对我来说只是……当然，这对您是无所谓的，尽管如此，我对他是很感激的。这些日子如果没有他，我一个人真不知怎么办……这些日日夜夜多么漫长，它们仿佛是十年，也许是二十年。我的房间好像不是四方形的了，它成了圆形的——没有尽头，我走了一个圆圈又一个圆圈，都是一个样，连一扇门都没有。

我不能没有您，因为我爱您。我知道，我明白，现在世界上除了那个女人，您谁也不需要。您知道，正因为我爱您，我就应该……

还需要再过两三天，我就可以把破碎的我弥合起来，能多少恢复得像过去的O-90。然后我会自己提出申请，撤销对您的登

记。这样对您会好些。您会觉得很好。以后我不再来了。请原谅。

不再来。这样当然再好不过,她做得对。可是为什么,为什么……

记事十九。
提要:

第三级数的无限小。蹙额的人。越过栏墙。

她对我说过“后天见”。这句话她是在哪说的?是在那亮着一串颤悠悠的黯淡小灯的奇怪的长廊?……也许不是那儿?不对,不是那儿。是后来,在古宅院子一个荒凉的角落里。这“后天”就是今天。一切都长上了翅膀,时间在飞,我们的一统号也已经插上了翅膀,火箭发动机的安装工程已经结束,今天已经无负载地作了试验运转。那隆隆的轰鸣是多么美妙动听,多么雄壮威武!对我来说,每一声轰鸣都是对我的唯一的她的敬礼,是对今天的敬礼。

火箭发动机口下面,有十来个飞船站工作人员站在那儿——他们太粗心大意了。当响起第一声轰鸣时,他们立即化为乌有,只剩下一些渣子和黑焦炭。此刻,不无骄傲地指出:我们的工作并没有因此而有分秒的停顿,没有一个人为此感到震惊。我们和我们的机器继续着自己直线和圆周运动,没有些微的偏差,

好像什么事也不曾发生。十个号码只不过是大一统王国人口的一亿分之一。如果用应用数学计算，这不过是三级数的无限小。由于缺乏数学概念而产生的怜悯和同情心，只有古代人才有，我们认为这是很可笑的。

我觉得自己也很可笑：昨天我居然为一个微不足道的灰溜溜的污点，为一个墨水渍而伤神（甚至还写进了记事）。这都是平面软化的表现，而平面应该像钻石般坚硬，像我们的墙一样，“豆子蹦上去也要弹回来”，也即“毫不生效”——古人谚语。

16点。第二次补充散步我没有去：她会不会突然心血来潮正好这时候想来呢，因为这时候太阳光下的一切都铮铮地在作响……

我——玻璃大楼里几乎可说是一人。透过洒满阳光的玻璃，我可以向左、向右、向下看得很远；到处都是一个个悬在空中的空荡无人的、像镜子照出来那般一模一样的房间。只有在浅蓝色的投射着太阳阴影的灰暗楼梯上，一个单薄的灰色影子正慢慢往上走着。听，脚步声都听见了。我透过门往外看：我感到一个膏药似的微笑朝我贴了过来。过一会儿，这影子走过去了，从另一条楼梯下去了……

显示机喀嚓响了。我紧张地奔到机器前，那白色狭长的显示屏上是一个……我不认识的男号码（是辅音字母开头）。电梯嗡嗡响了，门啪地关上了。我眼前是一个人的额头——一顶不在意地歪戴着压得低低的帽子，而眼睛……他给人的印象好奇怪：仿佛紧蹙的眉头下的那双眼睛在说话：

“这是她给您的信（声音从紧蹙的眉头，从帽沿下发出的）……她请您一定……一切按信中说的去做。”

他紧蹙眉头，从帽遮下向四周扫了一眼。没有人，什么人也没有，快点给我吧！他又打量了一下四周，把信塞给了我，走了。

剩我一个人。

不，不是一个人：信封里是一张粉红票子，还有一股她的淡淡的香水味。这是她，她要来，要到我这儿来。快些看信，要亲自看过信才能真信……

什么？不可能！我又看一遍，简直一目十行："这儿有票子……并请您一定放下窗帘，好像我真的在您屋里……必须让他们以为我……我感到非常非常遗憾……"

我把信撕得粉碎。我在镜子里瞥见了自己那皱起的、折断了的剑眉。我拿起票子，也想把它撕碎，就像她的信那样……

"她请您一定一切都按信中说的去做。"

我的手软了下来，手指松开了。票子落到了桌子上。她比我强，看来我会按照她说的去做。不过……不过还不好说，再看看吧，因为晚上还早……票子留在了桌上。

镜子里是我的两道紧锁的愁眉。怎么今天我又没有医生证明呢。要不然就可以出去走走，沿着绿色大墙不停地散步，然后往床上一倒——就沉沉睡去……可是，我应该去 13 号讲演厅。在那儿我必须牢牢控制自己，还要一动不动坐上两个小时……可是这时我应该大声喊叫，应该使劲跺脚……

正在讲课。非常奇怪，今天那台闪闪发亮的机器发出来的不是平时的金属声音，而是软绵绵的、毛茸茸的像青苔般的声音。是个女人的声音；我脑子里闪过一个女人的模样，她弯腰驼背，矮个头，就象古宅门口的老妇人。

古宅……一提到它，思绪一下子全都涌上了脑子，就像喷泉似的。我需要竭尽全力控制住自己，不让自己喊叫起来，否则会把整个讲演厅都淹没。软绵绵、毛茸茸的声音从左耳进，右耳出。我只记得讲到了儿童和儿童学。我像照相感光板似的，把一些不相干的、别人的、没有意义的东西极其准确地照了下来：一把金

色的镰刀(那是扩音机上的反光),镰刀下面是一个孩子(是实物教具),他正朝听众们挪动着。嘴里塞着小制服的衣角,小拳头捏得紧紧的,大拇指(应该说是很小的指头)朝里按着,淡淡的一道胖乎乎的黑道道,是手腕上的肉褶。我像一块感光板那样照着相:孩子一条裸露的腿伸到了桌子外边,粉红色的脚趾像扇子似撑开来,它往下踩着……眼看就要摔下来了……

这时,听到一个女人的喊声。一件制服扇动着透明的翅膀飞到了台上,抱起了孩子,嘴唇吻着孩子手腕上的胖乎乎的肉褶,把孩子挪到桌子当中,然后又从台上下来。我照下了粉红的、耷拉着嘴角的月牙儿和满眶蓝色的眼睛。这是O。突然,我感到这微不足道的小事,也像我遇到的某个逻辑严密的公式那样合理和必要。

她坐在我左边稍稍靠后一些。我回过头去。她顺从地把眼光从桌上孩子身上移开,投向我,注视着我。于是她、我和台上的桌子又形成三个点,通过三点连成三条线,它是某些难以避免的、还无人知晓的事件的投影。

我沿着绿色的、暮色浓重的街道回家,路灯像一只只盯着你的眼睛。我听到自己整个人都像钟表似的在滴答作响。我身上的指针,现在马上就要越过某个数字,再走下去,将无法回头。她需要让人以为她在我这儿。而我需要她,至于她的"需要",与我又有何相干!我不愿去当别人的窗帘——我不愿意,很简单。

背后又响起了我熟悉的踩水洼的啪哒啪哒的声音。我已经用不着回头看,我知道这是S。他会一直跟到大门口,然后大概就在下边人行道上站着,往上放出一根根芒刺,钻进我的房间,直到我放下那遮掩他人罪恶的窗帘。

他,护卫局的天使,已拿定主意。我也已决定不这么干。我决心已定。

我上楼进了房间，打开灯。我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在我桌旁站着 O，确切说是挂在那儿。她就像一件脱下来挂在那儿的空荡荡的衣服。衣服里面仿佛已没有一根发条，手脚也都没了发条，头发也直直地、无力地垂着。

“我来是想谈谈我的那封信。您收到了吧？收到了？我需要知道您的答复，我今天就需要知道。”

我耸了耸肩。我颇为自得地望着她满眶的蓝色的眼睛，好像她什么都错了似的。我拖延着不马上回答她。后来，我得意地，一个字一个字把话送进她的耳朵里：

“答复？有什么可说的……您说对了。毫无疑问，您说的都是对的。”

“这就是说……（她微笑了一下，想以此掩饰轻微的颤动，但是我看出来了）。很好！我这就……我这就走。”

她靠着桌子挂在那儿。眼睛、手和脚都垂着。桌上还放着那个女人的揉皱了的粉红票子。我赶紧打开《我们》的手稿，遮住了粉红票子（也许主要是不想让我自己看见，而不是 O）。

“瞧，我不停地在写。已经写了 170 页了……这有些出乎意料……”

她说，不，是声音的影子在说：

“还记得吗……那时我在您的第 7 页上……洒了个墨渍——您还……”

满碟的蓝色溢出了碟沿，急匆匆的泪水无声地从脸颊上淌下，急促的话也满得往外溢淌：

“我受不了了，我马上就走……我以后再也不来了，就这样吧。但是我只希望——我应该有您的孩子。您给我留下一个孩子，我就走，我马上就走！”

只见她制服底下全身都在发抖，我感到自己马上也要……

我把手背到后面，笑了笑说：

“怎么？难道想尝尝大恩主机器的威力？”

她的话像决堤的洪水又向我冲来：

“随便吧！可是我会感觉到，感觉到我腹中的他，哪怕只有几天……只要能看到，哪怕只看到一次他手上的皱褶，就像那天桌上的那个孩子。哪怕只有一天！”

三个点：她、我，还有桌上那带着胖乎乎肉褶的小拳头……

记得我小的时候，我们被带去参观电塔。当爬到最高杆距的时候，我俯身探出玻璃栏墙，只见下面的人都成了小点点儿。我心里一阵发紧，但又很兴奋，我想：“要是我跳下去怎么样？”可是我两只手却把扶手抓得更紧，如果现在——我就跳下去了。

“您甘愿这样？您明明知道……”

好像面对着阳光，她闭上了眼睛，脸上漾起一个满是泪水的欣慰的微笑。

“对，是的！我愿意！”

我从手稿底下拿出那张粉红票子——那个女人的票子。我跑下楼去找值班员。O抓住我的手，喊了一声，但我当时没听清楚，等我回来后才明白过来。

她坐在床沿儿上，两只手紧紧地夹在膝盖中间。

“这……这是她的票子？”

“这无所谓。嗯，是她的。”

有个东西喀嚓一声断裂了。大概是O身子动了一下。她坐着，两只手挤在膝盖中间，一声不响。

“怎么啦？快点……”我粗鲁地重重地捏了她的手腕，在那道孩子般胖乎乎的肉褶旁，现出几个红印——明天会变成青紫斑。

这是最后的记忆……接着，熄了灯，思想也熄灭了，黑漆漆的一片，飞溅着火星——我从栏墙上跳了下去……

记事二十。
提要：

放电。思想的材料。零度悬崖。

放电——这是最合适的形容。现在我发现这最符合我的情况。这些日子我的脉搏愈来愈干燥，愈来愈频繁和紧张，阴阳两极日益靠近，已发出干裂声，只要再移近一毫米，立刻就会爆炸——然后是一片寂静。

现在我心里很平静，空空洞洞，就像家里人都走了，就剩我一人，躺在床上生病。我可以非常清晰地听到思想铮铮的敲击声。

也许，这次“放电”可以彻底治愈折磨我的“灵魂”。我又会变得和大家一样。至少现在当我想到O站在立方体高台的台阶上，或坐在气钟罩下时，可以丝毫不感到内疚。如果她在手术局供出了我，那也无妨。在我生命的最后时刻，我必将虔诚地、感激涕零地去亲吻大恩主的惩罚之手。在大一统王国里，我享有接受惩罚的权利。我不会放弃这一权利。我们任何一个号码都不应

该、也不敢拒绝这唯一属于我们自己的权利,因此它也就更珍贵。

……思想在脑子里清晰地发出轻微的金属般的铮铮声。那玄妙的飞船将把我载往我喜爱的抽象思维的蓝色高空。在这最纯净的稀薄空气中,我的"有效权利"的观念,像气胎一般破裂了,发生轻微的脆裂声。我很明白,这不过是古代人荒唐偏见的再现,是他们关于"权利"的思想。

有的思想是粘土质的,有的思想是由金子和我们贵重的玻璃雕凿出来的,它们是永世长存的。为了对思想材料进行检验,只需在材料上滴一滴强酸溶液。其中有种酸液是 reducfio ad finem①,古人也知道这种试剂,好像他们就是这么称呼的。但是他们害怕这种有毒的试剂。他们宁愿要粘土质的,或是孩子般玩具似的天空,而不屑要那蓝色的空濛。至于我们,感谢大恩主,我们是成年人,我们不需要玩具。

好吧,我们来给"权利"做次滴定试验吧。甚至古代人中最有头脑的人也知道:权利的根源在于力量,而权利又是力量的功能。现在有两个天平盘:一个盘里的重量是一克,另一个是一吨;一个盘里站的是"我",另一个是我们、大一统王国。很显然,认为"我"可以对王国享有某些权利,和认为一克可以是一吨的等量,完全是一回事。由此可以得出下列的分配方法:给一吨以权利,给一克以义务。而由渺小到伟大的必由之路,就是要忘记你是一克,而记住你是百万分之一吨……

脸色红润、躯体肥胖的是金星人,脸皮粗黑得像铁匠般的是天王星人!在蓝色的寂静中,我听到了你们的不满和埋怨。但是你们应该明白,一切伟大的都是简单的;你们应该明白,唯有算

① 拉丁语,意为"还原剂"、"脱氧剂"。

术四则是不可动摇和永恒的。只有建立在算术四则基础之上的道德，才永远是伟大的、不可动摇的和永恒的。这真理是最新的发现，这是几百年来人们不畏艰辛、孜孜矻矻奋力攀登的金字塔的顶峰。站在这样的高峰上，你会看到，在我们内心深处还残留着祖先的野性，它像蛆虫般地还在蠕动；站在这样的高峰上，非法的母亲 O、杀人犯、亵渎大一统王国狂妄的诗人，都是同样的罪犯，对他们定罪判刑也毫无二致——死刑。这是最理想的秉公断案。这也正是历史早期，充满天真的玫瑰色遐想、住砖瓦房的古人所憧憬的公正裁决。他们的上帝同样把诽谤神圣教会的罪愆，作杀人罪来判决。

严厉的、黑皮肤的天王星人，你们也像古代西班牙人那样聪明地想出了火刑，你们沉默不语，我觉得，你们与我同在。但是，我听到了玫瑰色的金星人的议论，他们在谈论刑讯和惩罚，谈论要回到野蛮时代去。我亲爱的星球人！我可怜你们，因为你们不会进行数学哲理思考。

人类历史的发展，就像飞船的上升，是呈螺旋形的。然而圆周与圆周又各自有别：有的金光灿灿，有的却鲜血淋淋。但是它们都是 360 度。从零度开始，往前：10 度，20 度，200 度到 360 度，然后又回到零度。是的，我们又回到了零。但是这对我的数学头脑来说，是很明了的：这个零完全是另一个新的零。我们从零开始向右出发，却从零的左边回来，因为原来的正零被我们的负零所取代。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

这个零在我眼里仿佛是一条狭长的巨大的悬岩，它默不作声，尖削如利刃。在骇人的黑森森的一片夜色中，我们屏息凝神离开了零度悬岩黑夜的那一边。几百年来，我们这些哥伦布们，在海上扬帆，不断地航行……我们绕过了整个地球，最后，终于胜利了！礼炮轰鸣！大家都爬上了桅杆：我们看到的是零度悬岩完全陌生的

另一侧。这里是大一统王国的北极光笼罩的天地，漂浮着浅蓝色的巨大浮冰，彩虹和太阳五彩缤纷，璀烁明媚，仿佛有几百个太阳，几亿条彩虹……

只有一把刀子的厚度，就把我们与零度悬岩的黑暗面隔了开来，这里的原因何在呢？刀是人所创造的最牢固、最不朽、最天才之物。刀是断头台，刀是可用来斩断乱麻的万能工具，而那沿着刀刃的路正是谬误邪说之路，唯一无愧于无畏思想之路……

记事二十一。
提要：

作者的责任。坚冰将溶化。好事多磨的爱情。

昨天是她该来的日子，可是她没来，又让人送来一张含糊不清、什么也没说清楚的短笺。但是我很平静，很坦然。如果我还是照她信中吩咐的去做，如果我把她的粉红色票子送交给值班员，然后放下窗帘而一人独坐在屋里——我这么做，当然不是因为我无力违抗她的意志。可笑！当然决非如此！只是因为，窗帘可以把我和所有的药物性膏药的微笑隔开，这样我就可以安安静静地写记事，此其一。其二，我怕以后找不到打开所有未知数的唯一的那把钥匙，而它只可能在她那里，只能在I那里找到（例如，柜子之谜，我假死之谜及其他）。我现在认为，揭开这些谜，即使只作为记事的作者，我也义不容辞，何况人对未知数，从生理上都感到反感。而作为一个 homo sapiens[①]，只有在他的语

① 拉丁语：智人。

言中完全不存在问号，而只有惊叹号、逗号和句号时，人才是完全意义的 homo sapiens。

我觉得，只是出于本记事作者的责任感，今天 16 点的时候，我坐上飞船，又向古宅飞去了。当时朔风怒号，飞船在空中艰难地前进，仿佛正在空中穿越一座密林，透明的树枝呼啸着，抽打着船身。城市在下面，整个城市都由浅蓝色的坚冰垒筑而成。突然，出现了云彩，飞掠过斜斜的影子，冰层变成了铅灰色，泡胀起来，就像在春天，当你站在岸上观看河面的冰层，它似乎就要断裂、涌动、旋转起来，然后飘走。但是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冰层纹丝不动，而你自己倒觉得身上发胀，心跳加快，心境愈来愈不安宁（不过，我为什么要写这些?这些古怪的感觉从何而来?因为实际上并没有可以摧毁我们生活中最透明的、最坚固的水晶玻璃的破冰船……）。

古宅门口一个人也没有。我在四周走了一圈，看见在绿色大墙旁有一个看门老太太。她用手掌挡着太阳，朝上看着。那里大墙上面盘旋着一只只像尖三角似的飞鸟，嗷嗷叫着俯冲下来，胸脯冲撞在坚固的电压围墙上，然后又飞回去，又在绿色大墙上空回旋。

在她暗灰色的、布满皱纹的脸上，我看到不时飞掠过斜斜的影子和朝我投来的疾速的目光。

“什么人也没有，谁也不在！真的！所以没必要去那儿。真的……”

为什么没必要?这种说法也真怪，为什么认为我必定是某个人的影子呢！也许你们才全都是我的影子呢！可不是吗，我把你们都写进了记事稿页。原来这些还只是一页页四方形的空白纸呢。没有我，那些由我引路在一行行字迹小径中行走的人们，能见到你们吗?

当然，这些我都没对她说，根据我自己的经验，我知道，最痛苦的莫过于，别人怀疑你不是现实——不是三维空间现实，而是别的什么。我只板着脸对她说，她应该去开门。她放我进了院子。

院子里空空落落，悄无声息。墙外风声喧嚣，但离得很远，就像那天一般遥远。那天我俩从地下长廊里出来，两人肩挨着肩，合二为一了——如果那一切确曾发生过的话。我在一个石砌的拱形屋顶下走着，脚步声撞到潮湿的拱顶，又折回来落在我背后，仿佛后面老有人跟踪着我。布满朱红色小疙瘩的砖墙，透过墙面上窗户的一扇扇方形墨镜，窥视着我的举动，看我如何打开吱呀作响的板棚房门，看我如何探头张望那些犄角旮旯儿和各处的通道。围墙上有个门，门外是一片荒芜的空地——这已是伟大的二百年大战的古迹了。地上戳着一条条光秃秃的砖石斜脊，墙基的黄砖高高低低地露在外面，还有一座竖着笔直烟囱的古代炉灶，它就像一艘永恒的舰艇化石，停泊在黄色和朱红砖石的浪涛中。

这些高低不平的黄砖正是它们，我觉得，我曾经见过……但记不清楚，好像在底下，在很深的水里。于是我开始在各处寻找：我跌进坑里，绊着了石块，黄锈斑斑的铁条钩住了我的制服，我累得大汗淋漓，咸涩的汗水从额头往下淌，流进了眼睛……

哪儿也没有！地下长廊的地面出口我哪儿也找不到——没有出口。不过，这样也许更好：这一切更可能是我的那些荒唐"梦"中的一个罢了。

我浑身粘黏着蛛网，满是尘垢，疲惫之极。我打开围墙门，想回到大院里去。突然我听到身后有轻微的响声，还有扑哧扑哧的脚步声，我眼前又出现了那对粉红色的招风大耳和S双曲线的微笑。

他眯缝起眼睛，放出一根根芒刺，直朝我钻来，一边问道：

"您散步?"

我没回答。两只手直碍事。

"怎么样,现在您觉得好些了?"

"是的,谢谢您。好像快基本正常了。"

他放过我,抬眼朝上望,头后仰着,这时我第一次看见了他的喉结。

在不太高的上空,大约五十米的地方,有飞船的嗡嗡声。飞船飞得不高,速度又慢,飞船上还吊着长筒观察镜。因此我知道这些飞船都是护卫局的。但是它们不像往常那样只有两架或三架,而有十架到十二架之多(很抱歉,这里我只能用约数)。

"为什么飞船这么多?"我斗胆问了一声。

"为什么?嗯……一个好医生,当病人还健康的时候,他就着手治疗了;实际上病人要到明天、后天,甚至一星期以后才会生病。这是预防措施!"

他向我点了点头,又啪嗒啪嗒踩着院子的石板地走了。后来,他又回过头来,半侧着身子对我说:

"请您多加小心!"

我一个人。静悄悄,空荡荡。绿色大墙上空鸟儿翻飞盘旋,吹过阵阵清风。他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飞船很快在空中掠过。云彩轻轻地投下沉重的影阴。下面是浅蓝色的圆屋顶,一个个冰块似的玻璃立方体,它们渐渐变成铅灰色,渐渐变潮、泡胀起来……

傍 晚。

我打开了手稿。我想就伟大的一致同意节,写一写我认为(对你们读者)不无裨益的一些想法。这一节日即将到来。但是

我发现,现在我还不能写。眼下我总要留神去倾听风的黑色翅膀扑打玻璃墙的声音,我总要回头张望,我在等待什么。等待什么呢?我不知道。所以当我熟悉的红棕色的鱼鳃到我屋里来时,我高兴极了——这是我的真心话。她坐了下来,郑重其事地把夹在两膝之间的制服裙的裙褶扯平,然后很快地送过来一个又一个微笑,把我身上的裂缝一块块地黏住,于是我觉得身体牢牢地粘紧了。我觉得很牢固,很愉快。

"您知道吗,今天我一进教室(她在儿童教育工厂工作),就看见墙上贴着幅漫画。真的,不骗您!他们把我画得像条鱼。也许,我真的……"

"不不,瞧您说的,"我忙不迭地说(说真的,这儿没有什么东西像鱼鳃,这很清楚,至于我说过的关于鱼鳃之类的话,是很不恰当的)。

"当然,归根结底这也没什么了不起。但是,您要明白,问题在于行为本身。我当然把护卫局的人叫来了。我很爱孩子,我认为,最难于做到、最伟大的爱——是严酷,您明白我的意思吗?"

哪能不明白!这和我的思想正好有共同之处。我忍不住把记事二十章中的一段念给她听,这段开头的那句是:"思想在脑子里清晰地发出轻微的金属般的铮铮声……"

我不用看就知道,她红棕色的脸颊正在发颤,愈来愈向我凑近过来,现在她那瘦骨嶙峋有些扎人的手指伸到我手里:

"给我,把这个给我!我要把它录下音来,让孩子们背出来。我们更需要它,比火星人更需要,今天、明天、后天我们都需要。"

她回头看了一下,声音很低很低地对我说:

"您听说了吗?听人说,在一致同意节……"

我倏地站了起来:

"听人说什么?什么?一致同意节怎么啦?"

那道舒适的围墙没有了。我一下子觉得自己被抛到了外面，狂风在屋顶上肆虐，斜移的乌云……愈来愈低……

Ю毅然决然地搂住了我的肩膀(虽然我已发现，她的手指的节骨都在颤抖——我激动的情绪引起了她的共鸣)。

“坐下吧，亲爱的，不要激动。说什么的没有啊……再说，只要您需要，到那天我就陪伴在您身旁。我把孩子托付给别人。我来陪您，亲爱的，因为说实在的，您也是个孩子，您也需要……”

“不不，”我摆着手说，“完全不必！要这样，您真会以为我是个孩子，以为我一个人不能……完全不必！”(坦白说，那天我还有别的计划)

她笑了笑。她微笑的不成文的意思很明显，那就是：“唉，您真是个固执的孩子！”后来，她又坐下，垂着眼睛。手又羞羞答答地把制服裙卡在两膝间的褶子弄平。现在说起了别的事：

“我想，我应该拿定主意了……为了您……不，我求求您，别催我，我还需要想一想……”

我没有催她。虽说我明白，我应该是幸福的，也明白我若能使别人在晚年得到幸福，我将无尚光荣。

……整整一夜的梦。我梦见了翅膀，我用手抱着脑袋，来回躲着这些翅膀。后来又梦见一把椅子。但这把椅子不是我们现在这种样子的，是古代款式的木椅。我像匹马似的倒换着脚(右前脚——左后脚，左前脚——右后脚)，朝我的床跑过去，还上了床。我喜欢木椅子，虽然坐着它不舒服，还硌得疼。

真怪，难道就想不出什么办法来治治做梦的毛病，或使它变成理性的，甚至于有益于健康？

记事二十二。
提要:

凝固的波浪。一切都在完善之中。我是个细菌。

假如您现在站在岸边:阵阵波浪有节奏地向岸上扑来……突然,掀起的波浪就此停住不动,凝固了,这多么可怕和反常。如果一天我们正按守时戒律表在散步,突然散了队形,乱了阵脚,停了下来,那你会同样感到可怕和反常。我们编年史上曾记载过类似的情况,最近的一次发生在119年以前:从天空坠落下一块陨石,它嗞嗞响着,冒着烟,落在正在散步的稠密的人群之中。

我们正在散步,像平时那样走着,也就是说,我们就像亚述人古迹上凿刻的勇士那样:有一千个脑袋,却只有组合在一起的、统一的两条腿和统一甩动着的两只手。在大街街尾,电塔发出令人胆寒的呜呜声。从街尾迎着我们走来一个四方队形:前后左右都有卫兵押解,中间走着三个穿制服的号码。他们胸前的金色号牌已被摘掉。这十分明白,明白得吓人。

高塔顶端是一个巨大的刻度盘，这是从云端低俯下来的一张脸，向下吐出一秒一秒的时间，冷漠地等待着。到了正13点6分钟，四方形队列开始骚动起来。他们离我很近，最微小的细节我都看得很真切。我非常清楚地记住了一个青年细长的脖颈和布满蓝色血管的太阳穴，它们就像小小神秘世界的地图上的河流。这个神秘的世界，看来就是这个青年。大概，他看见了我们队列中的某个人，就踮起脚，伸长了脖子，停了下来。一个卫兵拿起电鞭子啪的一声朝他抽去，射出蓝莹莹的火花，青年像小狗似的尖叫一声。接着，差不多每隔两秒钟就听见清脆的啪的响声，接着一声尖叫，啪的一声——尖叫一声。

我们还像刚才那样，步伐整齐，像亚述人那样迈着步子。我看见火花迸射时弯弯曲曲的美丽的光带，心想："人类社会一切都不断完善着，永无止境。应该如此。古代人的鞭子多么丑陋……而我们的多么美……"

这时，从我们队伍里跑出一个纤细矫健的女人，她喊道："住手！不许打！"她径直冲向四方形队列。这就像119年前的陨石；散步的队列停下了，队伍凝固了，仿佛蓝灰色的海浪被突然袭来的寒流封冻了。

有一秒钟，我和大家一样像个局外人似的看着她。她已经不是号码，而只是一个人，是个侮辱大一统王国的超现象的物质。当她转过身，并把大腿扭向左边时——她的这一动作突然点醒了我。我熟悉这柔韧得像软枝条的身躯，我的眼睛、我的嘴唇和手接触过它。当时我已确信无疑。

两个卫兵朝她冲过去想截住她。在马路路面那一块目前还明光锃亮的地方，他们马上就要……接触上了，她马上会被逮捕。我的心格登一下，停住不跳了。我来不及思考：这样做可以还是不可以，是荒唐还是理智——就冲了过去……

我感到,有几千双惊恐得圆睁的眼睛齐刷刷地把目光投向了我。但这却使那个野性的、手上汗毛浓重的我,更不顾一切地亢奋地、勇敢地奔去。他从我身体里窜了出来,愈跑愈快,离她还剩两步了,突然她回过头来……

我看见的是一张雀斑点点的颤抖的脸和棕红的眉毛……不是她! 不是I!

我喜不自禁,乐极忘形。我想喊:"别放了她!""抓住她!"这类话。可是我听到的只是自己的低语。而在我的肩头,一只手重重地落了下来。他们抓住了我。押着我朝前走。我想向他们解释……

"你们听我说,你们怎么不明白,我以为,这是……"

但是我哪能把自己的一切都解释清楚呢,也说不清记在记事稿页里的我的病。我没精打采,乖乖地被押着走……骤起的疾风刮落了一片树叶,它无可奈何地落下地来,飘落着旋转着,想能挂住在任何一根它所熟悉的枝条、树叉和树枝上。我也像这片树叶,想抓住任何一个无声的圆球玻璃房,抓住屋墙的透明玻璃,抓住电塔直指云霄的浅蓝色的尖针。

现在,当沉重的帷幕将把我和这整个美妙的世界彻底隔绝开来的时候,我发现,在玻璃马路上不远处一个我熟悉的大脑袋正疾速地过来了,甩动着两只粉红色的翅膀似的大手。又听到了那熟悉的、扁平的声音:

"我认为有义务在这里证明一下,号码Д—503有病,他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我相信,他只是受了不自觉的不满情绪的影响……"

"是的,是这样,"我抓住了这句话,"我还喊了'抓住她'呢!"

背后有人说:

"您什么也没喊。"

“可是我是想喊的，我敢向大恩主起誓，我想喊的。”

一根根灰色冰冷的尖锥往我身上钻了有一秒钟。我弄不清楚，也许他发现，我说的（差不多）是真话，也许他还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想暂时再饶我一次。但他还是写了张条子，交给了抓着我的一个卫兵。于是我又自由了，确切些说，我又被关进了严整的、不见首尾的亚述人队列之中。

那个押着雀斑脸和太阳穴（上面画着地图似的蓝线）的方形队列，拐过街口就消失了，永远地消失了。我们走着。这是一个有百万个脑袋的身躯，每个人都感到驯服的欢乐。大概也就是分子、原子和吞噬细胞所感到的欢乐。古代世界的基督徒（我们唯一的前人，虽说他们还很不成熟）懂得这个道理：顺从是善行，而骄傲是罪孽，我们是上帝创造的，而我是魔鬼的子孙。

现在，我正和大家齐步走着，但是我还是单独的，和大家不一样。刚才的惶急和不安，使我现在还浑身发抖，就像大桥上刚刚轰隆隆地驶过了一列古代铁甲列车，余颤不止。我感觉到了自己。但是，只有眯上了的眼睛、化脓的手指和病牙才会感觉到自己，意识自己这个个别。健康的眼睛、手指和牙齿仿佛是不存在的。个人意识，不过是一种病态，这难道还不明白吗！

可能，我已经不是那个能认真地、平静地吞食细菌（比如那个蓝色太阳穴和雀斑脸）的吞噬细胞。我可能是个细菌。这种细菌可能在我们中间已滋生了上千个，可是也像我这样乔装打扮成吞噬细胞的模样……

如果今天的风波，从实质上来说不太重要的话，如果这一切仅仅是开端，是第一块陨石，而后面还云集着不计其数的轰响着、燃烧着的巨石，它们将无穷无尽地坠落到我们这玻璃极乐世界来，那会怎么样呢？

记事二十三。
提要：

鲜花。晶体的融化。只要。

据说，有的花百年难得一开。为什么就没有千年、万年一开的花呢！可能我们至今还不知道，因为正是今天我们才遇到了千载难逢的好日子。我陶醉在幸福之中。我从楼梯上下去，去找值班员。周围千年的花蕾我眼看着它们静静地在绽开。一切都喜气洋洋，争芳吐艳：椅子、鞋子、金色号码牌、电灯、长睫毛的黑眼睛、栏杆的玻璃柱子、掉在台阶上的头巾、值班员的小桌子以及坐在桌旁的Ю的浅棕色的雀斑脸，一切都与平日迥然不同，都是崭新的，光鲜的，娇嫩的，玫瑰色的，滋润的。

Ю拿过我的粉红票子。在她脑袋上方，玻璃墙外的一支无形的树枝上，悬挂着一轮浅蓝色的、清馨的月亮。我得意地指指月亮说：

“月亮——您明白吗？”

Ю抬眼看了看我，然后又看了看票上的号码，接下去又是

她那熟悉的处女般贞洁的动作：把夹在两膝之间的裙褶整平。

“亲爱的，您的脸色不正常，有病容，因为不正常和疾病是一回事。您在糟踏自己，这谁也不会对您说的，谁也不会。”

这个“谁”指的当然就是票子上的号码I-330。可爱的Ю，好心肠的Ю！您当然很正确。我不理智，我有病，我有灵魂，我是个细菌。但是开花——这就不是疾病？花蕾绽开的时候，难道不疼吗？您是不是认为，精子是最可怕的微生物呢？

我在楼上，在自己房间里。在宽敞的大软椅里坐着I。我坐在地板上，双手抱着她两条腿，头枕在她的膝盖上，我们默默无语。静悄悄的，只有脉搏在跳动……于是，我这个晶状体，在她，在I身上融化开来。我明显地感觉到，我的被打磨出来的棱角（它们在空间里限制着我）在融化，我慢慢在消失，在她两膝之间融化，在她身上融化。我变得愈来愈小；同时，我又在不断膨胀、增大和难以包容。因为她不是I，而是宇宙。在这一瞬间，我和这充满快乐的床边的这张软椅——我们是一个整体。还有，那古宅门口笑盈盈的老太太（她笑得多可爱），绿色大墙外的荒野的丛林，半睡不醒的银黑色的瓦砾堆（就像那个打瞌睡的老太太），还有一扇在十万八千里外砰然作响的门——这一切都包容在我身上，和我在一起，它们听着我脉搏的跳动，在这美妙的一瞬间流逝……

我想告诉她，我是个晶体，因此在我身上有扇门，所以我觉得这把软椅多么幸福——但是我说得颠三倒四，荒唐可笑，乱七八糟，结果什么名堂也没说出来，我只好闭上嘴，感到无地自容，我怎么突然说了这些话呢……

“亲爱的I，原谅我！我这是怎么啦，说了些什么胡话呀……”

“为什么你觉得这是胡话呢，难道这不好？如果千百年来对

人类的蠢话、蠢事，能像对待智慧一样精心培养，教育，也许可以培养出某种极其珍贵的东西。”

“是的……”(我觉得她说得对，她现在怎么能不对呢？)

“就因为你干的那件蠢事，因为你昨天在散步时干的事，我更爱你，更喜欢你。”

“可是你为什么要折磨我呢？为什么不来呢？为什么给我送来了票子，为什么非让我……”

“也许，我需要考验考验你？也许，我需要知道，你是否会按照我所要求的一切去做，你是否完全属于我？”

“当然，完全属于你！”

她用手捧住我的脸(整个我)，抬起我的头，说：

“要这样的话，你把《诚实号码的义务》置于何地了呢？啊？”

她微笑了——露出了一口甜蜜的、尖利的皓齿。她坐在宽敞的软椅里，就像一只蜜蜂，既有刺，又有蜜。

是啊，义务……我回忆着最近写的一些记事：真的，记事里哪儿也没写，甚至我连想都不曾想过，从实质上讲，我有义务……

我有没有回答。我情绪激动地(大概样子很蠢)望着她的眼睛，从这个瞳孔看到那个瞳孔，每个瞳孔里我都看见了自己：我极小极小，只有一毫米高，我被框在这小巧的令人快意的牢房里。接着又是——蜜蜂——嘴唇，以及花朵绽开时甜蜜的疼痛……

我们每个号码身上都有一台看不见的、轻轻滴答作响的计时机，所以我们不看表，也能准确地(误差不超过五分钟)知道时间。但是当时我的计时机停了。我不知道过了多少时间，当我惊慌地从枕头下抽出带表的号码牌……

感谢大恩主，还有二十分钟！可是那一分钟一分钟短得可

笑，撅着根短尾巴在奔跑。可是我还有多少话要对她说，我要把自己的一切都告诉她。我要告诉她O写的信，还有我给O孩子的那个可怕夜晚。不知为什么，我还想谈谈我的童年，告诉她普利亚帕数学老师的事还有$\sqrt{-1}$以及我第一次参加一致同意节的事：那天我曾伤心地哭过，因为在这么不平常的节日，我制服上竟落上了个墨水渍。

I抬着脑袋，用胳膊支着。嘴角两边是又深又长的两道线，高高挑起的眉毛拧成黛色的三角——一个X。

“也许到那一天……”她打住话头不往下说了，黛眉变得更浓重。她拿起我的手，紧紧捏着说：“告诉我，你不会忘记我，你永远记住我吧！”

“你说这些干吗？这什么意思呀？I，亲爱的？”

I没有回答，也没看着我，她的目光穿过我望得很远很远。突然我听到，墙外的大风正像巨大的翅膀扑打着玻璃（当然，刚才也一直在刮风，只是我现在才听到）。不知为什么我又想起了盘旋在绿色大墙上的飞鸟清脆的鸣叫声。

I甩了一下脑袋，好像要把什么东西从身上抖落下来。她整个人又一次和我接触了一下，只一秒钟，就像飞船着陆前的那一秒钟回弹时的接触。

“好了，把我的长袜给我！快些！”

她的长袜扔在我桌上，就在打开的记事稿第193页。匆忙之中我蹭着了手稿，稿纸撒了一地，怎么也没法按顺序再摞齐。最要命的是，即使摞齐了，反正也不是真正的秩序了。随它去吧，反正还会变得高高低低，坑坑洼洼和一些X。

“我不能忍受这种情况，”我说，“现在你就在这儿，就在我身旁，但好像你还是在那不透亮的古墙里。我听到墙里的簌簌声、说话声，可是我听不清说的是什么，我不知道那儿有什么。我不

能这样忍受下去。你总是只说半句话,你从来没告诉过我,那次在古宅我究竟到了什么地方,那些长廊是什么?那医生是怎么回事? 也许这一切都不曾有过?”

I把手放在我肩上,慢慢地、深深地进到了我眼睛里:

“你想知道这一切吗?”

“是的,我想知道。我应该知道。”

“你不怕跟我走、任我把你带到哪儿,永不回头?”

“是的,任哪儿都可以!”

“好吧。我可以答应你:等过了节日,只要……哦,你的一统号就快了吧? 这事我总忘了问。”

“等等,你说‘只要’什么? 你又吞吞吐吐! ‘只要’什么?”

她已经到了门口,说:

“以后你会知道的……”

只剩我一个人。她只留下了一股淡淡的幽香,就像大墙外飘来的阵阵甜蜜的、干燥的黄色花粉香;还有就是那深深印在我心里的一个个钩状的问号,它们很像古代人用来钓鱼的鱼钩(在史前博物馆里有陈列品)。

……为什么她突然问起一统号呢?

记事二十四。

提要：

函数的极限。复活节。全部划掉。

我就像一台超速运转的机器，轴承发烫，再过一分钟，那熔化了的金属就会滴出金属液体来，于是一切都完了。快浇些冷水，来些逻辑吧！我一桶一桶地往上浇，但是逻辑在灼热的轴承上嗞嗞作响，升腾起溟濛的白色蒸汽，然后就在空中消散了。

这很明白，要想确定函数的真正意义，应该考虑函数的极限。还有一点也很明白，昨天荒唐的"在宇宙中的融化"过程的极限就是死亡。因为死亡正是我在宇宙中最彻底的融化。由此可知，如果用"Л"来表示爱情，而用"C"来表示死亡，那么 Л＝f(C)，也即爱情和死亡……

对，正是这样。因此我害怕I，我和她斗争着，我不愿意。可是为什么在我脑子里，和"我不愿意"同时存在着"我不由自主地愿意"呢？可怕的是，我不由自主地希望，昨天令人快意的死能再来。可怕的是，即使现在，当逻辑函数已经一统化，而且它隐隐约

约地包括着死亡,但是我的手、我的胸膛、我的嘴唇,以及我肉体的每一毫米都在追求她……

明天是一致同意节。她肯定会去参加。我会见到她,但只能在远处看她。隔着距离,会使我感到痛苦,因为我需要,我难以克制地渴望能和她在一起,让她的手、她的肩膀、她的头发……但是即使要忍受这种痛苦我也愿意——听之任之了。

伟大的大恩主!您听我都胡说些什么,居然希望痛苦。谁不明白,痛苦是负值,加在一起的负值会减少我们称之为幸福的总和。

因此……

现在——没有什么"因此"的下文了。到此为止,一切都干干净净,明白无遗了。

傍　晚。

从大楼房间的玻璃门望出去,只见风卷云霞,一片刺目的粉红色的霞光,令人惶然不安。我把软椅转过来,不让这片粉红色的霞光总浮现在我的眼前。我翻看着笔记。我发现自己又忘记了:记事不是为自己写的,而是写给你们看的。我的不相识的读者们,我爱你们,怜悯你们,因为你们现在还在遥远的世纪,步履艰难地蹒跚在人类发展的低级阶段。

下面我要写一写一致同意节这一伟大的节日了。我觉得这节日对我们来说,有点像古代人的复活节。我记得,在节日前夕,我总要给自己画一张按小时计算的时间表。每过一小时就郑重其事地划掉一小时——这样就离节日近了一小时,等待的时间少了一小时……如果我确信别人不会发现的话,老实说,现在我还要随身带上这么一张时间表,随时看看离明天还有多少时间。

（有人来了，打断了我的思路：缝纫工厂送来了刚做好的新制服——一般在一致同意节节日前夕给全体号码发新制服。走廊里喧哗了起来，响起了脚步声和兴高采烈的欢呼声）。

我再继续往下写。明天我将目睹年年重复又年年新的感人的场景。可以看到万众一心、同心同德的伟力，可以看到号码们虔诚地举起的如林的手臂的景观。明天是每年选举大恩主的节日。明天我们又将向大恩主敬献上我们幸福坚固的玻璃王国的钥匙。

不言而喻，这和古代人无秩序、无组织的选举大不一样。说来可笑，古代人在选举之前居然对选举结果一无所知。最愚蠢莫过于，他们竟毫无预见，凭偶然性盲目地建设国家。不管怎么说，看来要明白这道理，需要经过几百年的时间。

不消说，在我们王国不论在选举或其他方面，任何偶然性都没有它们的位置，也不可能发生任何意外。就连选举本身的意义主要也是象征性的：为的是提醒我们，别忘了我们是统一的、强大的由百万个细胞构成的一个机体，用古代人《福音书》的话说，我们是统一的教会。因为大一统王国有史以来，在这盛大的节日里，没有任何声音敢破坏这庄严肃穆的齐声合唱——连一个声音都没有。

听说，古代人选举是秘密的。他们隐姓埋名、躲躲闪闪，活像一个个贼。我们有的史学家还肯定地说，古人去参加选举仪式时，还要精心化装一番。在我想象中，选举是这样一幅荒诞阴森的图景：黑夜。广场。一个个身着黑色披肩的影子，蹑手蹑脚贴着墙根走过来，火把的红色火舌被风吹得时明时灭。为什么要这么神秘？对于这问题，至今也没完全解释清楚。很可能选举与某种神秘主义的、迷信的，甚至可能是犯罪的仪式有关吧。我们可没有什么需要保密的，也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我们在光天化日

之下进行选举，是公开的，坦诚的。我看着大家如何选举大恩主，大家也看着我如何选举大恩主。还有别的可能性吗？既然"大家"和"我"——都是统一的我们。这种选举比古代人那种贼头贼脑、胆小如鼠的"秘密"要光明正大、高尚得多。此外，这种选举也合理得多。因为如果建议某种不可能的（也就是说在常规的单音和声里响起一个不协和音），那么还有隐身的护卫局人员呢，他们就在这里，就在我们队伍里，立时就可以确定那些号码误入了歧途，并前来挽救他们以免再迈错步子，这也使大一统王国免受其害。最后，还有……

从左边玻璃墙望出去，只见有个妇女正在柜门的镜子前急急忙忙地解开制服纽扣。有一秒钟的时间，我模模糊糊地看见了她的眼睛、嘴唇和两个高耸的粉红色的乳房。接着，窗帘就落了下来。刹那时，我脑子里又浮现出了昨天的一切。我不知道"最后，还有"是指什么。我不愿意写这些，不愿意！我要的只有I，只要她。我希望她时时刻刻总和我在一起——只和我在一起。现在我写的一致同意节，都是废话，刚才我写下的，我很想划掉它，把它们撕碎扔掉。因为我明白，只有与她同在，只有当我们俩肩并肩在一起时，才是我的喜庆节日。没有她，明天的太阳只是一个白铁皮的圆圈，天空是一片涂上蓝色的大铁片，而我自己也同样……

我情急地抓起话筒：

"I，是您吗？"

"是我，您怎么这么晚？"

"可能还不算晚。我想求您……我希望您明天和我呆在一起。亲爱的……"

"亲爱的"这三个字我说得轻如耳语。不知为什么脑子里闪过今天早上在飞船站的一件事：人们开玩笑地把一块表放在百

吨级汽锤之下，脸上拂过一阵风——汽锤落下，百吨的重量轻轻地、绵软地接触到了脆性的表……

没有人说话。我仿佛听到电话那边——在I的房间里，有低低的说话声。后来她说话了：

“不行，不能这样。您也知道，要说我自己……不不，这不可能。为什么？明天您就明白了。”

夜 晚

记事二十五。
提要:

自天而降。历史上最大的灾祸。已知的到此结束。

典礼开始之前,全体起立,音乐机器几百支铜管和几百万人齐声高唱国歌。乐声像一张庄严肃穆的帷幕缓慢地在全体号码头部上方飘荡。有一秒钟的时间,我忘记了一切:忘记了I说过的有关今天节日的令人不安的话,仿佛连I本人我都忘了。现在我又是当年一致同意节为一个滴在制服上只有我自己能看出来的小墨水渍而哭泣的小男孩。但愿周围人都没发现我身上无法洗褪的黑墨斑。我知道,我这个有罪之人,在这些坦荡无私的人群中,不该有我一席之地。唉,我应该站起来,尽快地把自己的一切都大声宣扬出来,哪怕就此我会遭殃,也都听之任之了!但我会有一秒钟的时间感到自己是天真和纯洁无瑕的,就像这孩子般纯净的蓝天。

所有的眼睛都朝上凝视着。清晨的天空湛蓝明澈,还闪烁着

滴滴泪珠似的夜露。这时,出现了一个难以察觉的小点,它时而呈现黑色,时而闪射出道道金光。这是他——新耶和华,乘坐着飞船自天而降。他和古代耶和华一样英明,慈爱又残忍。时间一分钟一分钟过去,他离我们愈来愈近。百万颗心腾飞起来向他迎去。现在他已经看见我们了。我设想自己和他在一起自上往下鸟瞰:那圆形的观众台上围着一圈圈蓝点的同心圆,上面点缀着细小光点(号码牌的亮光),就像蜘蛛网上的一道道蛛丝。在蛛网中央,那只白色的英明的蜘蛛——全身着白的大恩主,即将就座。他用幸福的有益健康的蜘蛛网英明地网住了我们的手脚。

大恩主自天而降的庄严场面结束了。管乐的奏乐停止了,全体坐下。这时我立刻领悟到:的确,一切就像一张薄薄的蜘蛛网,它紧绷着,微微发颤,好像马上就会抻断,发生不可思议的意外……

我微微抬起身子,朝四周扫视一遍。我的目光遇到了一双双充满敬爱而又惶恐不安的眼睛,这样的目光从一张脸上移到另一张脸上。有一个人举起了手,手指微微地、几乎难以觉察地向另外一个人打了个暗号,对方也同样打着手势回答他,还有……我明白了,他们是护卫局人员。我知道,他们十分紧张不安,蜘蛛网绷得很紧,在颤动。我的脑子像调到相同波长的无线电,也发生了相应的颤动。

在台上,一位诗人在朗诵选举前的颂诗,可是我一个字也没听见,只听到大钟摆锤按六音步扬抑抑格在规则地摆动。而摆锤每晃动一次,那指定的时间就逼近一分。我一直慌张急促地看着人群里一张一张的脸,就像在翻阅一页一页的书页。但是我还没有找到我要找的、那唯一的脸庞。我必须尽快找到她,因为现在摆锤再摆动一下,就……

他——当然是他。在下面,从台旁光亮的玻璃地面上,一对

粉红色的招风大耳朵很快地飞窜而过，玻璃地面上映出一个像双环扣似的黑色的S形体。他正急匆匆地朝观众台之间横七竖八的通道那儿跑去。

S和I之间有某种联系。依我看他们之间总有一条什么线连着，但我还不知道是什么，迟早我会弄明白的。我眼睛紧紧盯住了他。他像一团线团似的滚了过去，后面拖着一条线。好，现在他停下来了……

我仿佛被雷电的高压电打着了，穿透了，拧成了一个结。在我这圆形横排离我只40度角的地方，S停了下来，弯下了腰。我发现了I。她旁边是那讨厌的嘿嘿笑着的厚嘴唇R-13。

我脑子里闪过的第一个念头是，冲过去向她喊道："你今天为什么和他在一起？为什么不要我？"可是那张无形的良性的蛛网牢牢缠住了我的手脚。我咬紧牙关，铁沉沉地坐在那儿不动，眼睛盯着他俩不放。我感到心里一阵剧烈的肉体上的疼痛。我记得当时我曾想："由于非肉体原因引起的肉体上的疼痛，显然是……"

很遗憾，我没有得出什么结论。只记得一时间脑子里无意识地闪过一个关于"心"的古代熟语"心惊胆战"。这时六音步颂诗已经念完，我战战兢兢地一动不动：眼下就要出事了吧？……会出什么事呢？

选举前，一般规定有五分钟的休息。这时通常总是静默的时间。但是，现在的静默不是平常的那种真正虔诚的、肃穆的平静，它倒像古代暴风雨来临前的寂静。那时候古代人还没有我们的电塔，未被驯服的天空还时常雷雨交加，狂风肆虐。

空气仿佛是块透明的铸铁。你不由得想大口大口地吸气。我耳朵紧张得发疼，记录着周围的声响：后面传来像耗子咬东西的令人不安的沙沙声。我垂着眼睛，总是看见肩并肩坐在一起的I

和 R,还有我膝盖上的两只手——不是我的手,是令人厌恶的、毛茸茸的手。

每个人手里都握着带表的号码牌。一分,两分,三分……五分……台上传来一个铸铁般沉重的、缓慢的声音:

"赞成的,请举手。"

以前,我能忠诚地、坦荡地直视他的眼睛,意思是说:"我的一切都在这儿。一切都在这儿。毫无保留地献给你!"但是现在我不敢。我艰难地举起了手,仿佛所有的关节都锈住了。

几百万只手簌簌响着举了起来。有人压低嗓子"啊!"了一声。我感到已经出事了,发生得好快。但是我不明白出了什么事,我没有勇气,不敢抬眼……

"有反对的吗?"

以往,这一刻是节日最庄重的时刻。全体肃穆端坐,对最伟大号码赐予我们的良性桎梏,低首下心,喜不自胜。但此刻,我惶恐地又听到了簌簌的响声,声音轻得像一声喘息,但却比刚才铜乐齐奏的国歌听得更真切。它像人在生命终结时吐出的最后的一口气,周围的人脸色煞白,每个人的额头都渗出了冷汗。

我抬起眼来……

只有百分之一秒的时间。在此一发千钧之际,我看见几千只"反对"的手刷地举起又落下了。我看见了 I 那张打着 X 的苍白的脸和她举起的手。我眼前一阵发黑。

又是一个百分之一秒的须臾的瞬间,冷场,悄无声息,只有脉搏声隐约可闻。接着,仿佛全场听从一个疯子的指挥似的,所有看台上霎时间响起了喀嚓声、喊叫声;制服在奔跑,在飞扬,像一阵旋风;护卫局人员惊慌失措地狂奔乱跑;就在我眼前闪过一双双的鞋底,旁边是一张拼命喊叫的张得大大的嘴,却又听不见声音。几千张嘴在大声喊叫,但没有声音,就像恐怖影片里的一

个镜头——不知为什么这个片断像刀刻斧凿一般地留在我记忆中了。

好像也在银幕上似的，在下边远处，我有一秒钟的时间瞥见了O毫全无血色的嘴唇。她紧贴着通道的墙站在那儿，两只手交叉地挡在腹部。一眨眼，她已经不见了，被冲掉了，也许我忘记了她，因为……

下面发生的事不再是银幕上的镜头，它发生在我脑子里，在我抽紧的心里，在我扑扑跳的太阳穴里：在我左上方，R-13突然从长凳上跳了起来，满嘴唾沫，脸涨得通红，像疯了一般。他手上抱着脸色惨白的I，她身上的制服从肩头撕裂到胸口，白皙的皮肤上淌着鲜红的血。她紧紧勾住了R的颈脖。他跨着大步从一条长凳跳到另一条长凳，模样丑陋，但又灵活，就像只大猩猩，抱着她往上跑去。

就像古代失火了一般，四周火红一片。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跳过去，抓住他们。现在我也无法解释，哪来那么大的气力。我像个冲锤似的冲开人群，踏着别人的肩头，跳过一条条长凳……很快就赶了上去，一把抓住了R的衣领：

"你敢！你敢！听见没有！马上……"幸亏我的声音听不见，因为所有的人都在喊叫，都在奔窜。

"谁？怎么回事？怎么啦？"他回过头来，喷着唾沫星子的嘴唇在索索发抖。他大概以为护卫局人员逮住了他。

"怎么啦！我不愿意，我不答应！把她放下来，立刻放下来！"

但是他只是忿忿地用嘴唇噗地吐了口气、摇摇头，又往前跑去。下面要写的事真使我感到十分羞愧。但是我觉得，还是应该记下来，可以让你们，我不相识的读者们，对我的病史做出全面的研究。当时，我挥起手朝他脑袋使劲打去。你们明白吗，我打了他！这一点我记得很清楚。我记得，这一拳打下去，我当时感

到一种解脱，全身都感到轻松。

I 一下子从他手上出溜到地上。

“您走吧，”她对 R 大声说，“您还看不出来，他……走吧，R，走吧！”

R 龇着黑人般的白牙，冲我啪啪喷出一句话，就往下窜去，不见了。我把 I 抱在手上，紧紧贴在身上，抱着她走了。

我的心通通地在跳，心脏在膨胀变大，每跳一下，就涌出一股炽热的、疯狂的、欢乐的激浪！任凭天塌地陷，我全然不顾！但愿能永远这样抱着她走啊走……

夜晚，22 点。

我的手连笔杆都快握不住了。今天早上发生了这么多令人头晕目眩的意外，我感到疲惫不堪。难道大一统王国保障我们安全的、永恒的大墙果真坍塌了？难道我们又将无家可归，像我们远祖那样生活在自由的野蛮状态？难道没有大恩主了？反对票……在一致同意节投反对票？我为他们感到羞愧、心痛、担心害怕。可是“他们”是谁？我自己又是谁？我属于“他们”，还是“我们”，难道我说得清楚吗？

我把她抱上了最高一级看台。现在她坐在晒得发烫的玻璃长凳上。她右肩和右肩下方——那最美妙的、难以计算的曲线的开端处——裸露在外，一道纤细的鲜红血流透迤在上面。她仿佛没有注意这道血迹和裸露着的胸……不，不尽然。她注意到了这一切，但 她正需要这样，如果现在她穿的是紧扣的制服，她会把它撕开，她……

“明天，”她透过亮晶晶的咬紧的牙齿缝深深地吸着气说：“明天，不知会发生什么。你明白吗，不仅我不知道，谁都不知道，

不清楚。要知道，我们已知的一切已经结束，新的无法揣测，也无先例可循。”

下面，人海在沸腾，飞溅着浪花，东西奔突，喊叫不止。但这一切离我们很远，而且愈来愈远，因为她正凝视着我，把我慢慢地拉进她狭窄的金黄瞳孔的窗户里去。我们很久地默默坐着。不知怎么我回忆起，曾有一天我隔着绿色大墙，也朝那对莫名其妙的眼睛凝视了许久，大墙上还有一群飞鸟在盘旋，翻飞（也许是另一次）。

“你听我说，如果明天没有什么意外的话，我带你去那儿，你明白吗？”

我，我没听懂，但我默默地点了点头。我已经融化了，变成了无限小，只是一个点……

但是，在这个点的形态中，归根到底也有自己的逻辑（今天的逻辑）：在点的状态中，包含最多的未知数，只要这个点移动或微微晃动一下，它就会变成几千条形态各异的曲线和几百个主体形态……

现在，我不敢动弹。我会变成什么呢？我觉得，所有号码都和我一样一动也不敢动。现在，当我写这篇记事时，他们都关在自己的玻璃斗室里，等待着可能发生的事。走廊里听不到平时嗡嗡的电梯声、笑声和脚步声。只偶尔能见到两个两个的号码从走廊里过去，他们踮着脚尖，悄悄耳语几句，不时回头张望着……

明天会出什么事？明天我会变成什么呢？

记事二十六。
提要：

世界是存在的。斑疹。41度体温。

清晨。透过玻璃天花板望出去，天空还像往常那般结实，圆圆的就像红红的脸颊。如果今天我睁眼看到天上是个四方形的太阳，如果看到的是披着各种颜色兽皮的人们，而四周的墙都是不透亮的砖墙——这样，我大概不会感到十分惊奇。这么说，世界——我们的世界，当然依然是存在的啰？也许世界之所以存在，只是惯性的缘故，就像一台已切断电源的发电机，它的齿轮还咔咔地在转动，还要再转上两圈、三圈，要转到第四圈时才会停歇下来……

你曾经有过这种奇特的体验吗？半夜你醒了过来，睁开眼，只见一片漆黑，你突然觉得自己失去了方向，不知东西南北了。你就想赶紧，尽快确定周围的环境。你想要寻找你所熟悉的和牢靠的东西，比如，能摸到一堵墙壁、一盏灯或一把椅子。我正是怀着这样的心情，看着《大一统王国报》在寻找，我急急忙忙地找着

……找到了：

“大家久已期待的一致同意节庆典昨天举行了。无数次证明自己绝对英明的我们的大恩主，第48次再度全票当选。选举庆典上曾发生了某些骚乱。这是反对幸福的敌人蓄意捣乱，从而破坏了庆典的良好气氛。因此，他们也就无权再保持作为大一统王国新任政权基础的普通一分子。我们每个人都确知，如果承认他们的选票，那是十分荒唐的，就像音乐大厅里正演奏一曲雄壮的英雄交响乐时，把大厅里几个病人偶然发出的咳嗽声，也当成交响曲的组成部分……”

啊，英明的大恩主！难道我们最终还是得救了？对这透彻清晰如水晶的逻辑三段推理，难道还可能提出什么异议吗？

下面还有几行字：

“今天12点正，将召开行政局、卫生局和护卫局的联席会议。近日即将采取一项重要的全民性措施。”

是的，一座座大墙仍屹然挺立。它们还在！我能感觉到它们的存在。现在我已经没有那种失落无措的感觉，那种不知身在何处、不辨方向的感觉。当我看见蓝色的天空和圆圆的太阳，我毫不感到惊奇，大家都像往常一样上班去工作……

我走在大街上，脚步特别坚定、有力。我觉得，别人走路时也和我一样。前面是十字路口的拐角。我发现，人们都奇怪地绕着拐角上的那幢楼房走，好像墙里有条管子正朝外滋凉水，人们都无法从人行道上过去。

再往前走五步到十步，我也感到有一股凉水朝我劈头盖脸浇来，一下子把我从人行道上冲开去……大约在二米左右高的墙上，贴着一张四方形的纸，上面用毒汁似的绿墨水写着两个莫名其妙的字：

靡菲①

纸下面站着一个双曲线的人形，背朝着我，两只透明的招风大耳朵由于愤怒，也许由于激动在索索发颤。他伸出胳膊使劲去够那张纸，左胳膊像一只受伤的翅膀无力地向后垂着。他又蹦又跳地想扯下那张纸。但是他够不着纸——只差一点儿。

大概每个过路人都这么想："这儿有这么多人，如果只有我上去帮他忙，他会不会以为我有过错，所以才想去……"

坦白地说，我也是这样想的。但我想起，他曾多次充当过我的真正的护佑神，多次救过我，于是我鼓起勇气伸手把那张纸撕了下来。

S转过身，无数根芒刺迅疾地朝我飞来，钻进我心里，并且在那里发现了什么，接着，他朝墙上原先贴着"靡菲"的地方抬了抬左眉。他微微笑了笑——奇怪，仿佛临了他的笑容里还透出几分快活的神情。不过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医生宁愿病人出斑疹，体温升高到40度，而不愿病人在潜伏期令人心焦的、缓慢上升的体温。因为前者至少容易确诊这是什么病症。我理解他笑的含义②。

我下了地下铁道。脚下干净的玻璃梯级上又贴着一张"靡菲"的白纸。在地铁的墙上、长凳上、车厢的镜子上，都是一张张吓人的白色斑疹点。看来贴得很匆促、马虎，还歪歪扭扭。

车轮的嗡嗡声在寂静中使人感到好响，就像发高烧时的血液中的呜呜声。有个号码肩膀被人撞了一下，他一哆嗦，手里的一卷纸就掉了下来。我左边的一个号码正在读报，眼睛总是盯着

---

① 《浮士德》中的魔鬼靡菲斯特的简称。

② 应该说，我只是在经过好多天之后，经历了那几天充满了意外的、怪异的事件之后，才了解了他微笑的确切含义。——原注

一行字,就那一行字,一直在看着,他手上的报纸正微微地、难以觉察地在颤动。我到处都感到脉搏在加快,无论在车轮里,在手上,在报纸里,甚至在眼睫毛里。大概今天我和 I-330 到那儿时,温度会升高到温度计黑色刻度的 39 度,40 度,41 度……

在飞船站,在同样的寂静中,响着远处我们看不见的螺旋桨的嗡嗡声。车床阴沉着脸默默站在那儿。只有起重机悄悄地,仿佛踮着脚尖在滑动着,不时弯下腰来,用它们的大爪子抱起一团团冷缩的空气,往一统号的船槽里装。第一次试航的准备工作已经开始了。

"怎么样,一星期能装完吗?"我问第二设计师。他的脸像个瓷盘,上面描着甜蜜的蓝色和娇嫩的小粉花(那是眼睛和嘴唇),但是今天这些小花仿佛褪色了,冲淡了。我们出声数着数。我数到半截,突然打住了,张着大嘴愣在那儿:在圆顶之下,装载着蓝色空气团的大起重机上也隐约可见一张四角见方的白纸。我只觉得浑身直抖,大概是笑得发颤了,真的,我感到自己在笑(你感到过自己的笑吗,有过这种体验吗?)

"您听我说,假如您坐在一架古代飞机上,高度五千米,突然机翼折断,您头朝下栽去……可是在坠落的半空中,您还计算着什么明天 12 点到 2 点干什么……2 点到 6 点……6 点吃饭! 这难道不可笑吗? 我们现在不正是这样吗?"我对第二设计师说。

小蓝花移动起来,并且瞪了出来。如果我是个玻璃人,不知道三四小时以后会发生什么的话,那会怎样呢? ……

记事二十七。
提要：

不能没有提要。

在无止境的长廊里(以前我曾去过)，只有我一个人。天空哑然无声，仿佛是水泥浇灌的。不知哪儿有水滴落在石头上的声响。我前面是那扇熟悉的、沉甸甸的，不透亮的门，里面传出来低沉的嘈杂声。

她说，她正 16 点出来见我。但是现在已经 16 点过 5 分了，过 10 分了，过 15 分了，可是还不见人出来……

突然(只一秒的瞬间)我(原先的我)感到害怕——如果这扇门打开的话……再等最后五分钟，如果她再不出来……

不知什么地方有水滴在石头上的声音。没有人。我又愁又高兴，觉得自己得救了。我慢慢地从长廊往回走。长廊顶上成串的盏盏小灯在颤抖，灯光愈来愈模糊，愈来愈昏暗。

突然，我后面的门急促地哐啷一声响了，接着是匆匆的脚步声。声音撞到廊顶和四壁，又轻轻折回空中。她像飞似的奔来，

张着嘴微喘着说：

“我知道你会来的，你会来这儿的！我知道，你一你……”

长矛似的睫毛，往两旁闪开，让我进去……当她嘴唇印在我嘴唇上时，这种古代的、荒谬的、令人陶醉的礼仪，对我所起的作用真无法言传！怎样来形容在我心灵中卷起的那股狂飙呢？它席卷了我心灵中的一切，唯有她留下了。真的，她确实就在我心灵里，你们要笑话我吧，那就请便吧。

她费力地慢慢抬起眼睑，又费力地慢悠悠地说道：

“不，够了……以后吧。现在我们走吧。”

门开了。那里台阶都已踩旧，磨损，声音嘈杂得使人难以忍受，还有尖哨声，亮光……

自此以后，一昼夜已过去，我心里渐渐平静下来。可是即使让我对此作出相对准确的描绘，我也无能为力。我脑袋里仿佛爆炸了一枚炸弹，那一张张嚎叫的大嘴、翅膀、喊叫声、树叶的簌簌声，说话声，石块……它们都近在身旁，成群成堆，使你应接不暇。

我记得，我首先想到的是：我得赶紧回来。因为我明白了，当我在长廊里等待时，他们炸毁了，破坏了绿色大墙。墙外乌七八糟的东西都涌了过来，浸漫了我们这个已经没有低级世界脏物的净界。

大概我对I说了类似的话。她笑了起来：

“不不！我们只是离开那边走到绿色大墙外边来了。”

这时我睁开了眼睛。现在我面对面地、清醒地看到了我们号码们谁也不曾见过的事物，过去由于隔了一层模糊的大墙玻璃，它们被缩小了一千倍，而且面目不清。

太阳……这里的太阳不是我们那个均匀地洒照在马路玻璃

面上的太阳。这里的太阳是活生生的多棱面的闪烁的光体。它不停地跳动着放射出令人头晕目眩的道道亮光。树木像直窜天空笔直的蜡烛，有的像趴在地上的蜘蛛爪子，又有的像无声的绿色喷泉……它们都在运动、颤悠、沙沙作响。一个毛糙的小圆球状的东西匆匆忙忙地从我脚下滚了开去，可是我仿佛钉在那里，一步也挪动不了——因为我脚下的不是平面，你明白吗，不是平面，而是讨厌的、软绵绵的、暄乎乎的、绿色的、柔韧的活物。

我被这一切震得发昏，喘不过气来——这大概是最恰当的用词。我站在那儿，两只手紧紧抓住了一根晃晃悠悠的树枝。

“不要紧，不要紧！因为你刚来，会过去的。胆子放大些！”

和 I 一起站在那跳动得令人头晕的绿色网上的，是某个纸剪的薄薄的侧影……不，不是“某个”，我认识他。我记得，他是医生……是的，我对此非常清楚。我心里非常明白：他俩挽着我的胳膊，笑着拉着我往前走。我的脚磕磕绊绊，打着滑，走不稳。四周是乌鸦哑哑的叫声，地上到处是青苔和坑洼，老鹰嗷嗷地叫着，还有树枝、树干、翅膀、树叶、尖哨声……

现在，树林子往两边让出道来，中间是一片阳光明媚的林中空地。空地上站着一群人……其实我真不知该怎么称呼才对，可能确切地说是——生灵。

下面的事最使我为难。因为这已超出了一切可能的界限。现在我才知道，为什么 I 总是避而不谈这些。如果她谈了，我反正也不会信的，连她也不相信。可能明天我连自己也不信了，也不相信这里写的事。

林中空地上有一块像头盖骨似的光秃的石头，石旁喧喧嚷嚷围立着三四百来……人——姑且称为“人”吧，真不知用什么词才好。在人头攒动的石头高台周围，你一眼望去，首先看见的是熟人的脸；在这里，同样我首先看见的只是我们灰蓝色的制

服。过一秒钟后,在制服群中,我又十分清晰、很容易地辨出了黑色、红棕、金黄、深褐、灰色和白色的人们——看来,他们都是人。他们都不穿衣服,披着亮晶晶的短毛,就像史前期历史博物馆中公开陈列的骑在马(标本)背上的那个女性。但是这里的女性的脸和我们妇女的脸完全一样,无丝毫差异,粉嫩而且没有毛,胸部那具有美丽的几何曲线的结实丰满的乳房上也没有毛。而男性,只有脸部没有毛,就像我们祖先一般。

这一切太难以置信,太突然,以致我反倒平静地站在那儿。我完全可以肯定地说:我平静地站在那儿看着。比方说,有一架天平秤,当你在一个称盘里放上过多的重量,以后任凭你再放多少,指针反正也不再会移动了……

突然,只剩我独自一人了。I已经不在我身旁。我不知道她怎么就不见了,也不知道她去哪儿了。周围都是披着毛皮的人,在阳光下他们身上的毛像晶亮的缎子闪闪发亮。我抓住一个热呼呼的结实的黑色肩膀问道:

"看在大恩主的份上,请问您有没有看见她去哪儿了?她刚才还在,一下子就……"

我眼前是两条毛茸茸的、紧蹙的眉毛:

"嘘——!别说话,"他朝林中空地中央那块头盖骨似的黄石头扬了扬毛烘烘的眉毛。

在那儿我看见了她,正高高地站在众人之上。太阳光明晃晃地从对面直射眼睛。她站在蓝色天幕上,太阳从背后照射过来,把她全身勾勒出一个轮廓清晰的黑炭似的身影。离她头不远处飘浮着云彩。仿佛不是云而是石头在移动,而她正站在石头上,后面是人群,林中空地像只舰船无声息地在滑翔——脚下的大地在轻轻地飘向远方……

"弟兄们……"她说,"弟兄们!你们都知道,大墙那边的那座

城里，正在建造一统号。你们也知道，摧毁这座大墙以及所有的墙的日子已经到来，让绿色的风从这里吹向那边，吹遍大地。但是，一统号将把那些墙带上太空，带到几千个其他的星球上去。这些星星今夜又将在黑色的树叶孔隙闪闪烁烁地向我们絮语……”

人的浪潮，水花和风向石头涌去：

“打倒一统号！滚它的蛋！”

“不，弟兄们，不必打倒它。但是，一统号应该是我们的。当它第一次离开地球驶向太空时，飞船上的人将是我们。因为一统号的设计师和我们在一起。他抛弃了那些墙，和我一起来到了这里，和你们在一起。设计师万岁！”

霎时间，我已经站到高处，下面满眼是脑袋，一个个的脑袋……脑袋……和呼喊着的张得大大的嘴，举起来又落下去的手臂。这情景十分奇特又令人陶醉。我觉得自己在众人之上，我是我，一个单独的个体，我是一个世界，我不再是整体的一部分（像往常那样），而成了一个个体。

现在我又在下面紧靠在石头旁。我仿佛经过恋人热情的拥抱后，浑身幸福地被揉皱了。太阳照耀着，上面传来各种声音，还有I的微笑。一个金发女人，全身像缎子般晶亮，身上散发着草的芳香，手上拿着一只看来是木制的碗。她殷红的嘴啜饮一口后，递给我喝。我闭上眼饥渴地喝着这甘美、亮晶晶的辛辣的饮料，想用它来浇灭我胸中之火。

然后，我浑身血液和整个世界，加速一千倍地流动和旋转起来，地球轻快地飞旋，轻如羽毛。我感到身上轻松，简单，明快。

现在我才看到石块上有两个我曾见过的硕大的字“靡菲”。不知为什么让人觉得这两个字是很需要的，它们像一条简单的、牢固的线把一切都串联了起来。好像也在这块石头上，我看见有

个粗线勾勒的青年人体图像，长着翅膀，身体透明，位于心脏处的是一块夺目的、燃烧着的红彤彤的煤块。我又觉得我理解它……也许不是理解，而是感觉，就像我听不见I说的话，但我却感觉到她说的每一个字（她正站在石头上讲话）；我感觉到大家都一起在呼吸，一起都会飞往某个地方，就像那天大墙上飞翔的鸟群……

后面，稠人广众呼吸着的人群中，突然有个声音嚷嚷了起来：

"但这是狂热！"

这时，好像是我，对，我想这的确是我，我跳上石头，站在石头上，我看到了太阳，众人的脑袋和蓝色天幕上一排排绿色的锯齿，我喊道：

"是的，一点不错！所有的人都必须发狂，必须让所有人都发狂，要尽可能快些！我知道，这是必须的。"

我身旁站着I。她微笑着，从嘴角向上有两道深色的沟印。我胸中是一块燃着的煤，这感觉只有一瞬间，我感到轻松，又有些微的疼痛，美极了……

后来，在我心里却只剩下一些散乱的感情和回忆的碎片。

一只鸟慢慢地低飞着。我发现，它也和我一样是有生命的，它的头也和人一样能左右旋转，圆圆的黑眼珠向我投来锥子般的目光……

我又看见一个人的背部，长着锃亮的棕黄色皮毛。一只翅膀透明的黑色小飞虫在上面爬，他背部抖了一下，想把小虫甩掉，又抖了一下……

我还看见，地上映着树枝和树叶编织成的扶疏的绿荫。暗影里有些人躺着，嚼着像古代人食用的稀奇古怪的食物：长条状的黄色果物和一块黑色的食品。有个女人塞我手里一块，我觉得很

可笑，也不知道能不能吃。

我眼前又是人群，他们的一个个脑袋、胳膊、腿脚和嘴巴。人们的脸有时很快抬起来，然后又低下看不见了——就像气泡似的破了，消失了。突然，我仿佛看见了那对透明的、忽闪着飞过的招风耳朵，也许只是我的感觉，只一秒钟就不见了。

我使劲捏住了 I 的手。她回过头来：

“你怎么啦？”

“他在这儿……我觉得……”

“他是谁？”

“……就刚在……在人群里……”

黑炭似的细眉眉梢向上一挑——一个尖利的三角形——她笑了。我不明白她为什么笑，怎么还笑呢？

“你不明白，I，你不明白。如果他，或者他们那帮人之中有谁在这儿，那意味着什么吗？”

“你真可笑！大墙那边谁会想到我们在这儿呢？你不妨回想一下，就拿你来说吧，以前难道你曾想过，这是可能的吗？他们正在搜捕我们，任他们抓去吧！你在说胡话！”

她轻松、愉快地微笑了，我也笑了。整个大地都陶醉了，它快活地、轻盈地在飘荡……

记事二十八。
提要:

她俩。熵[①]与力。人体中不透明的部位。

如果你们的世界和我们远古祖先的世界相似的话,你们不妨设想,一天你们无意中突然发现了世界的第六或第七大洲阿特兰提斯,[②]那里的城市是我们前所未闻的,都像古希腊神话中的迷宫。那里的人无需借助翅膀或乘坐飞船,就可以在空中飞翔,人们凭目力就可以举起石块。总之,那里的东西,即使当你患了梦幻症也难以想象。昨天我就遇上了类似情况。因为自二百年大战以来,我们从来没有人去过绿色大墙外边——以前我曾对你们说起过。

我不相识的朋友们,我知道自己有义务向你们详尽地描述

① 熵定律,是热力学的第二定律。物理学意义上的熵就是指不能再被转化为功的能量的总和。最大的熵指热量的最终平衡状态,能量差别趋向于零,最终归于永恒的死寂(参见杰里米、里夫金等著《熵:一种新的世界观》)。

② 根据柏拉图作品中的古希腊传说记载,阿特兰提斯是直布罗陀海峡西大西洋上的大岛,后因地震沉没。

我昨天见到的那个奇特而又难以想象的世界。但是目前我仍很难来谈这个题目。新的事件一件接着一件在不断发生，就像暴雨一般倾泻而来，我真是应接不暇：我扯起了制服的衣襟去接，伸出了双手去捧，但整桶整桶的雨水仍然泼洒掉了。这里我所记的，只是溅落到纸上的几滴水珠罢了。

起初，我听到我背后房间门外有人在大声吵闹，其中有I的声音——坚韧有力，铮铮作响；另一个声音，死板板的，像把木尺——这是Ю的声音。接着，我的门突然哗拉一声敞开，她俩飞速弹射了进来——用“弹射”正是形神兼备。

I的手扶着我的椅背，向右侧着头面对着Ю，只有牙齿露出些微笑意——真是这样。我不太愿意看见她这副模样：含笑高踞在我之上。

“您听我说，”I对我说，“这个女人似乎以为她有责任，把您像个孩子似的保护起来，以免和我接触。这是您同意的吗？”

这时，那个女人说话了，脸上的鱼鳃直颤：

“是的，他就是一个孩子。确实如此！所以他没有发现，您这样对待他只是为了……这一切不过是场闹剧。的确如此！所以我有责任……”

镜子里闪现出我那折断了的、颤抖着的剑眉。我倏地站了起来，好不容易克制住那个捏着索索发颤的毛茸茸拳头的“我”；我费力地从牙缝里挤出一个个字，直视着她的腮帮子喊道：

“马上给我——出去！马上滚！”

鱼鳃帮子一下子涨成了猪肝色，臌了起来，随即又瘪了下去，变成了灰色。她张大了嘴想说什么，但什么也没说出来，砰地一甩门走了。

我急忙跑到I跟前：

“这件事我永远，我永远也不能原谅自己，她竟敢来阻拦你！

但你不会想到，她……我知道，因为她想登记我，而我……”

“幸好，她来不及登记了，像她这样的，即使有一千个，我都无所谓。我知道，你不会去相信她那样的一千个，而只相信我一个。昨天的事发生以后，我整个人都毫无保留地袒露在你眼前了，这本是你的愿望。我已掌握在你的手里，你随时都可以去……”

随时可以去干……什么？我马上明白她指的是什么。血顿时涌上我的耳朵和脸颊。我喊道，“别这么说，再别这么说！难道你还不知道，那是另一个我，过去的我，而现在……”

“谁了解你呢……一个人就像一本小说，没读到最后一页，你是无法知道最后结局的。否则也就不值得一读了。”

她抚摸着我的头。我看不见她的脸，但从声音里可以感觉到，她正凝望着远处，眼睛紧随着一片云彩，缓缓地不知飘向何方……

突然，她的充满柔情的手又毅然决然地推开了我：

“我告诉你，我这次来是要对你说，也许我们的日子已经不多了……你知道吗，从今天晚上开始所有的讲演厅都取消了。”

“取消了？”

“是的。刚才我路过讲演厅时，看见里面正在准备什么，摆上了一张张桌子，还有穿白大褂的医生。”

“这什么意思？”

“不知道。目前谁都不清楚。这是最糟糕的。我只感觉到，他们已接通电源，电光在闪动，不是今天就是明天……但是，也许他们来不及了。”

我早已不再考虑，他们是谁，我们是谁。我也弄不清楚。我希望他们来得及呢，还是来不及？只有一点我很明白：I 现在正走在悬崖边缘，眼看就会……

“但这太不明智，”我说，“你们和大一统王国较量，这无异于用手去捂住枪口，以为这样子弹就射不出来。这简直是发疯！”

I 微微一笑：

“‘所有的人必须发疯，要尽快地发疯！’有个人昨天这样说过，你还记得吗？在那边……”

是的，这句话已经记在记事稿里了。当然确有其事。我默默看着她的脸，此刻她脸上那深色的 X 分外明显。

“I，亲爱的，现在还为时不晚……只要你愿意，我可以抛下一切，忘记过去，和你一起去大墙那边，和他们一起……虽然我还不知道，他们是谁。”

她摇了摇头。在她黑幽幽眼睛的两扇窗户里，我看到那里已是干柴烈火，炉火正旺，火苗直往上窜，飞溅着火星。我明白了：已经晚了，我的话已无济于事……

她站起来准备走了。也许这已是最后的几天，也许只是最后的几分钟……我抓住了她的手。

“不！求你再呆一会儿，看在……份上，看在……的份上……”

她拿起我毛茸茸的手，慢慢地举到亮处。我最讨厌这只手，想把手抽出来，但她抓得很紧。

“你的手……你不知道，很少有人知道，从这城里去的女人常常会爱上那些男人。很可能，你身上有几滴太阳和森林的血。也许因此我爱上了你……”

沉默。多么奇怪，由于沉默，由于空寂和一无所有——我的心激烈地跳动起来，我喊道：

“啊！你还不能走！你不能走！在这之前，你要告诉我那些男人是谁，因为你爱他们……可是我却不知道他们是谁，从哪里来的……”

“他们是谁？他们是我们失去的一半，H_2 和 O，为了要获得水、小溪、大海、瀑布、浪涛和暴风雨，这两个一半必须合起来成为 H_2O……”

当时她的每个动作我记得都很清晰。我记得，她从桌上拿起我的一块玻璃三角尺。我说话的时候，她用尺子的边棱按着自己的脸颊，上面印出一道白杠杠，然后又平复了，变成粉红色，最后消失了。奇怪的是，她说的话我都忘记了，尤其是开头说的话，留在我记忆中的只是一些个别的意象和色彩。

我记得，一开始谈到了二百年大战。绿色的草地上洒遍殷红的颜色，在深色的土地上、蓝色的雪地上随处可见一摊摊永不干涸的红色水洼。后来，出现了一片片被太阳晒得焦枯的黄草地，还有赤身裸体、面容枯黄、蓬首垢面的人和毛发蓬乱的狗——旁边是死了的狗，也许是饿殍浮肿的人的尸体……当然这一切都发生在大墙之外，因为城市已经取得了胜利，城里已经开始食用我们今天的石油食物。

几乎从苍穹到地面都是黑沉沉的片片烟雾，它们飘浮着，在树林的村庄的上空烟雾变成了缓缓移动的烟柱。人们低沉地嚎哭着，望不到尽头的黑压压的人流，正被驱赶进城市去，为了要强制地拯救他们，迫使他们得到幸福。

“这一切你差不多都知道吧？”

“是的，差不多都知道。”

“但是你不知道，当然也只有少数人知道，他们之中有很少一部分人活了下来，留在了大墙之外。他们赤身裸体躲进了森林。在那里他们向树林、野兽、飞禽、花草和太阳学会了一切。他们身上长出了长长的毛发，但是在毛发之下却保留了鲜红的热血。你们却比他们糟。你们身上长满了像虱子一样的数字，它们在你们身上乱爬。应该把你们身上这些东西都撕下来，扒得光光

的，把你们赶到森林里去。让你们也学会因恐惧、喜悦、激怒、寒冷而发颤，让你们去向火祷告乞求。而我们靡菲，我们要……”

“等一等，什么是‘靡菲’？‘靡菲’是什么意思？”

“靡菲吗？这是个古代人名，他就是那个……你记得大墙外边刻在一块大石头上的青年人形吗？……不，我还是用你们的语言来解释更好，你很快就会明白的。世界上有两种力量：熵和力，一种力量导致舒适的平静和幸福的平衡，另一种导致平衡的破坏，使事物永远处于无穷尽的痛苦的运动之中。我们的祖先，确切地说，你们的祖先基督徒们崇尚熵，像上帝般对它顶礼膜拜，但我们是反基督的，我们……”

正在这时，我忽然听到轻轻的叩门声，声音轻得像耳语——一个人飞快地冲了进来。就是那个帽子压到眼睛上、鼻子扁平的人，以前曾多次给我带来I的便条。

他跑到我们跟前收住脚时，喘得像台气泵，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大概是一路拼命跑来的。

“快说话呀！出什么事了？”I抓住他的手问。

“他们上——这儿来了……”气泵总算缓过气来了，“警卫队来了……和他们一起来的还有那个……怎么说呢……像驼背模样的……”

“S？”

“对了！他们已经到了，进楼了。马上就会来这儿。快，快！”

“没关系！来得及……”I笑了，眼睛里闪烁着快活的火花。

她这种表现，也许可以说是荒唐又不理智的蛮勇——也许其中还有我无法理解的奥妙。

“I，看在大恩主的份上！你要明白，这可是……”

“看在大恩主的份上，”她笑了，脸上显出一个尖刻的三角形。

“就真……看我的面子……我求求你。”

“噢，我还有件事要和你谈一下……算了，没什么关系，明天吧……”

她快活地（的确是快活地）朝我点点头，那个人也从前额的帽檐下露了露脸，也朝我点了点头。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快些坐到书桌旁去！我打开记事书稿，拿起了笔。希望他们来时发现我正在干有利于大一统王国的事。突然，我觉得头上一根一根头发都活了，分开了，动了起来：“万一他们突然要读最近写的那几篇记事——只要读上一页，就完了！”

我一动不动地坐在桌旁，但我看见四周的墙壁都在颤动，手里的笔也索索抖着，眼前的字浮动着都挤到一起去了……

把记事稿藏起来？可是往哪里藏呢？周围到处是玻璃，烧了它们。但是他们从走廊和隔壁的房间里会看到火光的。再说我也不能这么做，我没有勇气去毁掉这部充满痛苦，却又是我最珍贵的身心的一部分。

远处走廊里已传来了说话声和脚步声。我只来得及顺手抄起一摞稿页塞在屁股下面。然后像焊住在椅子上似的一动也不动了。椅子上每个最小的粒子都在颤动，而脚下的地板晃悠得像船上的甲板，上上下下……

我全身缩成一小团，躲在我那凸起的前额下，从蹙紧的眉头下贼溜溜地偷眼瞧着他们：他们挨着房间从走廊右边的房间查起，越来越近了。有些号码坐在自己房间里一动不动，就像我一样，有些号码则赶紧站起来欢迎他们的到来，把大门敞得大大的。他们多幸福！如果我也能像他们那样……

“大恩主是人类不可或缺的最佳、最优质的消毒剂。由于进行了这种消毒，大一统王国机体内不再存在任何动乱……”我索索发抖的手使劲在纸上挤出这样一些纯属废话的语言，我俯首

在桌上，头越趴越低，而脑袋却像一个疯狂的打铁铺……我的背部凝神听着……我听见门把咔嚓拧动了……带进一阵风来……我坐着的椅子晃动起来……

这时，我好不容易才从书稿上抬起头来，朝进屋的人转过脸去(演滑稽戏可不容易……对了，今天有人对我说起过滑稽戏的事)。站在这些人最前面的是S，他绷着脸，一言不发，目光像锥子似的深深钻进我的心里，钻进我的椅子和我手下那叠索索颤抖的稿页。然后，在我门口闪过一些我熟悉的、天天见到的面孔——只一秒钟；其中有一张脸与众不同，那脸上鼓着棕红色的鱼鳃帮子……

一下子我想起了半小时以前，这房间里发生的那一幕，所以我很清楚，她现在可能……我全身发抖，心怦怦地跳(幸亏那个部位不是透明的)我用稿页遮着它。

Ю在S后面，她朝他走去，小心翼翼地扯了一下他的袖子，低声说：

“他是Д-503，一统号设计师。您大概听说过吧？他总是这样坐在他的书桌旁……一点不知惜力呢！”

我真无颜以对！她是多么了不起、多么好的一个女人啊！

S悄悄地溜到我背后，从我肩头俯身往桌上看。我用胳膊肘挡住我刚刚写下的东西。他厉声喝道：

“马上把这拿出来，纸上写的是什么？”

我羞赧地涨红着脸递上了那页纸。他看了一遍。我看见他眼角流露出一丝笑意，这一丝笑意悄悄移到脸上，摇晃着小尾巴，停在他嘴唇的右角上……

“有点含混不清，但是还可以……没什么，您可以继续写，我们以后不再打扰您了。”

他啪嗒啪嗒地朝门外走去，就像船上水轮片拍击在水面上

的声音。他一步步走远了，随之我觉得我的腿、我的胳膊和我的手指，一一都回到了我身上，我的灵魂又均匀地布及了全身，我又开始呼吸了……

最后，Ю在我屋里还留了一会儿。她走到我跟前，弯下腰凑到我耳边低声说：

"这是您运气，为此我……"

她这是什么意思，我没懂。

后来晚上我听说，他们带走了三个号码。不过谁都闭口不谈这件事，同样也没人谈论昨天发生的一切(这是隐藏在我们之中的护卫局人员的教育起了作用)。号码们谈论的主要是天气的变化以及温度计气温骤然下降的事。

记事二十九。

提要：

脸上的线条。萌芽。反常的压缩。

真奇怪，气压计的水银柱在下降，可是还是不起风，很平静。可是那里的上空已经开始刮起了风暴，可是我们还听不到，乌云疾速飞驰。目前还不多，只是一些分散的、边缘如锯齿状的碎云。仿佛上空有座城市被摧毁了，大墙和塔楼的残垣断壁正往下坠落，同时以骇人的速度愈变愈大，向地面逼近；但要穿过那蓝色的无限空间还需要几天的时间，然后坠落到我们这里。

地面上，一片平静。空中飘浮着一些细细的、几乎看不见的长丝，不知是什么物质。每年秋天它们总会从大墙那边飘过来。它们在空中慢慢飘浮着——你会突然地感到脸上粘上一种异样的、看不见的物质，你想把它们从脸上挥去，不行，毫无办法，怎么也无法摆脱……

早晨，当我沿着绿色大墙走时，感到那里这种细丝简直源源不断。I 约我在古宅我们的那个“套间”里会面。

当我已经走过那幢古宅大院时，听见身后响起了急促的小碎步和短促的呼吸声。我扭过头，看见O正在追赶我。

她浑身上下变得和以前不一样了，显得特别圆润、丰腴和有弹性。我十分熟悉的她的双手和乳胸，还有她的身体——都变圆了，制服紧绷在身上，仿佛她的身躯马上就会撑破薄薄的衣衫来见阳光和光明。我不由得想到春天绿色的丛林，那里幼芽也这样顽强地想顶出地面来，为的是快些抽枝、绽叶和开花。

她沉默了几秒钟，蓝色的明亮的眼睛望着我的脸。

"一致同意节那天，我看见您了。"

"我也看见您了。"我立刻想起她站在下面的情景：她站在狭窄的过道里，紧贴着墙，双手护着腹部。我不由自主地看了看她制服下隆起的圆圆的腹部。

她显然注意到了我的目光，一下子又变得圆润又粉红，脸上漾起一个粉红色的微笑。

"我很幸福，我太幸福了……我感到很美满，您明白吗，我觉得不能再幸福了。当我走路时，周围的一切我都听不见，我只是听着我腹内的动静，听着自己身体里面……"

我没说话。总觉得脸上有个异物，它老碍事。可又没法摆脱它。突然，她蓝晶晶的眼睛变得更蓝了。她抓住我的手——我感到了她印在我手上的吻……这对我来说还是生平第一次感受，它是我从未体验过的古人的温存。我感到十分羞赧和一阵心疼。我抽出了自己的手——大概还很粗暴。

"您听我说，您疯了吗！先不说你疯不疯，您居然……您高兴什么呢？难道您竟忘了您未来是什么吗？现在还没事，反正也逃不过一个月或两个月去……"

她变得黯然无光了。她身上所有的圆形都瘪了，变形了。我心中感到怜悯，与此同时又感到一种不愉快的、甚至感到心脏病

态的收缩(心脏的确像一个完美的气泵。一压缩，一挤压它，就吸入液体，这是技术上的荒谬。由此可见，所有的"爱情"、"怜悯"及其他能引起心脏收缩的感情，从实质上来讲是十分荒唐的，反常和病态的)。

悄无声息。左侧是大墙模糊的绿色玻璃。前面是朱红色的古宅大楼。这两种颜色合起来，成为一种合成色，它使我产生了一个我认为了不起的想法。

"等一等！我有办法能救您！我要救您，让您躲过那可怕的命运——只让你看一眼自己的孩子，然后就死去。您可以抚养他长大，您明白吗？您将好好抚养他，看着他在您怀里长大，变得茁壮丰满，就像果实一样……"

她浑身发颤，紧紧抓住了我。

"您还记得那个女人吗……很久以前在散步时见过的那个女人。她现在就在这里的古宅里。我们一起去找她，我保证我会立刻把一切都安排好的。"

我仿佛已经看见，我和I两人领着O在长廊里走……后来，她又来到了那边花草和绿叶的世界里……但是她向后退了一步，粉红色的半月形的嘴角颤动起来，耷拉了下来。

"就是那个女人吗？"她问道。

"您指的是……"不知为什么我感到窘迫。"是的，就是她。"

"您想让我去找她，让我去求她……让我……以后你绝对不要再跟我提这件事！"

她弯着腰很快走开了……后来她仿佛又想起了什么，转过头来，大声喊道：

"死就死罢，无所谓！这与您无关，对您也无所谓！"

静悄悄的没一点声音。天空中，蓝色的大墙和塔楼的残砖碎瓦不停坠落着，愈变愈大，速度快得惊人，但是它们要穿越那无

限的空间，还需要不少时间也许需要好几天。空气里浮动着看不见的细丝，飘落在我脸上，我怎么也无法把它们从脸上抹去，怎么也躲不开。

我慢慢向古宅走去。我的心脏在收缩，是荒唐的、痛苦的收缩。

记事三十。

提要：

最后的数。伽利略的错误。岂不更好吗？

下面写的，是昨天我和I在古宅里的谈话。我们周围是驳杂的色彩：红的、绿的、黄铜色的、白的、橙黄的……乱哄哄的，使人无法进行逻辑思考……再加那个翘鼻子古代诗人的大理石雕像，总是含笑居高临下地望着我们……

我一字不差地记述着这次谈话，因为我觉得，它对大一统王国的命运具有重大的、决定性的意义。不仅对大一统王国，乃至对宇宙也同样。此外，你们，我不相识的读者们，读到这里也许会为我开脱几句……

I开门见山把所有的问题一古脑儿向我提了出来：

"我知道，后天你们的一统号将作首次试航。到这一天，我们要把它夺过来。"

"怎么？后天？"

"是的。你坐下，别着急。我们一分钟也不能浪费。昨天，护

卫局逮捕了几百个涉嫌分子，其中有十二个靡菲。再耽误两三天，他们就没命了。”

我没作声。

“他们为了对试航过程进行考察，会给你们派去电气师、技师、医生和气象学家。整12点，请记住，当午饭铃打响后，当全体都去食堂的时候，我们将留在走廊上，把他们锁在食堂里——这样一统号就是我们的了……你懂了吗，我们的目的非达到不可。我们手里的一统号将是个武器。它能快刀斩乱麻、痛快地解决一切，没有痛苦。至于他们的飞船……那算什么！那不过是渺小的蚊子去和苍鹰较量。以后，如果无法避免的话，可以把发动机的筒口拨向地面，光靠这就足以……”

我跳了起来：

“简直难以想象！这太荒唐！难道你不明白，现在你搞的就是革命吗？”

“是的，是革命！为什么这是荒唐的呢？”

“说它荒唐，因为不可能再发生革命。因为我们的革命——不是你说的革命，是我说的革命——我们的革命是最后的一次。在此之后，不可能再发生任何革命。这是谁都明白的道理……”

一个尖刻的讥讽的吊梢眉三角形：

“亲爱的，你是个数学家，不仅是数学家，而且是个数学出身的哲学家。这样吧，请你告诉我最后的数。”

“什么意思？我……我不理解，哪个是最后的数？”

“就是那最后的、最高的、最大的数。”

“可是，I，这不是胡话吗。数是无穷的，怎么可能有最后的数呢？”

“那么你所说的革命又是什么呢？最后的革命是没有的。革命是无穷尽的。最后的革命只是哄孩子的。无穷大会吓着了孩

子，为了让孩了们晚上能安心睡觉，所以……”

“看在大恩主的份上，你说，你说这些话意义何在呢？既然所有的人都已很幸福，这还有什么意义呢？”

“比方说……好吧，就算像你所说的那样吧。可是后来怎么样呢？”

“可笑！简直是个小娃娃提的问题。即使你对孩子已说得一清二楚，他们总还会问：后来呢？为什么呀？”

“孩子是唯一的最最大胆的哲学家。无所畏惧的哲学家非孩子莫属。我们正应该像孩子那样，永远需要问，后来怎么样？”

“后来什么也没有！到此为止。整个宇宙一切都是均匀的，平均的……”

“嗬，到处都是均匀的！这本身就是熵，心理上的熵。你作为数学家难道不明白，生命之所以能存在就因为有差异，温度的差异，热的反差。如果整个宇宙到处都是同样的温度，或都是冷冰冰的物体……那就应该使它们发生撞击，迸发火花，发生爆炸，燃起炼狱之火。所以我们要使它们碰撞！”

“但是，I，你应该理解，我们祖先在二百年大战期间正是这么做的……”

“噢，所以他们是正确的，一千个正确。他们唯一的错误是，后来他们竟认定自己是最后的数，其实这样的数在天地间是不存在的，不可能有。他们犯了与伽利略相同的错误。伽利略正确地发现了地球围绕太阳转，但是他不知道，整个太阳系又围绕着某个中心旋转，他不知道地球真正的（而非相对的）轨道，它根本不是简单的圆形……”

“那你们呢？”

“我们，目前我们认为没有最后的数。也许，我们会忘记这一点。不，当我们上了年纪，甚至我们很可能会忘记。一切事物都

会衰老，这是无法避免的。到那时我们会像秋天树上的落叶，不可避免地会落下来，就像你们后天也……不不，亲爱的，不是说你。你和我们在一起，你和我们是一起的！”

我从未见过她这般模样。她像炽烈的火焰，像疾速的狂风，像飞溅的火星。她以她整个身心拥抱我。我消失了……

最后，她定定地、凝然不动地望着我的眼睛说：

“你可记住了：12 点。”

我说：

“嗯，记住了。”

她走了。我独自呆着，四周的嘈杂声震耳欲聋，蓝的、红的、绿的、黄铜色的、橙黄的……

嗯，12 点……突然，我莫名其妙地觉得脸上沾了个什么东西，怎么也拂不去。突然，又浮现出了昨天早晨的情景、Ю以及她对 I 的喊骂……我怎么啦？真奇怪。

我急急忙忙往外走，想快些回家……

在我背后，听到大墙上面飞鸟清脆的啼鸣，在我前面，在落日的余辉里，我看到一个个闪闪发亮的红火的圆屋顶、熊熊燃着烈火的巨大的立方体的房屋，还有那像凝固在天空一条闪电似的电塔顶上的尖针。所有这一切，这完美的几何美，难道将由我用我自己的手来……难道没有别的办法，没有别的出路吗？

我路过一个讲演厅（不记得是第几讲演厅）。大厅里的长凳都摞了起来，中间放着一张张桌子，上面铺着雪白的玻璃罩布，白单子上有一摊摊太阳光粉红的血影。这一切都隐藏着某种不知晓的，因此是可怕的明天。这是反常悖理的：一个有思想、有视觉的人却不得不生活在无规则的、未知的 X 中。就像别人蒙住了你的眼睛，让你摸索着，磕磕绊绊地往前走，而你又明知，悬崖的边缘近在咫尺，只要再跨前一步，你就会摔成一块难以入目

的、扁扁的肉饼。目前不就是这样吗？

……如果我不再等待，自己投身下去，会怎么样？这也许是唯一的正确办法，那时也就一了百了吧？

记事三十一。

提要：

伟大的手术。我宽恕了一切。列车相撞。

当你感到已经没有得救的希望，当你感到一切都完了的时候，在这最后一刻……我们竟得救了！

仿佛你已经一步步跨上了大恩主那台骇人的机器，玻璃气钟罩已唧唧唧响着盖住了你的头，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你无比留恋地凝望着蓝天……

突然，原来这一切不过是个"梦"。太阳还是玫瑰色的，快快活活的。那墙，那冷冰冰的墙摸上去，仍使人感到无比欢欣，还有那枕头——你仍将永远陶醉在枕着你脑袋的低陷的小坑里……

以上写的，大致就是今天早上我读完《国家报》时的感受。过去我曾做了个噩梦，但现在梦已醒。而我，胆小怕事，不信鬼神的人，竟已经想到了身不由己的死亡。现在我无颜再谈昨天写的记事的最后的一些细节。但随它们去吧，这也无所谓，就让它们保留下来吧，就算是对不可思议的事的回忆吧。它曾有过可能，但

以后不会再发生……不可能。

翻开《国家报》，头版赫然入目的是：

欢呼雀跃吧！

因为从今以后，你们将变得完美无瑕！而在此之前，你们所创造的机器曾比你们更为完美。

何以更完美？

发动机迸溅的每个火花，都是最清纯的理智的火花；活塞每一次的冲程，都是无可指责的三段逻辑。难道你们的理智不也同样准确无误吗？

起重机、压力机、抽水机的哲理，完整并且清晰，就像圆形的圈。难道你们的哲理不如它们圆？

机械之美，就像钟摆和节律一样，在于始终一贯和精确无误。难道从小受泰勒体系熏陶的你们，会不如钟摆精确？

差异只有一点：

机械没有幻想。

你们曾否见过，某个正在工作的压力汽缸会浮现出毫无意义的、遐想联翩的微笑？你们曾否听说过，起重机在深夜休息时，不安地辗转反侧，唉声叹气？

没有！

你们应该感到羞愧！护卫局人员愈来愈频繁地发现你们脸上有这样的微笑和你们的唉声叹气，你们应该感到无比羞愧，大一统王国的历史学家正申请退休，他们不愿来记述这类不光彩的事件。

但是，这不是你们的过错，因为你们染上了疾病。这疾病的名称是：

幻想。

幻想是蠹虫，它们会在你们的额头啃啮出一道道黑色的皱

纹。幻想是狂热，它撵着你们向远方不停地奔跑，其实这“远方”正始于幸福的终点。幻想是通向幸福之途的最后路障。

你们欢呼雀跃吧，路障已被炸毁。

道路通畅无阻。

王国科学最近发现：幻想的要害是位于瓦罗里[①]桥部位的一个不起眼的脑神经结。用X射线对神经结作三次烧灼手术，就可以根治幻想——

永不复发！

你们——完美无缺，你们——机器化了，通向百分之百的幸福之路通达无阻。你们全体人员，不论老少，请立即来接受此项伟大的手术，请速来讲演厅，接受手术。伟大的手术万岁！大一统王国万岁！大恩主万岁！

……如果这里所写的一切，你们并不是从我这本颇像古代荒诞的记事中读到，如果你们手上也拿着一份和我一样的、正散发着油墨香的索索发颤的报纸，如果你们也和我一样，知道这一切正是当前的现实——不是今天就是明天的现实，那么你们的感觉难道会和我的感觉有什么不一样吗？很可能你们也和我一样会感到头晕目眩吧？也许你们背部和手上也会冒出鸡皮疙瘩，也会感到既甜丝丝，同时又不寒而栗吧？可能你们会感到自己是伟岸的巨人，是阿特拉斯[②]，只要你们直起腰来，头就会碰到玻璃天花板？

我抓起了电话筒：

“I-330……对，对，330，”接着我声音急促地喊道：“您在家

① 瓦罗里（1543—1575）意大利解剖学家。
② 阿特拉斯，希腊神话中肩扛天宇的提坦神。

啊？您读报了吗？您正看报吗？告诉您，这可是……这可……这太好啦！”

“嗯……”阴沉沉地半天不说话。话筒发出低微的嗡嗡声，思索着什么……“我今天一定要见您。对，在我这儿，16点以后，一言为定。”

多可爱！她太可爱了！“一言为定”……我觉得脸上总挂着笑，而且欲罢不能。我将带着微笑上街，让它像盏灯似的高高地照着……

街上疾风扑面，打着旋，呼啸着，砭人肌肤，但是我只觉得更快活。任你号吧，任你吼吧，反正现在你已经不能吹倒大墙。即使天空沉铁般的飞云倾泻下来，也不必介意，你们遮不住太阳，我们约书亚们[1] 已经用铁索将太阳永远牢锁在苍穹。

在街口，讲演厅旁密密层层围着一群群约书亚们，额头紧贴在玻璃墙上。里面，在白得耀眼的桌上，已经躺着一个号码。在白布罩下，隐隐约约可以看见他两只向外撇着的黄色脚掌。几个穿大白褂的医生，正俯身在他头部，一只白色的手向医生递过去吸了药水的针管。

“你们怎么不进去呀？”我没问哪一个，应该说，我问的是大家。

“那您呢？”一个圆脑袋回过头问我。

“我，过一会儿。我先要去……”

我觉得脸上有些发讪，不好意思地走开了。我确实首先需要去见I，可是，为什么“首先”要见她呢？我回答不了自己的问题……

飞船台。晶蓝如冰的一统号闪闪发亮，光斑点点，机舱里发

---

① 《圣经》神话中摩西的仆人和继承人。

动机呜呜响着，好像温情地不停地重复着一个我所熟悉的字。我俯身抚摸了一下发动机身上冷丝丝的长管。多么可爱……太可爱了。明天你将获得生命，明天你机体内会迸溅出灼热的火星，你将第一次感受到生命的震颤……

如果一切还和昨天一样，我会用什么眼光来看待这台威力巨大的玻璃的宏构巨制呢？如果我知道，明天12点我会出卖它……是的，出卖它的话……

有人小心翼翼在后面碰了碰我的臂肘。我回过头去，是第二设计师那张扁平的盘子脸。

“您已经知道了？”他说。

“知道什么？手术吗？真的吗？怎么——事情一下子都来了呢……”

“不，不是这件事。试飞取消了，改期到后天。都是因为手术的关系……我们白赶了一场，白费了好大劲儿……”

“都是因为手术”！……他既可笑，又头脑简单。只能看到他脸盘前那么一丁点儿地方，别的就看不见了。他可不知道，要不是因为明天有手术，明天12点，他会被锁在玻璃房里急得团团转，还会狗急跳墙呢……

15点30分，我在房间里。我一进门，就发现Ю在屋里。她坐在我桌子那儿，瘦骨嶙峋的身子绷得笔直，右手托着右颊。大概她已等我很久了，因为她见我进去马上站起来的时候，脸颊上清晰地留下了五个手指印。

只一秒钟，我脑子里闪过了那不幸的早晨的情景：也是在这儿，在桌旁，她和怒气冲天的I……但只有一秒钟的回想，这一切就在今天的阳光下消失了。这种情况倒也常有：比方，遇到大晴天，你走进屋里，漫不经心地扭动了开关，灯亮了，但好像并没有光，灯显得挺可笑，又可怜，毫无用处……

我毫不犹豫地向她伸出手去,我什么都宽恕了。她抓住我两只手,紧紧地捏着,硌得我手作疼。她松垂的两颊激动地直发颤,倒像古代人的装饰物。她说:

"我等您……才等了一分钟……我不过想来告诉您:我很幸福,我为您感到十分高兴!您明白吗,过了明天,您就会彻底恢复健康!您就新生了……"

我看见桌上有纸。这是我昨天写的记事的最后两页,昨天写完后就这么一直放到了今天。如果她看了我所写的内容……不过,这也无所谓。现在这些不过是历史罢了。这一切太遥远,使人感到可笑,仿佛你倒拿着望远镜所看见的远景……

"嗯,"我说,"告诉您,我刚从街上来,我前面有一个人,他的影子映在马路上,您明白吗,影子还发光呢,我觉得,不,我相信,明天不会再有影子,什么人都不会有影子,什么东西都不会有影子,因为阳光可以照透一切……"

她既温柔又严厉地说:

"您真是个幻想家!我可不允许我学校里的孩子这么说……"

她还说了些孩子们的事。她说她如何一下子把全体学生都带去做了手术,在那儿不得不把他们捆绑起来,还说什么"要爱,就不能手软,不能姑息";还说什么她好像最后要做出决定……

她把两膝之间灰蓝色的裙子整好,默默地用她的微笑在我全身贴上膏药,然后走了。

幸好,今天太阳还没有停住不动,它急急地在奔跑,现在已经16点了。我敲了敲门——我的心也在突突地敲击……

"请进!"

我坐在她软椅旁的地板上,搂住了她两只脚。我仰着头,凝神望着她的眼睛。我轮流着一会儿望这只,一会儿望那只,在每

只眼睛里都看到了那个拜倒在她石榴裙下的我……

在墙外，正风雨交加，黑云沉沉，这些都随它们去！我脑子里塞得好满，语言就像倾泻的激流，我说着话和太阳一起飞向某个地方……不，现在我们已经知道飞行的方向，跟着我的还有其他星球，它们喷着火焰，星球上火一般的花朵在歌唱；跟在后面的还有默默无声的蓝色的星球，那里理智的石块组成了井然有序的社会，它们也像我们地球一样，达到了绝对的、百分之百幸福的顶峰……

突然，I 坐在软椅里说道：

"你是否认为，位于顶峰的就是有组织的社会里的那些石头？"

她脸上的三角形愈来愈尖利，愈来愈阴暗：

"幸福……幸福是什么？愿望都是令人痛苦的，对吗？显而易见，当你没有任何愿望，连一点要求也没有的时候，你就是幸福的。我们直到现在还给幸福打正号，这是多大的错误，多么荒唐的偏见；应该给绝对幸福打上负号——神圣的负号！"

我记得，当时我窘迫地嘟哝说：

"绝对的负值是 273 度……"

"对，正是负 273。冷了些，但事实本身不正好说明，我们位于顶峰吗？"

就像很久以前那样，她仿佛正替我说话，把我的思想都抖落出来。但这些话里有一种使人骇怕的东西，我不能……我好不容易才挤出了一个"不"字。

"不，"我说，"你……你在开玩笑……"

她笑了起来，笑声很响——太响了。她的笑声达到了某个最高极限，但只一秒钟，很快它撤退了，低落下来……没有声音了。

她站起来，把两只手放在我肩上，久久地、定定地望着我。然

后把我拉入她的怀中——什么都不存在了，只有她那火辣辣的嘴唇。

“永别了！”

这一声道别来自遥远的地方，从上空飘落下来，我并不是马上就听到的，可能过了一分钟，或许两分钟。

“为什么说‘永别’呢？”

“你是有病的，因为我你犯了罪，难道你不感到痛苦吗？现在要做手术，你会治好因为我而得的病。所以我们——永别了。”

“不！”我喊了起来。

她白皙的脸显出一个无情的尖利的黑三角：

“怎么？你不愿意得到幸福？”

我的脑袋要裂了，两列逻辑火车相撞了，撞了个正着，车身断裂，发出轰响，全毁了……

“那好吧，我等等，你选择吧：或是接受手术去获得百分之百的幸福，或者……”

“我不能没有你，没有你什么都没意思了，”这句话我是说了呢，还是心里想的？我弄不清楚，但是I听见了。

“嗯，我知道，”她在回答我。后来，她还一直把手放在我的肩头，眼睛也一直望着我，说：

“那么——明天见吧。明天——12点，你还记得吗？”

“不行。试航推迟了一天……是后天……”

“这对我们来说更好。12点——后天。”

我一个人沿着暮色苍茫的街道回家。风扑打着我旋着圈，吹着我朝前走，好像我是一张纸。黑压压的天空上残云疾速地飞驰着……它们还可以无止境地飞舞一天、两天……迎面过来的号码的制服擦着了我——但我在街头只是一个人。我很清楚，大家都得救了，但是我已没有希望，我不愿得到拯救……

记事三十二。
提要：

我不相信。拖拉机。小小的身影。

你们是否相信，你们是要死的？是的，人都难免一死。我是人，因此……不，我要说的不是这个，我知道，你们明白这道理。我的问题是：你们是否曾经相信过这种说法，而且笃信不疑，完全彻底地相信，不是用你的大脑去相信，而是用你的身体去感觉：有朝一日，现在你们拿着这页纸的手指会变得枯黄、冰凉……

不，当然你们并不相信，所以至今没有人从十层楼往马路上跳下来，所以你们至今还吃饭，看书，刮胡子，微笑，写东西……

我现在也正处于这种情况，真的，正处于这种情况。我知道，钟表上的那根黑色的小指针，从这儿往下爬，移向午夜，然后又慢慢往上爬，再越过最后的界限。于是那难以置信的明天就将来临。这些我都知道，但我还是不知怎么不相信这一切。也许，在我看来，24 小时是 24 年吧。因此，我还来得及做些事，赶到某处

去一趟，回答别人的提问，从航梯登上一统号。我还可以感受一下一统号在水面上如何晃悠；我明白，应该抓住冰冷的玻璃扶手。我还可以看见，那些透明的、仿佛有生命的起重机，弯着像鹤一般的长颈，伸出嘴，爱护地、深情地给一统号的发动机喂食——可怕的炸药粮食。在下边河面上，我能看到被风吹皱的清晰的蓝色的道道水流和漩涡。但这一切并不和我在一起，它们完全是单独存在着的，它们是别的东西，是平面的，就像绘图纸上的平面图。当第二设计师那张平面图纸般的脸，突然对我说话时，我都觉得有些奇怪：

"您看，我们给发动机上多少燃料？如果作三小时计算……三个半小时……"

在我面前，在投影图纸上方，是我握着计算器的手，对数刻度表盘上显示的是 15。

"十五吨。但是最好上……对，最好上一百吨……"

我这么说，因为我心中有数，明天……

我从旁看到，我手里握着的刻度表盘难以察觉地开始发颤。

"一百？为什么要这么大的量？这些足够一周的消耗。还不止一周，还可以更长些！"

"以防不测嘛……谁知道……"

"我知道……"

风呼啸着，空气里充塞着无形的物质，填得结结实实直至高空。我觉得呼吸困难，举步艰难。街尾的电塔上的钟表的指针，也艰难地、缓慢地，但一秒不停地爬着。塔顶的尖顶高耸入云，蓝幽幽的，黯然无光。它低沉地呜呜响着，吸储着云中的电。音乐机器的铜管乐声吼叫着。

队伍还像往常一样，四人一排地走着。但是队伍有些散乱，也许是因为风刮的，队伍晃来晃去，歪歪扭扭，愈来愈厉害。在路

口，队伍被什么挡住了，往后退了下来。人们停了下来，挤成了一团。他们呼吸急促，一下子都伸出了像鹅一般的长脖子望着。

“看！不，往那边看，快看！”

“他们！这是他们！”

“……要是我，我决不同意！决不，宁可把头颅送进机器……”

“小声些！疯啦……”

在路口的讲演厅的门敞开着，从里面脚步缓慢又沉重地走出五十来人的队伍。不过这些“人”不同寻常，他们没有腿脚，而是沉重的、固定的轮子，由一条无形的传动装置牵引转动。他们不是人，是人形拖拉机。他们头上打着一面白旗在风中啪啪作响，旗面上绣着金色的太阳，在太阳光线里绣着一行字：“我们是开创者！我们是手术过的人！跟随我们来吧！”

他们慢慢地、不可阻挡地从人群中碾压着过去了。不消说，如果挡在他们路上的不是我们，而是墙、树或房屋，他们照样会不停步地碾过大墙、树木和房屋。现在，他们已经到了大路中央。他们紧紧地，像拧上螺丝一般，挽起了手，围成一条长列，面向着我们。我们这一堆十分紧张的人群一个个伸出了脑袋，伸长了鹅一般的颈脖，等着看下一步会怎么样。乌云翻滚，狂风呼啸。

突然，长列的侧翼从左右两方围拢来，向我们包抄过来。速度愈来愈快，就像往山下滚落的沉重的机器。长列紧缩成圆圈，把人们往讲演厅敞开的门那边挤，想把他们逼进门里去……

有人声嘶力竭的呼喊道：

“要把我们撵进去！快跑啊！”

霎时一切都涌动了起来。紧挨着墙，还有一扇狭窄的可以通行的小门，大家伸着脑袋都往那里冲去。霎那间，脑袋都变成了楔子的模样，臂肘、肋骨、肩膀和两侧都尖削起来。四周是杂沓和

散乱的脚步、挥动着的手臂和飞起的制服，它们就像扇面似的往四周扩散开来，仿佛是消防水龙带挤压出来的喷水。

突然，在我眼前（不知从哪儿）忽地闪过一个双曲线的S形状的身影，还有一双透明的招风大耳朵——但一闪就不见了，像钻进地下去了一般。我独自一个，混在疾速闪动的手和脚中奔跑……

我跑进一个门洞里稍事喘息，背紧贴在门上。转眼之间，像风似的吹进来一个小小的身影。

"我一直……我一直跟着您……我不愿意接受……您明白吗，我不愿意。我同意去……"

抚摸着我衣袖的是一双圆滚滚的小手；还有一对圆圆的蓝眼睛。这是她——O。她倚着墙整个人仿佛出溜着坐到了地上。在地上，在冰冷的台阶上，她身体蜷曲成了一团。我俯身望着她，抚摸着她的头和脸——我的手是濡湿的。这时，我显得很大。而她很小，仿佛是我身体的一小部分。这和我对I的态度迥然不同。现在我觉得，我对O，有些像古代人对待他们属于个人的孩子的态度。

她坐在地上，双手捂住脸，从指缝里漏出轻微得几乎听不见的低语：

"我每天夜里……我不能忍受他们的治疗手术……我每天夜里……独自一个，在黑漆漆的夜里我想着他：将来他是什么样的，我将如何疼爱他……如果我的病被治愈了，那时我会空虚得无法生活。您明白吗？所以您有责任，您应该……"

多么荒唐的想法，但我的确相信，我有义务，有责任。这所以荒唐，因为我的这一义务又是我的罪行。荒唐的是：白的不可能同时又是黑的，义务和罪行不能相等同。也许生活中既没有黑，也没有白，而颜色只取决于主要的逻辑前提。如果前提是：我非

法地使她怀了孩子……

“好吧，只是您别这样，别这样……，”我说。“您听我说，我应该把您带到I那儿去，这我以前向您提过，让她……”

“好吧（声音很低微，手仍捂在脸上）。”

我搀扶着她站起来。我们沿着暮色昏昏的街道走着，默默各想各的心事，也许想的都是相同的。我们在悄无声息的铅灰色的房屋中走着，顶着强劲的、抽打着我们的烈风……

透过呼啸的风声，我清晰又紧张地听到背后又响起了那熟悉的、啪啪踩在水洼里的脚步声。当我拐弯的时候，我扭过头看了一下：在倒映在马路模糊的玻璃上的急速飞渡的乱云中，我看见了S。顿时，我的手就不自在起来，好像不是自己的，甩手的节奏也乱了。我开始大声对O说话，我说，明天……对，明天，一统号要首次试航，这是真正空前的、了不起的、震撼人心的事件。

O惊讶地圆瞪着蓝眼睛看着我，看我莫名其妙地使劲哗哗地大甩胳膊。我没让她说话，我一个人说了又说。可是我脑子里，极其紧张地思考着。一个念头不断敲击着脑子，嗡嗡作响，这只有我一人知道：“不能这样……得想个办法……不能让他跟我们去I那儿……”

本来应该向左拐，我却拐向右边。一座桥像恭顺的奴隶似的拱着背，任我们三个：我、O和我们后面的S，踩在它背上。对岸幢幢大楼里的万盏灯火洒落在河水里，变成千万条剧烈跳动的、疯狂飞溅着白色泡沫的火花。风呜呜响着，仿佛在不太高的地方有一条扯紧的低音粗弦在鸣响。在低音里一直可以听到我背后的啪啪的脚步声……

到了我的住处。O在门口站住了。她开口刚说了半句话……

“不对！您不是答应……”

但我没让她把话说完，急急忙忙把她推进了门里。我们进了

楼。在前厅里。在检票桌那儿我看见了那熟悉的松弛的脸颊，正激动得直颤悠。桌子四周紧紧围着一堆号码。正在争论什么。二楼栏杆上探出了好些脑袋，然后也一个接一个跑下楼来。但这些——以后再说吧……我赶紧把O带到大厅对面的一个角落里。我背朝墙坐了下来（因为我看见墙外人行道上，有一个大脑门的黑影正来回走动）。我掏出了小本子。

O慢慢地、无力地在自己的衣服堆里坐下，仿佛她制服下面的躯体在蒸发，在消融，只剩下了一件空落落的衣服和空漠的、蓝得一无所有的眼睛。她疲倦地说：

"您为什么带我到这儿来？您欺骗了我？"

"嘘……别说话！您看那儿，看见墙外有什么吗？"

"嗯。有个影子。"

"他总是跟踪我……我不能，您明白吗，我不能带您去。现在我给您写个条儿，您拿着它自己去。我知道，他会留在这里的。"

在她的制服下面，她的血肉之躯又有了生机，腹部已渐渐变圆，在脸颊上微微露出一丝希望和光彩。

我把便条塞在她冰冷的手里，紧紧握了握，最后一次从她蓝色的眼睛里舀出了一点蓝色。

"永别了！也许，以后还会……"

她抽出了手。曲背弓腰慢慢地走了。刚走两步，很快又转过身来，又回到了我跟前。她的嘴唇翕动着，她的眼睛、她的嘴唇、她整个人向我只说着一句话，而脸上是一个痛苦不堪的微笑和深深的伤痛……

后来，她那拱肩驼腰的瘦弱身影出了门，墙外映出小小的影子，她头也不回地很快地走了，愈走愈快……

我走到Ю的桌子跟前。她激动地、懊恼地鼓着鱼鳃帮子对我说：

“您知道吗,大家都好像发了疯!这个人就一口咬定说,好像他在古宅那里看见了一个浑身是毛的光身子的人……”

那撮人头里有个人说:

“真的! 我再说一遍,我是看见了!”

“怎么,您喜欢这些是吗? 真是胡说八道!”

“胡说八道”这几个字,她说得十分肯定,斩钉截铁,我不禁自问道:“说不定,最近我出的那些事,以及周围的事,真的也全是梦呓?”

但是,我看了看我那毛烘烘的手,就想起了她的话:“你身上大概有森林的血液……也许因此我爱你……”

不,幸好这不是做梦。不,幸运的是,这不是在做梦。

记事三十三。
提要：

（这篇是无提要的急就章。最后的。）

这一天——来临了。

我赶紧拿过报纸。也许报纸上……我眼睛读着报纸（的确是用眼睛在读报：因为现在我的眼睛，就像钢笔，就像计算机，你可以拿在手上，感觉到它们。它们是身外之物，是件工具）。

报纸上，大号黑字占了整整一页头版：

幸福的敌人并没有放松警惕。你们要用双手卫护你们的幸福！明日暂停工作一天。全体号码均需参加手术治疗。拒不参加者，必将受到大恩主机器的惩治。

明天！难道能有明天吗？还可能有什么明天吗？

我习惯成自然地，像每天那样，伸出手（也是工具）到书架上，想把今天的报纸与夹着其他报纸的金色硬皮夹放到一起，手

在半空停住了:

“何必多此一举?反正都无所谓了。这间房我已经永远不会再回来,永远不会……”

报纸从手里落到地板上。我站在屋里,环顾着四周,环顾着整个房间。我匆匆地归置着东西。我忙乱地把一切舍不得留下的东西,都塞进自己那无形的箱子里。桌子、书籍和软椅。在这把软椅上,I 曾经坐过,我坐在她脚下地板上……还有那张床……

后来,又过了一分钟,两分钟,我荒唐地在等待什么奇迹——会不会有电话来,也许她会让我……

不,没有奇迹……

我要离开这里走向未知。这是我最后的几页记事。永别了,我不相识的星球人们,我亲爱的读者们,和你们一起我经历和写下了这么多的记事。我这个患有灵魂疾病的人,把我的一切全都袒露在你们面前了,连一根磨坏的螺丝钉,连最后一条崩断的发条,都毫无保留地公开了……

我要走了。

记事三十四。
提要：

获释的奴隶。阳光明媚的夜。
无线电瓦尔基里女神[1]

啊，如果我真的彻底毁了自己和所有的人，如果我真的和她一起到了大墙之外，与龇着黄牙的野兽为伍，如果我真的永远不再回到这里来，那该多么好。我会感到一千倍、百万倍的轻松。可是现在——怎么办呢？让我去扼杀我的灵魂吗？但是难道这能于事有补吗？

不不，绝对不可能！Д-503，你要镇静。你要把自己放到坚实的逻辑轴线上——哪怕只有不长的时间，使尽全身的力量压住杠杆，要像古代的奴隶那样，推动三段论的碾轮——直到你能提笔来记下一切，直到你能彻底理解所发生的一切……

当我走上一统号时，人们都已到齐，已各就各位，巨大的玻

① 斯堪的纳维亚神话中的战争女神，帮助英雄们战斗，并将阵亡将士的灵魂引入瓦尔哈拉大殿。

璃蜂箱内的所有蜂房都不是空的。从甲板上的玻璃望下去，到处都是蚂蚁般的小人，他们分布在电报机、发电机、变压器、测高计、整流器、道岔、发动机、水泵、导管等处。在休息大厅里，有些人正俯身在图表和仪器上，大概是科学局的指挥人员。第二设计师和他的两位助手站在一旁。

他们三人的脑袋都像乌龟似的缩在肩膀里，脸色灰白。一副秋景萧瑟的样子，阴沉沉不见阳光。

“怎么样？”我问。

“没什么……怪怕人的，”其中一个笑了笑，灰溜溜的，没有一丝阳光。“可能要降落的地方还不清楚。总之，什么都不清楚……”

这几个人我看着他们就讨厌。这种人，再过一小时，我就用自己的这双手，把他们从守时戒律表井然有序的数字中彻底勾掉，彻底从大一统王国的母体上清除掉。他们使我想起了《三个获释的农奴》中的悲剧形象。这个故事我们每个小学生都知道。讲的是，为了进行试验，有三个号码被解除一个月的劳动，任他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①]。这三个可怜虫在过去劳动惯了的地方逛来逛去，眼馋地朝里面张望，在场院里站着不走，一小时一小时地重复原来的劳动动作。因为到了规定的时间，这些动作已成了他们机体的需要。他们空手拉锯子，推刨子，好像握着锤子在叮叮当当锤打铸铁块。总算挨到了第十天，他们再也忍受不了了，就手拉手，在《进行曲》的乐声中，往河里走去，慢慢地沉入水中，直到河水最后解除了他们的痛苦……

我再说一遍：我看着第二设计师他们，心里很不舒服，就想赶紧离开这儿。

① 这是很早以前的事，在守时戒律表制订后的第三世纪。——原注

"我去检查一下机舱情况,"我说,"然后就可以出发了。"

他们问了我些问题,例如发射点火需用多大电压,船尾液舱需要多重水压载。我身体内部有台留声机,它能对一切问题作出迅速又准确的回答,而我自己不停地默默盘算着自己的事。

突然,在那条狭窄的走廊上,我看见了一张脸,从那一刻起,实际上行动就开始了。

在狭窄的走廊上,不时闪过穿灰色制服的号码和一张张灰不溜秋的脸。其中有一张脸一闪而过,我看见它只有一秒钟的时间。他头发低低耷拉在前额,一对眼睛藏在蹙紧的眉头下——他就是刚才那个人。我明白了,他们已经在这里了。这一切我是躲不开的,而时间已经有限,总共才几十分钟……我浑身上下的分子开始微弱地颤抖(它们就这样一直颤到最后事件结束)。仿佛我是一幢房子,房子里放了一台硕大的马达,而这幢楼房分量太轻,于是所有的墙壁、隔墙、电缆、房梁、所有的灯——全都在发颤。

我还不知道,她是否在这里。但是现在已经没有时间考虑这个了。他们已派人来,命令我尽快上去,到指挥室去。应该出发了……驶往哪儿去呢?

一张张灰扑扑的没有光泽的脸。下面,在水面上映着一道道紧张的蓝色的水纹。天空是沉重的、铸铁般的层层云天。我的手臂也像铸铁一般,当我在指挥室接电话时,沉重得连话筒也拿不起来。

"向上,45 度!"

响起了沉闷的爆炸声,一个冲撞,飞船尾部掀起湖绿色的白色狂澜,脚下的甲板驶向前去,甲板软软的,仿佛是橡胶。现在一切都留在下面了,我的全部生活将永远……那立体图纸似的蓝色水晶的城市、圆瓶似的屋顶,电塔上铅灰色的孤零零的手

指——这一切只一秒钟都深深地坠入了旋涡里，周围的一切都收缩了。接着，厚厚的浓云忽闪而过，我们穿过云层，飞向太阳和蓝天。蓝色逐渐变深，黑色弥漫开来，星星像冰冷的银白的汗珠从天幕上渗了出来……

这是一个可怕的、亮得使人目眩的黑色的夜，是个阳光灿烂的星夜。仿佛你突如其来变聋了，你还能看见铜管正在狂吹，但是你只能看见，因为铜管是哑然无声的。太阳也一样，它悄然无声。

这都是很自然的。这本是预料之中的。我们已经冲出了地球的大气层。但是，这一切发生得太快，太突然。周围的每一个人都胆怯了，静寂了下来。而我，在充满幻想的、喑哑无声的太阳下，却感到更轻松了。仿佛我经过最后一次阵痛后，已经跨过了非跨不可的界限。我的躯壳留在了下面，而我自己却在新的世界飞翔。这里的一切都应该不同于过去，是反其道而行之的……

"继续前进！"我对指挥话筒机器发出了号令。于是留声机的机械传动铰链手便把指挥话筒，递给了第二设计师。我全身的分子都在微微发颤。这颤音只有我一个人听得见。我跑下去想去找……

这是大厅的门——这扇门再过一小时就将哐啷啷地重重地关上……门旁站着一个我不认识的号码，矮个头，脸是一张千次百次混在人群中难以辨认的普通人的脸，只是两只手特别长，直到膝盖。仿佛在组装他的时候，因为手忙脚乱错拿了另一套组合零件的手。

他伸出一只长手挡住了我：

"您去哪儿？"

我很清楚，这是因为他不知道，我什么都知道。随他去吧，也许这样更好。我俯视着他，故意对他声色俱厉地说：

“我是一统号的设计师。是我在指挥这次试航，您明白吗？”

手撤走了。

大厅。在仪器和地图上方，凑着几个灰头发的脑袋，还有黄头发的、秃头的、暗黄的秃脑袋。我眼睛只很快一瞟就全都扫了一遍。然后退出来，通过走廊，下了舷梯，来到机舱。这里十分燥热，噪音很大，爆炸后管道变得十分灼热；闪闪发亮的曲柄像喝醉了似的剧烈地上下升降着；刻度表面上的指针一秒不停地微微颤动着……

最后，我到了测速仪那儿。那个帽子盖住前额的人，正低头在本子里写什么……

“请问（由于机器轰响，我必须对着他耳朵大声喊）……她在这儿吗？她在哪儿？”

帽檐底下暗处露出了个微笑：

“她？在那儿，在无线电机房……”

于是我就去了。那里一共有三个人。都头戴支棱着耳机的头盔。她好像比平时高出了一头，支棱着的耳机闪闪发亮，仿佛要飞起来。她就像古代的瓦尔基里女神。上面无线电天线上巨大的蓝色火花好像是她放出来的，这里的那股淡淡的闪电的臭氧，仿佛也是她放出来的。

“我要找个人……不，比如找你就可以……”我跑得气喘吁吁地对她说，“我需要向下面，向地面，飞船站，发信号……我们走吧，由我口授……”

机房旁是一个小得像盒子般的舱房。我们一起坐在桌旁。我摸到她的手，紧紧捏住说：

“怎么样？以后会怎么样呢？”

“不知道。你能体会吗，这简直太妙了：我们飞行着，却没有目的，任你自由地飞吧……很快就到12点了，还不知道怎么样

呢。等到晚上……晚上我和你又会在哪儿呢？也许，在草丛里，在干枯的树叶堆里……”

她放出蓝色的火花，可以闻到闪电的气味。我颤抖得更厉害了。

“请记下，”我大声地气喘吁吁（因为刚才跑的）地说：“时间11点30分，速度：6800……”

她头戴着支棱着耳机的帽盔，眼睛看着纸，低声说：

“……昨天晚上，她拿着你的便条来找我……我知道，我全都知道，你别说话。但是孩子是你的吧？我把她送走了，她已经在大墙那边了。她会活下去的……”

我又回到了指挥室。前方又是那荒唐的黑夜，既有昏黑的星空，又有耀眼的太阳。墙上的时钟的指针一瘸一拐慢慢地从一分移到另一分。一切仿佛都沉浸在迷雾之中，都难以觉察地在颤抖（只有我一个人能发现）。

不知怎么我觉得，如果这一切不发生在这儿，而发生在下面，离地球近些的地方，就更好。

“停止！”我向话筒发出命令。

由于惯性，一切还继续在向前，但速度逐渐慢了下来。现在，一统号在空中滞留了一秒钟，像挂住了根头发丝，接着那根发丝断了，一统号像块石头似的往下坠落，速度愈来愈快。在静默中，时间一分接一分，十分又十分地在过去。能听到脉搏的搏动。我眼看着指针愈来愈向12靠近。我很明白：我是块石头，I是地球。我是被人抛向了天空的石块，我急切地要往下坠落，摔到地上，砸得粉碎……可是如果……下面蓝色的云海已是坚硬的……如果……

但是我体内的留声机灵便地、准确地拿起了话筒发出了命令：“慢速！”石块不再往下降落。只有飞船下部四条管子（两个位

于船尾，两个位于船首），疲惫地在噗噗喷气，为使一统号能维持原重量不变。一统号震颤着，就像抛了锚似的牢牢停住在空中，离开地面约有一千米。

飞船上的人都涌上了甲板（很快就到 12 点，马上就要响起吃饭铃声），他们从玻璃船弦上面探出身子，急不可耐地、贪婪地望着下面这个陌生的墙外的世界。下面有琥珀色的、绿色的、蓝色的。那是秋天的金黄的树林、翠绿的草坪和湛蓝的湖泊。在一个蓝碟子般的湖边上，有几堆黄色的残砖碎瓦，还有一根令人森然的枯黄的手指——这大概是奇迹般留下来的古代教堂的尖塔。

“看呀，看呀！那边，靠右些！”

那里，在绿色的荒原上，飞快移动着一片棕色的暗影。我下意识地拿起了手上的望远镜朝那儿看去：只见那里一群棕色的马扬着马尾，在齐胸高的草丛中奔驰，而骑在它们背上的，是那些披着褐色、白色和黑色毛皮的人……

我听见后面有人在说：

“我告诉您，我见了面孔呢。”

“得了吧！您对别人说去吧！”

“拿去，给你们望远镜……”

但是马群已经消失了。只剩下一片一望无际的绿色荒原……

在荒原上方响起了铃声刺耳的颤音。铃声响彻了整个荒原，震撼着我整个人和所有的人。这是吃饭的铃声，再过一分钟就到 12 点了。

世界对我来说，分裂成了短促的、互不联系的断片。在台阶上，不知谁的金色号码牌当地掉到地上。这对我已无所谓。我一脚踩了上去，它咔嚓一声碎了。我听见有人在说：“您听我说嘛，

有面孔！”眼前大厅幽暗的四方大门敞开着；还有一副含着尖酸微笑的细密的白齿……

这时，响起了一声又一声仿佛没有间歇的极其缓慢的钟声。前面的队伍已经开始朝前走了……突然，那四方的大门被两只长得出奇的手交叉着挡住了（这手我曾见过）：

“站住！”

她的手指塞进我的手里，是I。她正站在我旁边：

“他是谁？你认识他吗？”

“难道……难道他不是你们的……”

他站在别人肩头。下面是上百张脸，上面是他那张千百次见过的脸，又和所有脸不同的一张脸。

“我代表护卫局……你们知道我在对谁说话，你们每个人都听见了。告诉你们，我们已经都清楚了。我们还不知道你们的号码，但是，我们什么都知道了。一统号不会成为你们的！试航将进行到底，现在不许你们再乱动。你们，将按原计划去完成试航。以后……好了，我说完了……”

静悄悄的。脚底下的玻璃砖变软了，像棉花一般，我的脚也软得像棉花。我旁边的I脸上，是苍白已极的笑容和疯狂的蓝色的火花。透过牙缝，她对我耳语说：

“啊，这是您干的？您‘履行了义务’了？还有什么可说的……”

她的手从我手里抽了出来。她那瓦尔基里女神忿怒的带翅膀的头盔一下子已经到了前面很远的地方。我一个人怔怔地、一言不发地和大家一起往大厅里走去……

“但是，其实并不是我，不是我！这件事我对谁也没有说过，除了那些不会说话的白纸……”

我的心无声地、绝望地、大声向她喊着。她隔着一张桌子坐

在我对面。她甚至没有瞥我一眼。她旁边是一个暗黄的秃头。我听见有人在说话(是I):

"'高尚之举'?但是,最亲爱的教授,对这几个字甚至只作简单的社会学的分析,谁都明白,这是偏见,是古代封建时代的残余,而我们……"

我感到自己的脸愈来愈苍白,很快大家就会发现的……但是我体内的留声机,对每块食物做着那规定的五十下咀嚼动作。我自我封闭了起来,就像把自己锁在古代人不透光的房子里,用石块把门堵死,在窗上挂上窗帘……

后来,我又拿起了指挥话筒。我们在寒气逼人的、濒临死亡的忧伤中飞行,穿过乌云,飞向冰凉彻骨、星光灿烂的夜空。一分又一分,一小时一小时在过去。不用说,我身上那台连我自己也听不见声音的逻辑马达,一直不停地在紧张、全速地运转。因为突然在我记忆中,在一个蓝色空间,我看见了我的书桌;坐在桌旁的是Ю的鱼鳃腮帮,书桌上是我忘在那里的记事稿页。我明白了,除了她没有别人,我恍然大悟……

唉,我一定要到无线电机房去……那带翅膀的头盔,那蓝色闪电的气味……我记得,后来我大声地对她说话;我也记得,她的目光穿过我望着别处,好像我是玻璃人。她的声音仿佛来自遥远的地方:

"我忙着有事,正接地面发来的信号。请您向她口授吧……"

在盒子般的小舱房里,我略作思索后,毫不踌躇地发出了命令:

"时间:14点40分。下降!熄灭发动机。到此结束。"

指挥舱。一统号的机器心脏已经停止工作。我们在降落。我的心跟不上一统号下降的速度,它慢得多,不停地升到喉咙口

来。云彩，然后是远处绿色的斑块，它愈来愈苍翠，愈来愈鲜明，像疾风似的扑向我们——很快就将结束……

眼前是第二设计师那张不同平常的斜眉歪脸的白瓷盘。可能是他狠狠推了我一下。我的头部撞着了什么。我眼前一阵发黑就栽倒了，迷迷糊糊听见他说：

“船尾舵手——全速前进！”

猛烈地向上一冲……别的我什么也记不得了。

记事三十五。

提要：

被箍住了。胡萝卜。杀人。

我彻夜未眠。反复想着一件事……

昨天事发后，我的头部被紧紧缠上了绷带。其实，这不是绷带，是头箍，是毫不留情的玻璃钢箍。头箍铆在我头颅四周，而我就在这个铐在我头上的圆箍里来回来去地兜圈子：我要杀死Ю。杀死Ю以后，我去找I对她说："现在你相信了吧？"最叫人厌恶的是，杀人是肮脏、原始的做法。想到要去砸碎别人的脑袋，我总很奇怪地感到嘴里有一种令人作呕的甜腻味。我连口水也咽不下去，总要不停地往手帕里吐唾沫，嘴里开始发干。

我柜子里放着一截沉甸甸的断裂的铸铁活塞杆（原来我要用它在显微镜下观察一下断裂情况）。我把记事卷成卷（让她把我彻底读个够，连一个字母也不落），塞在活塞杆的断截里就下楼去了。楼梯总也走不完，梯级滑得让人恼火，上面还有水，我还总想用手帕擦嘴巴……

下到底层,我的心扑通一沉。我停下脚步,抽出断杆,朝检票桌走去……

可是Ю不在,只看到一张空荡荡的、冰冷的桌面。我记起来了,今天工作全都停了,所有的号码都应该去做手术。所以,她没事可做,因为没人去登记。

街上在刮风。满天都是一块块飞驰着的沉重的铁片。很像昨天的一个场景:那时,整个世界都碎裂成了互不相干的尖利的碎块,它们急促地掉下来,从我眼前飞过,只一秒钟的停留,然后就毫无痕迹地消失了……

请设想一下,如果这纸页上字迹清晰工整的黑色字母突然都离开了原来的位置,由于惊慌各自东奔西窜起来,那就一个字都没有了,只是乱七八糟毫无意义的堆砌:"怕一害一跳一怎一"。现在,在街上人们也这样散乱无序。他们排不起队伍,朝前的,往后的,斜走的,横越的,什么都有。

街上已经没有人。急速奔驰的生活,突然停住了:在二层楼一间仿佛吊在空中的小玻璃方格房间里,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正站着接吻。她整个身子仿佛断了似的朝后仰着。这是最后的一次,永恒的一吻。

在一个路口,有一撮人头在摆动,像一丛刺灌木丛似的。他们脑袋上方打着一面孤零零的旗,上面写着:"打倒机器!打倒手术!"我独自(不是真的我)只有一秒钟的思索:"难道每个人心中的痛苦如此强烈,要想彻底消除它,非要和心一起剜出来吗,每个人都应该去行动,否则……"有一秒钟的时间,我觉得世界上什么都不存在,只有(我的)野兽般的手和这一卷铸铁般沉重的记事稿……

这时,街上一个小男孩飞奔而过,整个身子朝前探着,冲向前方。下唇朝外翻着,就像卷起的袖口边,唇下是一块小小的阴

影。他哭喊着，脸都变了模样，有人在后面追赶他，已响起了脚步声……

孩子使我想起了Ю。“对了，Ю现在应该在学校里，我要赶紧上那儿去。”我朝附近一个地下铁道入口处跑去。

在门口，有个人正往上跑，嘴里说着：

“没有车！今天火车不开！那里正……”

我下了地下铁道。那里简直是一个梦的世界。多棱的水晶玻璃像无数个太阳在熠熠闪光。月台上一眼望去全是脑袋，压得月台结结实实，火车是空的，停着。

寂静中，我听到了她的声音。我没看见她，可是我知道，我熟悉这个柔韧的、激越的、像鞭子抽出来的声音，还在那边什么地方看那眉梢高挑的尖三角……我喊了起来：

“让我过去！让我上那边去！我必须……”

但是我的手和肩膀不知被谁紧紧夹住了，无法动弹。四下静静的，她在说话：

“……不，你们快上去吧！那里能治好你们的病，让你们饱尝甜蜜的幸福，然后你们就可以安安静静地去睡觉，有组织地、有节奏地打鼾——难道你们没有听到这伟大的鼾声交响乐吗？你们真可笑：他们要把你们从问号里解放出来，那些弯弯扭扭像蛆虫的问号正折磨你们，而你们却在这里听我说话。快些上去，去接受伟大的手术吧！我一个人将留在这里，与你们毫不相干！你们别管了，我要自己去追求，而不愿让别人为我去争取，如果我争取的是不可能的……”

响起了另一个声音，沉重而缓慢：

“啊哈！争取不可能的？这就是说，你追求的是愚蠢的幻想，你想任这些幻想在你面前耍花招？不，我们要逮住它们，让它们动弹不得，然后……”

“然后，吃掉它们，再倒床睡去，鼾声大作。这时在你面前会出现一个新玩意儿。听说，古代有一种动物叫驴子。人们要想让它不停地向前走，就要在前面车辕上，在驴子面前，吊一根胡萝卜，但又不能让它咬到。要是让它咬到了，那它就把萝卜吃了……”

忽然钳子松开了，我冲到中间她讲话的地方。就在这个时候你推我挤地乱了起来。后面有人喊叫道：“他们来这儿啦！他们来啦！”灯光闪了一下就灭了。有人剪断了电线。到处是如潮的人流、喊叫声、呼哧声、脑袋、手指……

我不知道，我们在地下铁道里乱哄哄呆了多久。最后，才摸到了台阶，看到了昏暗的光线，慢慢愈来愈亮了；于是我们像扇形似的四散往街上跑去……

现在，我只是一个人。刮着风，灰暗的暮霭低垂下来，简直就要落在你头上。在人行道湿漉漉的玻璃板底下很深的地方，倒映着灯光、房墙和移动着脚步的憧憧人影。我手里的那卷稿纸格外沉重，它拽着我往下沉。

在楼下大厅里，桌子那儿还是不见Ю。她的房间也空荡荡的，黑着灯。

我上楼回到自己屋里，打开灯。紧紧箍着的太阳穴怦怦地跳。我还在那套在脑袋上的圆箍里来回兜圈子：桌子、桌子上那卷白色稿纸、床、门；桌子、那卷白色的稿纸……我左边的房间里垂着窗帘。右边可以看见一个满是疙瘩的秃脑袋，额头像一个巨大的黄色抛物线，正埋头读书。额上是一行行字迹模糊的黄字，那是额上的皱纹。我们有时目光遇到一起，这时我总觉得，他额头上写的是关于我的事。

……事情发生在21点整。Ю来了，是她自己来的。清晰地留在我记忆中的只有一个细节：当时我喘气声特别响，我都听见

自己的呼哧呼哧的声音。我想小声些，可是不行。

她坐下来，把膝盖中间的制服裙扯平。粉红的褐色鱼鳃抖动着。

“啊，亲爱的，这么说，您真的受伤了？我一听说，马上就……”

那截活塞杆就在我面前的桌上放着。我倏地站了起来，气喘得更粗了。她也听见了，话说了一半就打住了。不知为什么她也站了起来。我已经看准了她脑壳上我该下手的地方，可是嘴里觉得甜得发腻……想找块手帕，但是没找到手帕，就把口水吐到了地板上。

右边那位（额头上布有写着我事的黄色皱纹）总在窥伺我。我不能让他看见，如果他朝这边注意看，我更受不了。我按了一下电钮，其实我并没有下窗帘的权利，但是现在反正什么都无所谓了，窗帘落了下来。

不消说，她感觉到了，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她朝门外冲去。但是，我截住了她。我呼呼喘着粗气，目光一秒钟也不离开她脑壳上的那块地方……

“您……您疯了！您不能这样……”她往后退去，一屁股坐了下来，准确地说，她倒在了床上，索索抖着把合十的手掌塞在两个膝盖中间。我浑身是劲，眼睛还是紧盯着她不放，慢慢伸出手（只一只手在移动），抓起了活塞杆。

“求求您！只要等一天，只要一天！我明天，明天，我就去，把一切都办妥……”

她在说什么？我已扬起了手……

我认为，我把她打死了。我不相识的读者们，你们有权称我是杀人犯。我知道，要不是当时她大喊一声，我的活塞杆已经砸了她的脑袋……她喊道：

“看在……看在……的份上……我答应您……我……这就……”

她索索发抖的手扯下了身上的制服，一个枯黄的、肌肉松弛的硕大躯体倒在了床上……这时我才醒悟过来：她以为我放下窗帘是为了想和她……

这太出乎意外，太荒唐滑稽了，我竟哈哈大笑起来，这一笑，我那根紧绷着的发条马上抻断了，手也无力地垂了下来，活塞杆当的一声落到了地上。这时我才亲身体验到，笑是最最可怕的武器。笑可以把一切置于死地，连杀人也不例外。

我坐在桌子那边，哈哈地笑——这是绝望的、最后的笑，不知道如何摆脱这荒唐的处境。如果任事态自然发展下去，我不知道，这一切将如何结束，但这时屋里突然又发生了新情况：电话铃响了。

我赶紧去接。紧紧捏住了话筒：也许是她？可是电话里是一个不熟悉的声音：

“请等一下。”

话筒嗡嗡没完没了地响着，等得让人心焦。从那边远处传来铸铁般的脚步声，慢慢走近了，声音愈来愈响，愈来愈沉重，终于说话了。

“Д-503？嗯……我是大恩主。立刻来见我！”

丁的一声，电话挂上了，又丁的一声。

Ю还躺在床上，闭上了眼睛，脸上的微笑把鱼鳃都撑开了。我从地板上抱起她的衣服，扔到她身上，从牙缝挤着说：

“喂！快些，快些！”

她用胳膊肘微微撑起身体，两个乳房垂到了一边去，眼睛睁得圆圆的，整个人变得蜡黄。

“怎么啦？”

"没怎么。让您穿上衣服!"

她缩成一团,紧紧揪住了衣服,声音瘪瘪地说:

"您转过身去……"

我转过身体,把额头靠在玻璃上。灯火、人影、火花都在黑色的湿漉漉的镜子上颤动。不,这是我,这确实就是我……为什么他要见我?难道他已经知道她的事、我的事,他什么都知道了?

Ю已经穿好衣服站在门旁。我朝她跨前两步,使劲捏住她的手,仿佛要从她手里一滴滴地挤出我所需要知道的一切。

"您听着……她的名字您是知道的,她……您报告了没有?您一定要说实话,我需要……我已经无所谓,只需要实话……"

"没有。"

"没有?可这为什么呢,因为您已经去了那儿,而且报告了……"

她下唇突然翻了出来,就像那天我见到的那个小男孩一样。她两腮淌下泪水,沿着腮帮流淌下来……

"因为我……我怕如果把她……为这您可能……您不会再爱……哦,我不能,我不能啊!"

我知道这是真话。荒唐而又可笑的人类的真话!我打开了门。

记事三十六。
提要:

空白页。基督教的上帝。我的母亲。

真奇怪,我的脑袋里仿佛留下了一张空白页。我怎么去那儿的,怎么等待的(我知道等过)——这些我什么也不记得了,没有留下任何声音、面容和动作。仿佛我和世界所有的联系都被切断了。

等我头脑清醒过来时,我已经站在他的面前,战战兢兢低垂着眼,只能看到他那两只放在膝盖上的铸铁般的巨掌。这两只巨掌也重重压着他自己。他慢慢地动了动手指。他脸在高处缭绕着迷雾,因此他的声音也从很高处传过来——声音不像洪钟或巨雷,并不使人感到震耳欲聋,倒很像一个普通的人的声音。

"这么说,您也是?您是一统号的设计师?您有幸成为最伟大的征服者。您的名字本应该在大一统王国历史上开辟新的光辉篇章……您也是参加者?"

热血冲上了我的脑袋和面颊——又是一页没有字的白页。

我只觉得太阳穴怦怦地跳，上面传来低沉的声音，但一个字也听不清。只是当声音停下来的时候，我才清醒过来。我看见他那千斤重的手慢慢移动起来，伸出一根手指直直地指着我说：

“怎么？您怎么不说话？我是刽子手？我说得对，还是不对？”

“是的，”我顺从地回答说。这以后他的话每个字都清晰可辨了。

“怎么？您以为我害怕这个字吗？难道您不曾去撕下这个字的外壳，看一看它的内容是什么吗？现在让我来告诉您吧。您回忆一下那个场景吧：在阴沉的黄昏时分，一座山丘上竖着一个十字架，下边有一群人。一些身溅血迹的人，在山丘上把一个人钉在十字架上，另一些满面泪水的人在下面观看，您是否觉得，山丘上面的那些人所扮演的角色是最难演的，最重要的呢？要是没有他们，那么这幕伟大庄严的悲剧是演不成的！愚昧的人群嘘他们，向他们喝倒彩。然而，悲剧的作者上帝却应该更慷慨地犒劳他们。基督教的慈悲为怀的上帝自己，把一切不顺从的人都放在地狱之火里慢慢烧死，难道他不是刽子手？而被基督徒捆在篝火上烧死的人，比被烧死的基督徒又少吗？您要明白，就是这位上帝，多少世纪来一直受到人们的赞颂，称他为仁慈的上帝。荒谬吗？不，相反，这是对人的难移的本性——理智——的血写的明证。甚至当人还是野蛮的、满身披毛的时候，他也明白：对人类真正的、代数的爱，必定是反人性的，而真理的必然标志，是真理的残酷。难道有不灼烧人的火吗？好吧，您来论证一下，辩论辩论吧！”

我哪能辩论呢？这些思想以前也曾是我的思想，我哪能辩论呢？只是我从来不会把它们形之于如光彩夺目的坚硬的外部形式。我沉默不语……

“如果可以认为您的沉默就意味着同意，那么我们再往下谈

谈。我们要彻底地谈谈,不躲躲闪闪,就像孩子们已经去睡觉,只留下大人的时候那样。我问您个问题:人生下来就开始祈祷,幻想,折磨自己。他企求什么呢?他所希望的,就是能有个人来告诉他一个永恒的真理:什么是幸福,并用锁链把他和幸福拴在一起。我们现在做的不就是这件事吗?古人曾幻想进天堂……您回忆一下吧,在天堂任何人都不知道什么是愿望,什么是怜悯,什么是爱。天堂里的天使是幸福的,他们被摘除了幻想(正因为如此他们才幸福),是上帝的奴隶……我们已经追赶上了幻想,已经把它这样抓住了(他的手紧紧攥住了——如果他手里捏着块石头,大概会从石头里挤出水来),现在只需要把猎获物开膛剥皮,剁成块块,可是正在这个时候,您……"

沉重的铸铁般的说话声突然中断了。我全身红得像一块放在铁砧上的铁锭。锤子默默地又举了起来,我等着,这一下更……可怕……

突然:

"您几岁?"

"三十二。"

"可是您比只有您一半年龄的儿童更天真一倍!您听我说,难道您真的从来没有想过,他们——我们还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我确信,从您那儿,我们能知道。他们需要您,只因为您是一统号的设计师,只是想通过您……"

"别这么说!别这么说!"我喊道。

……这就像你用手挡住了自己,向子弹在喊叫,你还听见自己那可笑的"别这么说",而子弹已经射穿了你,你已经倒地抽搐。

对的,不错,我是一统号的设计师……是的,是的……突然我眼前又浮现出那天早晨Ю那张忿怒的、颤抖的砖红色的鱼鳃

腮帮，那时她俩都在我房间里……

现在我又记得很清楚：我笑了，抬起了眼向上看。在我面前坐着一个苏格拉底式的秃顶的人，秃头上渗出细细的汗珠。

一切都非常简单。一切都多么伟大平庸，简单得令人好笑。

我笑得喘不过气来。笑声团团往外涌。我用手掌堵住嘴，急急忙忙冲了出来。

一级级的台阶，风，湿漉漉的跳动着的灯光和人脸的闪闪光影。我奔跑着："不，我一定要见她！只要再见她一面！"

到这儿，又是一张空白页。我只记得一双双脚。不见人，而只见他们的脚：它们乱糟糟地走着，马路上不知从哪儿来了这几百双脚，就像落下一阵沉重的脚步的雨点。我听到有人快活地、俏皮地在唱歌，有个声音喊道："嗨，嗨！过来，上我们这儿来！"大概这是对我喊的。

然后，是空荡无人的广场，广场上急风阵阵，漫天飞舞。广场中央是一台乌蒙蒙的、骇人的、有千钧之重的庞然大物——大恩主的机器。仿佛响起了突如其来的回声，机器使我联想到了一幕情景：雪白的枕头，上面枕着半闭着双眸的向后仰着的头和甜蜜的、尖利的两排牙齿……这一切和机器联想到一起，使人感到荒唐，惶悚。我知道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联想，但我还不愿正视它，也不想说出来，我不愿意，不能这样啊！

我闭上了眼睛，坐在通向立方体高台机器的台阶上。大概正在下雨，我的脸湿淋淋的。远处隐隐听见有沉闷的喊叫声。但是谁也听不见，谁也听不见我的呼喊：把我从这里救出去吧，救救我吧！

如果我像古代人那样有个母亲，那该多好！一个属于我自己的（正是我的）母亲。我希望对她来说，我不是一统号的设计师，不是号码Д-503，不是大一统王国的一个分子，而是一个普通的

人的躯体,是母亲身上一块被蹂躏、被窒息、被抛弃的一块肉……或者我把别人钉在十字架上,或者别人把我钉上十字架(也许两者都一样),但愿她能听到这些,而别人谁也听不到,但愿她老人家布满皱纹的合拢了的瘪嘴能来亲吻我……

记事三十七。

提要：

鞭毛虫。世界末日。她的房间。

早晨在食堂里，我左边的人满脸惊恐地悄悄对我说：

“您吃呀！他们看着您哪！”

我使劲挤出一个微笑，觉得脸皮裂开了一道口子，微笑使这裂口的两端愈撕愈宽，我觉得愈来愈疼……

后来，我刚叉起一块食物，手里的叉子突然一颤，当地敲着了盘子。一下子桌子、墙壁、杯盘空气都震颤了，发出了铮铮的响声。外面，响起了一声震天巨响，就像腾起了沉重的圆形声柱。它越过我们头顶，越过房屋，传向远处，逐渐变弱，最后终于像水面上扩散开去的微波，消失了。

霎时间，我眼前的一张张脸都没了血色，变得苍白，那些正起劲咀嚼的嘴，像出了故障似的停住了，叉子都凝固在半空中。

以后，全都乱了套，脱离了永恒不变的轨道。所有的人都从座位上跳了起来（连国歌也没唱完），也顾不上节拍，马马虎虎还

没嚼满数，连吞带咽地吃了下去。他们相互抓住对方问道："怎么？出什么事了？怎么了？"这台伟大的机器，曾几何时是那么严谨有序，现在乱纷纷地一块块地散架了。他们朝楼下跑去，奔向电梯。楼梯上、梯级上都是它们杂沓的脚步声和匆促的片语只言，就像被风刮起的信纸的碎片……

附近所有房子里的人都涌了出来。再过一分钟这条大街就会像显微镜下的一滴水；封闭在玻璃般透明的滴液里的鞭毛虫，正在那里慌张地东西左右，上上下下地乱窜、乱奔。

"嘀嘀，"有个人扬扬自得地说了一声。我看见他的后脑勺和朝上指着的一根手指。我清楚记得他那根黄中透点粉红的手指，还有指甲盖下端一个白色的半圆形，就像从地平线上刚爬上来的半个月亮。这手指就像个指南针，几百双眼睛，循着手指的方向，朝天空望去。

天空中，乌云好像在逃避无形的侦缉队的追捕。它们逃窜着，互相挤压着，你追我赶朝前飞奔。护卫局深色的、挂着黑色探视镜的飞船在空中巡察，乌云在四周点缀着它们，再远处，在西边，有一群……很像……

开始时，谁也看不清那些是什么，甚至连我（我很幸运，要比别人看得清楚些）也不明白。那好像是一大群黑色的飞船，飞得很高几乎使人难以置信，成了一个个难以觉察的飞动的小黑点。它们愈来愈近。天空响起嘶哑的、嗷嗷的啼鸣。最后，在我们头上出现了飞鸟。天空布满黑色的、尖声鸣叫着往下降落的三角形；强大的气浪把它们撵下地面，它们落在圆屋顶上、房顶上，停栖在木杆和阳台上。

"嘀嘀，"那扬扬自得的脑袋转过脸来。这时我发现他就是那个紧蹙额头的家伙。但如今对他来说这只是一个称呼，他仿佛整个人都从永远紧蹙的额头下爬了出来，他眼角、嘴角像一束头发

丝似的放射出条条光芒——他喜眉笑眼地说：

“您知道吗，”他在风的呼啸声中，在飞鸟的鼓翼和聒噪声中，对我大声喊道，“您知道吗，大墙，大墙炸坍了！您明白这意思吗？”

在离街很远的那边，有几个人影闪了过去，他们伸着脑袋，急匆匆往屋里跑去。马路中央有一大群手术过了的人，匆促但又缓慢地（他们已变得沉重）向西走去。

那个嘴角和眼角扎着一束束头发丝光束的人……我拽住他的手，问道：

“请问她在哪儿，I 在哪儿？在大墙那边吗？还是……我一定要找她，您听明白了吗？马上告诉我，我不能……”

“在这儿，”他陶醉似的快活地叫道，露出满口结实的黄板牙……“她在这儿，在城里，她在行动。噢……我们也在行动！”

我们——是谁？我——是谁？

他身边大约有五十来个和他一样的人，都是从阴沉的蹙紧的眉头下爬出来的，嗓门很大，快快活活，一口坚固的好牙齿。

他们张大了嘴迎着狂风，手里挥舞着电绳索（他们从哪里弄到的？），电绳索的外观也显得慈眉善目毫不吓人。他们也往西走去，跟在手术过的人的后面，但走的是 48 号街，走另一条道，平行着走……

我脚步踉跄，常常绊在拉得紧紧的风的绳索上。我朝她跑去。去干什么？我不知道。我磕磕绊绊地跑着，一条条街都空无一人，这里对我是陌生的，野蛮的，鸟儿欢天喜地地鸣叫不停，世界一片混乱。透过屋墙玻璃，我吃惊地看到在几个房间里，女号码和男号码恬不知耻地在做爱，甚至连窗帘也不放下，也没有任何票子，就在光天化日之下……

这是她住的楼。大门茫然地敞开着。在下面，检票桌那儿没

有人。电梯停在升降井的半中央。我气喘吁吁地沿着没有尽头的楼梯往上跑。走廊。我飞快地一间间房门看过去，门上的号码就像轮子里的辐条，320，326，330，I-330，到了！

透过玻璃门望进去，只见屋里东西散乱着，什么都皱皱巴巴，乱七八糟。一把椅子倒在地上，大概匆忙中被碰翻了。它四脚朝天翻倒在地上，就像一头断了气的畜生。床，莫名其妙地斜着移开了屋墙。在地板上，踩脏了的粉红色小票子洒了一地。

我弯腰拾起一张，一张，又一张。每张上都是Д-503，所有的票子上都是我，这上面有我融化了的、炽热的感情。这是留下来的唯一的……

不知为什么，我觉得不能让它们就这么洒落在地上任人践踏。我又捡拾起一把，放在桌上，小心地把一张张捋平，我看了一眼……我笑了起来。

你们也许知道吧，笑可以有各种不同的颜色。以前我不懂这道理，现在我明白了。笑不过是你内心爆炸的回声：它可能是红色、蓝色、金黄色的节日焰火，也可能是人体血肉的飞溅……

有几张票子上，我瞥见了一个我完全不熟悉的号码。我没记住数字，只记住了字母，是Ф。我把桌上的票子都撸到地上，用脚踩着它们——也踩着我自己……我就出来了……

我在走廊对面的窗台上坐着，还等待着什么。我木然坐了很久。左边响起了脚步声。过来一个老头儿，脸上的皱纹就像扎了窟窿、漏了气的气球；扎破的孔眼里还渗出透明的水滴，慢慢往下流淌。我慢慢似乎感觉到这是眼泪。当老人已经走远了，我才想起来要问他，我招呼他说：

"喂，请问您，请问您认不认识号码I-330？……"

老人回过头来，伤心绝望地甩了一下手，一瘸一拐地走远了……

傍晚，我回到了自己屋里。西边灰蓝色的天空每秒钟都紧张地在抽搐、发颤。从那儿传来沉闷的轰响声。屋顶上布满了焦炭似的黑鸟。

我倒床睡去。噩梦立刻像野兽似的向我压来，憋得我难以呼吸……

记事三十八。
提要：

我不知道怎么写提要。也许整个提要可以一言蔽之为：被扔掉的香烟。

我醒了。光线很亮，照得眼睛发疼。我眯起了双眼。脑子里迷漫着蓝色的烟雾，一切都沉浸在迷雾之中。我懵懵懂懂地想起：

“可是我并没有开过灯呀，怎么……”

我倏地从床上下来，一看：桌子后面 I 坐在那儿，用手支着下巴颏，目光讥诮，嘴上挂着一丝笑意望着我……

现在我正坐在这张桌旁写这篇记事。那紧张得像箍得最紧的弹簧似的十至十五分钟时间已经过去了。可是我觉得，好像她刚刚关上门出去，还可以追上她，抓住她的双手——也许她会笑起来并对我说……

I 坐在桌子那儿。我向她奔去。

“是你啊，你！我去过，我看见了你的房间，我以为你……”

但我还没冲到她面前，她长矛枪似的尖硬的睫毛顶住了我。我收住了脚步。我记得，在一统号上，她也是用这样的眼神看我的，我需要立刻，在一秒钟内，把一切都告诉她……要让她相信我，否则永远也不……

“你听我说，I，我必须……我必须把一切都对你说……不，不，就现在，让我先喝口水……”

嘴里发干，仿佛里面贴满了吸墨水纸。我倒了杯水，还是干；我把杯子放到桌上，两只手紧紧地捧起了水瓶……

现在，我眼前飘过一缕蓝烟，这是香烟的烟雾。她把香烟送到嘴边，她深深吸了一口气，贪婪地把烟吞下去，就像我喝水一样，然后她说：

“不必了。别说了。你不是已经看见了，我还是来了。下面有人等我。你愿意在我们这最后的几分钟里……”

她把香烟扔到地上。她倚着软椅的扶手整个身子朝后仰去(那边墙上有开关，可是她手够不到)……我记得，当时软椅一晃，椅子两只脚就离开地面跷了起来。接着窗帘落了下来。

她走到我面前，紧紧搂住了我。她的膝盖透过衣裙，慢慢地、温柔地、暖融融地，朝我身躯注入能愈合我一切创伤的毒液。

突然……有时带有这种感觉：当你已经整个身心都沉浸在温馨的甜蜜的梦中，突然，有个东西刺痛了你，你猛然一惊，眼睛就又大大地睁开了……现在就是这样：在她房间里那些踩脏的粉红票子里，中间有一张上写着字母 Φ 和几个数字……这时它们在我脑子里搅和成了一团。甚至现在我也说不清这是什么感情，但我狠狠挤压了她一下，她竟疼得失声叫了起来……

那十到十五分钟只剩下最后一分钟。雪白的枕头托着她向后仰着头，眼睛半闭着，还有那一口甜蜜的利齿。这情景总是使我想起什么。这联想既荒唐又使人痛苦，又怎么也挥之不去，其

实现在这样想是不应该的，是不必要的。我愈来愈深情地，也愈来愈不留情地紧挤她，我留在她身上青紫的手指印愈来愈清晰……

她说（没睁开眼睛——我注意到了）：

“听人说，你昨天去见了大恩主？这是真的吗？”

“是的，是真的。”

这时，她的眼睛一下子睁得好大。我颇有兴味地看着她的脸如何很快地变白，渐渐模糊起来，隐没了——只剩下一对眼睛。

我一一如实告诉了她。只有一件事，我瞒着没对她说：那就是大恩主最后讲的那些话，说他们需要我只因为我……我不知道，为什么不说……不，不对，我知道……

她的脸慢慢又显现出来了，就像在显影液里的一张照片：脸颊、洁白的牙齿和嘴唇。她站了起来，走到衣柜镜子跟前。

我又觉得口干舌燥。我倒了杯水想喝，但是心里很不舒服。我把杯子放回桌上，问她说：

“你到这儿来，是因为你需要知道这件事？”

她从镜子里望着我。镜子里是一个尖刻的嘲讽的吊梢黛眉三角形。她转过身来，想对我说些什么，但结果什么也没说。

她不必说。我知道。

和她告别吧？我挪动着自己的（又不是自己的）腿，把一把椅子碰翻了。它趴在地下，四脚朝天像死了似的，就像她屋里的那把椅子。她的嘴唇冰冷。以前也就在这间房间里，那床前的地板也这么冰冷。

她走后，我坐在地板上，低头看着她扔在地上的香烟。

我写不下去，我不愿再写了！

记事三十九。
提要：

结局。

所有这一切，就像抛进了饱和液中最后的一颗盐粒：它很快分解成一截截针状晶体，硬结了，凝固了。我很明白：一切都已决定——明天早上我要去护卫局，这就等于杀死我自己，但是，可能只有到那时我才能复活，因为只有死去后才能复活。

西边的天空每隔一秒钟，就紧张地震颤几下发出深蓝的颜色。我的脑袋在发热，噗噗地敲击着。我就这样坐了一夜，只是到了早上七点才睡去，那时黑暗已经退去，开始泛出绿色，停栖着黑鸟的屋顶也慢慢显出了轮廓……

我醒来时，已经十点了（看来，今天铃声没有响过），桌上还是那杯昨晚留下来的水。我口渴之极，一饮而尽，然后赶紧就走：我需要尽快去做，愈快愈好。

天空——空空荡荡，一片蔚蓝，仿佛狂风暴雨把天空洗劫一空。阴影的边角很尖利，一切仿佛都是由秋天蓝色的空气剪裁出

来的,薄薄的,你都不敢用手去碰它,一碰它就会碎成玻璃粉尘。现在,我也是这样:我不能想,别想,别想,否则……

我没有想,甚至我可能没有真正看到什么,只不过反映着外界罢了。这里,马路上方不知从哪里伸展出条条树枝,叶子有绿色的、琥珀色的、绛红色的;天空里飞鸟和飞船交叉着飞来飞去;还有人们的脑袋和张开的嘴,挥动着树枝的手。可能,这一切都在呼喊、啼鸣、嗡嗡营营地作响……

然后,是一条条空荡荡的街,仿佛瘟疫肆虐后已杳无人迹。我记得,我的脚绊着了一个绵软得使人难受的暄松的东西,它一动不动躺在地上。我弯腰一看——是具尸体。他仰天躺着,像女人似的叉开两条弯曲的腿。他的脸……

我认出了他厚厚的黑人般的嘴唇,他的牙齿仿佛现在还迸发出笑声。他紧眯着眼睛,仿佛还在对我笑。只一秒钟的停留——我跨过他的躯体,赶紧跑了,因为我不能再耽搁,我需要把事情尽快做完,否则我感到,我会像那超量载重的铁轨,发生断裂,坍塌……

幸好,护卫局那块金字牌子已经离我只有二十来步路。我在门口站住,深深吸了一口气,走了进去。

护卫局走廊里,排着不见首尾的长蛇阵,号码们一个挨一个排着,手里拿着几张纸,或是厚厚的本子。他们慢慢地朝前挪上一二步,过一会儿又停住不动了。

我在队伍旁来回地窜,脑袋像奔马似的在疾驰。我拽住他们的衣袖恳求他们,就像一病人渴望能得到一种虽有剧痛而能药到病除的苦口良药。

有一个身着制服的妇女,她腰束皮带,臀部两个半球形明显地撅着。她不停地向四周扭动着这两个半球形,仿佛她的眼睛正长在半球上似的。她冲我扑哧笑了声,说:

“他肚子疼！你们带他去厕所，那边，右边第二个门……”

一阵哄笑声。听到这笑声，我觉得喉咙里堵住了，我要马上大喊大叫起来，再不然……再不然……

突然，背后有人拽住了我的胳膊肘。我回头一看，是一对透明的招风大耳朵。但它们不是平时常见的粉红色，而是红彤彤的。颈脖里的喉结上下移动着，眼看就会把薄薄的外皮扎破。

“您来这里干什么？”他问我，尖尖的芒刺很快向我钻了进来。

我抓住了他不放手：

“快些，去您的办公室吧！……我需要把一切，马上就去吧！能向您报告，这很好……不过向您本人报告可能很可怕，但这样很好，很好……”

他也认识她，而这使我更痛苦，但是，也许他听了也会大吃一惊。那时我们会两个人一起去杀死她，在这最后的一秒钟，并不只是我一个人……

门砰的一声关上了。我记得，门底下带住了一张纸。当门关上去的时候，它在地板上蹭着。后来，屋里仿佛罩上了一个奇特的、没有空气的大盖子，静悄悄的。如果他说上一句话，哪怕只说一个字，一个无关紧要的字，我会马上全都痛快地说了。但是他缄默着。

我全身紧张得连耳朵都鸣响起来。我对他说（眼睛不敢正视他）：

“我觉得，我一直恨她，从一开始就恨她。我心里有斗争……不过，不不，您别信我说的，我本来可以，但我不愿自拔，我愿意毁灭，这对我来说曾经是最珍贵的……也就是说，不是毁灭，是希望她……甚至现在，现在我已经全都知道了，可是现在我还……您知道，您知道吧，大恩主传我去见过他？”

“是的,知道。”

“但是,他对我说的话……您明白吗,他那番话,仿佛 从我脚底下抽走了地板,于是我和桌上所有的东西:稿纸、墨水都……墨水泼了,什么都洒上了墨水渍……”

“还有什么,说吧! 快点说! 那里还有人等着。”

于是,我急急忙忙、颠三倒四地把所有的事,所有本子里记的事都说了。说起了那个真正的我,又说起了那个毛茸茸的我。说到她当时怎么谈起了我的手——对了,一切都是从这儿开的头。我还说,当时我不愿履行义务,怎么欺骗了自己,她怎么给我弄了假证明,我又如何一天天地生锈腐蚀;还说到了地下长廊和大墙外的种种所见所闻……

我说得七零八碎,像一团团的乱麻,弄得我气喘吁吁,哼哼哧哧话也说不上来。他那两片双曲线的嘴唇上,挂着一丝讪笑,帮我补上几句我想说又说不出来的话。我感激地点头称是……后来(不知怎么的)已经由他替我在说话了,我只是听着他,说:“对,后来……对,正是这样,对,对!”

我感到自己仿佛服用了醚麻剂,从脖子根儿开始发凉,我讷讷问道:

“可是怎么,您怎么得知这一切的呢……”

又一个讥诮的冷笑,没说话,嘴唇的双曲线弯得更厉害……后来他说:

“告诉您,您对我隐瞒了什么吧? 您历数了大墙外所见到的人,但有一个人您却忘记了。您否认得了吗? 您记不记得在那里见过我一眼只一秒钟? 对,您见到过我。”

哑场。

突然,我脑子里像闪电似的一亮,我明白了:我羞愧得无地自容,原来他,他也是他们的人……我拼着命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来这里报告，以求完成伟绩。岂料这一切，乃至我整个人，我所忍受的痛苦——都是可笑的，就像古代笑话里所写的关于亚伯拉罕和以撒的故事①。亚伯拉罕浑身冷汗，已经举刀过头要杀死自己的儿子，突然天上有声音喊道："何必这样！我不过开了个玩笑……"

我目不转睛地看着他嘴上愈来愈明显的双曲线的冷笑，两只手紧紧撑住了桌子边沿，身体随着后面的软椅慢慢地从桌旁移开。然后，我猛然用双手抱住自己，冲了出去，顾不得别人的喊叫，跳下台阶，旁边闪过人们一张张张大的嘴，我慌张地逃跑了……

我不记得，怎么跑到了地下铁道的公共厕所里。在地面上，一切都在毁灭。历史上最伟大、最理智的文化在崩溃；而这里，不知是谁开的玩笑，一切都照旧，都很美好。四壁亮堂堂，水声轻快地在潺潺流淌，还有那像水流一样的看不见的透明的音乐。但是只要想一想，这一切都在劫难逃，都将埋没于荒草丛中，只有"神话"中才会提到它们……

我痛苦地大声呻吟起来。这时我感到有人深情地抚摸着我的肩膀。

这是厕所间里坐在我左边的一个人。他秃头的前额呈现出一个巨大的抛物线，额头上是一道道模糊的、字迹不清的皱纹。那里写的都是关于我的事。

"我理解您，完全理解您，"他说，"但您无论如何也应该冷静些，何必如此！这一切都会回来的，必定会回来的。只是我的新

① 耶和华想考验亚伯拉罕对他是否忠诚，吩咐亚伯拉罕把爱子以撒献为燔祭。他带着以撒上山，把以撒绑起来，然后举起尖刀照以撒刺去。上帝让天使拉住了亚伯拉罕的手。上帝因亚伯拉罕听从他的吩咐，肯献出自己独生子作为燔祭，对亚伯拉罕表示称赞和祝福。

发现应该公之于世,这很重要。现在我第一个告诉您:我已经计算出来了,并不存在无穷大!"

我奇怪地瞪了他一眼。

"真的,我告诉您,无穷大是没有的。如果世界是无限的话,那么物质的密度应该等于零。但我们都知道,它不是零,所以宇宙是有限的。它是球形的,它的半径的平方 y^2 等于平均密度乘以……所以我只需要计算出数值系数,那么……您明白吗,一切都是有限的,简单的,可以计算的。那时我们在哲学上就胜利了,您明白吗?而您,我尊敬的朋友,您妨碍我把题最后演算完,您总在哼哼……"

我弄不清,什么最使我感到吃惊:是他的发现呢,还是他对开创新时代的坚定不移的态度。这时我才发现,他手上拿着一个笔记本和对数刻度表。我明白了,即使全世界都毁灭了,我对你们,我不相识的亲爱的读者们,也有责任把我的记事完整地保留下来。

我向他要了几张纸。在这些纸上记下了我最后的记事……

我已经准备结束记事,点上句点,就像古代人在埋葬死者后,在墓穴上插上十字架。但我手里的铅笔哆嗦了一下,从手指缝上掉了下去……

"您听我说,"我拽了拽他的衣袖说,"您听我对您说嘛!您应该,应该回答我:您的那有限宇宙的最终极限在哪儿?再往远处又是什么呢?"

他没来得及回答,上面台阶上响起了脚步声……

记事四十。
提要：

事实。气钟罩。我确信。

白天。天气晴朗。晴雨表 760。

难道这里的 230 页记事，是我Д-503 写的吗？难道过去我确实这样感受过，或者只是我自以为这些是我的感受？

这里是我的笔迹。下面还是同样的笔迹。但是，幸运的是，仅仅笔迹相同而已，没有什么梦呓，没有荒唐的隐喻，没有什么感情的流露，有的只是事实。因为我很健康，十分健康，绝对健康。我脸上总是带着微笑，我不能大笑：因为我脑袋里的那根刺已被拔除，现在头脑很轻松，空空荡荡。确切地说，不是空荡，而是没有任何妨碍我微笑的奇思异想（微笑是一个正常人的正常状态）。

事实如下：那天晚上，我那位发现宇宙有限之说的邻居和我，以及其他和我们在一起的人，都被带走了。我们被送进了附近的一个讲演厅（讲演厅的号码是 112，不知怎么我觉得挺熟

悉)。我们被捆在手术台上,接受了伟大的手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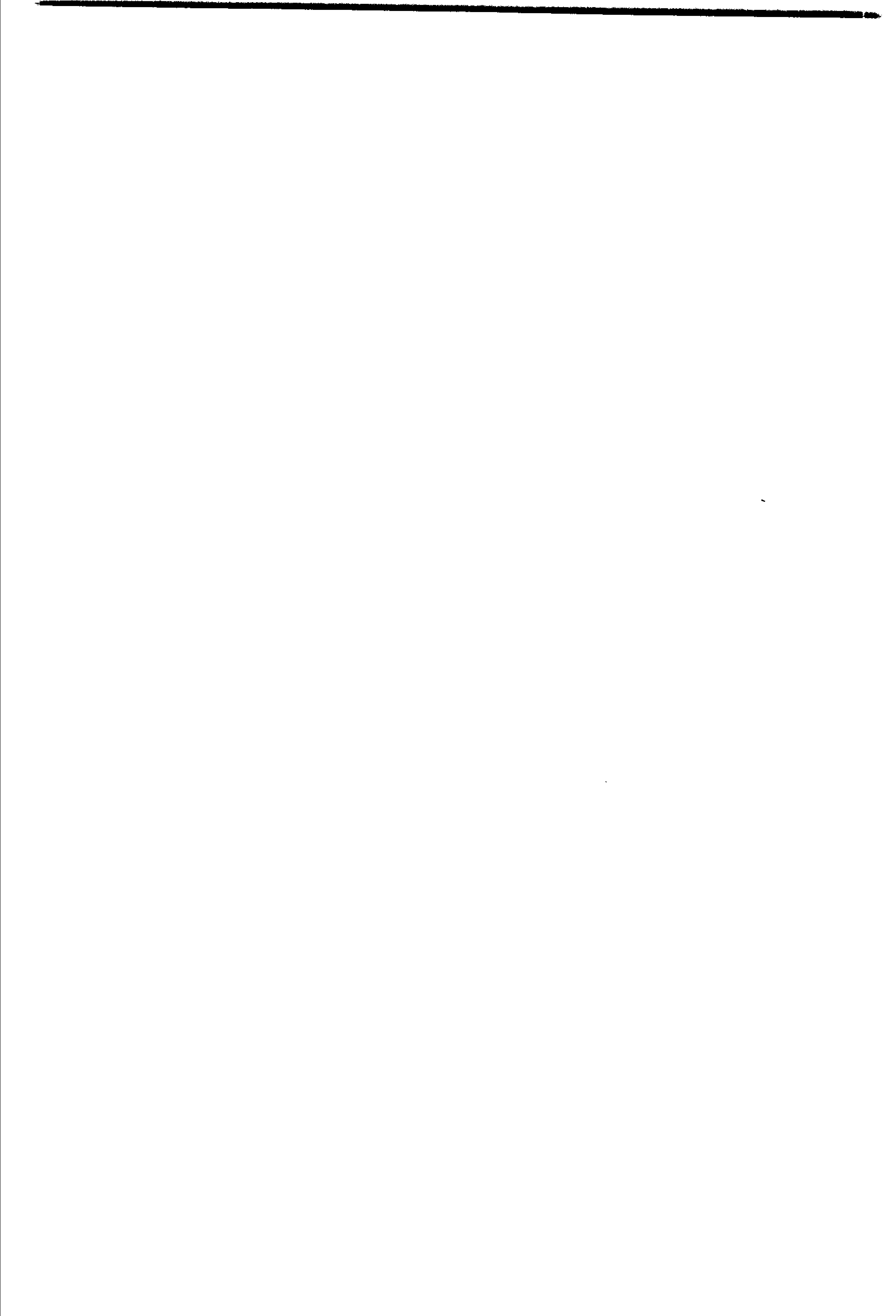
第二次,我,Д-503,谒见了大恩主,并对他讲述了自己所了解的有关幸福的敌人的一切。怎么以前我会感到难以理解呢?真莫名其妙。唯一能解释的是,因为过去我有病(有灵魂)。

同天晚上,我和大恩主他大人同桌而坐。这是我初次坐在气钟罩室内。押上来一个女人。她应该当着我的面招供。但这女人坚决不开口,只是微笑着。我发现这女人的牙齿雪白坚利,非常漂亮。

后来,把她押到气钟罩下。她脸雪白,而眼睛黑幽幽,大大的,十分美丽。当开始从气钟罩里抽出空气时,她的头向后仰去,微微闭上了眼睛,紧紧咬着嘴唇——这使我想起了什么。她望着我,双手紧紧抓住了刑椅的扶手,她望着我直到眼睛完全合上。于是把她拖出来。电极很快使她苏醒过来。然后又送进气钟罩。这样反复了三次,但是她始终不吐一词。和这个女人一起押来的人比她老实些。许多人只受了一次刑,就开始招供了。明天他们全都要送上大恩主的机器,处以极刑。

已经不能再拖延:西部街区仍很混乱,那里又哭又喊,又是尸体,又是野兽……很遗憾,还有为数不少的号码背叛了理性。

但是在40号横向大街上,已经筑起了一堵临时高压大墙。我希望胜利会属于我们。我不只是希望,我确信,胜利属于我们。因为理性必胜。



短篇小说三篇

邓蜀平　译

洞　穴

冰川，猛犸，荒原。一座座夜间的、黑漆漆的、像房屋似的山崖；山崖上是一个个洞穴。不知是谁，夜里在山崖间的石头小路上呜呜地呼啸，一面嗅寻出路，一面扬起白色的雪尘；也许是长着灰色长鼻的猛犸；也许是风；也许这风就是一只最凶猛的猛犸发出的冰冷嚎叫。有一点很清楚：时值寒冬。必须更加使劲咬紧牙关，不让牙齿打战；必须用石斧劈柴；必须每夜把自家的篝火从一个洞穴搬到另一个洞穴，越搬越深，还得不断往身上多裹些毛烘烘的兽皮。

在山崖之间，千百年前曾是彼得堡的地方，每到夜间灰色长鼻的猛犸就在这儿游荡。于是，裹着兽皮、大衣、被子、破布的穴居人不断从一个洞穴撤至另一个洞穴。马丁·马丁内奇和玛莎

在圣母帡幪日[1]那天钉死了书房的窗户；在喀山圣母纪念日[2]又撤出餐室，蜷缩在卧室里。再也无处可退了：只有在这里熬过围困时期——或是死在这里。

洞穴里的彼得堡卧室与不久前挪亚方舟[3]上的情景相似：洁净的和不洁的什物像洪水时期那样乱堆在一起。红木书桌，书籍，石器时代的陶制品似的饼子，斯克里亚宾[4]作品第74号，熨斗，五个被细心洗得白白净净的土豆，镀镍的铁床架，斧头，小柜，木柴。在这个宇宙的中央——是神，短腿的、铁锈般红褐色的、矮矮的、贪婪的洞穴之神——铁炉子。

洞穴之神雄壮地呼呼响着。在黑暗的洞穴里，这是伟大的火的奇迹。人——即马丁·马丁内奇和玛莎——默然不语，充满虔敬和感激之情把手伸向炉火。就这一个钟头——洞穴里是春天；就这一个钟头——脱下了兽皮，取下了爪子、獠牙，于是从冻冰的大脑皮层中钻出几根青青的小草——这是思想。

"马特[5]，你忘了吧，明天可是……嗯，我看出来了，你忘了！"

在十月，树叶已枯黄，褪色，发蔫——那时还有蓝眼睛似的日子，在那样的日子里抬头仰望，不看地上——还可以相信：还有欢乐，夏天还没有过去。玛莎的情况就是这样：如果闭上眼睛，只听她的声音——还可以相信，她仍是以前的她，她马上就会笑起来，从床上起来，来拥抱你；而一个钟头之前，如同刀子刮玻璃——那不是她的声音，完全不是她……

---

① 东正教节日，在俄历10月1日。
② 东正教节日，在俄历10月22日。
③ 见《圣经》：《创世纪》第6—8章。
④ 亚历山大·斯克里亚宾（1872—1915），俄国管弦乐作曲家、钢琴家。
⑤ 即马丁，口头昵称。

“唉呀，马特哪马特！怎么全都……以前你可没有忘过。29号：是玛丽亚[1] 的，我的节日啊……”

铁铸的神还在呼呼作响。跟平日一样，这时还没有亮灯；要到十点钟才来电。洞穴那毛烘烘、黑漆漆的拱顶在晃动。马丁·马丁内奇蹲着，缩成一团——裹紧点！再紧点！——仰着头，仍然望着十月的天空，为的是不去看那枯萎、干瘪的嘴唇。可是玛莎又说话了：

“马特，你明白吗——要是明天能够一大早就生炉子，一整天都像现在这样，该有多好！怎么样？喂，咱们还有多少柴？书房里还有半立方俄丈[2] 吧？”

玛莎很久以前便没有力气走到极地似的书房去了，所以她不知道那里已经……裹紧点！再紧点！

“半立方俄丈？还要多些！我想，那里还有……”

突然，灯亮了——十点整。马丁·马丁内奇话没说完，就眯起眼睛，背过脸去：在灯光下比在黑暗中更加难受。在灯光下能看得很清楚：他的脸皱皱巴巴，像粘土捏的（现在许多人都有一张粘土脸——回到亚当的模样）。而玛莎又说话了：

“我说，马特，我想试一试——也许我能起床……要是你一早就生上炉子的话。”

“好，玛莎，那当然……在这样的好日子……当然——一早就生火。”

洞穴之神渐渐安静下来，蜷缩起来，最后便沉寂了，只发出轻微的噼啪声。这时可以听见楼下奥别尔特舍夫家在用石斧劈木船船板——这石斧把马丁·马丁内奇劈成了两半。一半向玛

① 玛丽亚的小名即玛莎。
② 1俄丈等于2.134米。

莎露出粘土似的笑容，在用咖啡磨子研磨晾干的土豆皮，准备用来做饼子——另一半马丁·马丁内奇像一只从自由天地闯进房间的小鸟，盲目地往天花板、窗子、墙壁上乱撞："到哪儿去弄柴呢——到哪儿去弄柴呢——到哪儿去弄柴呢。"

马丁·马丁内奇穿上大衣，系上皮腰带（穴居人有种迷信——以为系上皮带就暖和点），屋角小柜旁的水桶嗵地响了一声。

"你去哪儿，马特？"

"我马上回来。下去打水。"

马丁·马丁内奇在黑暗的、溅出的水结成冰层的楼梯上站了一会儿，摇摇晃晃地走了几步，长吁一声，便一面把小桶晃得像镣铐似的咣当响，一面下楼来到奥别尔特舍夫家：他们家还有水。是奥别尔特舍夫自己来开的门，他身穿大衣，腰上紧紧地扎着一根绳子，好久没刮过胡子，——脸像长满褐色杂草的荒地，而杂草又沾满无孔不入的灰尘。杂草丛中露出石头黄牙，霎时间闪过一条小蜥蜴尾巴——这是微笑。

"啊，马丁·马丁内奇！怎么，是来打水吧？请，请，请。"

在外门和里门之间的狭窄格子间里提着水桶没法转身——格子间里堆放着奥别尔特舍夫家的木柴。粘土似的马丁·马丁内奇腰部重重地撞在木柴堆上——粘土上撞了一个很深的坑儿。接着又撞了一个更深的坑儿——在漆黑的走廊里撞到五斗柜柜角上了。

穿过餐室。餐室里有奥别尔特舍夫家那个母的和三个小崽子。那母的慌忙把一个大钵藏到餐巾下面——从别的洞穴来人了，天晓得他会不会把大钵抢走。

进了厨房，奥别尔特舍夫拧开水龙头，露出石牙笑着问道：

"怎么样：妻子好吗？妻子好吗？妻子好吗？"

“能怎么样呢，阿列克谢·伊万内奇[1]，还是老样子。很不好。明天是她的命名日，可我没有柴生炉子。”

“那您，马丁·马丁内奇，就烧椅子啦，柜子啦……还有书，书可好烧呢，可好啦，可好啦……”

“可您是知道的：我那儿所有的家具，所有的东西——都是别人的，除了一架钢琴……”

“是呀，是呀，是呀……太惨了，太惨了！”

厨房里听见一只误闯进来的小鸟簌簌地扑打着翅膀，朝上飞起，忽而朝右，忽而朝左——突然，它绝望地将整个胸脯往墙上撞去。

“阿列克谢·伊万内奇，我想……阿列克谢·伊万内奇，可不可以向您……五六块就行……”

杂草中露出了石头黄牙，眼睛里长出了黄牙，奥别尔特舍夫全身都长出了牙齿，牙齿越来越长。

“您这是打哪儿说起呀，马丁·马丁内奇，打哪儿说起呀，打哪儿说起呀！我们自己也……您是知道的，现在大家是什么情况，您是知道的，您是知道的……”

裹紧点！再紧点——再紧点！马丁·马丁内奇将身子裹紧，提起水桶——走过厨房，走过漆黑的走廊，走过餐室。在餐室门口奥别尔特舍夫突然伸出像蜥蜴般敏捷的手握了一下：

“喏，祝一切……只是门，马丁·马丁内奇，别忘了关严实了，别忘了。两道门，两道，两道——多少柴也是不够烧暖和的！”

马丁·马丁内奇把水桶放在门外漆黑的结满冰的平台上，转身关严第一道门。他侧耳谛听，只听见自己身上的骨头在干巴巴地打战，听见自己的呼吸在发抖——就像由一些点连成的一

① 奥别尔特舍夫的名和父称。伊万内奇是伊万诺维奇在口语中的简化。

条虚线似的。在两道门之间狭窄的格子间里，他伸手摸到了——一块木柴，一块，又一块……不能！他强迫自己赶快走到门外平台上，随手带上了门。现在只消用劲一拉，把门关严实，撞上门锁……

可这时——他没有气力了，没有气力关死属于玛莎的明天。于是，在由虚线似的隐约可辨的呼吸声所勾划出的那条分界线上，两个马丁·马丁内奇展开了一场殊死搏斗：一个原先的他，和斯克里亚宾相伴的他，知道不能这么做——另一个是新的他，穴居的他，知道需要这么做。穴居的这一个咬紧牙，把原先的那个压在身子下面，掐死了——于是，马丁·马丁内奇用指甲抠开了门，把手伸向木柴堆……一块，四块，五块，藏在大衣里，腰间，水桶里——撞上门，像野兽般跳跃着，大步奔上楼去。走到楼梯中央，在一格结满冰的楼梯板上——他蓦地呆立不动了，身子紧贴墙壁：下面门锁又响了一声——接着传来奥别尔特舍夫那沾满灰尘的声音：

"谁在那儿？谁在那儿？谁在那儿？"

"是我，阿列克谢·伊万内奇。我……我忘了把门……我想……我又回去——把门关严了……"

"您？哼……您怎么能这样？该细心点，细心点。现在谁都偷，您是知道的，您是知道的。您怎么能这样？"

29号。从早上——低沉的、满是窟窿的、棉絮似的天空，从窟窿眼里落下冰来。可是洞穴之神从一大早就填饱了肚子，仁慈地呼呼响着——天上有窟窿也罢，那个浑身长满牙的奥别尔特舍夫在清点木柴的数也罢——管它呢，一切都无所谓：只要有今天，在洞穴里不懂什么是"明天"；只有千百年后才能知道什么是"明天"、"后天"。

玛莎起来了，无形的风吹得她晃晃悠悠，她把头发梳成以前

的样子：头发从正中分缝，梳向两边，盖住耳朵。这模样像光秃秃的树上摇晃着的最后一片枯叶。马丁·马丁内奇拉开书桌的中间抽屉，掏出文件、信件、体温表、一个深蓝色的小瓶（他连忙把小瓶塞回去，不让玛莎看见）——最后，从抽屉深处的角落里摸出一个小黑漆盒子：盒底还有真正的——没错，的确是真正的茶叶！他们喝了真正的茶。马丁·马丁内奇仰起头，听着那很像以前的声音：

“马特，记得吗：我的蓝房间，还有那罩着套子的钢琴，钢琴上摆着一个小木马——烟灰缸，我在弹琴，你从背后走过来……”

是呀，就是在那个晚上创造出了整个宇宙，还有那面容美妙、聪颖的月亮，还有走廊上如呖呖莺转的铃声。

“记得吗，马特：窗子开着，天空碧绿——从下面，从另一个世界传来流浪乐师[①] 的手风琴声？”

流浪乐师，绝妙的流浪乐师——如今你在哪里？

“还有在河边……记得吗？树枝还是光秃秃的，水是红的，河上漂过最后一块蓝色的大冰块。形状像口棺材。想到棺材就好笑，因为我们——是永远不会死的呀。记得吗？”

楼下有人开始用石斧劈柴。突然停住了，奔跑声，叫喊声。马丁·马丁内奇已被劈成两半，半个他望着永生的流浪乐师，永生的小木马，永生的大冰块；而另外半个他虚线似的喘着气，和奥别尔特舍夫一起在清点木柴的数目。奥别尔特舍夫已经点完了，他穿上大衣，浑身长满牙齿——怒不可遏地摔上门，就……

“等一等，玛莎——好像有人在敲门。”

不是，没人来。眼下还没人来。还可以继续呼吸，还可以仰

① 肩上背着手摇风琴的流浪艺人。

起头，听那和以前很相似的声音。

暮霭沉沉。10月29日已经成了老人。专注的、浑浊的、老太婆似的眼睛——在这专注的目光下，一切都蜷缩、打皱、弓曲起来。天花板的拱顶慢慢下沉，扶手椅、书桌、马丁·马丁内奇、床都被压扁了，而床上——则是压扁得像纸人似的玛莎。

黄昏时，房管处主席谢利霍夫来了。以前他体重六普特[①]——现在轻了一半，身子在上衣外壳里晃荡，像核桃在摇响玩具盒里蹦来蹦去。不过他仍像以前一样不时发出闷雷似的笑声。

"啊，马丁·马丁内奇，首先，其次，向您夫人祝贺命名日！可不是，可不是！奥别尔特舍夫告诉我的……"

马丁·马丁内奇从扶手椅上嗖地弹了起来，飞奔起来，手忙脚乱——说话呀，得说点什么……

"来点茶吧……我这就——我马上……今天我们家有——真正的。明白吗：真正的！我刚才煮的……"

"茶？我，知道吗，宁可来点香槟。没有？哪儿的话，呵—呵—呵！大前天，您知道，我跟一个好朋友用霍夫曼氏滴剂[②]提炼出了酒精。真有意思！我醉得一塌糊涂。'我，'他说，'是季诺维也夫：跪下！'真有意思！在回家的路上，在战神广场[③]迎面碰到一个只穿了一件背心的人，真的！我说：'您怎么啦？'他说：'没什么。刚才被人剥光了。我这是往家跑。在瓦西里岛[④]那边。'真有意思！"

扁平的纸人似的玛莎在床上笑起来。马丁·马丁内奇全身

① 1普特等于16.38公斤。
② 药名，即醚酯。
③ 位于彼得堡中心，是彼得堡最古老的广场，十九世纪时在这里阅兵。
④ 瓦西里岛是彼得堡市涅瓦河三角洲最大的岛。

裹紧，缩成一团，笑得比谁的声音都大，为的是给谢利霍夫加油，他可千万别住嘴，千万别住嘴，别再说起别的什么来……

可是谢利霍夫不说了，鼻子略微哼哧了几下，便不作声了。上衣外壳里身子左右晃动了一下，站起身来，说道：

"好啦，过命名日的女主人，请把小手伸给我。奇依克[①]！怎么，您不知道！'有幸向您致敬"这句话按他们的说法就是——奇，依，克。真有意思！"

他在走廊里、前厅里都闷雷似的呵呵笑着。最后一秒钟了——他马上就会离开，或是……

马丁·马丁内奇脚下的地板在微微摇晃、旋转。他露出粘土般的笑容，身子靠在门框上。谢利霍夫呼哧呼哧喘着气，用力把脚塞进套靴。

脚登套靴，身穿皮大衣，活像一只猛犸的他——直起身来，歇了口气。然后，他默默挽起马丁·马丁内奇的胳膊，默默打开极地书房的门，默默坐在长沙发上。

书房地面是一块大冰。隐约听见冰块咔嚓一响，便离岸漂去，漂呀，漂呀，使马丁·马丁内奇头都晕乎了，而从那边——沙发那边遥远的岸上传来谢利霍夫隐约可闻的声音：

"首先，其次，我的老爷，我得告诉您：我恨不得把奥别尔特舍夫那家伙……像虮子那样，真的……可您自己明白：既然他正式宣称，既然他说明天要到刑侦处报案……这个可恶的虮子！我能向您提出的唯一忠告是：今天就去，马上就去找他，就用那几块柴堵住他的嘴。"

冰块漂得更快了。一丁点儿大、完全被压扁的、像小柴片儿

① ЧИК（音译：奇依克）是俄语中"有幸向您致敬"这句话每个词第一个字组成的缩写词。意在讽刺当时滥用缩写词。

似的、几乎看不见的马丁·马丁内奇答道——对自己，而且不是说木柴的事……柴，算什么！——不，是说别的事：

“好。今天就去。马上就去。”

“这就好，好极了！这家伙——是这么个虮子，这么个虮子，我跟您说吧……”

洞穴里仍然很暗。粘土似的、冰凉的、瞎子似的马丁·马丁内奇麻木地撞碰着如洪水时期那样乱堆在洞穴里的东西。他蓦地打了个哆嗦：声音，很像玛莎以前的声音：

“你跟谢利霍夫在那儿谈什么呀？什么？配给证？我呢，马特，一直躺在这里想呀想：要是能打起精神来——到什么地方去，有太阳……哎呀，你在干什么弄出这么大的响声！像故意似的。你可是知道的——我受不了，受不了，受不了！”

这声音如同刀子刮玻璃。不过——现在一切都无所谓了。手和脚都成了机械。把它们提起，放下——需要用一条什么链子、绞盘，像船上起重吊杆那样的东西，转动绞盘——一个人不够：需要三个人。马丁·马丁内奇费好大劲拉紧链子，把茶壶放到炉子上加热，又放上小锅，把最后几块奥别尔特舍夫家的柴全扔进了炉子。

“你听见我说的话了吗？你干吗不作声？你听见了吗？”

这当然不是玛莎，不，不是她的声音。马丁·马丁内奇的动作越来越慢，两只脚陷进松软的沙里，转动绞盘越来越吃力了。突然链子从滑轮上脱落，吊杆一下子砸下来，莫名其妙地打着了茶壶和小锅——哐啷啷地掉在地上，洞穴之神发出蛇一般的吱吱声。从遥远的岸边，从床那边——传来陌生的刺耳的尖叫声：

“你就是故意的！走开！马上走！我谁也不需要——什么，什么也不需要，不需要！你走！”

10 月 29 日死了，永生的流浪乐师也死了，被晚霞映红的河

水上的大冰块，还有玛莎都死了。这很好。正是需要一切统统死光，没有那不可思议的明天，没有奥别尔特舍夫，没有谢利霍夫，也没有他——马丁·马丁内奇。

远处的、机械似的马丁·马丁内奇还做了点什么事。也许是重新生着了炉子，从地上拾起小锅，又烧开了茶壶；也许是玛莎又说了什么——他没听见：只感觉到粘土身子被某些话以及小柜角、椅子、书桌碰出的一个个小坑儿在阵阵钝痛。

马丁·马丁内奇从书桌抽屉里慢腾腾地掏出一束束信件、体温表、火漆、小茶叶盒，然后——又是信件。最后，从最底下的什么地方摸出一个深蓝色的小瓶子。

10点：来电了。电灯光——赤裸裸的，冷酷的，简单的，冰凉的——像洞穴里的生活和死亡一样。同样简单的是——和熨斗、作品第74号、饼子并排放着的——蓝色小瓶子。

铁铸的神慈悲地呼呼响起来，大口吞噬着羊皮纸般黄色的以及浅蓝的、白色的信纸。茶壶盖儿噗噗响了几下，悄悄提醒别人注意它。玛莎扭过脸来说道：

"茶煮开了吧？马特，亲爱的，给我……"

她看见了。在被明亮的、赤裸裸的、冷酷的电灯光照得透明的一瞬间：马丁·马丁内奇在炉前蜷曲着身子；信件堆上——红色的反光，如河水被晚霞映红；而那里——有个蓝色小瓶子。

"马特！你……你要……"

铁铸之神悄然吞噬着永生的、痛苦的、温柔的、黄色的、白色的、浅蓝的字句——发出低低的咕噜声。玛莎——像要杯茶似的简单说道：

"马特，亲爱的！马特，——把那个给我！"

马丁·马丁内奇从远处微微一笑，说道：

"可你是知道的：那里面——只够一个人用的。"

“马特，要知道反正我跟死了一样。这已不是我了——反正很快我就会……马特，你是清楚的——马特，可怜可怜我吧……马特！”

唉，这正是——正是那个声音……只要仰起头……

“我，玛莎，欺骗了你！咱们书房里——一块柴也没有了。我就去了奥别尔特舍夫家，在两道门之间……我偷了——明白吗？而谢利霍夫对我说，我必须马上把柴还回去——可是我已经全烧了——我全烧了——全部！我不是说木柴。柴——算什么！你明白了吗？”

铁铸的神漠然打起盹来。洞穴的拱顶快要消失了，在微微颤抖，房屋、山崖、猛犸、玛莎都快要消失了，都在微微颤抖。

“马特，如果你还爱我……求求你，马特，求求你，想想以前！马特，亲爱的，给我！”

永生的小木马、流浪乐师、大冰块。还有这声音……马丁·马丁内奇慢慢将跪着的腿直立起来，慢慢地、艰难地转动绞盘，从桌上拿起蓝色小瓶，递给了玛莎。

她掀开被子，在床上坐起来，脸上泛出红晕，动作急速的、永生的她——恰似当时映着晚霞的河水，一把抓住小瓶，大笑起来：

“你瞧，我躺在这里想着要离开——真没有白想。再打开一盏灯，那盏，桌上的。对了。现在往炉子里再添点什么，我希望有火……”

马丁·马丁内奇瞧也不瞧，从桌子抽屉里扒出一些文件，扔进了炉子。

“现在……你去散会儿步吧。外边好像有月亮——我的月亮：记得吧？别忘了带上钥匙，不然撞上门，再要打开……”

不，外边没有月亮。低垂的、昏暗的、密集的云，像拱顶，周围

一切——像一个巨大的、静寂的洞穴。两壁之间是一条条狭窄的没有尽头的通道；还有像房屋似的、冰封的一座座山崖；山崖上——是一个个被灯光照红的深洞；在洞里，人们围着火蹲着。轻盈的冰冷的穿堂风从人们脚下扬起白色的雪尘，而谁也听不见——一只最凶猛的猛犸正踩着雪尘、大石块、洞穴、蹲着的人们，迈着巨大而平稳的步子。

龙*

天寒地冻，彼得堡在燃烧，在发出梦呓。显然，雾幕后面那些看不见的黄色的和红色的圆柱、尖屋顶、灰白色的铁栅都踮起脚尖吃力地走着，脚下发出格吱格吱和沙沙沙的声音。一轮患热病的、前所未有的冰太阳悬在雾中——它上下左右全是雾——像一只鸽子盘旋在一座着火的房屋上空。龙人们从梦魇的雾世界钻出来，出现在人间世界，他们口里吐出雾气，这雾气在雾世界里便是能听见的话语；然而在这里，仅仅是一团团白雾而已；他们忽而浮现，忽而又沉没在雾中。那边有一辆电车，轧轧响着从人间世界驶向全然不明的去处。

一条龙挎着步枪，暂时停留在电车平台上，驶往全然不明

* 在俄罗斯民间故事中，龙是凶恶的妖魔，能喷烟吐火。

的去处。鸭舌帽压在鼻子上，假如没有两只耳朵，那顶帽子一定会吞没龙的脑袋；可是两只招风耳朵托住了它。军大衣拖到地上；袖子耷拉下来；靴尖朝上跷起——里面是空空的[1] 雾里有一个小洞：是嘴巴。

这已是在奔驰着的下界了，所以在这里龙嘴里吐出的团团寒雾便成了可见可闻的话语：

"……我押着他走：一副知识分子嘴脸，叫人瞧着就讨厌。这狗杂种还嘴硬，你信吗？他还嘴硬！"

"后来呢？——押到了？"

"押到了：没有转手就直接送他升天了。用的是刺刀。"

雾里的小洞合上了：只剩下空帽子、空靴子、空的军大衣。电车轧轧响着从这个世界疾驰而去。

蓦然间，从两只空袖筒里长出两只红通通的龙爪子来。空的军大衣蹲在地上——龙爪子捧着一个灰色的、冰凉的、由寒雾物化而成的小东西。

"我的妈呀！小麻雀冻僵了，啊？你瞧这事儿！"

龙把帽子朝脑后一推——雾里便出现了两只眼睛——从梦魇世界通到人间世界的两道小缝。

龙使出浑身气力朝红爪子上哈气，显然这是在对小麻雀说话，但这是在梦魇世界里说的，所以听不见。电车轧轧响着。

"这小畜生多可怜呀！好像动弹了一下，是吗？还没动？它肯定会缓过来的，真的……你瞧这事儿！"

龙使出浑身气力哈气。步枪撂在地上。然而就在命运之神指定的那一瞬间、空间的那一点上，小麻雀蹬了一下腿，蹬了

① 这段描写暗示主人公是一名尚未成年的红军小兵。

一下，便从红色龙爪上噗地飞起，飞向那全然不明的去处。

龙咧开嘴，雾腾腾、喘吁吁的嘴巴一直咧到耳根。帽子慢慢落下来，遮住了通到人间世界的两道小缝，被两只招风耳朵托住了。这位送人升天的向导从地上拾起步枪。

电车轧轧地磨着牙，从人的世界驶向全然不明的去处。

洪　　水

一

瓦西里岛周围犹如浩渺的大海：在水的那边的世界上发生了战争，后来又发生了革命。然而在特罗菲姆·伊万内奇看管的锅炉房里，锅炉却仍然同原先一样咕隆咕隆响着，压力计也仍然指着十个大气压。只有烧的煤跟原先不一样了：原先烧的是由加的夫[①]运来的煤，而现在烧的是顿涅茨煤区[②]出产的煤。这种煤易碎，黑色的粉末到处飘散，无孔不入，而且一旦沾上就无论用什么也洗不掉。家里的一切仿佛也在不知不觉之间蒙上了一层

① 英国布里斯托尔海湾的一个港口，1913年成为世界最大的煤炭出口港，后渐衰落。

② 位于俄国南部顿河与第聂伯河之间。

这样的黑色粉末。可是，从表面看，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家里同过去一样没有孩子，就两口子一块儿过活。索菲娅虽然已年近四十，整个身子却依然那么轻盈、庄重，活像一只鸟；她那似乎对所有人都紧闭的嘴，在夜间还和以前一样会向特罗菲姆·伊万内奇张开——可总归不是那么回事。“不是那么回事”是什么意思——眼下还搞不清，还难以诉诸语言，加以明确。这件事第一次用语言表达出来是在后来，秋天的时候，索菲娅记住了：那是在一个星期六的夜间，当时刮着风，涅瓦河水在上涨。

那天白天，特罗菲姆·伊万内奇见锅炉上的测水表管破了，必须到机械车间的仓库去领一只备用的来。特罗菲姆·伊万内奇已有很久没有去过机械车间了。当他走进车间时，他以为走错了地方。以前这里的一切都不停地动来动去，丁丁当当地响，嗡嗡地叫着，唱着，——好像在一座钢树林中风吹动着一片片钢叶。如今这座林子里是寒秋，传送带在啪嗒啪嗒地空转，只有三四台机床在打盹似的转动，有个什么垫圈不断发出单调的尖叫声。特罗菲姆·伊万内奇突然觉得不舒服，就像站在一个不知挖来干什么用的空坑边沿上会产生的那种感觉。他赶紧离开那里回锅炉房了。

傍晚他回到家——还觉得不舒服。他吃过午饭[1]，躺下休息了一会儿。当他起来时，一切都过去了，被忘掉了——只是仿佛做了一个什么梦或是丢了一把钥匙，至于是什么梦，丢了开什么的钥匙——却怎么也想不起来，到夜间他才想起来了。

一整夜风从海边[2]刮来，对直拍打着窗户，玻璃嗡嗡作响，涅瓦河水在上涨。人的血液也在上涨——似乎以无形的脉管与

① 俄国午饭一般指晚上八点以前的一顿正餐。
② 彼得堡濒临波罗的海芬兰湾。

涅瓦河相通。特罗菲姆·伊万内奇在黑暗中用手摸到了她的膝盖，同她长时间地亲近。但这次仍然不是那么回事，是一个坑。

他躺着，风拍打着玻璃窗，发出单调的嗡嗡声。他恍然大悟，突然想起来了：垫圈，车间，空转的传送带……“就是这个，”特罗菲姆·伊万内奇说出声来。“什么？”索菲娅问。“你不生孩子，就是这个。”索菲娅也明白了：是呀，就是这个。她还明白了：如果她不生孩子，特罗菲姆·伊万内奇会从她内部抽身走掉，就像水从干裂的木桶里漏掉那样，他会不知不觉地从她内部一滴一滴地流出来，直到流光。在他们家穿堂门背后就放着一个这样的木桶。特罗菲姆·伊万内奇老早就想给它安上一个新箍，但一直没有空。

夜里——大概是快天亮的时候——门大敞开，砰的一声猛撞在木桶上，索菲娅便从家里跑了出去。她知道完了，已无可挽回。她哽噎着放声大哭，朝斯摩棱斯克原野跑去，在那里有人在黑暗中擦燃火柴。她绊了一下，跌倒了，两手按在湿乎乎的什么东西上。这时天亮了，她看见自己两只手上满是血。

“你喊什么？”特罗菲姆·伊万内奇问她。索菲娅醒了过来。她身上确实有血，不过这只是她自身的普普通通的妇女的血。

以前每到这种日子她只不过行走不便，脚发凉，人不痛快。而现在，仿佛每个月她都要受一次审判，她在等待判决。每个月到日期临近时，她就睡不着觉，她害怕——可又希望日期快点到来：万一这次月经不来呢——要是突然发现她已……然而一直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她身体里面只有一个坑，空空的。已有好几次她发现：当她半夜羞答答地低声呼唤特罗菲姆·伊万内奇，要他朝她转过身来时，他却假装睡着了。于是索菲娅就又梦见那个梦，她独自一人在黑暗中奔向斯摩棱斯克原野，喊出声来，到了早上她的嘴唇便闭得更紧了。

白天太阳像鸟儿盘旋似的，不停地盘旋在大地上空。大地赤身裸体地躺着。到日暮时分整个斯摩棱斯克原野雾气腾腾，如同一匹浑身发热的马。四月里的一天，墙壁变得很薄，能够清楚地听见院子里孩子们在叫喊："抓住她！抓住呀！"索菲娅知道，"她"——是指木匠的女孩甘卡；木匠住在他们楼上，现卧病在床，得的大概是伤寒。

索菲娅走下台阶，来到院子里。甘卡仰着头朝她这边飞奔而来，邻居家的四个男孩子跟在她后面追。甘卡看见索菲娅，就一面跑，一面回头对背后的男孩们不知说了句什么，然后她自己便从容不迫地走到索菲娅跟前。甘卡浑身直冒热气，她急促地喘着，可以看到她那有一颗小黑痣的上唇在翕动。"她有多大了？十二岁，十三岁……"索菲娅暗想。这恰好是当年她出嫁时的年龄，要是她有个女儿，现在就跟甘卡一般大。可甘卡是别人家的孩子，她索菲娅生孩子的机会被谁偷走了……

蓦地她肚子里有什么东西缩紧了，往上冲，顶着心脏。索菲娅忽然憎恶甘卡身上发出的气味，憎恶她那微微翕动的有颗小黑痣的嘴唇。"女医生看爸爸来了，他失去知觉了。"甘卡说。索菲娅看见甘卡的嘴唇颤抖起来，她垂下头，多半是在啜泣。索菲娅马上感到又羞愧又怜悯，心都痛了。她将甘卡的头抱住，紧贴在自己胸前。甘卡呜咽了一声，挣脱出来，朝院子里的一个阴暗角落跑去，几个男孩子也跟在她后面一溜烟跑了。

痛楚如一截断针插在心中什么地方，索菲娅怀着这痛楚回身去木匠家。女医生在房门右侧的盥洗盆前洗手。她乳房高耸，翘鼻子，戴着一副夹鼻眼镜。"喂，他怎么样？"索菲娅问。"能拖到明天，"女医生快活地答道。"又要给咱们添活儿了。""添活儿……什么活儿？""什么活儿？要减少一个人了，咱们就得多生孩子呗。您——有几个？"女医生胸前一个纽扣开了，她要扣上，

却扣不上——她笑了起来。"我……没有孩子。"索菲娅没有马上回答,她觉得难以启齿。

第二天木匠死了。他是个鳏夫,家里什么人也没有了。来了几个女邻居,站在门口悄声嘀咕,后来,其中一个包黑头巾的说道:"怎么着,好人们,就这么干站着不成?"说着她就动手取下头巾,把别针含在嘴里。甘卡默不作声地坐在自己床上,一双细腿,光着脚丫,那模样怪可怜的。她膝盖上放着一小块没有碰过的黑面包。

索菲娅下楼回到家里,她得准备午饭吃的东西——特罗菲姆·伊万内奇快回来了。她把一切准备好了,就动手摆桌子,这时天已向晚,一颗忧郁的孤星刺破了并不坚固的天空。楼上传来砰砰的关门声:看来女邻居们已经拾掇完毕,各自回家去了,而甘卡大概仍然坐在床上,膝盖上放着一块面包。

特罗菲姆·伊万内奇回来了。他站在桌旁,宽身架,短腿——他的腿仿佛齐脚腕子陷进了地里。"木匠已经死了,"索菲娅说。"啊,死啦?"特罗菲姆·伊万内奇心不在焉地顺口问道;他正在从袋子里往外拿面包,面包可是比死亡更不寻常,更罕见。他俯下头,开始细心地切面包片,这时索菲娅仿佛所有这些年来第一次瞧见他那被烤焦的、面目全非的脸,他那茨冈人的脑袋上如同撒了一把盐似的密密麻麻的白发。"没有了,不会有了,不会有孩子了!"索菲娅的心蓦地发出绝望的喊声。当特罗菲姆·伊万内奇用手拿起一块面包的时候,索菲娅霎时间觉得身在楼上:甘卡一个人坐在床上,膝盖上放着一块面包,春天的星像针尖那么细,向窗里窥望。白发、甘卡、面包、空荡荡天空中的一颗孤星——所有这一切融合成一个整体,它们彼此之间有某种神秘莫测的联系,于是索菲娅出乎自己意料之外,突然说道:"特罗菲姆·伊万内奇,咱们把木匠家的甘卡领回来,就让她做我们

的……"她说不下去了。

特罗菲姆·伊万内奇不胜惊讶地瞧了她一眼，然后她的话穿过煤灰进入了他的内心，他开始露出笑容——缓缓地，跟刚才解开面包口袋一样缓慢。当他完全展露笑脸，他的牙齿闪闪发亮，他的脸焕然一新时，他说："你真是好样的，索菲娅！去把她带来，面包够三个人吃的。"

这天晚上甘卡就睡在他们家厨房里了。索菲娅躺在床上，听见她在长凳上翻来翻去，后来就发出了均匀的呼吸。索菲娅心想："现在一切都会好起来。"——接着就睡着了。

二

孩子们在院子里玩的已是全新的游戏：捉高尔察克[①]。一个人当"高尔察克"，藏起来，别的孩子就寻找他，找到后就敲着鼓，唱着歌，用木棍当枪把他枪毙掉。真正的高尔察克也已经被枪毙了，如今谁也不再吃马肉，铺子里有白糖、胶皮套鞋、面粉卖。工厂里的锅炉烧的仍然是顿涅茨的煤，不过特罗菲姆·伊万内奇现在把胡子剃光了，煤尘容易洗干净了。许多年以前，直到结婚之前，他是不留胡子的，现在他似乎回到了那个年代，有时甚至像以前那样笑，露出白白的牙齿，像手风琴上的白琴键。

每逢星期天，他和甘卡都呆在家里，就会出现这种情况：甘卡小学快毕业了，特罗菲姆·伊万内奇一定要她大声读报。甘卡读得又快又卖劲，但把一些新词随意瞎读："通员"[②]，"可以局[③]"。"什么，什么？"特罗菲姆·伊万内奇不禁哈哈大笑，问道。

① 高尔察克为白军首领，1918年起作乱，1920年初被红军消灭。
② 应为"动员"。
③ 原为缩写词：科艺局，全称是：科学机构、博物馆、艺术科学机构管理总局。

"可以局，"甘卡若无其事地又说了一遍。后来，她说道，昨天她们学校来了个新老师，向她们讲解说，在地上有体，在天上也有体。"什么体呀？"特罗菲姆·伊万内奇憋不住了，插嘴问道。"什么？就这呗！"甘卡用手指头戳了戳自己在衣服下尖耸起来的胸脯。特罗菲姆·伊万内奇再也忍不住了，笑声从他鼻子里、嘴里喷出来，就像充满压力的锅炉里蒸汽从安全阀冲出来那样。

索菲娅独自坐在一旁。科艺局啦，天体啦，甘卡和报纸啦——所有这些对她来说都同样的不可理解和遥远。甘卡只跟特罗菲姆·伊万内奇有说有笑，如果她和索菲娅两人单独呆在一起，她就一言不发，她生炉子，洗碗，跟小猫说话。只是偶尔她那双碧绿的眼睛渐渐集中凝视着索菲娅，显然心里在想关于她的什么事，可到底是什么呢？那些猫就是这样盯着你的脸，心里想着别的事情——你会突然觉得它们的绿眼睛、它们那不可理解的、陌生的、猫的思想很有点令人毛骨悚然。索菲娅匆匆披上短外衣和头巾，便上别的地方去了——去小铺、教堂，或者干脆走到一片漆黑的马雷大街上去——仅仅为了避免跟甘卡两人单独呆在一起。她从尚未结冰的黑乎乎的水沟旁走过，从用盖屋顶的洋铁皮瓦做的围墙旁走过，她觉得冬意逼人，心中空荡荡的。在马雷大街上教堂的对面，有一座也是这么空荡荡的房子，窗户都已腐朽。索菲娅知道：那座房子里永远不会再有人住，永远不会再听见孩子的欢笑声。

十二月的一个傍晚，她走近了那座房子。她想像平时一样，连瞧也不瞧一眼就赶紧走过去。可是就在她快步走过之际，就像鸟儿看东西那样，她眼角瞟见空窗子里有亮光。她停住脚步：这不可能！她回转身去，从窗子上的一个窟窿往里瞧。在屋子里，在碎砖块中央烧着一堆火，周围坐着四个衣衫破烂的男孩。脸对着索菲娅的一个黑眼睛的男孩，大概是茨冈人，正在跳舞，裸露

的胸上一个银十字架在跳动,他的牙齿闪闪发亮。

空房子变得生气勃勃。小茨冈人有点像特罗菲姆·伊万内奇。索菲娅突然感到,她也还生气勃勃,一切还可以改变。

她激动不已,走进了街对面的教堂,从一九一八年特罗菲姆同工厂里其他一些人一起上前线那时起,她一直没有来过教堂。在教堂供职的仍是那个矮小的、像长满苔藓似的、白发的神甫。教堂里的歌声使人感到温暖,使冰块融化,冬天消逝,前面的黑暗中燃亮了一支支蜡烛。

索菲娅回到家后,很想把一切都告诉特罗菲姆·伊万内奇,可是所谓一切究竟是什么?这会儿连她自己都不知道了,她只说了一句:到教堂去来着。特罗菲姆·伊万内奇笑起来:"你还去老教堂,至少该去新生教会[①]人士那里啊,他们的上帝——不管怎么说好像是有党证的。"他朝甘卡挤了挤眼。他眯起一只眼,没有胡子,脸上就显出一副调皮相,跟那个茨冈小男孩似的,牙齿很多,既快活又贪婪。甘卡坐在那儿,脸蛋红扑扑的,她藏起目光,只蹙着眉头用她那碧绿的眼睛略微瞟了索菲娅一下。

从那天以后,索菲娅常常去教堂,直到有一天一名新生教会的新神甫带着一帮人来到那里。这名新生教会的神甫是个红褐色头发的大高个儿,穿一件短一截的长袍,活像个换上便装的士兵。白发的老神甫喊道:"我不给,不给!"说着就抓住对方,两人滚到教堂门前的台阶上,不知是谁的拳头在人群之上晃动,像旗帜似的。索菲娅离开了那里,以后再没去过。现在她乘车去奥赫塔,鞋匠费奥多尔——他头上有黄色的秃顶——在那儿布道,宣讲《第三约书》[②]。

① 新生教会系建于1922年的东正教革新派组织,拥护苏维埃政权。
② 《圣经》包括《旧约》、《新约》两部分。所谓《第三约书》是鞋匠费奥多尔自称的。

这一年春天姗姗来迟，圣灵降临节[①] 那天树木才刚刚开始发芽，肉眼难以察觉树上苞芽在微微颤抖和绽开。傍晚暮色不浓，相当明亮，燕子穿梭般飞来飞去。鞋匠费奥多尔正在宣讲最后的审判[②]即将来临。他头上的黄色秃顶冒出大颗的汗珠，露出疯狂神色的蓝眼睛灼灼发光，叫人没法移开视线。“不是从天上，不是的！而是从这里，从这里，从这里！”鞋匠全身战栗，捶打着自己的胸膛，一下子撕开了身上的白衬衫，露出了黄色的皱巴巴的身体。他乱抓自己，像撕衬衫那样抓破自己的胸膛——他出不过气来，发出一声绝望的最后的叫喊，便砰的一声倒在地板上，抽起羊角风来。大家很快散去，只剩下两个女人在他身旁，集会没完就收场了。

鞋匠那双透着疯狂的眼睛使得索菲娅全身紧张，就像树上的苞芽似的，她就这样回家去了。门外没有钥匙，但门是锁着的。索菲娅明白了：特罗菲姆·伊万内奇和甘卡到什么地方玩去了，多半要到十一点左右才会回来——是她对他们俩说的，十一点之前不要等她。是不是到楼上去坐一会儿，等他俩回来呢？

现在楼上住的是别拉盖娅和她丈夫，一个马车夫。在窗子外面就听见别拉盖娅在对她的小孩儿说话：“阿古—阿古—阿古纽什卡……这样就对了，这样就对了！”不能去，现在没有气力走进去瞧她和她的孩子。索菲娅在木台阶上坐下来。太阳还很高，天空亮堂堂的，就像鞋匠的眼睛似的。不知从哪儿飘来热烘烘的黑面包气味。索菲娅想起来了：厨房窗子上的插销断了，一定是甘卡忘了把窗子拴好——她老是忘记这件事的。这么说，能从外面打开窗子，爬进屋去。

---

① 东正教节日，在圣三主日（复活节后第50日举行节日活动）的第二天。

② 《圣经》中《新约·启示录》载：到世界末日上帝将对世人进行一次最后的审判。

索菲娅绕到屋子后面，窗子果然没有拴住。索菲娅毫不费力便打开窗子，爬进了厨房。她心想：这个样子谁都能爬进来——没准儿已经有人爬进来了呢？从隔壁房间里传出来窸窸窣窣的响声。索菲娅站住不动了。四周一片静寂，只听见墙上挂钟的滴答声，她的内心和外部世界都万籁俱寂。索菲娅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踮起脚尖，开始往前走。她的衣裙挂了一下靠墙放着的熨衣板，那板子很响地倒在地板上。隔壁房间里顿时响起啪嗒啪嗒的光脚丫走动声。索菲娅低声惊呼了一声，便向窗户倒退回去——快跳出窗去——呼救……

但她什么也没来得及做：甘卡出现在厨房门口，光着脚丫，只穿了一件被揉皱的粉红色衬衫。甘卡一下子呆若木鸡，面对索菲娅，她的嘴巴和眼睛都圆圆地张大了。然后，她整个身子蜷缩成一团，就像一只猫见人扬手要打它似的，她大喊了一声："特罗菲姆·伊万内奇！"便转身窜进房间去了。

索菲娅扶起熨衣板，把它放回原处，便坐下了。她身上什么也没有了，没有手，没有脚——只有一颗心脏，像鸟在空中翻跟头似的往下落，一直往下落。

几乎与此同时特罗菲姆·伊万内奇走了进来。他穿着衣服——显然他没有脱过衣服。他在厨房中央站住了，大脑袋，宽身架，短腿——他的腿仿佛齐脚腕子陷进了地里。"你……你怎么今天这么早就回来了？"特罗菲姆·伊万内奇一说出口，就自己也觉得吃惊，为什么要说这话，怎么能说这话？但索菲娅却没听见，她的嘴唇直抽搐——像牛奶面上已经凝固的奶皮那样起皱。"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什么意思？"索菲娅一口气说出来，眼睛瞧也不瞧特罗菲姆·伊万内奇。特罗菲姆·伊万内奇整张脸都皱了起来，他躲进自己内心的某个角落，一语不发站了有一分钟。然后从地里拔出自己的双脚，到隔壁房间去了。

在那里，甘卡已穿好衣服，穿着短靿靴子橐橐橐地走来走去。

世上一切都照常运转，总得活下去啊。索菲娅准备好了晚饭。像平时一样，由甘卡端上桌子。当她端来面包的时候，特罗菲姆·伊万内奇一回头，碰了一下，面包掉在他膝上了。甘卡哈哈大笑起来。索菲娅瞧了她一眼，两人四目相对，在这一瞬间两人都以与以前完全不同的新的眼光审视了对方。索菲娅感觉到自己身子里一个什么圆滚滚的东西从肚子，从下腹缓缓地往上升，然后越来越热，上升得越来越快，她呼吸变得急促起来。她不能再看甘卡那淡褐色的刘海和嘴唇上的黑痣——她要马上大声喊叫，像鞋匠费奥多尔那样；或者马上有所行动。索菲娅垂下了眼睛，甘卡冷笑了一下。

吃过晚饭索菲娅洗盘子，甘卡站在旁边用毛巾擦干。这事没完没了，这大概是整个晚上最难熬的一段时间了。后来，甘卡回厨房睡觉去了。索菲娅开始铺床，觉得自己身体里五脏六腑都在燃烧，使她战栗不已。这时特罗菲姆·伊万内奇背转身去，对她说："给我把床铺在靠窗的长凳上。"索菲娅把床铺好了。半夜，当她停止翻来翻去之后，她听见特罗菲姆·伊万内奇爬起来，到厨房找甘卡去了。

三

索菲娅的一个玻璃罐倒扣在窗台上，一只苍蝇不知怎么扣在里面了。它无处可逃，但一整天仍然在罐里不停地爬来爬去。太阳晒得玻璃罐里充满一种漠然的、缓慢的、稠密的炎热，整个瓦西里岛上也弥漫着这样一种炎热。一整天索菲娅仍然走来走去地干活儿。白天常常乌云密集，沉甸甸的，眼看头顶上方的绿玻璃就会裂开，暴雨终究会冲破裂口，倾泻下来。然而乌云无声

无息地散开了，入夜，玻璃变得更厚、更沉闷、更严密。谁也没有听见夜里三个人各自不同的呼吸声：她——把头埋在枕头里，为的是什么也听不见；另外两个人——透过咬紧的牙关发出贪婪的热烈的呼吸声，就像锅炉喷嘴似的。

每天早上特罗菲姆·伊万内奇去工厂。甘卡已从学校毕业，便在家和索菲娅两人单独呆在一起。她与索菲娅离得很远：索菲娅现在是从很远的一个什么地方瞧见和听见甘卡、特罗菲姆·伊万内奇以及她周围的一切。她从那遥远的地方嘴唇也不张开就向甘卡说话：把厨房打扫干净，把黄米淘洗干净，去劈柴。甘卡就去打扫厨房，淘黄米，劈柴。索菲娅听见斧子劈柴的声音，知道这是甘卡，就是那个甘卡，但她离得很远很远，看不见。

甘卡总是把两个圆滚滚的膝盖大掰开，蹲在地上劈柴。有一次，不知怎么碰巧了，被索菲娅看见了——看见了她的膝盖和她那稍微卷过一下的淡褐色刘海。她的太阳穴猛地怦怦跳动起来，她赶快转过身去，瞧也不瞧甘卡，说道："你自个儿……到外面去吧。"甘卡甩了一下刘海，高兴地跑出去了，直到午饭前特罗菲姆马上就要到家的时候才回来。

此后，她每天上午就出去了。住在楼上的别拉盖娅有一次对索菲娅说：你们那个甘卡跟一些男孩子老往一所空房子跑，你们可得瞧着她点，不然这丫头会跑出事来的。索菲娅听了思忖道："这事得告诉特罗菲姆·伊万内奇。"可是等特罗菲姆·伊万内奇回来之后，她觉得她嘴里说不出"甘卡"这个名字。她对特罗菲姆·伊万内奇什么也没有说。

整个夏天一直像玻璃似的呆板，没有眼泪，干燥的乌云令人感到压抑，现在夏天终于过去了，而秋天也同样干燥。在一个天空湛蓝、暖和得不像秋天的日子，从早上风就从海上刮来。隔着关闭的窗子，索菲娅听见一声轻飘的绵软的炮声，接着就是第二

响，第三响——想必是涅瓦河水上涨了。甘卡、特罗菲姆·伊万内奇都不在，就索菲娅独自一人在家。炮声又软软地撞了一下窗子，风刮得玻璃嗡嗡响。楼上的别拉盖娅跑了来——气喘吁吁，身子上宽下窄，全身大敞开，冲索菲娅吼道："你怎么，疯了吗——还坐着？涅瓦河水都漫过岸了，马上就会淹掉一切。"索菲娅跟着她跑到院子里，风在呼啸，像一幅布似的立即把她全身裹住。她听见：不知哪儿门在砰砰地响，有个女人在呼喊："小鸡，赶快把小鸡全找到一起！"头顶上，风刮来一只翅膀大张、斜身疾飞的大鸟。索菲娅突然觉得心头畅快多了，仿佛这一切正是她所需要的——刮起这样的大风，席卷一切，扫荡一切，淹没一切。她转身迎风而立，嘴巴大张，风呼呼响着灌进她嘴里，牙齿发冷，挺舒服的。

索菲娅由别拉盖娅帮着，把自家的被褥、衣服、食物、椅子全都搬到楼上。厨房已经搬空了，只剩下立在屋角的一个描花箱柜。"这个呢？"别拉盖娅问她。"这个……是她的。"索菲娅答道。"她的——哪一个她？是甘卡的吗？那你干吗让它留在这儿？"别拉盖娅搬起箱柜，用她那突起的大肚皮顶住，搬上楼去了。

约莫两点左右，楼上的一块窗玻璃被风刮掉了，别拉盖娅赶快跑过去用枕头堵住，突然她嚎哭着喊道："我们完了……老天爷呀，完了！"说着一把抱起孩子来。索菲娅朝外一望，只见街道上绿水奔流，被风刮起层层鳞波；不知谁家的一张桌子漂在水上，缓缓地打转，桌子上坐着一只带褐色斑点的白猫，它张着嘴，大概是在喵呜喵呜地叫吧。此刻索菲娅虽然绝口不提甘卡这个名字，心中却正是想到了她，不禁怦怦心跳不已。

别拉盖娅在生炉子。她在炉子和孩子之间，炉子和索菲娅面向的那扇窗子之间跑来跑去。对面一座楼的一层，有一扇通风小窗是开着的，此时可以看见那扇小窗被水冲得摇来晃去。水还在

继续上涨，水上漂过圆木、木板、干草，后来有一个什么圆乎乎的东西一闪而过，好像是人头。"也许我的安德列，你的特罗菲姆·伊万内奇都已经……"别拉盖娅话没说完，泪已滚落下来；眼泪畅快而自然地往外流个不停。索菲娅不禁对自己感到吃惊：她这是怎么啦——似乎忘了特罗菲姆·伊万内奇的存在，这段时间她一直只想到一个人，她，甘卡。

两个人——别拉盖娅和索菲娅——随即都听见院子里传来人声。她们跑进厨房，跑到窗子跟前。院子里漂着一条小船，正推开木柴漂来，船上站着两个什么人和没戴帽子的特罗菲姆·伊万内奇。他身上的棉坎肩外面套了一件深蓝色短上衣，风从一边把上衣吹得紧贴在身上，而将另一侧上衣扬起，看上去他的身子似乎从正中被劈成了两半。那两个人不知在问他什么，小船随即绕过房角到后面去了，一块块木柴相互碰撞着，跟着小船漂去。

特罗菲姆·伊万内奇齐腰以下湿淋淋的，跑进厨房来，身上的水直往下流，他却浑然不觉。"她呢……在哪儿？"他问索菲娅。"早上就走了。"索菲娅说。别拉盖娅也心里明白，这是在说谁。"我早就跟索菲娅说过……这下子可不是叫她给赶上了么，这会儿不定在哪儿漂着呢……"特罗菲姆·伊万内奇背转身面对墙壁，用手指在墙上划来划去。他就这样站了很久，水从身上往下流，他一点都没有感觉到。

快到傍晚，水已经退去，别拉盖娅的丈夫回来了。在吊灯下面，他那结实而熟透的秃顶亮光光的，他讲道，一个带着公事包的先生在自己家门洞里划着胳臂游泳，几位太太飞跑时裙子越提越高。"淹死了很多人吗？"索菲娅没抬眼，问道。"可多了！成千上万！"马车夫眯缝着眼睛答道。特罗菲姆·伊万内奇忽地站起来，说道："我走了。"

然而他哪儿也没有去：门打开了，甘卡站在门口。衣服紧贴在她胸上，膝盖上，她全身满是污泥浊水，但眼睛却熠熠生辉。特罗菲姆·伊万内奇开始慢慢地露出皮笑肉不笑的不怀好意的笑容。他走到甘卡跟前，抓住她的一只手，把她拖到厨房里去了，并随手紧紧关上了门。可以听见他咬牙切齿地对甘卡说话，并开始揍她。甘卡呜呜地啼哭起来。后来哗啦哗啦的泼水声响了好一阵，甘卡又摇晃着额前的刘海，高高兴兴地回到房间里来了。

别拉盖娅在隔板里边的小贮藏室给甘卡铺好了床，在厨房的长凳上给特罗菲姆·伊万内奇和索菲娅铺上了床。他俩单独在一起了。特罗菲姆·伊万内奇灭了灯。窗子泛着白光，只穿一件薄薄云衫的月亮在战栗。索菲娅脱了衣服，身体白晃晃的，她躺下了，然后特罗菲姆·伊万内奇也躺下了。

索菲娅躺在那里，心中只想着一件事：千万别让他发现她在怎样颤抖。她全身挺直了躺着，就像全身覆盖了一层很薄很薄的冰壳：秋天凌晨树枝上往往就有一层这样易碎的薄冰壳，只要风轻轻一吹，冰壳就会碎成粉末。

特罗菲姆·伊万内奇一动不动，没有一点声息。然而索菲娅知道，他并没有睡着：他睡着的时候总是咂嘴，像婴儿嘬奶似的。而且她还知道，他为什么睡不着：在这儿他没法去找甘卡了。索菲娅闭上眼。紧闭双唇，紧缩全身——为的是什么也不想。

特罗菲姆·伊万内奇突然像下定决心似的嗖地翻过身来面对着索菲娅。她全身流动着的血液蓦然停住了，两脚变得冰凉，她等待着。窗外裹着被子的月亮颤抖了一分钟，两分钟。特罗菲姆·伊万内奇略微抬起头，望了望窗子，然后小心翼翼地不碰着索菲娅，又转过身去，背冲着她。

最后，当他呼吸变得均匀，并在睡梦中像小孩儿那样咂嘴了，索菲娅睁开了眼睛。她悄没声儿地俯身看着特罗菲姆·伊万

内奇，她离得很近，甚至看见有一根长长的黑毛从他眉毛一直掉在眼睛上。他的嘴唇在微微翕动。索菲娅注视着他，对于他，除了满心怜悯之外，别的什么也不记得了。她伸出手——但马上又缩回来了：她很想抚摸他，像抚摸婴儿那样，但她不能，她不敢……

在楼下的住房干透之前，三个星期每夜都是这样度过的。每天早上特罗菲姆·伊万内奇都到楼下住房里去拾掇半小时。有一天，他从楼下兴高采烈地回来，跟别拉盖娅开玩笑，然而索菲娅却瞧见他的眼睛跟着甘卡转：甘卡弯着腰在打扫房间。特罗菲姆·伊万内奇临走的时候对索菲娅说："该搬回楼下了——全都拾掇好了。"接着又对甘卡说："好好地烧炉子，别舍不得柴，到晚上要让屋子暖暖和和的。"

索菲娅明白了：不是到晚上，而是到夜里。她什么也没有说，眼睛也不抬，只是嘴唇微微抽搐，像牛奶面上已经凝固的奶皮。

四

这一天马车夫，即别拉盖娅的丈夫，中午才出门，在这之前他帮着索菲娅和甘卡很快就把所有东西搬回楼下了。"那么，怎么向你祝贺呢：祝贺你搬回旧居，对吗？"他对索菲娅说。

索菲娅像大鸟展翅似的，目光疾速地扫视了几遍屋子。一切都恢复了原样：几把椅子，模糊的镜子，墙上的挂钟，夜里索菲娅又将独眠其上的床。她觉得住在楼上幸福的是，夜里她能听见他的呼吸，他不是同另外一个女人睡在一起，他不属于任何人——可是今天，就在今天……

甘卡不在屋里，她搬柴去了。索菲娅额头靠窗站着。玻璃嗡嗡响，风敲打着窗子，灰色的、城市的、低沉的、石头般的云在天

上疾飞——仿佛夏天那令人感到压抑、一次也没有被雷雨冲破的云层又回来了。索菲娅感觉到，乌云不在窗外，而是在她自己心里，几个月来像石头似的一块一块地垒积在胸中——为了不让它们把自己憋死，她必须把什么东西摔得粉碎，或是从家里跑掉，或是狂喊，像鞋匠宣讲最后的审判时那样。

索菲娅听见：甘卡进来了，她抖着袋子把木柴倒在地板上，然后把柴摆进炉子里。窗子震颤了一下，仿佛有颗心从外面撞了它一下。这是在鸣炮，风又在推波助澜，使得涅瓦河的一条条青筋全都绷紧了。索菲娅依然站在那里，头也不回，以免看见甘卡。

甘卡忽然小声哼起歌来——这可是从未有过的事。索菲娅回头一望，瞧见甘卡把斧子扔在一旁，蹲在地上用刀子削细木条[1]：她那圆滚滚的膝盖大掰开，在裙衣下面不住颤动，额前的刘海也在颤动。索菲娅想把目光从她身上移开，但是做不到。索菲娅缓慢地、艰难地——就像一只驳船被缆绳逆流拉向岸边似的，缆绳战抖着，眼看就要断了——朝甘卡走过去。甘卡由于干活浑身发热，她那热烘烘、甜丝丝的汗味儿使索菲娅头晕目眩——她在夜里一定也是散发出这种汗味儿。

索菲娅刚吸进一口这汗味儿，她身体内部从肚子下面有股什么东西就往上涌，漫过心脏，淹没了一切。她想抓住件什么东西，但身不由己，被卷挟而去，就像当时街上洪水冲走木柴和桌子上的猫那样。她被波涛卷裹着，不假思索便从地板上拾起了斧头，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时，大炮那硕大的心脏又撞击了一下窗子。索菲娅看见自己手里拿着斧头。“老天爷，老天爷，我这是干吗呀？”一个索菲娅在心里绝望地喊道。而就在这同一刹那，另一个索菲娅用斧背砸在甘卡的太阳穴上、刘海上。

---

① 用作引火柴或是照明的松明。

甘卡没吭一声，只是脑袋猛地垂在膝盖上，然后，她蹲着的身子向一侧软软倒下。索菲娅意犹未尽，贪婪地用斧刃急忙朝她脑袋又砍了几斧，血喷出来流到炉子前面的铁板上。索菲娅觉得这血仿佛是从她自己身体里流出来的，似乎她体内有个脓疱终于穿口了，从那疮口往外流，往外滴，每滴出一滴，她就觉得轻松了一分。她扔下斧头，深深地吐了一口气，觉得从来没有这么自由舒畅地呼吸过，此刻才第一次吸进了一口空气。没有恐惧，也没有羞愧——什么也没有，只觉得全身焕然一新，分外轻松，犹如长时间发烧之后退烧了似的。

接下来发生的一切，似乎是索菲娅的双手脱离了她而自己想，自己做的，两只手做了该做的一切，而她本人却站在一旁，惬意地呼吸，只偶尔睁开眼睛，她渐渐能看见了，她惊讶地注视着一切。

甘卡的鞋、棕色的裙衣、贴身衬衫，都被浇上了煤油，此时正在炉子里燃烧，而甘卡本人则全身赤裸裸，呈粉红色，尚有热气，俯卧在地板上，一只苍蝇不慌不忙、泰然自若地在她身上爬。索菲娅看见了苍蝇，把它驱走了。索菲娅的手似乎是别人的，轻而易举、镇定自若地把尸体砍成两截，否则没法搬出去。这时索菲娅想起，厨房长凳上放着甘卡没削完皮的土豆，得把土豆煮好，午饭时吃。她走进厨房，把门钩扣上，生上了炉子。

当她回到房间里的时候，看见一块灰白色、仿大理石花纹的漆布被从五斗柜里取出来了，扔在地板上，已被撕成两块。索菲娅惊诧不已：这是谁撕的？为什么要撕？但是她当即想起来了，便把漆布铺在口袋底上，把半截粉红色的尸体放进去。那只苍蝇落在她的手上，爬来爬去不肯飞走，索菲娅把它驱走，它又飞回来落在手上。有一次索菲娅离得很近，看见了它的腿很细，就像是黑轴线做的。过了一会儿，苍蝇和一切全都消失了，只有一件

事：有人在敲厨房门。

索菲娅踮着脚尖走到房门旁等着。又响起了敲门声，敲得更用劲了。索菲娅瞧见，门钩随着敲打而抖动——与其说是瞧见，不如说是感觉到了：门钩此时已成为她身体的一部分，如同她的眼睛，她的心脏，她那霎时间变得冰凉的腿一样。好像有个熟悉的声音在门外喊了一声："索菲娅！"她不吭声，接着不知是谁噔噔噔地走下台阶去了。这时索菲娅才开始呼吸，她朝窗外望了望，这是别拉盖娅，风从背后扑打着她的裙衣，她看上去好像弯着膝盖在走路似的。

又有好长一段时间只有索菲娅的手存在，而她本人不存在。突然她看见自己站在水沟边上，沟里的水呈淡紫色，映着夕照如同亮晶晶的玻璃，而整个世界、天空、疯狂飞驰的淡紫色乌云全都在那里面——水沟里，索菲娅背着一个沉甸甸的口袋，右手捏着藏在大衣里面的一个什么东西，索菲娅弄不明白——到底是什么。但手自个儿想起来了，这是一把铁锹，于是一切又变得很简单。她跨过水沟，眼睛仿佛脱离了她，自个儿朝四下环视了一遍：没有人，只有她独自一人在斯摩棱斯克原野上，天很快黑下来。她刨了一个坑，把口袋里装的东西全倒进坑里。

天已经完全漆黑，她又背来一满袋，又刨了个坑，后来就往家走。脚下是高低不平的隆起的黑土，风像冰冷的紧绷绷的毛巾扑打着两腿。索菲娅磕磕绊绊往前走。她忽然跌倒了，一只手按在一团湿的东西上，她就这样一只手湿着继续往前走，她害怕擦干它。远远的，大概是在海边，有盏灯火忽明忽灭，不过也许这就在附近——是有人在风里抽烟吧。

回到家，索菲娅很快擦洗干净地板，在厨房水槽里把身上洗干净，全身换上干净衣服，就像节日之前做过忏悔之后那样。甘卡点着的木柴早已烧尽，但还有最后的点点蓝火星在木炭上来

回闪动。索菲娅把口袋、漆布以及所有剩下的脏东西全扔进炉子。炉火猛地熊熊燃烧起来，一切都烧得精光，现在屋子里已完全干净了。索菲娅心中的一切肮脏之物也都被烧得精光，她心中也同样干净而平静。

她在长凳上坐下来。她身体内部的所有扣结一下子全松弛了，散开了，她突然感觉到有生以来从未有过的疲劳，她把头垂在手上，趴在桌上，转眼就睡着了——全身心幸福地沉沉熟睡。

五

墙上的钟摆窜来窜去，好似笼中的一只鸟发觉猫的眼睛盯住自己而跳来跳去似的。索菲娅在睡。也许睡了一小时，也许只睡了钟摆两次摆动之间那一会儿。当她抬起头来时，特罗菲姆·伊万内奇两脚陷入地里，站在她面前。

他觉得憋气，解开了衬衫领口。“她在哪儿？”他朝索菲娅俯身问道。一股酒气扑鼻而来，从他身上散发出胀得鼓鼓的紧张的热气。“甘卡在哪儿？”他又问了一遍。“是啊，这会儿她在哪儿呢？”索菲娅心中暗想，却出声答道：“不知道。”“啊哈……你不知道？”特罗菲姆·伊万内奇慢腾腾地怪声怪气地说道，索菲娅看见他那离自己很近的眼睛睁得跟龇着的牙齿似的。他从来没有揍过她，但此刻她觉得他马上就要动手揍她。然而他仅仅朝她瞧了一眼，便转过身去——如果他揍她，也许心里反倒轻松一点。

他们坐下来吃饭。索菲娅是独自一人了，她感觉到：特罗菲姆·伊万内奇对她视而不见，他看见的不是她。他喝了一勺菜汤便停住了，勺子紧紧握在拳头里。突然他大声喘气，拳头砰的一声砸在桌子上，勺子里的白菜洒到了他膝盖上。他拾起白菜，不知该往哪儿放，桌布是干干净净的，他不知所措地手里拿着白

菜，那模样很可笑，像个孩子——像索菲娅看见在空房子里的那个小茨冈人。她出于怜爱而心里变得暖呼呼的，她把自己空出来的汤盘递到特罗菲姆·伊万内奇跟前。他瞧也不瞧，把白菜扔进盘里，就站起来了。

他回到桌旁时，手里拿着一瓶马德拉葡萄酒①。索菲娅心里明白，这是为那一个她买的，心当即冷透，她又是独自一人坐着了。特罗菲姆·伊万内奇自斟自酌。

饭后，他把灯移到自己跟前，拿起报纸，但索菲娅瞧见，他老是读那一行。她看见报纸哆嗦了一下：从穿堂屋里传来地板的格吱声……不：这不是到他们家来，是到楼上去的人。又恢复了沉寂，只有墙上的钟摆像只鸟似的窜来窜去。可以听见楼上在移动什么重物，他们大概已经快躺下睡觉了。

甘卡还没有回来。特罗菲姆·伊万内奇从索菲娅身旁走过，到衣架跟前，戴上帽子，站了片刻，又一把拉下帽子，那劲头就像要连帽子带脑袋都拉掉似的——为的是脑子不再想事——他在长凳上躺下了，脸冲着墙。"等一下，让我给你铺好，"索菲娅说，他站了起来，瞧了一眼，目光像穿堂风似的穿透了索菲娅的身子。

她铺好床，走到房门口，想把门钩扣上，已经伸出手去，却又停住了：万一特罗菲姆·伊万内奇问起，她怎么知道甘卡不会回来呢？明知不可，索菲娅却还是回头一望。她看见：特罗菲姆·伊万内奇正盯着她，盯着她那只已经伸出去却不敢去碰门钩的手。"怎么啦，怎么停住啦？"他问道，半笑不笑地冷笑了一下。"他全知道了……"索菲娅心里想，钟摆在她眼前一悠便僵住不

① 因葡萄牙马德拉群岛出产的一种烈性葡萄酒而得名。俄国产的马德拉酒，酒精含量为18—20%，糖3-7%。

动了。特罗菲姆·伊万内奇默不作声，血渐渐往上涌，把他的脸涨得通红，他一推桌子，什么东西掉了下来，这是索菲娅身体内部有什么东西掉下来。此刻，马上，她就要把整个事情讲出来了……

他很吃力地从地里拔出双脚，朝索菲娅走来，额上青筋暴起，像涅瓦河似的。“怎么？你这是干吗？”他吼道；屋里的一切都停止不动了。“扣上！随便她爱在哪儿，在谁那里过夜，让她在大街上，在篱笆下跟狗去睡！扣上，听见没有？”“怎么……怎么？”索菲娅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问道。“就这样！”特罗菲姆·伊万内奇斩钉截铁地说，接着就转过身去了。索菲娅扣上了门钩。

她躺在被窝里浑身战抖了很久，直到后来才暖和过来，并确信特罗菲姆·伊万内奇不可能知道，也确实不知道。在她头的上方，挂钟用喙不停地啄墙壁。特罗菲姆·伊万内奇在长凳上翻来覆去，透过咬紧的牙关如饥似渴地呼吸。索菲娅听着这一切，觉得好像他在大声地用话语讲出了一切。她看见了那额前的可恨的浅色刘海——但马上便无影无踪：索菲娅想起来了，刘海没有了，此后永远也不会有了。“谢天谢地……”她自言自语，说了便醒悟过来：——“为什么要‘谢天谢地’？老天爷呀！”

特罗菲姆·伊万内奇又在翻身了，索菲娅忽然想到，其实他也不存在了，而且永远也不会再来了，今后她将永远独自一人，呆在穿堂风里过活，既然如此，今天所有这一切又是何苦来哉？她开始呼吸困难，像一步步在爬台阶，她仿佛在用绳子似的呼吸把一块砖头从底下往上提，石头刚升到表面就挣断了绳子，索菲娅觉得呼吸畅通了。她长吁一口气，渐渐沉入梦乡，好似沉入温暖的深水中。

当她已几乎沉到水底的时候，她听见光脚丫走在地板上的声音。她打了个颤，当即浮上水面。此时地板在那边吱吱响，特

罗菲姆·伊万内奇小心翼翼地走着。以前每夜他就是这样走进厨房去找甘卡，而索菲娅也总是缩成一团，以免喘气或喊叫起来，此时她又这样蜷缩起来了。她明白了：那地方吸引着他，也许他此刻正紧紧抱着甘卡的枕头，也许只是站在甘卡的空床前……

地板吱吱响着，然后就没有声息了，特罗菲姆·伊万内奇站住了。索菲娅微微睁开眼睛，看见特罗菲姆·伊万内奇白晃晃的身影站在他睡的长凳与她睡的床之间的半路中央。索菲娅恍然大悟，他不是要去厨房，而是要来找她——找她！一团热气猛然裹住她全身，牙齿开始打战，她眯起眼睛。"索菲娅……"特罗菲姆·伊万内奇轻声呼唤她，后来，声音更轻地呼唤："索菲娅。"她听出他那与平时不同的夜间的声音，她的心突然离开枝头晃晃悠悠地翻着跟头，像只鸟似的往下栽。她脑里一片空白，她是用别的什么——用紧夹得发痛的膝盖、用身体上的皱褶——在想：她不答应，他倒会觉得简单、轻松些，于是她屏气息声地躺着。

特罗菲姆·伊万内奇朝她俯下身来，她听见他的呼吸声离得很近，大概他正瞧着她吧。这样呆了不过一秒钟，可是索菲娅害怕自己挺不住了，她无声地喊叫着："老天爷哪！老天爷哪！"在上方，几千俄里[①] 之外，此时乌云在疯狂地飞驰，可以隐约听到别拉盖娅笑起来了。一只滚烫的干燥的手触到了索菲娅的腿，她慢慢张开嘴唇，向丈夫完全打开了自己，一直袒露到底——有生以来这是第一次。他使劲挤压她，似乎想在她身上发泄所有他对那一位的强烈恼恨。索菲娅听见他牙齿咬得轧轧响，听见楼上别拉盖娅又在悄悄地笑——在这之后，她便什么也不记得了。

① 一俄里等于1.06公里。

六

早上有冰冻，窗子像冰糖似的，蓝莹莹的黄色太阳光点在白墙上移动。索菲娅来到院子里。一夜之间，一切都悄然停息，变得平静而透明，炊烟映着浅红的晨光，笔直地升向天穹。

别拉盖娅在院子里。她对索菲娅说："你们家的那个甘卡跑掉了，是吗？瞧瞧，这种人，你还养活他们呢！"索菲娅用她轻松、直率、用今天这个早晨做成的眼睛望了望别拉盖娅，她试图回忆昨天发生的事——但她想不起来了：那一切非常遥远，多半根本就不曾有过。别拉盖娅告诉她，特罗菲姆·伊万内奇去工厂之前到她家去，问他们看见过甘卡没有。索菲娅不觉自己笑了起来。"你笑什么？"别拉盖娅惊讶地问道。"没什么……"索菲娅说，她望着浅红的笔直的炊烟——在那个村子里炊烟也是这样的，特罗菲姆·伊万内奇就是从那个村子把她娶来的。现在那里大概在砍白菜，白菜帮子——又凉，又白，又脆。她觉得，这一切恍如昨日，她仍旧是当时那个啃白菜帮子的她。

特罗菲姆·伊万内奇从工厂回来只问了一句："怎么？没有？"他指的什么，索菲娅心领神会，便泰然答道："没有。"特罗菲姆·伊万内奇吃完饭，马上就走了。他很晚才回来，脸色阴郁——他一定是找她去了，到处逢人便问。夜里，他又来到索菲娅床上——跟昨夜一样，沉默无语，凶狠而贪婪。

第二天特罗菲姆·伊万内奇到民警局就甘卡失踪一事报了案。民警局叫去了索菲娅、别拉盖娅和她丈夫以及其他邻居。桌子后面坐着一个戴制帽的小伙子，鼻子上架着一副没框的挺气派的夹鼻眼镜，可是他的脸像小鸡脸，长了一脸麻子，桌子上用文件盖着黑面包干儿。所有人对他说的都完全一样：看到过甘卡

跟几个男孩子在一块儿玩，而且那几个男孩不是港口上的，是外来的，从彼得堡那边来的。别拉盖娅还想起来：有一次甘卡对她说，她在这里住厌了，她要走。戴制帽的小伙子作了记录。索菲娅瞧着麻脸，瞧着夹鼻眼镜，瞧着黑面包干儿，不觉对他心生怜悯。

从民警局往家走的路上，索菲娅叫特罗菲姆·伊万内奇买一把新斧头——旧的那把多半是被人偷走了，也可能不知撂到什么地方了，反正找不着了。此后索菲娅不再去想甘卡，特罗菲姆·伊万内奇也一个字没再提到甘卡。只是有时他坐在那里，眼睛老盯着报纸上的一行字，索菲娅知道他没有说出来的心事是什么。他也这样默然不语地抬起他那茨冈人的黑眼睛瞧着她，那双眼睛默不作声，沉重地盯着她的一举一动，使她毛骨悚然：万一他突如其来说出什么来怎么办，但他什么也没有说。

日子仍然晴朗而松脆，只是越来越少了，似乎不是今天就是明天，眼看就会像蜡烛头似的迸出最后的一道亮光，然后便是一片黑暗，一切全结束了。可是明天照样接踵而来，一切并没有结束。尽管如此，索菲娅还是开始觉得自己有点什么不对头。有一整夜她都没有睡着，接着第二夜，第三夜都这样，她眼睛下面出现了黑影，眼睛也眍进去了。到春天，积雪就是这样发黑，下陷，融化——突然露出雪下面的土地，不过春天还很遥远。

晚上，索菲娅用洋铁皮漏斗往灯里灌煤油。特罗菲姆·伊万内奇冲她喊道："你瞧，你瞧——你在干什么：都漫出来了！"这时索菲娅才看见，灯里油已灌满，煤油看来早就流到桌子上了。"漫出来了……"她惊慌失措地重复了一句，她那永远紧闭的嘴唇像在夜里那样张开了；她望了望特罗菲姆·伊万内奇，他觉得——她还想对他说什么。"嗯，什么事？"他问。索菲娅背转身去。"是关于……关于她的什么事……关于甘卡，是吗？"她听见他透过

咬紧的茨冈人的白牙齿缝里吐出的话声。她避不作答。

当她端晚饭的时候，把汤盘掉到地上了。特罗菲姆·伊万内奇抬起头，看见她那一双新的、像雪那样陷下去的眼睛，觉得看着她心里不舒服：这不是她了。"你怎么啦，索菲娅？"她仍然一语不发。

这天夜里他又到她床上来了，在那两夜之后，他一次也没有再来过。当她听见他那夜间的声音在说："索菲娅，说吧——你该说出来，"她再也忍不住了，这已经漫出来了，她的眼泪夺眶而出。眼泪热乎乎的，特罗菲姆·伊万内奇的脸颊感觉到了，他大吃一惊。"喂，怎么啦，怎么啦？不管怎样——你倒是说呀！"于是索菲娅说道："我要……要有孩子了……"这是在黑暗之中，什么也看不见。特罗菲姆·伊万内奇用他滚烫、干燥的手抚摸她的脸——为了看见她，他的手指在颤抖，他的指头感觉到索菲娅张开嘴在笑。他只对她喊了一声："索弗卡[1]！"他已很久，有十来年，没有这样叫她了。她充满幸福，畅快地笑了。"是什么时候怀上的？"特罗菲姆·伊万内奇问。这是在那两夜中的一夜怀上的，就是在甘卡刚失踪的那一阵子。"你还记得吗——在楼上别拉盖娅……那个时候我就想到了，我像别拉盖娅那样，也会有……不，我在瞎说：那时我什么也没想，我是现在……我到现在也不敢相信……不，我不相信！"她语无伦次，眼泪畅快地流淌，像化冻的溪水在大地上奔流。特罗菲姆·伊万内奇把手放在她肚子上，小心而胆怯地由下朝上抚摸着。肚子圆滚滚的，这是土地。在土地下面很深的地方躺着甘卡，谁也看不见她，而且在地里还有谁也看不见的种籽在扎白色的细根。这是在夜间，然后又是白天和晚上。

---

① 索菲娅的小名。

傍晚特罗菲姆·伊万内奇带回一瓶马德拉葡萄酒，准备吃午饭时喝。索菲娅有一次已看见过一瓶跟这一模一样的酒：要是他现在带回来的是别的什么就好了。索菲娅并没有这么想，而是就这样——仿佛眼睛读到了这样的字句，而没有进到脑子里去：她全身都笑盈盈的，全身都已满到边沿，无论什么也加不进去了。她所唯一恐惧的是，日子越来越少，眼看就会燃尽，到那时——末日来临，必须加紧，趁末日来临之前赶快说出来或者把事做了。

有一天，特罗菲姆·伊万内奇回来得比平时晚了一些。他在门口站住了，宽身架，两脚牢牢陷入地里，脸上有煤末子。他对索菲娅说："又把我叫去了。"索菲娅马上明白，他被叫到哪里去了，以及为什么要叫他去，她身体里面的钟摆慢慢停下来，停顿了一，二，三下。她坐下来。"怎么样？"她问特罗菲姆·伊万内奇。"还能怎么样呢：他们说——结案了，没找到。跟野汉子远走高飞了呗——叫她见鬼去！只要她敢再露面……"索菲娅的心又复活了，末日还没有来临。

紧接着，她身子里面有个什么东西动弹了一下，复活了，部位稍靠下面，仿佛她还有另外一个，第二个心脏。她叫了一声哎呀，两手抱住肚子。"你怎么啦？"特罗菲姆·伊万内奇说着跑了过来。"他……在动……"索菲娅声音微弱地说。特罗菲姆·伊万内奇把脑袋一晃，两手一托，便将索菲娅向上举起，她像鸟一样轻盈。"放我下来，"她说，他把她放到地板上，他的牙齿白闪闪的，像手风琴上的白琴键，他满口的琴键一下子全笑了起来。甘卡失踪以来这是第一次这么笑，大概他自己此刻也明白了这一点。他对索菲娅说："索弗卡，我告诉你：你记住——要是她现在露面，我就把她给……"

有人敲门，他俩都急忙转身。索菲娅听见了特罗菲姆·伊万

内奇几乎说出声来的一闪念："甘卡"，同样的想法也在索菲娅脑里闪过。她明明知道这不可能——但还是这么想了。"开门吗？"特罗菲姆·伊万内奇问她。"开吧，"索菲娅用变得煞白的声音答道。

特罗菲姆·伊万内奇打开了门，别拉盖娅走进来——大块头，身子上宽下窄，全身大敞开。"你这是怎么啦——这么苍白？"她对索菲娅说。"你这个小娘们儿，现在应该多吃点。"别拉盖娅已生过两次孩子、现在她跟索菲娅聊起这些事来，索菲娅全身又笑盈盈的了，她已把甘卡置诸脑后。

夜里，她快要睡着之时，已经完全沉到底了，突然不知为什么甘卡又在她眼前一闪，仿佛她就躺在黑夜的底上的什么地方。索菲娅打了个哆嗦，睁开了眼睛，只见光点在天花板上飘动。她听见：窗外风在呼啸，玻璃微微作响——那一天也是这样的。她开始回想，整个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可她什么也想不起来，就这样躺了很久。后来，仿佛完全不由自主地，脱离了她看见的：地板上有一块大理石花纹的漆布，一只苍蝇在粉红色的背上爬。可以清楚地看见苍蝇的细腿，黑轴线做的。"是谁，谁干的这事？是她——就是她自己——我……而特罗菲姆·伊万内奇就在这儿躺在我身边，我要有孩子了——这也是我吗？"她头上的头发全都竖了起来，她一把抓住特罗菲姆·伊万内奇的肩膀，使劲摇晃他：必须对他马上说，根本没有这回事，这事不是她干的。"什么人……什么人？是你吗，索弗卡？"特罗菲姆·伊万内奇勉强微睁开眼睛，问道。"这——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索菲娅大叫，随即住口了：她明白过来，她什么也不能再说了，不能，她永远不会说——因为……"老天爷……让我快点生吧！"她大声说。特罗菲姆·伊万内奇笑了起来："傻瓜！来得及的！"很快他又在睡梦中咂起嘴来。

索菲娅没有睡着。现在她夜里总是失眠。况且已几乎没有黑夜了[1]，窗外沉甸甸、亮晃晃的河水总在荡漾，夏天的苍蝇不停地嗡鸣。

七

早上，去工厂之前，特罗菲姆·伊万内奇讲道，昨天他们工厂的一名润滑工被飞轮卷住，旋转了好一阵，当人们把他拽下来时，他摸了摸脑袋，问道："帽子呢？"说完便死了。

窗子已经卸下来[2]，索菲娅一面用抹布擦玻璃，一面想着那名润滑工，想到死，她觉得，这事非常简单——如同太阳升起，然后黑夜来临，然后又是白天一样。她站上长凳，要去擦上面的玻璃——这时飞轮把她一挂，她扔掉抹布，尖叫起来。别拉盖娅听见叫声跑来了，这一点索菲娅还记得，之后就什么也没有了，只有天旋地转，一切从她身旁飞旋而过，她则大喊大叫。在这期间有一次不知怎么她非常清楚地听见远远的电车铃声和院子里孩子们的声音。后来一切忽地停住，变得如一池静水。索菲娅感觉到，血从身体里往外流个不停。那名润滑工被人从飞轮上拖下来的时候，多半就是这样的。

"好啦，完事了，"别拉盖娅说，这不是结束，但索菲娅知道，离完结只剩下很少一点时间了，必须赶快，赶快……"赶快呀！"她叫道。"赶快——干吗？"这是别拉盖娅在问。"把小女孩……给我瞧瞧。""你怎么知道是个女孩？"别拉盖娅大为惊奇，把从她身体里撕扯下来的一团活的红肉递给她：小腿蜷曲在肚子上，一

① 彼得堡地区夏季出现白夜。
② 指冬季安装的双层窗。

丁点儿大的脚趾头在颤动，索菲娅一个劲儿瞧呀瞧。“喂，给，接着啊。”别拉盖娅说完就把婴儿放在床上索菲娅的身旁，自己上厨房去了。

索菲娅解开纽扣，把婴儿抱近胸脯。她知道，应当明天才给婴儿喂奶，可是不能等了，必须赶快，赶快。婴儿一面呛，一面开始笨拙地胡乱吮吸。索菲娅感觉到热泪、热奶汁、热血正从她身子里流出来，她整个打开了，汁水不停地往外流，她全身暖烘烘地躺着，心旷神怡，她像土地一样，身子湿润，正安然休息——她生活一辈子就是为了这一刻，以前发生的一切也是为了这一刻。“我上楼回家去一趟——你什么也不需要吗？”别拉盖娅问她。索菲娅只是翕动了一下嘴唇，但别拉盖娅领会她的意思，现在她什么也不需要了。

后来，索菲娅好像打了个盹，盖着被子很热。她听见电车的铃声，孩子们在院子里叫喊：“抓住她！”——这一切都很遥远，透过厚厚的被子传到耳际。“她——是谁呀？”索菲娅心想，睁开了眼睛，特罗菲姆·伊万内奇在远远的地方，仿佛是在对岸，正在点灯——此时大雨滂沱，天色晦暗，小小的灯像根大头针。索菲娅看见像琴键似的白牙——特罗菲姆·伊万内奇大概笑逐颜开，在对她说什么，但她来不及弄明白——她被什么拽着往下沉。

索菲娅在睡梦中一直感觉到那盏灯——小小的，像根大头针——此时它已是在她身体里面，在肚子里的什么地方。特罗菲姆·伊万内奇用他夜里的那种声音呼唤她：“哎你……我的索弗卡！”灯头开始把她烧灼得厉害，索菲娅忍不住叫别拉盖娅。别拉盖娅坐在床边打盹儿，她像匹马似的把脑袋一扬。“灯……”索菲

娅很吃力地说，舌头像软绵绵的手套[①]。“把灯灭了？”别拉盖娅朝灯冲过去。这时索菲娅完全醒过来了，她对别拉盖娅说，肚子里火烧火燎的，在肚子最下面的地方。

天刚破晓特罗菲姆·伊万内奇就去请来了女医生。索菲娅认出了她：她就是那个乳房高耸，戴着一副夹鼻眼镜，木匠临死前去过他家的女医生。她给索菲娅作了检查：“是这样……好……很好……这儿疼吗？好，好，好……”然后她翘着鼻子快活地转身对特罗菲姆·伊万内奇说：“喂，得赶快送医院。”特罗菲姆·伊万内奇的牙齿黯然失色了，他那带煤脉纹的手抓住索菲娅卧床的床头。“她怎么啦？”他问。“我还不知道。像是产褥热。”女医生快活地说完就到厨房洗手去了。

他们把索菲娅从床上抬起来放在担架上，抬着她朝门口转过去。她生活中的一切东西都从她身旁掠过：窗子，挂钟，炉子——就像轮船正在离岸启航，岸上一切熟悉的东西都渐渐漂走了。墙上的钟摆窜向这边，又窜向那边，便再也看不见了。索菲娅觉得，在这里，在这间屋子里应该最后一次做一件什么事。当马车的门已经打开了，索菲娅才想起来应该做什么，她急忙解开扣子，掏出乳房，但谁也没有理解她想干什么，女护理员都笑了起来。

有一段时间什么也没有发生。后来灯又出现了，它这会儿在上面，在白色的天花板那里。索菲娅看见了白墙壁和躺在一张张床上的白色的女人们。一只离得很近的苍蝇在白色的东西上爬，细腿是黑轴线做的。索菲娅大叫起来，一面挥舞着手驱赶苍蝇，一面从床上往地板上爬去。“去哪儿？去哪儿？躺下！”看守她的女护理员说着扶起了她。苍蝇没有了，索菲娅安心地合上了眼

① 俄语中此词是指只分出大拇指的手套。

睛。

甘卡走进来了——背着一大袋柴。她蹲下，把膝盖大掰开，回头望了一眼索菲娅，冷笑着，把额上浅色的刘海一甩。索菲娅的心脏猛烈跳动起来，她举起斧头朝她砸去，便睁开了眼睛。戴夹鼻眼镜、长着翘鼻子的脸正俯向她，厚嘴唇很快地说着："这样，这样，这样……"夹鼻眼镜闪闪发亮，索菲娅眯起了眼睛。背着柴的甘卡立即走进来，蹲下了。索菲娅又用斧头砸她，而女医生摇着头又说，"好，好，好……"甘卡的脑袋猛地垂到膝盖上，索菲娅又砸了她一斧头。

"好，好，好……好啦，"女医生说。"她丈夫在吗？赶快把他叫来。""快点！快点！"索菲娅大喊，她明白了，末日来临，她要死了，得使出全身气力赶快做。看守她的女护理员跑出去，把门摔得砰的一响。就在很近的什么地方大炮轰隆响了一声，风狂打着窗子。"洪水？"索菲娅问，眼睛睁得圆圆的。"马上，马上……您躺着吧，"女医生说。

大炮又在轰鸣，风在耳朵里呼呼响，水涨得越来越高——眼看就要奔腾而至，席卷一切而去——必须赶快，赶快……昨天经受过的那种疼痛撕心裂肺地折磨着索菲娅，她叉开双腿。"生……快生呀！"她抓住女医生的袖子。"安静，安静。您已经生了——还要哪个？"索菲娅明白她要什么人，但是她不能说出那人的名字，水越涨越高，必须赶快……

甘卡垂着头，蹲在炉子旁，特罗菲姆·伊万内奇朝她走过去，用身子挡着她。"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索菲娅想说，这已经有过一次了。她想起了那个夜晚，马上明白过来，她应该做什么，脑子里顿时一片雪白，光明。她爬起来，跪在床上，对特罗菲姆·伊万内奇大喊道："这——是我，我！她在生炉子，我拿斧头砸她……""她神智不清……自己也不知道……"特罗菲姆·伊

万内奇刚说一半。“住嘴!”索菲娅吼道,他沉默不语了,滚滚波涛从她身体里涌出,把他和所有人都淹没了,刹那间一切陷入死寂,只剩下眼睛。“是我——杀了她,”索菲娅沉重而坚定地说。“我拿斧头砸她。她住在我们家,跟他同居,我杀了她,因为我想要个……”“她神志不清……不——清。”特罗菲姆·伊万内奇嘴唇索索发抖,他说不下去了。

索菲娅很怕大家不相信她,便竭尽全力搜索枯肠,拼命回想,然后说道:“不,我清楚。事后我把斧头扔到炉子下面了,它至今还在那儿……”

周围的一切一片洁白,悄无声息,像冬天的景象。特罗菲姆·伊万内奇一声不吭。索菲娅明白过来,他们相信她说的话了。她缓缓地,像只鸟似的瘫倒在床上。现在,一切都好了,称心如意了,她已完结,已把自己全部倾泻出来。

特罗菲姆·伊万内奇第一个回过神来。他冲向索菲娅,紧紧抓住床头,似乎要拽住她,不放她走。“她死了!”他喊道。女人们一个个从床上跳下来,跑过来,伸长脑袋。“走开,走开!去躺下!”女护理员朝她们挥胳膊,可她们不肯走开。女医生拿起索菲娅的手,握住呆了一会儿,便快活地说:“她睡着了。”

傍晚,白色的一切变成淡青色,同静水的颜色相似,窗外的天空也变成了这种颜色。乳房高耸的女医生又站在索菲娅床前,女医生旁边站着特罗菲姆·伊万内奇,另外还有一个胡子刮得很干净、脸上有一道伤疤的年轻人,伤疤使人觉得他一直忍着痛,而且还要微笑。

女医生掏出听诊筒,听了听心脏。索菲娅的心脏跳得均匀而平稳,呼吸也是这样。“好,好,好……”女医生沉吟片刻,说道:“她能活下来,真的,能活下来!”她取下夹鼻眼镜,眼睛就像小孩注视火光时的那种神情。

“怎么着——咱们开始吧!”胡子刮得很干净的年轻人说完便抽出一张纸来,他忍着痛,用伤疤微笑。“别,让她睡,不行,”女医生说。“您,亲爱的同志,只好明天再来一趟了。”“好吧。我无所谓。”“她就更无所谓了,现在您想拿她怎么办就怎么办好啦!”女医生的夹鼻眼镜闪闪发亮;年轻人忍着疼痛,微笑着,走出去了。

女医生仍然站在床前,注视着那个女人。她在熟睡,呼吸均匀、平静、舒畅,她的嘴唇张得很大。

岛 民

刁绍华 译

岛　民

一　异类躯体

裘利副主教——当然就是那位堪称杰斯蒙德市的骄傲的裘利，是《强制性救世法约》的作者。根据《法约》制定的各种时间表，挂在裘利先生书房的四壁上。有进餐时间表；有忏悔时间表（每周两次）；有呼吸新鲜空气时间表；有从事慈善活动时间表；在各种各样的时间表中最后还有一种——出于谦虚而没有加上标题，是专门涉及裘利太太的，规定每隔两周的星期六为性交日。

初期，裘利太太有时不免脱离轨道，在非规定的日子里企图坐到副主教的怀里，或者在非约定的时间从事慈善活动。可

是裘利先生每次都带着金光耀眼的微笑（他镶着八颗金牙），以其特有的分寸感解释说：

“我亲爱的，这种偏差当然是微不足道的。可是您记得我的《法约》第二章：生活应该成为一部精密的机器，以机械的必然性引导我们走向理想的目标。机械的——明白吗？假如哪怕是一个小轮子的工作遭到破坏……喏，您都明白……”

裘利太太当然都明白。她拿着书又在窗前坐了很长时间。她生活在小说章节中间，每读一章都会感伤不已。一年之后，她在镜子里发现自己眼角上多了一条新的皱纹，大吃一惊：怎么，莫非——一年了？一天，又一天，不能阅读了。她坐在窗前，莫名其妙地在等待着什么，两眼望着马路，望着从红色电车里钻出来的人们，望着天上疾驰的和不断膨胀起来的云彩。而裘利先生看了看表之后，便开始从事忏悔、体力劳动、慈善活动等等，并且感到很高兴：机器工作得井井有条，准确无误。

很遗憾，假如轮子里掉进去异物，没有一部机器能保证不损坏。裘利先生的机器有一次就发生了这种情况。

这是三月的一个星期天，当时裘利先生在圣伊诺赫教堂做完早祷走在回家的路上。自行车嗡嗡地响，裘利先生由于这种让人讨厌的声音、过分明亮的阳光和麻雀放肆的叽叽喳喳而皱着眉头。

裘利先生已经在穿越马路向自己家的房子走去，这时突然从街角钻出一辆红色小汽车。副主教停下来，习惯地把双手背到身后，拨拉着手指，仿佛是在查数：第一，第二，第三。数到“第三”时，他看见：在一辆疾驰的红色小汽车前面慢慢吞吞地走着一个人。可能是很慢——没超过半秒钟，正是这样：那个人走得慢慢吞吞的，因此副主教有时间记住他那双方方正正的大皮鞋，记得他像一台载重拖拉机似的慢慢吞吞，坚定不移

地迈着方步。

红色小汽车又鸣了一次喇叭，只见方皮鞋非常奇怪地在空中一晃——红色小汽车停住了。整个马路也立刻停住。围拢上来一群人，一个个都伸着脖子：一摊血。巡捕冷漠地记下汽车牌号。人群中一位红头发的绅士逼近司机，叫喊着，不停地挥舞手臂，仿佛——他至少长着四只手。

“抬到房子里去！”那个四只手的人叫道。“这是谁家的房子？抬呀……”

这时，副主教才清醒过来，不由地回答道：我的房子，便奔向那双方皮鞋，帮着抬受伤者——绕开门抬进去。可是这一举措没能成功。

“哈罗，裘利先生！”四只手的绅士喊道。“神甫大人，您当然允许把他抬到您家去？”

副主教兴高采烈地露出四颗金牙：

“啊，奥凯利，是您呀？当然，抬吧。这些汽车——简直太可怕了！您是否知道——是谁的？”

可是奥凯利已经进到屋里去了。这位喜欢在汽车底下散步的人在副主教面前晃动着他那双死人般的脚。副主教跟在后面，忧郁地弯曲着手指：

“早餐。《法约》的两页注释。半个小时——逛公园……看望病人……”

这一切全都落空了。裘利副主教的伟大机器停止了运动。备用卧室里，浅灰色的地毯上溅上几滴血，闲置了数年之久的床上安置了一具异类的躯体。

医生应该马上就到。早餐时间——1 点 15 分——早已过了，副主教关在书房中绞尽脑汁地编制临时时间表。假如事实上把一切都顺延三个小时，那么午餐就得安排在晚上十一点，而

探视病人——则在半夜一点。处境很尴尬，找不到出路。

每当副主教先生关在书房里工作的时候，当然是严格禁止别人进去的。假如裘利太太这时敲门，也许会是特殊情况。

“您可明白，爱德华，这是不可思议的……”裘利太太的面颊在发烧。“医生在那儿，可是肯布尔不愿意脱去衣服，您过去跟他说说。这简直不可思议！”

“这是什么人——肯布尔？是这个人——楼上的这位吗？”副主教竖起眉毛，形成三角形。

“楼上的这位”——肯布尔，现在正躺着，睁着双眼。

浅色的头发被血给粘成一缕一缕的，医生给洗干净了。头部没出什么问题，从喉咙里淌出血，造成了内伤，可是肯布尔却固执地不肯脱掉外衣。

“听我说，您本来可以这样……上帝知道该怎么办。医生也知道是怎么回事……”裘利先生憎恶地看着肯布尔方方正正的下颏，只听他顽固地一口咬定：不。

“请听我说，您毕竟是在别人家里，您迫使我们大家都得等着……”裘利先生笑了，露出八颗凶恶的金牙。

下颏抽搐一下。肯布尔脸色更加苍白了：

“好的。既然如此，我同意。只是得请这位太太走开。”

副主教和医生解开肯布尔先生上衣的纽扣。外衣底下是用淀粉浆洗过的衬领，再往里面便是瘦骨嶙峋的硕大身躯。衬衣——没有。这是不可思议的，然而确实如此：没有穿衬衣。

“喂？”副主教疑惑不解而又不满地竖起眉毛，瞧了医生一眼。可是医生正在忙着：仔细地触摸着患者的右侧。

到了楼下客厅里，副主教还是这样朝着医生说：

“怎么样？他如何？”

“哼……请原谅：不碍事……”医生把上衣的纽扣系上，然

后又解开。“两根肋骨，可能——有些不妙：请原谅。再过三天才能搞清楚。得让他卧床不动。”

“怎么不动……”裘利先生想要叫喊，可是马上转怒为笑，露出了金牙。“可怜的年轻人，可怜，可怜……”

裘利先生整个晚上一直不停地在各个房间走来走去，充满这样的感觉，仿佛一列火车脱了轨，轮子朝天翻倒在路基下。裘利太太拿着冰块和毛巾在那边跑来跑去，裘利太太正在忙着。这一列颠覆的火车却无人过问。

11 点半的时候，裘利副主教去睡觉，——也许，与其说是睡觉还不如说是就寝前向裘利太太说说自己的一些想法。可是裘利太太的床还空着。

在十年的夫妻生活中第一次发生这种事。他躺着，两只眼睛像鱼眼一样，一眨不眨，直勾勾地瞪着邻近那张床上空荡荡的白色铺盖，在这空空如也之中创造着各种形体。午夜的钟声响了。

结果非常奇特：空空如也之中创造出来的裘利太太——是一个负数的裘利太太——对副主教所起的作用是肉体的裘利太太所从来没有起到过的。得马上毫不拖延地违反一个时间表——马上看看和用手摸摸裘利太太……

副主教坐了起来，喊了一声——可是没有人回应：裘利太太正在那边，在患者，也许是垂死者的床前忙碌着。履行慈悲的义务有什么可以反对的呢？

时钟在嘀嗒嘀嗒地走着。副主教躺在那里，规规矩矩地把两只手交叉成十字形放在胸脯上，如《救世法约》中所推荐的那样。并且尽量使自己相信已经睡着了。可是当钟声响了两下时，《法约》的作者却听见自己针对着“这些不穿衬衣的人”说一些完全不得体的话。况且为了公正起见，必须指出，《法约》

的作者立刻就在思想中弯曲一个手指，在“星期三，晚九点到十点”这一栏（那里写着：忏悔）中记下一个令人伤心的事件。

二 夹鼻眼镜

裘利太太近视，因此戴着夹鼻眼镜。这是一副没有框架的夹鼻眼镜，用上等玻璃制成，像水晶一样闪着冷光。夹鼻眼镜使裘利太太成为bespectacled women（戴眼镜的妇女）阶级仪表堂堂的典范，对这类妇女只消看上一眼，像是被穿堂风吹了一样，就得患上风寒。可是坦率地说，当年征服了裘利先生的正是这种穿堂风：他对待事物自有其独到的见解。

不管怎么说，有一点是完全可信的：夹鼻眼镜是裘利太太不可或缺的，也可能是基本的器官。不太熟悉裘利太太的人（这当然都是外来的人），凡是谈起她来，总是说：

“啊，裘利太太……就是那位——戴着夹鼻眼镜的吗？”

因为没有夹鼻眼镜，就不可能想象出裘利太太来。然而……

在裘利先生家中闯进异类躯体的那一天，在那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裘利太太在匆忙慌乱之中竟然把夹鼻眼镜丢失了。因此她如今变得认不出来了：夹鼻眼镜是一种外壳，可是外壳却脱落了——眯缝着的眼睛旁出现一种新的小夹子，嘴唇略略张着，这付模样说不出来是惊慌失措还是怡然自得。

副主教简直无法认出裘利太太来。

“听我说，亲爱的，您最好是坐一会儿读读书。不能这样啊。”

“我不能读书——没有眼镜，”裘利太太把手一挥，又跑到楼上病人那里去了。

也许是因为她没有戴夹鼻眼镜——虽然有她在场，但肯布

尔也没有感到有穿堂风，当他的病情开始好转时，很乐意长时间地跟她在一起闲聊。

况且“闲聊”对于肯布尔来说意味着说话的速度每分钟不超过十个单词：他不是在说话，而是在蠕动，像是一台拉着重载的宽轮拖拉机。

裘利太太一直想要试探出与小汽车有关的历险情况。

“……是的，那好。可是您当时不是看见汽车了吗，您本来可以从马路上走开——那么为什么没有走开呢？”

“我……是的，我看见了，当然……”轮子发出嘎吱吱的响声。“但是我绝对相信它——这辆汽车会停下。”

“可是假如它不能停下呢？喏，很简单——就是不能呢？”

沉默片刻。沉重的拖拉机摇摇晃晃地缓缓而行——一直朝前开——一寸也没有离开原路：“它应该停下……”肯布尔困惑莫解地在前额上皱起一道道褶皱：既然他肯布尔相信它会停下，它怎能不停呢！他肯布尔如此坚信不移，即使是不可避免地轧断肋骨，那又算得了什么？

裘利太太把两眼睁得更大，仔细地观看着肯布尔。楼下，副主教那列颠覆的火车喘息着。黄昏降临，昏暗淹没了肯布尔的床，只有一只固执的方皮鞋（肯布尔无论如何也不同意脱下皮鞋），在被子底下支棱起来，并且很快爬到表面上来。肯布尔摇摇晃晃地爬行着，怀着方方正正的信心说着，一切在他那里都无容置疑：天上有合乎规律的神；地上最伟大的民族是不列颠人；世上最大的犯罪是把小勺放在杯子里喝茶。他肯布尔是已故的哈罗德·肯布尔先生之子，他不能作为一个普通工人来劳动或者向别人乞求，这岂不是显而易见的吗？

“……偿还了曾祖父查理先生的债务。祖父偿还过，后来是父亲——还有我。我应该偿还完毕，于是我变卖了最后一处领

地，因此我便偿还完了。”

“也挨过饿吗?”

“但我已经说过了，很明显，我不能……”肯布尔懊丧地沉默了。

而裘利太太——她没有戴夹鼻眼镜——更低地弯下腰，看见:肯布尔的上嘴唇像小孩子似的委屈地张着。倔强的下颏——还有下嘴唇：都很可笑并且……抓过来摸摸：

“哦，亲爱的，别这样，多么可笑……”

可是裘利太太并没有这么说，而是问道：

“我希望您今天好了一些，肯布尔?您的手可以自由活动了，不是吗？让我们看看明天医生怎么说……”

早晨医生来了，穿着常礼服，怯懦而温顺，像只兔子。

“不错，体质，体质——是最主要的。请原谅：您的体质非常出色……”医生嘟哝着说，看着地上装着医疗器具的皮包，当奥凯利律师风风火火、吵吵嚷嚷地闯进屋里时，他在惊吓之中把皮包碰掉在地板上。

奥凯利是爱尔兰人，生着红褐色的头发，手臂不断地挥舞——由于他的到来，室内立刻变得绚丽多彩和热热闹闹。

“怎么样，肯布尔，已经修补好啦？哦，当然，当然。你们英格兰人的脑袋都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拳击的结果。您拳击过吗？不太多？这就是了，这就是了……”

奥凯利吵嚷喧哗够了，只是最后才发现他的背心纽扣开了，并且说他来此实际上是出于事务原因：那辆汽车的主人准备马上向肯布尔赔偿四十英镑。

肯布尔丝毫没有吃惊：

“噢，我本来就坚信……”

他只是要来笔和纸，在裘利太太一只冷冰冰的新的蓝色窄

信封上写上一个地址。

两天之后来了回信。肯布尔读信时，裘利太太又想起了夹鼻眼镜：突然间感到需要眼镜，便立刻在屋子里不安地翻腾起来，这已经是第十次了。

“但愿写给您的是好事。我看见了——笔体是女士的……”裘利太太更加起劲地在小药柜里翻腾。

“噢，是母亲写来的。我写了钱的事。如今她可以体面地安排生活了。”

裘利太太砰的一声关上小药柜的门：

“您是否相信——我真高兴，简直是为她高兴极了！”裘利太太也的确很高兴，这可以看得出来，她的脸上又泛起了红晕。

吃早饭时，裘利太太避开副主教，往别的地方看——也许是看云彩，突然间无缘无故地笑了。

“您今天情绪很好，亲爱的……”副主教露出两颗金牙。“可能是您的患者终于痊愈了吧？”

“是的，医生认为他星期天就可以外出了……”

“这可是太好了，真是太好了！”副主教的八颗金牙全都露出来，熠熠生辉。“我们终于又可以过上有规律的生活了。”

“是的，顺便问一下，”裘利太太现出郁郁不乐的神色。“我的夹鼻眼镜何时能配好？星期天之前不行吗？”

三　星期天的绅士们

杰斯蒙德的星期天，家家户户门前的石头台阶都铲得洁白如玉，闪闪发亮。房子陈旧，沾满灰尘，可是台阶上的条条白磴却光辉耀眼，跟星期天的绅士们镶的假牙一样。

众所周知，星期天的绅士们都是杰斯蒙德同一家工厂的出

品，星期天早晨成百上千地出现在各条马路上——与星期天版的《圣伊诺赫教区杂志》一起。星期天的绅士们人人都拿着相同的手杖，戴着相同的高筒礼帽，镶着假牙，彬彬有礼地在马路上散步，与自己的同貌人相互致意。

"天气真好，不是吗？"

"噢，是的，昨天可是太糟了……"

然后绅士们去听副主教关于税吏①和法利赛人②的布道。离开教堂以后往家走，竟然奇迹般地在完全一模一样的，如同一个工厂印制出来的千余栋房子中间找出自己的来。不慌不忙地进午餐，和家人一起谈论天气。和家人一起唱赞歌，然后等待晚上的到来，以便带着家人去做客。

星期天的早晨，肯布尔让医生大为震惊，起床后就去看望母亲。裘利太太一整天都坐在通常那个窗下。不能阅读：夹鼻眼镜星期天还是没有配好。

"哦，没关系，很快就会配好，我们又可以过上正规的生活了，"她借用副主教的话想道，望着窗外，只见一片片不断膨胀的云彩飞快地疾驰着，应该追随它们而去——是应该——她不能把目光离开。

"听我说，亲爱的，可是客人都已经到了……"副主教搓着手，跑进来。他情绪极佳：很快又会开始过正规生活了。

裘利太太下楼去了，和一些身穿粉红色和天蓝色衣服的女士们谈论起天气来，只见云彩还在疾驰和膨胀。而副主教露出八颗金牙，闪闪发亮，在粉衣和蓝衣女士们面前发挥着《强制

① 指基督教《圣经》中罗马帝国的税务官，被古犹太人视为恶人和罪人。
② 据基督教《圣经》所载，法利赛人为公元前2到后2世纪犹太教上层人物中的一派，标榜保守犹太教传统，反对希腊文化影响，但实际上却把希腊人关于灵魂不死的观念引入犹太教。

性救世法约》的思想——这时他的晴雨表上的水银柱已达到最高极限。实际上这岂不是完全清清楚楚的吗：假如单个人的意志——总是罪恶的和不体面的——被国家伟大机器的意志所取代，那么定会出现机械的准确无误——明白吗？——机械的……于是一个如同足球般的滚圆的脑袋也机械地点了点。

门铃响了。云彩浓缩起来，停在半明半暗的门廊里——肯布尔从云彩里走出来。他的脸刮得干干净净（下颏更加方正了），穿着晚礼服，虽然有些穿旧了，但毕竟是晚礼服。在他身后的门口还有一个人。

当那个人出现时，肯布尔宣布道：

"我的母亲，肯布尔夫人。"

所有的人一下子不约而同地转过身来，并且沉默下来，仿佛是发生了令人难堪的和令人不快的事，尽管什么类似的事都没有。因为，假如说到肯布尔夫人的晚装，那也没什么特殊之处：一件普普通通的连衣裙，灰绸的，只不过是样式过时了而已。可是大家都沉默不语。

肯布尔夫人缓慢地往前走着，有一条看不见的绳索一直把她的头部拉向上方。灰黄色的头发已经斑白，连衣裙的领口处露出木乃伊般的肩膀，叫人感到可怕，骨头，骨头……一把被风刮坏的旧伞上，骨架就是这样突现出来的。

"我非常高兴能有机会……"副主教彬彬有礼地开口道。"这次汽车事故成了……"副主教仔细地打量着她的脸：这是一张极其普通的脸，但是什么地方……

"我已故的丈夫哈罗德先生一直反对汽车……"那条看不见的绳索把她的头部拉得越发高了。"他认为汽车跑得过快，简直就是没有教养……"

这个意见很精辟：正是没有教养。副主教搓了搓手：

“完全同意您的意见，亲爱的肯布尔夫人：正是——没有教养！”

是的，显而易见：他们注定会成为朋友……副主教观察着她的脸：好像是没有任何特殊之处。只不过是让人觉得如此。

“我很高兴，裘利太太跟我儿子如此友好。看着他们让人很愉快，不是吗？”肯布尔夫人笑了。

副主教立刻明白了，原来是——那两片嘴唇。浅玫瑰色，薄薄的，出奇地长，像是两条虫子，弯弯曲曲地蠕动，小尾巴上上下下地动个不停。

裘利太太热烈地谈着什么，脸凑到肯布尔近处：她没有戴夹鼻眼镜。

“夹鼻眼镜还没有做好，您知道……”副主教窘迫地喃喃道，两条虫子直接朝他爬来，他向后退去，思索着该说点儿什么。“是的……肯布尔先生告诉您了：他接到聘请，要到奥凯利律师那里去任职。当然，还很难说，不过初期……”

“噢，贫困当然逼着得同意，而……奥凯利！我在此地已住了一年……”肯布尔夫人笑了，两条虫子撅了起来，蜷曲着瞄准了猎获物。

副主教已经心情平静了。他又成了《救世法约》的作者，友善地露出了金牙：

“……惟一的指望——是环境的有益影响。我不想把这归功于自己，可是诸位都知道——圣伊诺赫的教民们处在极高的水平上，因此我希望甚至奥凯利也能逐渐地……”

“奥凯利？很可怕，不是吗？”蓝衣和粉衣女士们激动起来，那个足球形的脑袋点得更快了。这个足球形的脑袋是属于麦克—印托什先生的，众所周知，麦克—印托什先生无所不知，无所不晓。

“奥凯利吗？怎么：在帝国剧院的后台……女打字员？怎么样？四位女打字员……”麦克—印托什先生像个球似的，从一个角落滚到另一个角落——身穿晚礼服和蓝黄红三色的苏格兰式小裙子——裸露着两条腿。麦克—印托什先生担任圣伊诺赫教区荣誉撞钟人团的秘书之职，因而是道德问题专家……

“您知道，我对于像奥凯利这类人……”麦克—印托什先生兴致勃勃。然而遗憾的是他的判决没有公之于众：被告已亲自到场，法庭就道德问题的判决将当面向他解释。

“我们刚刚还谈到您，”副主教向律师露出两颗金牙。

“也许你们已经杜撰了许多事吧？”奥凯利笑了：他使用“杜撰”这个动词，每次都因这个动词惹得副主教很不高兴。

“您要是不迟到，亲爱的奥凯利，就会亲眼目睹了。可是您在遵守时间方面却是不可靠的……”

“我每次必定迟到——这也是一种——遵守时间，”奥凯利抖动一下红褐色的头发。他像任何时候一样，头发蓬乱，上衣沾满绒毛，一颗纽扣完全不恰当地解开了。蓝衣和粉衣女士们相互推搡着，肯布尔夫人的两条虫子蠕动着——也许只有裘利太太什么都没有看见。

“这么说，您明天早上就要搬到自己的房间去，也就是说，今天——在我们这里是最后一宿了……”裘利太太缩着肩膀，表现出很冷的样子：她也许是感冒了。

肯布尔一声不响地站着，坚定地叉开双腿。裘利太太看了看对面的镜子——整理一下发型，头发闪着金黄色——这是晚秋树叶的金黄。她哆嗦一下，笑了：

“您知道：我要让您好像仍然有病一样，我像平时一样来给您敷夜间的压布？”

“但我不是没病了吗？”肯布尔困惑地皱起眉头：载重拖拉

机在石头上行驶，沉重的轮子陷进这个不坚固的“让”字里。

大家就座进晚餐。麦克—印托什先生折腾了好久：这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程序——就座时不致于揉皱蓝黄绿三色裙子。坐好之后，麦克—印托什先生意味深长地点了点足球状的头：

“实际上这是一个伟大的神秘仪式——进餐，不是吗？”

说得真美：神秘仪式。伟大的神秘仪式是在沉默无声中进行的，惟有奥凯利坐着的那个角落绚丽多彩，喧嚷热闹。奥凯利在讲述巴黎，讲一个在巴黎购买的充气皮箱，——专门用于给英国法律充气。

“……我们这里的旅馆不准不携带行李的女士投宿。这时您从衣袋里掏出来——噗噗地吹好气——就会有一个很漂亮的皮箱。说来说去，法律的作用岂不就跟诸位的衣服的作用是一样的，女士们？啊，请原谅，神甫大人……”

副主教把眉毛竖成三角形，看了看钟，这已经不知是第几次了：在他的星期天时间表里“睡眠”栏里写着 11 这个数字。除此之外，这位奥凯利……

神秘仪式结束了。星期天的绅士们带着夫人急急忙忙地各自回家去了。

裘利太太在肯布尔的卧室门口与他告别，再一次笑了——手里端着蜡烛：

“就是说——压布？”

“不，我已经痊愈了，因此——压布还有什么用？”蜡烛照耀着肯布尔倔强的方方正正的下颏。裘利太太迅速地转过身去，向卧室走去。副主教已经入睡，头上戴着一顶白色法兰绒睡帽，两手交叉成十字，放在胸脯上。

第二天早晨吃早饭时，副主教看见裘利太太已经戴上夹鼻眼镜——感到由衷的高兴：

"这回嘛——现在我又能认出您来了！"

四 高等智慧

奥凯利律师的事务所设在一栋古老房子的二层楼上。厚厚的石头墙上——一扇包着铁皮的大门，上面安着椰头形的拉手，昏暗的楼梯直通楼顶，最下面一个台阶已经伸到外面，进入约翰鞋匠胡同。胡同——是夹在两排房子中间的峡谷，很狭窄——只能通过两个人，墙壁中间的上空露出一线蓝天。这栋古老的房子里从前居住过热爱自由的约翰鞋匠，他顽固地坚持路德教派的邪说，因此被烧死。如今肯布尔先生便到这里来任职。

在第一个房间里有四位小姐在敲击着打字机。奥凯利把肯布尔带到第一位跟前，介绍说：

"我的妻子赛西莉，她也是一头小羊羔。"

亚麻色的头发，小巧玲珑的嘴——她的确像是一头过复活节用的小羊羔，头上扎着彩带。肯布尔小心翼翼地握了握她的手。

然后奥凯利依次介绍了其余的三位，关于每一位他都简洁而严肃地说同样的话：

"我的妻子。我的妻子。我的妻子。"

肯布尔伸着手，停下了，痛苦地皱起眉头，可以听到沉重的载重车吃力地喘息，没有力量离开原地。我的妻子——我的妻子——我的妻子……看了看奥凯利：不，奥凯利完全是严肃认真的。

"听我说，难道您不知道：我是穆罕默德的信徒，"奥凯利过来解除疑惑。

肯布尔轻松地舒展开眉头：现在大前提和小前提都摆在面

前——一个完整的三段论法。一切都方方正正，简单明了。

“噢，我对任何宗教都一向很尊重，”肯布尔严肃地开始说。“任何一种业已形成的宗教……”

奥凯利满面红光，沉默片刻之后便哈哈大笑起来，然后像一个胀破了的气球，戛然而止，他的四个妻子——跟随着他。

“听着，肯布尔……噢，我不能！您是……咳，上帝呀，他竟然信以为真！噢，亲爱的，我得马上教您学会听谎话……”

“谎话！”肯布尔如堕五里雾中。“谎话？”这是无法理解的，既不是开玩笑也不是认真说的——简直不可理解，也许就像无限的宇宙一样无法想象，无法理解。肯布尔不死不活地站着，两条腿像是钉在地上一样——叉开。

“听我说，肯布尔，让我们严肃认真……”奥凯利果真严肃起来，正如他平时说话总是不严肃一样。“请您不要忘记，我们——当律师的——都属于高等智慧，因此说谎——便是我们的特权。像白昼一样清楚：动物——对谎话没有任何概念；假如您到了某个荒岛上，见到野蛮的岛民，他们在认识欧洲文化以前也只是说真话。Ergo①，这岂不就是特征……”这一切当然是如此。可是肯布尔却很固执，方方正正地相信，这不应该是对的，因此头脑里装满浆糊。他已经听不清奥凯利的话，而只是绝望地用手拍打着前额，犹如狗熊拍打赶不走的蜜蜂一样……

接待室里有一位年轻夫人在等着律师，头发剪成男孩子的样式，在那里吸着香烟。

“啊，狄狄！我的孩子，您早就来了？狄狄·洛伊德小姐，我们的主顾。离婚……”律师转向肯布尔，看见了他那在思索

---

① 英文，意为“因此”。

着的前额，又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我告诉她：首先进行试婚，可是她不听……您没有听说过试婚吧？怎么能呢，这怎么能呢：议会通过一项法案，是在三十一日那天……对了，三月三十一日。”

狄狄·洛伊德小姐笑眯眯的——她的嘴唇颤抖着。肯布尔又糊涂了——相信还是不相信，而奥凯利已经把文件摆在他的面前。

“……剩下来的都是一些琐事。您来处理看看。”

肯布尔非常正经其事地鞠了躬：小孩子习气，因此狄狄·洛伊德小姐抽着香烟，架着二郎腿——不合乎他的口味。他坐下埋头阅读文件，而奥凯利在身后走来走去，把烟灰掉在背心上，仔细地听着。

文件——这是很明确的。肯布尔头脑里的雾消散了，载重车在平坦的大道上很自信地拉着货物飞快行驶。奥凯利笑逐颜开，拍了拍肯布尔的肩膀：

“您可真行！我早就看出来啦……您是个拉重载的料……”

主顾们都走了。奥凯利已经打起哈欠来：到吃午饭的时间了。

“怎么：到餐馆去？从那儿——去剧院？不行吗？好啦，够了……”

肯布尔夫人在家里等着他回来吃午饭。可是奥凯利像平时一样，却找到了料想不到的歪理儿，结果是不能不如此，于是肯布尔只好乖乖地跟着走了。

一瓶罗马涅酒下肚，肯布尔在剧院里感到：他非常高大，比所有的人都高，而且轻飘飘的。他很少感到自己如此轻快——非常舒服而且可笑——他像个五岁的孩子一样，感到舞台上的一切都很好玩……

而且所有的人都兴致勃勃地观看着，也都像五岁的孩子那样开心地笑着。确实很让人开心：一位先生脸上贴着一个纸做的鼻子，一个胖女人在跳二步舞，后来二人由于拾到一个先令而争吵起来，那位大鼻子的先生打了女人一记耳光，乐队合拍地击了鼓点。后来，一位小姐用小提琴演奏莫扎特的乐曲，绿色和粉红色的灯光轮流地打在她身上。接下去，一位身材苗条的小姐穿着黑色衣服，缓缓地飘动——在半明半暗之中跳舞……

一个转身动作——肯布尔觉得：他认出了那个瘦小的男孩般的躯体和剪得短短的鬈发……不，不可能！可是她已经到幕布后面去了——幕布被灯光照得通明，映出她的黑影，只见她不慌不忙地，习惯地从身上脱下一切，袜子、袜带、紧身衬衣：她的下一个舞蹈——穿红色衣服。

“是狄狄·洛伊德小姐吗？”肯布尔目不转睛地看着幕布，问道。

“小姐……”奥凯利挑逗地说。“啾，当然是啦——狄狄。”

奥凯利好奇地斜视着肯布尔，只见他两眼直盯着前方：这辆载重拖拉机马上就要开动起来，一往无前，不管遇上什么都将从上面压过去……

狄狄结束了那场身穿红衣的舞蹈——肯布尔终于喘了口气——这是从深处喘出来的，竟然发出了响声，他本人也大吃一惊，看了看四周。右侧包厢里有一个东西在黑暗中向他射来一束光亮。

“怎么样，朋友，看样子很喜欢？”奥凯利得意地微微一笑。

狄狄已经穿戴好大衣和帽子，经过通道，向他们走来。坐在奥凯利身旁，伏在他耳朵上讲着什么事，笑眯眯的，不时地喘着粗气。

肯布尔看到她现在穿戴齐全，感到发窘，后来又觉得：她笑的声音太大。肯布尔往一旁闪过身去，下颏更加突现出来——直挺挺地坐着，专心致志地听着协奏曲，觉得演奏的乐器很奇特：一根琴弦固定在拖把上。

灯全亮了。狄狄向肯布尔转过身来：

“听我说，肯布尔，奥凯利说您从来……您从来也没……可是真的……”她抓过肯布尔的手，用一支金色的小铅笔在他的袖口上写了起来。

“若是我母亲……”肯布尔记起了那两片弯弯曲曲的薄嘴唇，他又环视一下四周，仿佛是肯布尔夫人可能也在这里。

没有见到肯布尔夫人，但是——在右侧包厢里却看见了裘利太太。好像是她的夹鼻眼镜玻璃片上的冷光直接射向肯布尔。不过这显然只是觉得如此罢了。若是直接射向肯布尔——为什么裘利太太没有点头示意呢？不，显然是她没有看见。

五　关于瓷巴儿狗

瓷巴儿狗住在72号阿翁蒂太太配备家具的房间里。此处的住户每周更换一次——每一次都像帝国剧院来了一批新的revue[1]一样。室内由于吸烟一向是烟雾腾腾；每到夜间都有人在洗浴间里溅水和哈哈大笑；卧室里的窗帘一直下垂到中午。可是瓷巴儿狗琼尼对此却没有丝毫惊扰不安之感，而是乖乖地坐在壁炉上面的搁架上，居高临下地观察着人们的生活，脸上总是露出毫不介意的和无所不晓的笑容。瓷巴儿狗是属于狄狄的——并且反过来：狄狄也是属于瓷巴儿狗的。她俩是一对永不

① 英文，意为“轻松歌舞”。

分离的朋友。叫人懊恼的是肯布尔不知何故从一开始就无缘无故地与琼尼相处得不太好。

“听我说，肯布尔，您为什么不喜欢我的琼尼？您瞧瞧它那副丑样多可爱呀。它多么忠诚。随便怎么摆布它都行……”

肯布尔的膝盖上摊着文件：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说服狄狄接受其前夫洛伊德先生慷慨提供给她的那笔钱。肯布尔痛苦地皱紧眉头。

“……奥凯利先生认为您应该接受这笔钱。我不明白为什么……”

“听我说，肯布尔，您不认为：琼尼很像奥凯利先生吗？他们俩同样丑陋而又可爱，同样聪明，笑起来也一模一样。您坐到这儿来——从侧面——瞧瞧？”

笔直的、宁折不弯的肯布尔像是一尊佛陀，坐在地毯上，气冲冲地看着琼尼。但这是对的：巴儿狗——就是奥凯利，像是从一个模子上剥下来的。肯布尔拖着货物，缓缓地艰难而行，越行越远，虽然狄狄已经讲起别的事来，但仍然无法让他停住。

原来琼尼有一种拜伦气质：实际上它已绝望到骨髓了，因此也就永远笑着。琼尼面前放着一本白色封皮的小书，这是狄狄为数不多的几件珍宝之一，但她从来也不把它珍藏起来，所以琼尼便慢慢地阅读，很悲伤。壁炉里的火光反射到家具上——还没有点灯；遗忘在地板上的文件泛出白色；肯布尔的方下颏映出红光。琼尼在阅读……

肯布尔清醒过来，从地毯上一跃而起：

“可是我仍然得告诉奥凯利先生，您为什么不肯接受这笔钱？”

白色的小书飞落到一个角落里，狄狄两道黑色眉毛突出了她那孩子般的脸庞——狄狄喊道：

“因为——我……我背叛了洛伊德先生，您明白了没有？为什么背叛了？因为天气很好——请您拿起您的文件走开吧！琼尼聪明十倍，它从来也不问……”

第二天早晨，在事务所里，肯布尔大发牢骚——像个孩子似的，委屈地张着嘴：

“她根本不听……总是唠叨她的巴儿狗……”

奥凯利发出一阵冷笑——像个巴儿狗：

“咳，可真有您的，肯布尔！今天晚上把她拽到我这儿来：我们很快就会解决……”

晚上非常寂静。一排排修剪成菱形的树木——像是一排排木制士兵——规规矩矩和一声不响地伫立在花坛里，让人赏心悦目。可能是一个什么节日，或者也许只不过是专门为孩子们举行的祈祷仪式：圣伊诺赫教堂的钟声响个不停，按照固定的顺序轮换敲击所有的大钟——钟声不停地回荡，汇成一条溪流，头发剪得很短的孩子们身穿白领制服，也排成整齐的队伍，向前走着。

肯布尔和狄狄停下来——让队伍过去。最后一排白领制服的队伍走过去，裘利副主教在裘利太太和荣誉撞钟人团的秘书麦克一印托什陪同下出现在街角。裘利副主教像是一位统帅，引导这支白领制服的军队沿着像数学一般准确的道路向着救世的目标前进。他在身后慢慢地摆弄着手指——在数什么。

肯布尔感到有些不好意思：他从那个星期天起便没有到裘利家去过，应该……应该走过去说说……

“请原谅——我只去一小会儿……”肯布尔把狄狄留在教堂的栅栏旁，迎面向着裘利夫妇徐徐蠕动。

坚定地叉开双腿，窘迫地看着那双方方正正的皮鞋，肯布尔表示歉意：在律师那里忙得不可开交，完全没有时间……裘

利太太的夹鼻眼镜像水晶一样闪光，副主教的金牙熠熠生辉，他向狄狄那边斜视了一眼：只见她站在栅栏旁，要弄着肯布尔的手杖。

“多么美好的晚上！”肯布尔高兴地证实说。痛苦地紧锁眉头。沉默无语……

麦克一印托什解了围。他被公认是个思想深邃和见识超群的人。此时此刻，他聚精会神地看着自己的脚下：

“我总是想：文明是个多么伟大的东西。譬如说：这人行道吧。不，诸位仔细想想看：人行道啊！”

就在这时，忽然响起清脆的笑声，大家都惊奇地回过头去：只见一位年轻女士拿着手杖，在笑。这位年轻女士任何时候都好笑：现在她拄着手杖，笑得前仰后合，剪得很短的鬈发不停地抖动……

接下去，实际上便没有什么特殊的了：只是裘利太太转过头来看了看这位年轻女士——或者更确切些说，不是看她，而是看这位女士倚在上面的教堂栅栏。裘利太太是这样看这位女士的，仿佛她是玻璃的，通体透明。

狄狄突然冒火了，想要说些什么——若是说出来，当然，后果不堪设想——但只是抖了抖肩膀，很快就走了……

然后裘利太太亲切地把手伸给肯布尔，好像是她的手在颤抖，或者也许这是肯布尔自己的手在颤抖。

“再会，肯布尔先生。我们还是指望很快能见到您……”裘利太太也跟着走进教堂。

这可是前所未闻……肯布尔两耳发烧，他拼命地追赶狄狄去了，可是她却仿佛是钻进地里去了：任何地方都不见踪影……

晚上，晚祷结束之后，裘利太太和副主教一起坐在餐厅里，敲着书脊：

“怎么样——您的强制性救世？您看见肯布尔到哪儿去了？我若是处在您的地位……”

副主教把两道眉毛竖成三角形：他简直认不出裘利太太了，以前她对《救世法约》丝毫不感兴趣。副主教搓了搓手：这是个好兆头，这太妙了……

“您是对的，亲爱的。应该这么做。当然，当然。”

而在72号——壁炉的火塘里盖上一层灰烬，最后的余热在灰烬下面痉挛，跳动。狄狄和瓷巴儿狗琼尼一起躺在地毯上。巴儿狗丑陋的脸全都湿了。肯布尔站在门槛上，痛苦地紧锁眉头：他来告诉狄狄，她的举动至少让人感到奇怪。可是现在——却没有词儿了，或者是嗓子里有什么东西堵着，妨碍开口。实际上这很尴尬……

肯布尔努力筑成一个三段论法。

六 文明人士的面孔

众所周知，文明人士应该尽可能没有面孔。也就是说，并非根本没有，而是这样：仿佛是面孔，又仿佛不是面孔——不至于像一件手艺高超的裁缝缝制的衣服那样特别显眼。没什么可说的，文明的面孔应该是跟别人（文明的）完全一样，当然，在生活的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改变。

很自然，房屋、街道、树木、天空以及世上其他的一切皆应该满足这些条件，这才能有幸被称之为文明人士和体面人士。因此，寒冷的灰色天气过去之后，夏天突然来临，太阳明亮刺眼，让人不安，这时肯布尔夫人便感到自己很难堪。

“这简直有点儿那个……上帝才晓得是什么！”肯布尔夫人如虫子般的两片嘴唇抖动着，撅起来，可是不受约束的不文明

的太阳还是照旧龇牙咧嘴。于是肯布尔夫人做了她唯一能做的：放下百叶窗，让室内的光线比较柔和和体面。

肯布尔夫人和儿子如今租了三间屋子：两间卧室在楼上，一间餐厅在楼下，临街。现在一切都平安无事。那次汽车事故，被肯布尔夫人理解为上帝的仁慈。不，那算什么：上帝不会忘记体面人士不管的。

现在——一切都应有尽有：地毯、壁炉，壁炉上面悬挂着已故哈罗德先生的遗像（也是肯布尔家族的方方正正的下颏），窗前放着一张红木小桌，桌上的花瓶是星期天用来插石竹花的。这条街左侧所有的房子里都可以看到绿色的花瓶，而右侧——则是天蓝色的。肯布尔夫人住在右侧，因此她家桌上的花瓶是天蓝色的。

肯布尔夫人尽可能恢复已故的肯布尔先生在世时的规矩。早上穿紧身胸衣，进午餐时着晚装。花五个先令买了一面小铜锣，因为房东老太太不会敲锣，于是肯布尔夫人经常都是自己敲：从餐厅的墙上把锣摘下，到了走廊里就敲起来，然后又回到餐厅。即使是只有她一个人进早餐——肯布尔在事务所里——也照敲不误：主要的是——规矩。

遗憾的是午餐和早餐不是由仆人，而是由上了岁数的泰洛尔太太给端来，她已老朽不堪，摇摇晃晃。为了多少成点儿体统，肯布尔夫人劝说老太婆：带副白手套侍候进午餐。

"多么古怪的脾气，上帝呀！手洗了一遍又一遍，他们还是嫌不够……"老太婆受了委屈，甚至哭了一场，但是为了每月多得两个先令——最后终于同意了。

如今一切皆已妥当，于是肯布尔夫人邀请奥凯利来吃午饭：让他看看，是在跟什么人打交道。只是奥凯利……

让人难以置信——奥凯利来吃午饭时竟然穿着……常礼

服。整个午餐给败坏了。肯布尔夫人嘴唇上的两条虫子伸展开了，抖动着。

“我真高兴，奥凯利先生，您穿着家常便服。况且晚礼服——配上您的脸型……”

奥凯利笑了起来：

“噢，说到自己的外貌——我自命不凡：它极其丑陋，不过它——也很罕见，就是如此。”

他个子矮小，身体肥胖，热得发喘，用一块花手帕一个劲儿地擦脸。一头红褐色的头发乱七八糟，两只手不停地挥动，他把调味汁滴到背心上，由于没有制动器而唠叨个不停。是的，确实，王尔德[1] 也不美，可是他突现出丑——于是人人都相信这是美的。然后：被突现出的丑——以及被突现出的恶——这就应该造成和谐。美——表现在和谐、风格之中，哪怕这是丑的和谐——也就是美，恶的和谐——也就是善……

但这时奥凯利注意到：一根看不见的绳索抖动一下肯布尔夫人黄色的头，嘴上两条苍白玫瑰色的虫子不祥地动了起来，蠕动着。奥凯利讷讷起来，于是两条苍白玫瑰色的虫子也停住了。在社交场合谈起了王尔德！肯布尔夫人这次宽恕了奥凯利，那纯粹是为了儿子……

泰洛尔老太婆双手戴着白手套，哆哆嗦嗦地端来甜酒和咖啡。关于这甜酒，肯布尔夫人考虑了好一阵子。但最后还是决定把修补皮鞋的事再往后拖一个月。甜酒是无论如何也少不了的，若是没有甜酒，就跟没有铜锣或者泰洛尔太太不戴手套一样。

肯布尔夫人两次把甜酒推向奥凯利面前——奥凯利两次都

---

① 奥斯卡·王尔德（1854—1900），英国唯美主义作家。

为自己斟了苏格兰威士忌。所有这一切加在一起——还有蓬乱的头发、甜酒、在空中挥来挥去的手——激怒了肯布尔夫人。两条虫子咬在一起了：

“您可真是个怪人：第一次看见这样的人，就着咖啡喝威士忌。”

“怪人”——对于肯布尔夫人来说跟“不文明的人”是同义的，但奥凯利先生看来是个厚脸皮。他愉快地沉默了片刻——他即使在沉默时也是愉快的——然后思索起来，并且不禁脱口而出：

“……这样的大热天，若是只穿一条苏格兰短裙，大概会很时髦！”

顺便想起一件往事，于是就讲了起来：他跟一位苏格兰朋友一起去巴黎，巴黎的孩子们终于忍耐不住，找了个机会，掀起那个苏格兰人的短裙，瞧瞧里边是否穿着裤子一类的东西……

肯布尔夫人再也不能——不能忍受了。怒气冲冲地站起来，向门口走去，并且把雪白的猫米莉叫过来：

“米莉，我们离开这儿……米莉，这儿没你的事，你为什么跑到这儿来了——你的牛奶放在走廊里……”

可是不可救药的米莉看样子还想要听听奥凯利讲的故事：它喵了一声，固执地不肯走。肯布尔夫人弯下身——突现出锁骨和肩胛骨以及别的骨头——全身像是一把破伞的伞骨。肯布尔夫人在腋下夹着米莉，走出门去。

只是当奥凯利在前厅里寻找手杖（他并没有带来）弄得轰隆隆响的时候，她才重新露面，领口上袒露出木乃伊般的胸和背，显得格外庄严和令人生畏。肯布尔也和奥凯利一起出去了。

像炎热天气的傍晚常见的那样，天空苍白而庄重，边际低

垂。肯布尔瑟瑟发抖：并非由于凉爽，而是由于那些不可避免的谈话——关于体面和不体面，明天和肯布尔夫人将不可避免地进行这类谈话。他瑟瑟发抖，但照旧跟奥凯利一起往那儿——72号走去。主要的是他完全同意肯布尔夫人：在阿翁蒂太太配备家具的房间里——一切都不体面，一切都——不是他的，一切都很粗糙，就像杰斯蒙德的柏油马路中间有一块石头那样碍事，——可是他照样走去。

“既然奥凯利去……应该跟他保持一致……”肯布尔安慰自己。

72号像通常那样，壁炉里升着火。狄狄坐在火前的地毯上：刚刚洗过澡，在烘烤男孩式的鬈曲短发。地板上零乱地放着几张信纸——巴儿狗琼尼在嘲笑这封来信。

奥凯利差一点儿没有踩到信纸上，弯身拾起来。

“不要动！”狄狄凶狠地叫道。“我告诉您——不要动！”两道眉毛在鼻梁上拧在一起，男孩子般的面部表情不见了，现出一张在黑暗中被炉火映红了的女人的脸。

奥凯利坐到一把软座凳子上，像炒爆豆似的说了起来：

“不好，不好，孩子。肯布尔夫人刚刚教诲我们说，体面人士的面孔应该是一成不变的……永恒的，如大不列颠的宪法……顺便说说：您是否听说过，议会将通过一项法案，要求全体不列颠人鼻子一样长？如此说来，不谐调者当然得铲除。到那时——人人都将一个样子，如……纽扣，福特汽车，如一万期的《泰晤士报》。宏伟——最低限度……”

狄狄——没有笑。手里照旧拿着一张纸，眉头还是紧锁，像是——交叉在一起的手指。

肯布尔也没有笑：他的心中在沸腾，怦怦跳动——越出边沿——他站起来。向着狄狄迈出两步——问道——用一种不应

该有的语气：

“这是封什么信？为什么动不得？这——这……”他说着，惊奇地听到自己：不是他——是谁呢？

狄狄一时间也惊奇起来。然后，她的眉毛舒展开来，她趴到地毯上，大笑起来，笑得哽住了：

“噢，肯布尔，好像是，您……琼尼，巴儿狗，你可知道——肯布尔……肯布尔……”

七 方向盘失灵

终于结束了——离婚案，如今任何人对狄狄都不拥有占有权，当然，瓷巴儿狗琼尼除外。

三个人：奥凯利、狄狄和肯布尔一起庆贺。在一间单独的写字间里吃饭，饮酒，奥凯利爬到椅子上，发表祝酒词，挥舞着许多只手，令人眼花缭乱，晕头转向。不想回家：决定去观看拳击比赛。

出租车飞奔，像个疯子一样——或者觉得是这样。转弯时不由自主地倾斜，肯布尔好几次碰到狄狄的膝盖上感到像是被火烧了似的。出租车飞驰……

“您知道，”肯布尔回忆说，“我有好几次梦见我乘坐汽车时方向盘失灵了。穿越栅栏，穿越遇到的一切，而最主要的是……”

而最主要的是什么——他还没来得及讲出来：他们已经走进了大厅。扇形的看台顶端直抵天棚。肯布尔又感到狭窄和燥热，像是被烧烤一样，仿佛还是出租车在飞驰。

“不应该喝这么多……”

“听着，肯布尔，您在想什么呢？”奥凯利喊道。“您可知道：史密斯中尉，全英冠军。您懂吗：是史密斯！您倒是看呀！”

两名拳击手从四角赛台相对的两角缓步登场。史密斯——高高的个子，小小的脑袋长着浅色头发：就像是那副宽大肩膀的无用的小小装饰。来自杰斯蒙德的鲍恩——下颏向前撅起：一副怙恶不悛的杀人犯的凶相。

“加油，鲍恩，加油，杰斯蒙德！史密斯中尉，加油！”

观众又是跺脚又是打口哨，看台上所有的二十排长椅都沸腾起来，一条盘成二十圈的长蛇蠕动着向前涌进——突然间僵住了，伸长了脖子：赛台上的裁判员摘下高筒帽。

裁判员扬起花白的眉毛，看了一看，然后宣布比赛条件：

“女士们，先生们！根据库因斯伯里侯爵的比赛规则——共二十个回合，每个回合三分钟，每一回合之后休息半分钟……”

裁判员鸣笛。史密斯和鲍恩慢慢地走到一起。鲍恩穿着黑色短裤，史密斯——蓝色的。二人相互笑笑，握了握手：表现出毫不在乎的样子，——只是为了求得相互尊重的文明人士开心。穿黑裤的鲍恩立刻收回下颏，在史密斯周围转起圈来。

“真够劲，杰斯蒙德！真痛快！”当鲍恩在全英冠军的胸上打上一个红印时，上面叫喊起来。

盘成二十圈的长蛇蜷缩得更紧，呼吸更频，肯布尔看到：狄狄在动，把身子往前探去——他自己陷在长蛇的圈子里，也把身子向前探去。

花白眉毛的裁判员鸣笛休息。黑方和蓝方——两个人都瘫痪在椅子上，各自在自己的角落里。都大张着嘴——像是被抛到岸上的鱼，急急忙忙利用半分钟的时间尽可能多地吸入空气。场外指导不停地忙碌，往他们的舌头上滴水，扇动毛巾。

半分钟过去了。开始新的一轮。史密斯抓住时机——重重的一拳——自下而上地落在鲍恩的鼻子上。鲍恩把脸藏在史密

斯的腋窝下，随着他一起转动——保护着脸不至于挨打。鲍恩的鼻子在流血，把史密斯的蓝色短裤染红，两个赤条条的身子转动着，挣扎着。长蛇越来越焦急不安地抻长——闻到血腥味，四周跺脚声和号叫声响成一片，模糊不清。

"……吻他的腋窝，鲍恩，那个地方很香！"响起一个男孩子刺耳的尖叫声。

狄狄——满脸通红，激动不安——拽了拽肯布尔的袖子。肯布尔的目光离开赛台，他看了看她——还在大张着鼻孔，狂怒地撅着方方正正的下颏。他仿佛是新来的，觉得狄狄个子很小。而且……她想要问什么？——忘记了……

"看哪！"奥凯利喊道。

结束了。鲍恩被打得摇摇晃晃，他的两条腿慢慢地绵软了，像蜡似的融化了，——终于轰隆一声栽倒。

杰斯蒙德被击溃——杰斯蒙德号啕大哭：

"不对！他击那一拳时鲍恩已经倒下……"

"史密斯滚开！不对，我们看见了！"

史密斯仰起小小的脑袋，站在那里，笑着，等着静下来。

"……他还在笑！多么厚颜无耻！"狄狄在发烧，在颤抖。她转向肯布尔，用个带刺儿的东西温柔地扎了一下他的肘部。"我若是您的话，——就立即去打他个……"

肯布尔一瞬间看了看她的眼神——于是这辆发疯的汽车冲了出去。

"好的，我去，"他向着台子走去。

这是不可思议的，不应该发生的。肯布尔自己也不相信，可是他已经无法停住：方向盘失灵了，发出隆隆的响声，向前冲去，不顾任何险阻……是可怕还是英勇？

"听着，不是真的……肯布尔，您发疯了？拉住，拉住他，

奥凯利！”

可是奥凯利只是笑，一声不吱，像瓷巴儿狗琼尼一样。

裁判员宣布说，史密斯先生同意跟杰斯蒙德的肯布尔先生斗五个回合。赛台上出现了肯布尔庞大的白色身躯——于是杰斯蒙德兴奋地咆哮起来。

杰斯蒙德的肯布尔先生比起史密斯来，又高大又沉重，可是从第一回合便可看出，他的举动完全是愚蠢的。史密斯还是微笑着，朝着他的肋和胸连击数拳——只是在圆屋顶上可以听见“唉哟”的叫声。而肯布尔却稳稳当当地站立着，牢牢地叉开两条电线杆子般的腿，倔强地撅着下颏。

“听我说，奥凯利，他会把他打死的，这非常可怕……”狄狄目不转睛地看着，脸色发白，而奥凯利只是沉默不语地微笑着，表示对一切都了如指掌。

第三个回合中，肯布尔已经是全身布满红斑和血，但还能坚持。在一片寂静中上面有人兴奋地喊道：

“好样的——简直就是铁铸的！”

大厅里响起抱怨声。狄狄不满地环顾一下，又是一片寂静：开始第四个回合。这个回合一开始，肯布尔就被打倒了。

狄狄跳起来，瞪大了眼睛。裁判员扬起花白的眉毛，看了看，读着秒数：

“1，2，3，4……”

最后一秒——第九秒——肯布尔笔直地站立起来。他又挨了一拳——于是一切都飘动起来，飘飘悠悠，他最后看到的：是狄狄苍白的脸。

肯布尔模模糊糊记得：把他拉往什么地方去，狄狄在哭泣，奥凯利在笑。后来给他喝了什么东西，睡着了——直到夜里才醒过来。月光照射到窗户上，丑陋的巴儿狗琼尼朝着肯布尔的

脸发出讥笑。

狄狄的房间。夜间在狄狄的房间里……做梦吧？然后不慌不忙地朦朦胧胧地想：

“是真的，不能拉回家去——这副模样……”

舌头发干，渴得要命。

“狄狄！”肯布尔怯生生地叫道。

一个身穿黑色睡衣的人从小沙发上起来了：

“噢，您到底！肯布尔，亲爱的，我真高兴，我真害怕……您能原谅我吗？”狄狄坐到床上，把肯布尔的一只手抓在自己滚热的小手里。发散着紫罗兰的香味。

肯布尔闭上眼睛。没有肯布尔——只有狄狄抓着的那只手：构成肯布尔的一切全都集中在这只手上，集中在这几平方英寸之中，——吸吮着，吸吮着，吸吮着。

“狄狄，我去了——因为——因为……”这时有什么东西把嗓子堵住了——真沉重——动弹不得。

狄狄弯下身来，很严肃，像个小姑娘，也像位母亲：

“好可笑！我知道。不要说了……”

两片温柔的利刃刺痛了肯布尔——飞快地啄着他的嘴唇——一切都过去了，只有紫罗兰的芳香，像燥热的天气里常有的那样，——呛人而又甜蜜。

一整夜都是瓷巴儿狗琼尼用讥笑来看护肯布尔，妨碍他思考。肯布尔痛苦地锁着眉头，在脑子里翻腾着。那边在四方的小匣子里放着他所熟悉的东西，其中的一个很珍贵，里面放着：上帝、不列颠民族、裁缝的地址和未来的妻子——肯布尔太太——很像母亲肯布尔年轻时的肖像。这一切正是确定不移的对像。现在所说的——任何一个小匣子都装不进去：从而……

可是方向盘明显地失灵了：肯布尔被拉过“从而”，越过遇

到的一切……

早晨，肯布尔醒来——狄狄已经不在了，但还留有她的气味，黑色睡衣放在椅子上。

肯布尔吃力地爬起来，穿上昨天那件晚礼服。长时间地看着睡衣，有了精神，然后跪下，向门口瞧了一眼，便把脸埋到黑色绸子里——埋在紫罗兰的芳香中。

狄狄回来了，朝气蓬勃，情绪激动，潮呼呼的头发没有梳理。

“狄狄，我想了整整一夜，”肯布尔牢牢地叉开两腿，“狄狄，您应该做我的妻子。”

“您是这么想的吗？应该？”狄狄由于笑而抖动。“好吧，既然应该……只是您，看在上帝的份上，得躺下，医生吩咐让您卧床……看在上帝的份上……是这样……”

八　蓝衣和粉衣女士们

拳击比赛是在星期六举行的，而星期一肯布尔的大名便显赫地出现在《杰斯蒙德星报》上。

拳击大厅里
非同寻常的事件！
贵族拳击手

上周我们在赛台上见到了黑人琼斯，这个赛台首次因一位出身于贵族家庭（尽管已衰落）的拳击手出场而大放光彩……

肯布尔先生（已故哈·肯布尔之子）以惊人的坚强毅力经受住了史密斯的铁拳，直到最后第四局才倒下，成了自己冒失上阵的牺牲品。肯布尔先生在失去知觉的状态中被抬走。肯布

尔的朋友中，帝国剧院的明星狄某以其装扮入时而令人瞩目。

这一天，杰斯蒙德的生活沸沸扬扬。人们不再谈论天气——肯布尔成了智慧的主宰，人们只是谈论肯布尔的丑闻。人们在泰洛尔老太婆的房子附近停住脚步，观望肯布尔家的窗户，期待着看出某些征兆，但是最终也没有出现征兆。于是有些人进去找肯布尔夫人，对她深表同情。

“咳，多么可怕，多么可怕！可是他莫非是伤势沉重到这种程度，竟然不可以把他抬到您这里？”

肯布尔夫人嘴上的两条虫子弯曲了。

“可怜的肯布尔夫人！您甚至没有可能去探望他！您大概是不想到那栋房子里去，对吗？”

“再说——那个女人！亲爱的肯布尔夫人，我们理解……”

肯布尔夫人嘴上的两条虫子弯曲了，在慢火中发出嗞嗞声。蓝衣和粉衣女士们欣赏着；后来不知何故又在副主教裘利家的房子附近转悠起来——以其敏锐的嗅觉在这里闻到了什么气味；后来又到那栋房子去了，焦急地望着垂下窗帘的窗户，可是窗帘一直没有拉起来……

然而，关于裘利副主教家的房子，蓝衣和粉衣女士们却猜错了：那里发生的，纯属无关紧要的琐事。裘利太太进早餐时阅读报纸，无意之中打翻了咖啡杯子——每个人都可能发生这种事。主要的是桌布是星期六才铺上去的——按照时间表，得下个星期六才能换新的。难怪副主教情绪不佳并且对《救世法约》写了注释，而太太则坐在窗前观看红色电车。然后她到那栋房子去了，向女房东询问一阵就立即往回走——也许是得到回答说，肯布尔先生由那个女人照料，或者肯布尔先生大有好转。但是，这当然只是猜测——唯一可靠的是裘利太太于一点

三刻准时到家，并且在一点三刻准时开始第二次午餐：显而易见，一切都平安无事。

一切都按照时间表进行，晚上，圣伊诺赫教区荣誉撞钟人团的星期一例会照常在副主教家举行。参加者有几位身着蓝衣和粉衣的女士；从不缺席的麦克—印托什仍然穿着蓝黄绿三色短裙；肯布尔夫人却没有来。

大家都如坐针毡，人人张口闭口都离不开肯布尔——肯布尔。可是跟副主教切莫过多争论：他面前放着一份清单，上面开列了应该讨论的问题——共分十七个栏目——一个也不得遗漏。

“先生们，请注意：现在是一个最严肃的问题……”

这就是关于提高《圣伊诺赫教区杂志》的收益问题。副主教刚刚为杂志弄到系列文章《阿尔森·留朋巴黎历险记》。然后——这当然就会提高杂志的印数，不过暂时还得弥补开销，须要刊登广告，广告，广告。

“麦克—印托什先生，我们期待着您的帮助！”

麦克—印托什先生经销妇女服装，门多路广。他当即给了三个地址，并且还将努力寻找。

“哦！”他想起来了。“斯克里布斯的橡胶制品如何？”

副主教扬起眉毛：这里有一个严重情况。

“麦克—印托什先生，您可记得：我们得保证所介绍的产品质量。《圣伊诺赫教区杂志》可不能……”

“噢，我对斯克里布斯产品敢于担保……”荣誉撞钟人团的秘书激烈地反驳道。“我亲自……”

可是副主教制止了他——轻轻地一挥手，他在布道中用这种动作描绘一个虔诚的灵魂升天。斯克里布斯的产品被接受了；副主教记下相应的地址……

后来，当人们已经不再等待肯布尔夫人时，她却驾到了。像平时一样，她的头部被一根看不见的绳索拉向上方，只是脸——更加像木乃伊了，骨头更加突现出来——如一把被风吹坏的伞的伞骨……

犹如鸽子这种上帝的鸟儿纷纷落到有谷粒的地方一样，粉衣和蓝衣女士们都集拢在肯布尔夫人的身边：什么事？怎么样？

两条虫子趴着不动，只是伸长了身子——最后终于动弹了：

“我只是想：我已故的丈夫哈罗德先生会怎么说……”

她抬起目光向上——向着上帝和哈罗德先生的居所，从眼睛里流出两滴法规所允许的泪水，很快就被细亚麻布手帕所吸收。

大家用沉默来深沉地哀悼这两滴泪水。裘利太太远离大家，躲在一边，把一只蓝色信封揉皱，然后又把它摊平。沉默不语：此时此刻能想出什么好主意呢，能用什么办法帮忙呢？

突然间，麦克—印托什足球般的头滚动出来：他像任何时候一样，是他人无法取代的。

“先生们，这很艰巨——可是我们仍然应该请求副主教牺牲自己。凡是在星期天祈祷仪式上听过副主教动人心弦的布道的人，都能理解，惟有铁石心肠才能……先生们，我们应该请求副主教到那栋房子去一趟，我坚信——我们坚信……”

“我们坚信！”粉衣和蓝衣女士们附和着。

副主教在回答之前先沉默片刻，并且擤了擤鼻涕，这在他的一个栏目里，是真诚的激动。有什么可说的——他随时都准备作出牺牲。可是假如这也无济于事，那时就不得不……

裘利太太揉搓着那个窄信封，又把它展平，一股凉气使她耸了耸肩膀：可能是着凉了。在天气炎热的时候，您可知道，特别容易着凉。

粉衣和蓝衣女士们在周围像小鸟似的飞来飞去和叽叽咕咕。

九 那好吧

狄狄比平时起床晚，已经过了中午，坐在镜子前，一边哼哼着曲调，一边梳理不听话的男孩子般的鬈发。她身上穿着她所喜欢的黑色睡衣；衣襟一直敞开到腰部，宽松地系着腰带，透过黑色的织物——露出粉红色。穿着这身衣服，留着短发——既是个小姑娘又是个男孩子——她仿佛是中世纪的少年侍从：那些苛刻的贵妇由于这些少年侍从很轻易地把骑士忘掉并且很高兴从古堡的阳台上抛下软梯。

隔壁房间里，肯布尔心事重重，翻来覆去：狄狄隔壁的这个房间腾出来第三天了——他在这里住到第三天了——或者说，不对：他是乘坐发疯的汽车往什么地方飞驰，飞越过遇到的一切——像是在梦中飞驰。况且这一切很快即将结束。只消再挣到三十英镑，到那时就可以从这成百上千栋千篇一律的房子中间租上一栋——脚下又会坚实了。

“亲爱的琼尼，”狄狄在和瓷巴儿狗谈话，“请你别生我的气，假如我不久就出嫁。你不是了解我吗？那就保持沉默吧，笑吧，而现在……”

有人敲 72 号的门。可能是——南希。

“南希吗？请进。”

门咯吱一声开了，狄狄从屏风后面走出来，看见了——裘利副主教。眉毛竖成三角形，他惊奇地向上面扫了一眼，不满地发出一声：“咳！”——并且向通往走廊的出口退去。

“我非常抱歉——我以为既然已过了 12 点，那么一切都

已……”他抓住门拉手，可是狄狄也抓住了这个拉手。

“不，不，请便，甭客气，看在上帝的份上——请坐。这是我普通的晨装——款式很可爱，不是吗？我没少听人说起过您——我非常高兴，您终于……”

有什么办法呢，要牺牲自己就要做到彻底：副主教坐下，尽量不看这身普通的晨装。

“您看……小姐？嗯……狄狄……我来此是受一位不幸的母亲之托。您当然不了解有子女是什么意思……”

“噢，裘利先生，可是我有……这是我唯一的琼尼，我爱他如命……”狄狄把巴儿狗举到裘利副主教翘成三角形的眉毛前，“他有多可爱，不是吗？喂，琼尼，笑笑！亲亲裘利副主教，别怕——别怕……”

琼尼用冷冰冰的微笑着的嘴唇触及一下副主教的嘴唇。是由于突如其来——还是由于天生的礼貌，不管怎么说，副主教还是回报了瓷琼尼的亲吻。

“噢，您多么可爱！”狄狄兴奋了，可是副主教却完全持有另一种看法。他不满地跳了起来：

“我改日再来拜访您，小姐……太太，等您不这么愉快的时候再来。我根本不想……”

“噢，裘利先生，很不幸——我好像是经常都这么愉快。”

“在这种情况下……”

裘利先生起身到隔壁房间去——见肯布尔。这里的土壤比较肥沃。肯布尔听完裘利先生的话，紧皱眉头，连连点头：是的，是的。况且也不可能不是这样：副主教的话逻辑严谨，他拖着肯布尔，在轨道上行驶，——副主教胜利了……

可是在最后一站却突然翻了车，肯布尔从椅子上跳起来：

“裘利先生，我请求您不要这样谈论……狄狄，我已经要她

做我的妻子了。"

"妻——子?"不过副主教立刻就恢复了常态:"可是您不是一直都同意我的意见吗，肯布尔先生?"

"是的，同意，"肯布尔阴郁地点点头。

"那么您的逻辑在何处，肯布尔先生?"

"逻辑?"肯布尔皱起眉头，擦了擦前额——突然间低下头，如同一头公牛，径直朝着副主教冲来。"是的，做妻子！我说了——做我的妻子……是的！请原谅——我……我想要一个人呆一会儿，是的!"

"哈，是这样？那好吧!"副主教竖起眉毛，走了出去，根据的栏目是：冷静的不满。

十 电熨斗

已经是七月了。公园里的树木，很可惜，失去了刚刚修剪后的体面模样：夹竹桃花已经凋谢，拼命地长着枝叶，绝对不遵守章法。每到夜里，鸟雀啼鸣，完全不考虑体面人士在十点钟已经入睡。体面人士往往愤怒地敲窗户，把戴着白色睡帽的头探出窗外。

而且应该承认，杰斯蒙德甚至也有无政府主义因素，这种因素对所发生的事采取完全鼓励的态度。他们巧妙地躲过公园更夫警惕的目光，十点钟以后藏在树丛里倾听鸟雀啼鸣。树丛整夜争奇斗艳，嘈杂鼎沸，月亮整夜在公园上空游荡，眼睛上戴着单透镜俯视下界，以冷漠的讥讽神情看着瓷巴儿狗。

这一切引起一种奇怪的病症：树丛、炎热、夹竹桃——加在一起。狄狄要起小孩子脾气，不知道想要干什么，肯布尔不知所措。

“真热。我不能……”狄狄又解开短上衣的一个纽扣，在肯布尔面前出现有节奏地一起一伏的波浪：有白的——细亚麻布，也有——粉红的，还有喧闹的和红的——在肯布尔的头脑里。

肯布尔开始逗引狄狄开心：

“……您知道，狄狄，我昨天在国王路上一家橱窗里见到了电熨斗。真漂亮，只要十先令。我认为您应该开始置备日常用具。”

可是狄狄甚至对这件事也反应冷淡。不对，她好像是生病了。

放下了窗帘。她躺到床上。

“您瞧，肯布尔：我发烧了。就是这里——不是吗？不对，再往下面一些——这边……”她放上肯布尔的一只手。

于是肯布尔的一切又都集中在手上这几平方英寸的地方，听见远处的响声：血液掀起有节奏的波浪，向外面涌来，又过一分钟……

“是的，好像是有烧。这——没关系，只不过是——天气……”

壁炉上面——巴儿狗琼尼，窗户上——月亮戴着单透镜，露出始终如一的笑容。肯布尔气冲冲地爬起来，把琼尼的脸转向墙壁。

“不，求您——求求您……最好是递给我。”狄狄伸出双手。

月亮钻进轻纱般的云彩里，暗淡起来，又在嘲笑，与此相适应——狄狄的脸每一秒钟都在变化，两道眉毛——再一次锁在一起，心事重重……现在想些什么呢？无疑是想着将来：小房子、闪着白光的门前台阶、星期天插着石竹花的花瓶——绿的或蓝的。

“琼尼，我亲爱的琼尼，”狄狄拥抱着瓷巴儿狗。“亲亲我，

琼尼。这样……再来一次，再来！再来！”

她亲了巴儿狗，巴儿狗越来越温暖，获得了生命。她用自己的芳香使它有了香味——这是由于干旱无雨而干枯的紫罗兰，既甜蜜又刺鼻。她把琼尼可笑的脸淹没在白色的和粉红色的波浪之中，用一些奇怪的名字呼唤它。

而肯布尔则沉默地坐着，把他那石头的下颏固执地展示给月亮——真像已故哈罗德先生的遗像。

如今奥凯利很少到这里来，即使来了——也始终是这样一副样子：睡眼朦胧，敞着怀，凶恶而又欢快。肯布尔很认真地对他讲述道：

“已经有了二十英镑。还得三十——花上五十就可以把家具置办齐全了……”

“没有家具——怎么都不行？”奥凯利冷冷一笑。

“噢，是的，那当然——不行，”肯布尔毫不介意，照旧很认真回答。根本就没什么可笑的：这有什么好笑的呢？一切都完全合乎逻辑。

“哦，宝贝儿，肯布尔，逻辑得会驾驭，否则弄不好会翻车的。”

接着，天晓得扯到哪儿上去了——奥凯利竟然讲起他的姑妈伊娃的事来：说她到了老年聪明反被聪明误，害怕饮水——怕喝进杆菌。杆菌倒是没有喝进肚子里去，可是由于不饮水不久就死了。

狄狄开始漫不经心地听着，渐渐地舒展开了眉头，笑眯眯的少年侍从渐渐地睡醒。这时奥凯利走到壁炉跟前，拿起巴儿狗琼尼。

“多么像我，啊？看着它——我不用照镜子就能刮脸……”

眉头完全舒展开了——狄狄哈哈大笑起来。

“这——简直是天才，如果是您自己想出来的。哦，您承认呀，是自己——不是？哦，承认呀！”她摇动着奥凯利，他的头无可奈何地摇晃着，从袋子里掉出一个个纸包。

“哈哈，冰淇淋？哈哈，牡蛎？可有香槟？”

怎能没有。在绿色的地毯上开始了野餐。奥凯利大吃特吃牡蛎，像英格兰人那样狼吞虎咽。咳，这些英格兰人呀！

“……虔诚得就像……就像牡蛎一样，还很认真——就像不透水的靴子一样。我的上帝呀——英格兰人！我要把他们全都这样——柠檬汁——就这样……哈哈，乱套了？”

门轻轻地开了——南希出现了。她有一半是爱尔兰人血统，因此奥凯利尤为真心真意地欢迎她。除此之外，她……

南希只穿一件粉色衬衣，两手拿着毛毯。她纯洁无邪，走遍所有的房间，挨着个地提醒人们：

“请不要到走廊来——我将要洗澡……”

这可真是壮丽辉煌，肯布尔甚至笑了。他笑得很特别：大家都已不再笑了，惟有他一个人想起来又笑个不停——沉重的载重汽车开动起来——怎么也停不下来。

南希裹上毛毯，宽厚地同意在洗澡之前参加野餐。狄狄抖动着短短的鬈发——这个顽皮的假小子撅起嘴唇，表演裘利副主教如何亲吻巴儿狗。

又是如此——大家都已把这件事忘了，不再吱声了，可是肯布尔，却想起来又是笑个不止。大家皆已散去，只有他一个人在房间里——他想起来还是笑个不止。

静悄悄。闷热的夜晚，叫人感到窒息，仿佛是头上蒙着棉被。无法入睡……

狄狄从五斗橱上把巴儿狗拿下来。亲吻它，直到使它变得温暖，活了起来。而肯布尔则梦见了电熨斗：体积庞大，闪闪

发亮，爬动着，把一切都熨平，房屋，树木等等——一无所剩，全都变平了，变光滑了——像镜子一样。

肯布尔欣赏着，心里想：

“仅仅十个先令！……”

十一　天气酷热

裘利副主教不放过机会向杰斯蒙德灌输自己的《法约》。星期六那天他在救世军的集会上发表讲演。既然国家顽固僵化，那么我们，我们——我们中间每一个人——就应该把亲人驱赶上救世之路——用蝎子——驱赶，像奴隶似的——驱赶。宁可当上帝的奴隶，也胜过当撒旦的自由之子……

讲演震撼人心，于是救世军杰斯蒙德分部决定立刻采取行动，就在明天。

这是星期天，阳光灿烂，天气炎热。早晨八点半钟，救世军从其本部出发。二百名救世军战士打着旗，唱着歌，敲着鼓，迈着军人的步伐，走过市里。一个高个子的妇女——威严的军官，头戴蓝色宽檐帽，每到一家门前都停下来，用一把小榔头敲着：

“基督号召你们去教堂！”

“哈罗！基督号召你们……哈罗，哈罗！”一直敲到屋里的人醒来，受惊的面孔往外面张望。

圣伊诺赫教堂今天座无虚席。副主教回家时已很疲劳，但也很幸福。荣誉撞钟人团的秘书麦克—印托什兴奋地摇晃着头，很有礼貌地跟随着他：多么好的口才，多么充沛的精力！

“好的，亲爱的麦克—印托什，今天——该轮到您了，”副主教向他告别。“尽管这是——很艰巨的义务，但这毕竟——是

义务。”

麦克—印托什去散步。他选择散步的地点不是风景如画的地方，而是阿翁蒂太太配备家具的住宅所坐落的那条街。看来他有时产生一些稀奇古怪的冥思遐想。

副主教吃过早饭之后，坐到安乐椅上。天气非常炎热。透过房顶上带格子的玻璃窗，餐厅里反射出数十个小太阳。副主教欣赏着：这些不很明亮的袖珍小太阳。他坐着打瞌睡：他星期天的时间表包括这一项。他的脸即使是在睡眠中也保持着彬彬有礼的优雅表情；一切皆已准备好，随时都可以睁开眼睛并且说：真好的天气，不是吗？

救世军当然也没有饶过阿翁蒂太太配备家具的住房，天还没亮就惊扰了此处的居民。居民们没有睡够，敲门声就更响了，超过了需要，浴室里溅水声也更响了，超过了需要。

狄狄出来吃早饭皱着眉头。吃早饭时很惊讶，仿佛是第一次看到，她仔细地瞧着肯布尔，尽管他跟平时一样：大大的块头，结实和不可动摇。

肯布尔为了尽快弄到缺少的三十英镑，如今找到一项可以在家里完成的工作。喝完咖啡之后，他立刻解开衬衣的袖口，回到自己房间工作去了。

狄狄紧锁眉头，坐在他身边，抚摸着巴儿狗。太阳升高了，烦人地敲打着窗户。肯布尔站起来拉上窗帘。

“而我喜欢阳光，”狄狄跳起来。

“可是，亲爱的，您知道，我在工作，为的是我们能够尽快地购买家具，然后……”

狄狄突然笑了起来，没有把话听完就回到自己房间去了。她把巴儿狗放在壁炉上面，看了看那副丑陋但很迷人的脸：

“你是怎么想的，琼尼？”

琼尼显然是想着同一件事。狄狄急忙戴上宽檐帽……

十分钟之后，由于散步所取得的出色成就而激动不已的麦克—印托什站在裘利太太面前：

“我们应该到桑迪湾去，”他神秘地强调了“应该”二字。

裘利太太的夹鼻眼镜闪出了非水晶的光：

“您——您确实相信？”

麦克—印托什先生只是委屈地耸了耸肩膀，看了看表：

“我们离火车开车时间有七分钟。”

裘利太太在匆忙中用衣袖碰到夹鼻眼镜上，夹鼻眼镜掉了。裘利太太更牢固地把夹鼻眼镜戴上，重又成了裘利太太。现在可以走了。

……在桑迪湾也躲不过太阳：明亮刺眼，热得血液沸腾，汹涌地拍击着岸边，泛起白色的泡沫。

奥凯利和狄狄躺在滚烫的沙滩上。也许是由于阳光——狄狄的太阳穴怦怦地跳，也许是由于阳光——奥凯利艰难地挑选着字眼儿。

“天太炎热了。我们去洗澡吧，”狄狄站起来。

黄色的沙滩由于炎热而变成白色。碧绿的波浪滚动着，推出一圈圈白色泡沫。戴着橙、粉、紫色游泳帽的人头随着波浪的起伏而上下漂动，波浪压下太阳的灼烤，也压下人的笑声。

水使人感到精神爽快，不愿意离开水。狄狄自言自语：

“不出去，得洗个够——现在不回家……”

可是波浪把人带向远处，越来越远。波浪向人袭来，把人托起来，把人卷入漩涡，人不进行抗争，不思考，随波逐流……

水面上只能看见奥凯利的头——巴儿狗的丑陋的冷笑着的头。他喊叫着，但在波浪的喧嚣声中听得不很真切：

“……通宵……好吗？”

狄狄——听见了，还是没有听见？——点着头……

洗完澡走进餐馆吃午饭时——奥凯利在一张桌子旁看见了裘利太太以及和她一起的麦克—印托什思想轻浮的足球状的头：

“是您？什么风把您吹来了？我很高兴，裘利太太，您还没有完全钙化……”

“钙化？”

“对，我刚刚向我的……女伴讲了。若干年以后好奇的旅行家将在英国发现动弹不得的钙化人，其形状或许是像树木、狗、云彩……假如到那时一直没有发生地震或者类似的事……”

裘利太太的夹鼻眼镜发出冷光。她冷笑着看了看奥凯利手中一个奇怪的小包：只见他不停地挥舞着这个小包。

“奥凯利先生，这就是您那个著名的充气皮箱吧？”

奥凯利稍稍有些不安——四分之一秒的时间。

“噢，您知道：好的猎手外出时没有不带枪的。只不过是习惯而已……这么说您五点钟回去？我希望我们能在火车上再见面，假如我不迟到的话。”

“我将会很高兴，”裘利太太的眼镜玻璃闪着光。

奥凯利的马虎大意是尽人皆知的：奥凯利当然没有赶上五点钟的火车。

十二　肯布尔的生日

酷暑睡着了，乳白色的雾如毛毛细雨：水滴不停地敲打着窗台，发出清晰的声音，如时钟的嘀嗒声，推迟了什么人规定的期限。

当这期限到来之际——这恰好发生在肯布尔的生日那天

——收到一封装在冰冷的蓝色窄信封里的信。信没有署名。

“尊敬的阁下，作为您的朋友，我们不能不通知您，您所熟悉的K先生和D女士滥用了您的信任，您对此将有机会得到证实。”

蓝色窄信封有些熟悉，肯布尔想了想，——记起来了。这一切非常简单而且清楚：纯属捏造，肯布尔坚定不移地确信。

于是仍然照旧——到事务所去了，但毕竟有点儿不太好：仿佛是喝完一杯茶之后在茶杯底下发现一只苍蝇，虽然把苍蝇扔掉了，可是毕竟……也许——这只是由于浓雾所致：浓得像是棉花，让人喘不过气来，脚步被裹住了，发出奇怪的响声——好像有人紧追不舍地跟在身后。

在事务所里，奥凯利吵吵嚷嚷、欢欢乐乐地迎接肯布尔——比平时更加吵嚷和热闹。原来奥凯利并没有忘记今天——不是普通的日子，而是肯布尔的生日，并且为肯布尔备下一份礼品，究竟是什么礼品——晚上便会揭晓。然后赛西莉——像复活节的小羊羔似的，微笑着送给肯布尔一束白色的百合花。肯布尔简直深受感动。

而回到家时，还有另一份礼品在等着他：狄狄亲自——亲自！——建议去商店购买。于是肯布尔的苍蝇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熨斗……”肯布尔喜笑颜开。“不，首先买熨斗，然后再……”

“熨斗很重，应该最后买，免得一直拖着它，”狄狄不无道理地反驳说。

可是肯布尔坚持己见，因此先买了熨斗；肯布尔高兴地拖着，根本不重：很轻，像是一片羽毛，说真的。

灯亮了，雾也更浓了。这天是肯布尔的生日——真正的诞

生，开始了新的生活。雾中的杰斯蒙德也是新的——前所未见的陌生的城市。脚步声也非同一般，很欢快——仿佛有人不停地走，跟在身后护卫。

肯布尔还必定要给狄狄买一件衬衫。狄狄推辞，但肯布尔却不想听：今天——是他的生日。

“是给您的妻子？”

“不……也就是……”肯布尔不好意思地对店员笑笑。

透明的绸衫和裤子——穿上后，应该会露出玫瑰色的躯体，更加妩媚。跟她，跟狄狄一起翻弄和观看这种东西觉得既高兴又害羞。每购买一件新东西，狄狄就越发是他的妻子了。

肯布尔两耳发烧，他发现：狄狄把脸躲起来。肯布尔笑起来。

“噢，狄狄，勇敢一些：看看我……”想要看到她也是那种甜蜜的羞涩的样子。可是狄狄还是不给他看自己的脸。

晚上奥凯利来了，带来许多大包小包，由赛西莉小姐陪同。

“……为了能像在挪亚方舟里一样，”奥凯利解释说。转向壁炉——两手轻轻一拍：

壁炉上面，在巴儿狗琼尼旁边——一个闪闪发亮的熨斗引人注目。“跟琼尼放在一起？”他以责备的目光瞧了狄狄一眼。

然后转向肯布尔：

“好了，决定了：‘我永远是你的’——不是吗，肯布尔？至于我吗，我简直愚蠢：永远也不能理解，何以始终如一地只爱同一个女人——何以始终如一地只阅读同一本书？最终的结果——这会让人不学无术。”

今天香槟对狄狄产生了奇怪的作用：她坐在桌旁，从文件夹里抽出几张信纸，以享受的神情把它撕成碎片。赛西莉——她由于酒劲而满脸通红，跟奥凯利在争夺第四颗纽扣：她已允

许解开上衣的三颗纽扣，可是第四颗……

“不行，这不体面，”赛西莉像复活节的小羊羔，表情严肃而无邪。

“可是为什么单单是解开第四颗就不体面呢？”奥凯利哈哈大笑。“为什么三颗都可以？”

狄狄还在撕着纸。奥凯利从她手中夺过文件夹，要求静一静。主要的是他想要让听的人注意，——信纸是带条格的。别的信纸——杰斯蒙德人不用来写信，这非常好，因为条格——就是轨道，而杰斯蒙德人的思想正是应该在轨道上行驶，严格遵守时间表的规定。生活的智慧——在于数字，因此他欢迎所崇拜的赛西莉三颗纽扣的道德。并且因为他奥凯利，而非别人，是一条恶龙，引诱肯布尔脱离圣伊诺赫教区的轨道……奥凯利拿出一张五十英镑的支票，递给了肯布尔：

“……好让您明天就能买全其余的熨斗……”

因为肯布尔犹豫不决，奥凯利补充道：

“当然是借。我要求您今天——就是现在——给我写一张借据。啊？”

这太好了，令人晕头转向：意味着——明天就……肯布尔双手颤抖，声音也颤抖：

“我不会像您奥凯利那样说话……可是您明白……您是我惟一的朋友，——惟一的……”

这时——这非常荒唐——狄狄竟然哈哈大笑起来——声音越来越高，越来越响——突然像琴弦断了似的——含着眼泪说：

“不能拿，肯布尔！不能拿他的钱！不可以，我不愿意，不愿意！”

但她很快就平静下来，沉默了。也许这只不过是耍小孩子脾气：没有任何理由——为什么不愿意——狄狄不能说。

“您瞧：您的香槟，”肯布尔带着责备的神情，但很和蔼地对奥凯利说。奥凯利挎着复活节的小羊羔赛西莉的臂膀走了。

肯布尔的生日结束了——明天将开始新的生活：明天寻找一栋小房子。

十三 雾中奇遇

狄狄又答应从剧院回来之后去找奥凯利先生，于是奥凯利便去跑花店，寻找Easter Lylies[1]：狄狄喜欢这种花。奇特的如白瓷般的花朵，只有一个漫不经心翻卷着的大花瓣，探出一个雄蕊，发散着干燥的甜蜜的芳香。花朵不对称，白瓷与芳香相互矛盾——这就像奥凯利讲话的风度一样，有一种叫人生气的东西。总之——狄狄很喜欢Easter Lylies，无论如何得设法弄到手。季节已过。只是到了国王路，奥凯利才有幸找到最后几支，稍稍有些枯萎，仿佛由发黄的旧瓷制成的。

奥凯利在腋窝下夹着纸卷，嘴里打着口哨，跑出商店。思想欢快地泛着香槟般的泡沫，狄狄犹如维纳斯一样，穿着黑色睡衣，从泡沫中走出来。

“况且现今的维纳斯就应该是这样的：穿着睡衣。裸体——过于高雅了……”奥凯利打着口哨，思索着。

“晚上好，亲爱的奥凯利先生！天气真好，不是吗？”

奥凯利大为愕然：裘利副主教的金牙在他面前熠熠生辉。

“您大概是到自己的——事务所去吧？”裘利难以察觉地微微一笑。

“就是说……为什么到事务所去呢？”奥凯利有些窘迫：谁

① 英文，意思是“东方百合”。

都不知道每天晚上在事务所里发生什么事，这真是非常奇怪，裘利竟然……“我并非像驴那么勤奋，晚上还工作……”奥凯利从容不迫地笑了起来。

“啊，是这样。这就是说……”裘利拿起碟子形的牧师帽。于是奥凯利又愉快地走了，腋窝下夹着一束花。

当奥凯利拐进干草街时，天已经黑了。在无数个夹在古老房子中间的峡谷里，路灯亮了，灯光摇曳。从河上飘来雾气，一切都失去了平时的面貌，生活更加容易——也更容易上当受骗。铁匠作坊里铁器丁当响，路灯的红光罩上了烟雾——可以相信，下面河岸上，奥利弗·克伦威尔[1]的披甲兵正在篝火旁集会。这个黑影——混到玛丽·斯图亚特[2]手下那美丽而不幸的里齐奥……奥凯利站住，双手插进衣袋里，陷入沉思。

可是里齐奥转过身来——于是奥凯利觉得：他戴着一顶牧师帽。这是多么奇怪的会见——或许是因雾所致？奥凯利把脸贴在古玩店的橱窗上，聚精会神地观看一个发绿的铜质门拉手——一个丑陋的狗形人头。然后小心翼翼地跑到对面，跟着里齐奥走了。

对，这是他：挺拔的身躯，双手规规矩矩地背在身后——手指在数着什么。这是裘利，约翰鞋匠胡同——对于副主教先生来说也许是个相当奇怪的散步地点……

奥凯利一头钻进最近的一条通道，向河岸跑去——沿着两侧高墙耸立的黑暗峡谷，然后拐弯抹角，又来到国王路。

当奥凯利在马路上转悠一个小时之后再次出现在约翰鞋匠

① 奥利弗·克伦威尔（1599—1658），英格兰军人和政治家，曾任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护国公。

② 玛丽·斯图亚特（1542—1587），苏格兰女王，出生后六天父死即位，1567年被废黜，后被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处死。

胡同对面时——雾已消散，可以清楚地看出：没有一个人影。奥凯利通过包着铁皮的侧门进了房子。

奥凯利的事务所里有一个拱顶的小房间，窗户朝着胡同，窗户陈旧而狭窄，是个镶着栏杆的炮眼。如今这个小房间已面目全非：墙上的挂毯因陈旧而褪色，两盏铸有花纹的铁灯，来自对面的古玩商店；一张非常低矮的——离地面只有四分之一英尺——土耳其沙发跟整面墙一样长。壁炉里的火已烧到外面，狄狄在火边——穿着那件黑色睡衣，多么舒适。

就这样躺着，眼睛盯着嬉戏的金黄色火苗，不时地啜上一小口刺舌的金黄色葡萄酒，既听——又不听奥凯利带刺儿的话。

"……我的小姑娘，我正是想要这样，您跟熨斗和肯布尔住在一起，会不幸的。幸福是一种最富有脂肪的环境，可是您最合适的却正是现在这样，剪短发，瘦瘦的，是个小姑娘，也是个男孩……"

奥凯利的手如此温柔地触摸着，狄狄从远处疲惫地看到奇异而矛盾的 Easter Lylies，并且听见自己的声音：

"可是这非常残酷——欺骗肯布尔。他——是一个大孩子。"

"残酷？"奥凯利笑了起来。"残酷的是——对孩子讲真话。假如让我相信上帝的仁慈，那么这正是上帝所赏赐的谎言，正是这……"

奥凯利没有说完：好像是侧门的锁头响了，在约翰鞋匠胡同那边，后来在石头楼梯上又响起脚步声。况且，奥凯利清楚地记得，他把门上了锁：只不过是约翰鞋匠的幽灵在这栋古老的房子里游荡。

"……假如约翰出现在这里，我不会惊奇……"奥凯利伸了伸懒腰。"今天由于下雾，一切都奇幻莫测……"

狄狄去剧院时曾对肯布尔说，她要从剧院到一个地方去。肯布尔一人独坐家中，没有点灯。窗外水滴像时钟一样，清晰而有规律地发出嘀嗒声。天完全黑下来以后，泰洛尔老太婆来了，送来肯布尔夫人的一封信：肯布尔夫人要求儿子今天晚上务必回去。很显然，终于达到期待已久的和解。一切都安置得不能再好了。肯布尔转瞬之间穿戴妥当，就走了。

显而易见——肯布尔夫人想要非常隆重地举行和平条约的批准仪式：餐厅里灯火辉煌，肯布尔看见餐桌旁坐着裘利太太、搓着手的副主教和足球形脑袋的麦克—印托什。肯布尔兴高采烈地走到肯布尔夫人跟前，可是一条看不见的绳索把她的头拉得更高了，她做了个庄严的手势——严肃地指着椅子让肯布尔坐下：

“坐下……”沉默片刻，把目光射向头戴假发身着礼服的哈罗德先生的遗像。“我的上帝呀，您已故的父亲哈罗德先生会说些什么……”

她不能再说下去了：副主教代替她说了——不是他，那又有谁能够像所需要的那样说出这一切呢？

“亲爱的肯布尔先生！我们邀请您到这儿来——因为我们爱您，因为基督教导人们也爱罪人。我们不得不采取极端的措施，以便把您引回正路。请您现在跟随我和麦克—印托什先生一道走……”副主教发现肯布尔想要反驳，便补充说：“哪怕是为了您的母亲——您瞧瞧她。”

肯布尔夫人祈求地看着已故哈罗德先生的遗像，眼睛里出现两滴菲薄的眼泪——在不破坏体面的情况下她所能允许自己做的最多也不过如此了。坐在一旁的裘利太太埋下头去，像生了寒热病似的，浑身发抖。

肯布尔平静地说：

"好，走吧……"这一切当然是一种卑鄙的伎俩，跟那封装在蓝色信封里的信是一样的，因此应该一劳永逸地结束这种事。

马路上空无一人。风又从河上吹来，把雾吹散，掠过房顶——墙壁高高耸立，直插天际。他们沉默不语地走在墙壁中间的峡谷里，肯布尔多少有些明白了，这是去奥凯利的事务所。峡谷不断地伸延着，令人感到压抑，除了墙壁和天空本身，整个世界上仿佛什么都没有，无法挣脱这些墙壁，无处可躲：走啊走，一直被挟持在墙壁中间——仿佛是在梦中。也像在梦中一样，肯布尔知道，或者不知道，路的尽头有什么在等待着他。

在约翰鞋匠胡同，他们在一扇包着铁皮的大门前停下来。上面透过狭窄的炮眼射出灯光。

"啾?"副主教得意洋洋地搓着手，看了看肯布尔。

肯布尔像是个盲人，头撞到包着铁皮的大门上。

"锁着……"他无可奈何地转过身来。倔强的方方正正的下颏在颤动。

"噢，别担心，我们准备了钥匙……"从雾中滚出一个足球形的脑袋。钥匙硕大而笨重。"这是法国钥匙——这的确是文明的成果，法国的东西举世无双……"麦克—印托什补充道。

可以听见，肯布尔在石头楼梯上迈出了两步——停下了。寂静了片刻。然后脚步又在楼梯上隆隆地响起来，汇成雷鸣般的轰隆声：肯布尔向上面奔跑。然后上面的门开了，一瞬间寂静无声。接着，肯布尔轰隆隆地跑回来，不看道路，从副主教身边隆隆而过，向下面奔去，像是一辆发疯的巨大载重汽车，失去了方向盘。

十四　水手牌自来水笔

早晨，肯布尔像平时一样精心地刮了脸，戴上干净的衬领，在镜子里惊奇地发现，他跟平时完全一样，只是如大象眼睛一般的小眼睛大了一些：一夜的工夫眼睛底下出现了暗影。

肯布尔在餐厅里拿起报纸，机械地扫了一眼出租房屋的广告——正像他近来每天都做的那样。他发觉自己这么做，便笑了，把报纸叠起来。像通常那样，他喝了两杯咖啡。把面包抹上奶油，但不知为什么没有吃，又规规整整地放回盘子里。只是这时才注意到自己面前摆着一大堆面包——感到不好意思，便走开了。

该是到事务所去的时间了，可是肯布尔却转身回到卧室。把门锁上：再仔细想一想，一切都得从头决定。可是头脑里轮子都已僵住，不运转了，取代思想的只有一个画面：他那两条可笑的又细又弯的腿，交叉地放在她的胸部，粉色和黑色相间，令人惊心。

吃早饭的铃声响了，肯布尔这才清醒过来，明白了：完全没有什么好想的，而且也没有必要想。一切都已由人决定，他现在走在高高的——高耸天际的——石头墙壁中间，无法拐回去，只能向前，一直走到底。

肯布尔打开桌子抽屉，拿出一把父亲留下的老式手枪，里面装有针状子弹。然后用肯布尔夫人的名字写了一张三十英镑的支票（他这三十英镑还存在银行里），又撕下那张奥凯利给的五十英镑的支票，这时看到：他用来书写的笔是奥凯利的——很显然，是奥凯利在肯布尔生日那天失落在这里的。这是一支普通的水手牌自来水笔——“Waterman's—Fountain Pen”——

现在当然得还给奥凯利。

肯布尔痛苦地皱紧眉头：其余的事都很明确而又简单，可是这件事——水手牌自来水笔的事——却异常难办。应该归还，而且还得说上几句，这就使情况复杂了。肯布尔把自来水笔放到揣着手枪的那个上衣口袋里，路上只是想着自来水笔：实际上这如何……

就这样，他紧锁眉头，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走进奥凯利的办公室。

奥凯利跟昨天一样，正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埋头阅读文件，可是毕竟他身上有一种全新的东西。过了一秒钟，肯布尔仔细看了看，只见：奥凯利——没有笑。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犹如瓷巴儿狗琼尼突然间不再笑了一样。这不是奥凯利……

肯布尔不知所措地把手放进衣袋里，掏出水手牌自来水笔，放在桌子上：

"这是……您的自来水笔……您忘记了，我应该归还……"

奥凯利惊奇地瞪着眼睛，把目光从水手牌自来水笔移到不知所措的肯布尔身上，又从肯布尔身上移到自来水笔上。然后脸色变得通红，顷刻间哈哈大笑起来——突然停住：

"我的上帝呀……水手牌自来水笔！肯布尔，您——您——您真是无与伦比……"

如今这又是本来的那个他了，这就是奥凯利。肯布尔毫不犹豫地掏出手枪，一连开了三枪。奥凯利缓慢地向前倾斜过来，直到最后脸部触到文件上。

肯布尔没有听到奥凯利叫唤一声，也没有听到他的四个妻子叫唤一声。他戴上帽子，来到马路上，感到：异常疲劳，有生以来从没有这么疲劳过。来到干草街，找到正在安详地打着瞌睡的巡捕：

"我杀死了律师奥凯利先生。请您尽快把我带到该去的地方：我非常累。"

警察大张着嘴，眼睛瞪得溜圆，他显然是想："疯子。"肯布尔看着他整个那副样子，补充说：

"喏，您到事务所去问问，我等着。只是请您快点儿。"

一分钟之后，警察和肯布尔沿着约翰鞋匠胡同向下面走去。在光滑的高耸天际的墙壁中间默默地走着，肯布尔透过雾想起来：是这样的——没有尽头——他原来已经在这两道光滑的无尽无休的墙壁中间走过……！

十五　灰白鳞片

秋风呼啸，狂暴逞凶。一只灰色的巨鸟从海上袭来，翅膀遮住了半边天，越飞越近，捉摸不定，不声不响，缓缓而来，越发昏暗。可是人群却没有散开：有一种传言，杀人凶手可能被赦免。你瞧，实际上，他父亲，已故哈罗德先生的名字及其功勋——还没有被遗忘，因此非常轻易地就能……

"让那些大人先生滚蛋吧！"有人用嘶哑的声音叫喊。"去年那个士兵不就是活活地给绞死了吗……让大人先生们滚蛋吧！"

监狱大门前的路灯不停地摇晃，灯光摇曳，白色的大墙在晃动，准备坍塌。司法正处在岌岌可危的境地……

人群中钻出麦克—印托什足球形的脑袋来。他激动异常，声音颤抖。

"先生们，司法和文明是不可分割的。我们应该起来保卫文明。先生们，难道能够想象有什么能比蓄意谋杀更野蛮的吗？因此，很遗憾……是的，是的，我说：很遗憾——我们应该要求处决……"

“让大人先生们滚蛋吧！”

风在肆虐。路灯投下一道长长的光带，在这光带中，人的脸和衣领上下浮动——宛如一条缓缓爬行的没有尽头的长蛇。话语已分辨不清：长蛇蜿蜒曲折，发出愤怒的嘶鸣。

一群男孩子好像是从笼子里释放出来，涌了过去，——全都赤着脚，全都穿着白领制服。

“《杰斯蒙德星报》！号外快报！杀害律师奥凯利的凶手获得赦免！”

“怎么？已经？赦免了？”抓住白色的纸张不放。

但讲的只是可能赦免，而且仅仅补充说，考虑到已故哈罗德先生的功勋，这样似乎更加……

“让大人先生们滚蛋吧！”

“先生们，司法……”

“让《杰斯蒙德星报》滚蛋！”

灰白鳞片在路灯下面迅速地翻滚起伏，长蛇沿着柏油马路向前爬行，爬向《杰斯蒙德星报》编辑部，在那些黑暗的窗前蜷曲成二十圈。编辑部里一个人都没有。一块石头哐啷一声落在玻璃上，玻璃碎片四下飞落。可是窗户照旧黑暗而空空洞洞。那只深色的无声无息的大鸟已经落得很低。

是该回家的时候了：身穿蓝衣和粉衣的妻子们在床铺上已经等得不耐烦了。之所以等待是为了哪怕是吓得眯缝起眼睛也要满足好奇心，问个究竟：

“莫非是——赦免？莫非是……”

然后浑身一抖，便热情地投入丈夫的怀抱：生活多么美好。

入夜以后，风突然停了。万籁俱静，一片漆黑——仿佛是整个世界都倾覆了。常有这种情况，一个失落的人忙乱了一整

天，听见铃声也要吓得浑身发抖，笑起来令人毛骨悚然，而目光却越陷越深，只有一个念头：一头栽到枕头上，坠入黑暗之乡——立刻入睡。这一天夜间就是这样的：一头栽到枕头上，白昼进入黑暗之乡，没有一丝亮光，没有一点儿声响。

袭利太太入夜以后似乎轻松了一些。一整天过得都非常不好：夹鼻眼镜又丢了——一整天都像个瞎子似的，踉踉跄跄，不断撞到人身上。但还是一直到处奔跑，好像是去采购，可是到了商店——却又什么都不需要购买，根本不是那码事，而主要的——反正：现在何必买呢？

午饭是在六点一刻——往常则是六点，副主教竖起两道眉毛，形成锐角三角形：

"我亲爱的，这本来也十分简单：准备一付备用眼镜也就是了。那时您就不会有这般……奇怪的模样了。也就会秩序井然，而您知道……"

"好的，我明天就买……"袭利太太浑身一抖，订正说："后天……"

因为明天……世界上有什么人会在明天买东西——那一天，在监狱里，肯布尔将给带到院子里，送上……

卧室里一片漆黑，用不着观看——也许因此袭利太太而感到轻松一些，她突然睡着了。可能是仅仅睡了几分钟。醒了，睁开眼睛，看见了副主教的白色法兰绒睡帽：副主教按照《法约》的规定，双手交叉成十字，放在胸脯上，发出均匀的鼾声。一片漆黑，万籁俱寂，整个世界倾覆了。嚎哭和叫喊——谁都听不见，并且什么事都不干：整个世界都在沉睡，发出鼾声，戴着法兰绒睡帽……

不清楚副主教睡了多少时间，但只是由于袭利太太嚎哭而惊醒。马上明白了："在做噩梦，快快叫醒"——对于做梦，无

论如何也不能在时间表里作出规定，副主教非常害怕做梦。

可能是袭利太太睡得太死——她叫得越来越响，只是副主教用冰冷的手抓住她的肩膀时，她才静下来。

“我认为您夜间不必吃晚饭，亲爱的……”

“是的，我想——是不必，”袭利太太在黑暗中回答道。

过了五分钟，副主教又睡着了，发出均匀的鼾声。一片漆黑，万籁俱寂。

十六　欢庆胜利的太阳

规定在九点半钟——并且完全正确：每一位文明人士皆应有时间刮脸和进早餐，之所以规定在九点半，这只是表现出一位文明人士对另一位文明人士的尊敬——尽管他是个罪犯。

太阳光辉灿烂。太阳在欢庆胜利——这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很清楚的，问题只在于它是否是在欢庆司法——从而亦即文明的胜利——或者……

灰白鳞片不安地发出嘶嘶声：

“听我说，先生们。什么都还不清楚吗？”

不，昨天什么都没有得到，但也许是——今天早晨……终于要在最后一刻做出决定：九点半钟，监狱的大钟是否会敲响？

一个脸刮得干干净净的小老头来到监狱，他脸色红润，属于拥有甜美外貌的那一类人，像是烘烤得很好的焦黄的奶油鸡蛋甜饼。

小老头敲门，他面前监狱大墙上包着铁皮的大门开了。

袭利太太向着副主教转过身来，她呼吸短促而频繁：

“谁……这位是谁？刚才是谁走进里面去了？”

“啊，这个人？亲爱的，这是大师。”

救利太太一把抓住副主教的胳膊肘的上部，用尽全力抓紧：

“您……您想要说，这就是那个应该……”

副主教抖掉她的手：

“在看一看一看着我们。我什么都不想说一说。您不会控制自一自己……”

裘利太太不再吱声了……她身边闪过一只表：

“差两分九点半。”

还差两分钟……鳞片紧张起来，不声不响，也不动弹。像煎牛排一样红黄色的拳击和赛马的看客们不停地看表。救世军的铜管乐器冷漠地闪着光。营养充分、红光满面的太阳露出得意洋洋的神色。房盖上的霜溶化了，水滴嘀嗒嘀嗒地响——像表走动一样，清晰地表现出一秒钟一秒钟过去了——直到九点半。

又嘀嗒一声，最后一滴：九点半。这最紧张的，像玻璃一样的一秒钟……什么也没有发生：大钟没有响。

鳞片立刻骚动起来，发出嘶嘶的响声，越来越响。拳击和赛马的爱好者们，文明的拥护者们：所有的人全都懊丧了。

人声鼎沸，翻滚涌动，手臂挥舞。圈圈儿不祥地收缩而又扩展开来，人们还有所期待，不肯散去。

裘利太太——没戴夹鼻眼镜，歪戴着宽檐帽——又一把抓住副主教的手：

“您……您……您明白吗？就是说，他……就是说，不把他……您明白吗？”

裘利副主教没有听见，他在看表：已经差二十分十点了。

差一刻十点，已经不再有任何指望，可是突然间，监狱的大钟用铜嗓子缓慢地唱了起来：铜器的声音从天上有节奏地洒落下来。

裘利太太失去了绅士的风度，用奇怪的声音叫喊起来：

“不，不，看在上帝的份上，看在上帝的份上！停下来，停……”

再往下什么都听不清了：鳞片疯狂地旋转起来，五光十色的手帕在飘动，叫喊声不绝于耳。粉红色的太阳在庆贺胜利，但态度冷漠。救世军的管乐器演奏着慢速的赞歌。人们轻松地跪下：为杀人凶手的灵魂祈祷。

然后，当一切都平息下来时，裘利副主教发表讲演——论实施《救世法约》的必要性。所发生的一切，搅混了杰斯蒙德生活宁静的流水，——这岂不就是最令人信服的论据吗？但愿国家能强制那些脆弱的灵魂走上唯一的道路——而不再采取这种尽管公正但却悲惨的措施……救世是不可避免的，这就像数学一样精确，明白吗——像数学一样？

全体向裘利副主教欢呼，祝愿杰斯蒙德的骄傲 cheero①，并且一致通过决议。应该指望，关于“强制救世”的法案这一回总该获得通过了。

① 英文，意为“愉快”。

译 后 记

20 世纪初，彼得堡活跃着一位人们尊之为“语言艺术大师”的文学领袖人物叶·伊·扎米亚京（Евгений Иванович Замятин，1884—1937）。当时，扎米亚京以其风格独具的民间口语叙述文体和幽默讽刺的笔致，而驰誉文坛。在他致力于文学的年代里，他对俄国和欧洲新出现的种种流派，如象征主义、表现主义、印象主义、超现实主义等，表现了很大的关注。他在自己的创作实践和文学理论方面，不倦地探索、试验，广泛汲取诸种流派之长，在美学上总结了种种突破传统的艺术手法和技巧，从而丰富了现实主义。他分析综合了现实主义和象征主义，开创了他自称为“综合”的“新现实主义”，为白银时代的俄国文学的繁荣作出了自己的巨大贡献。

一

扎米亚京诞生于俄罗斯顿河河畔的列别甸镇，这里是俄罗斯民族文化源渊流长的乡土。这里的民族文化既有精华，也有糟粕，这里的人物、风情、陋俗、遗风和活生生的地道的俄罗斯外省口头话语，对扎米亚京日后的创作，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扎米亚京很早就迷上了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列斯科夫和谢德林的作品。青少年时代，他又接触了众多的西欧文学，英国讽刺作家斯威夫特、法国幻想、幽默大师和怀疑主义者阿纳托尔·法朗士曾使他无比倾心，并深受他们影响。1902 年他入彼得堡工学院造船系攻读。此时正值彼得堡 1905 年革命大风暴前夕，扎米亚京热情地卷入革命激流，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党。由于积极参加革命活动，他曾两次被流放，直至 1913 年才取得在彼得堡的合法居住权。1912 年，当扎米亚京第二次流放回老家列别甸后，他在“极度孤寂之中”写下了《外省小城》。作品在文学期刊《箴言》上问世后，受到评论界的交口赞誉。《外省小城》中明快、鲜亮、气韵生动的口头叙述文体，使作者“立即跻身于语言大师和艺术家的行列”（见沃隆斯基《文学评论文集》，莫斯科，1963 年，第 85 页）。

但是好景不长，他创作于 1914 年的《老远的鬼地方》却遭到了被禁的厄运，作者也被告上了法庭。沙皇政府当局控告他犯有“亵渎军界”罪，因为作品辛辣讽刺了一支远东沙俄驻军。1916 年至 1917 年扎米亚京作为造船工程师被派往英国设计建造破冰船。在英国，他成绩卓著地在建造、设计舰船的同时，忙中偷闲完成了两部幽默讽刺作品，其中比较重要是的辛辣嘲讽英国后工业时期社会相的《岛民》：20 世纪初人们都沉醉于科技

和机器文明，扎米亚京在这股巨潮中冷静地审视着人们精神世界的变化，预测着高度发展和集中统一的大机器工业可能导致的严重弊端。小说没有描写流水线上工人机械疯狂的劳动节奏，作者的注意力投向了人们的心灵世界。《岛民》中主人公副主教裘利的《强制性救世法则》，比机器更严格、更机械地禁锢着人们的精神世界；而当地名门望族肯布尔绅士遗孀拘泥古板的种种规矩方圆、繁缛礼教则从另一方面压制着人性。两者殊途同归：压抑人的个性自由，机械地制约人的精神世界。

1917 年秋，扎米亚京回到风云激荡的祖国。在彼得堡他与革命文学领袖高尔基相遇。他追随高尔基全力以赴地投入了革命后的文化恢复和建设，几乎参与了高尔基发起和组织的各项活动，其中包括介绍引进欧洲各国文学。1917 年后，扎米亚京的创作也是丰收时节。扎米亚京创作了不少中短篇，但完整的长篇小说只有《我们》一书。如果说《外省小城》是扎米亚京民间口语语体的典范之作，那么《我们》不妨说是扎米亚京运用反讽及诸种新艺术手法的代表之作。

二

扎米亚京完成于 1920 年的《我们》是继讽刺中篇《岛民》后的一部反讽长篇小说。不少评论家认为《岛民》是《我们》的前奏，因为两部作品的主题、主人公、乃至细节、道具都有相似之处，作品之间确有清晰的脉胳可循。《我们》描绘的是千年后的人类社会。这个社会科技、工业已高度发展，工业管理中的泰勒体制不仅在生产领域推广，而且广泛地深入到了个人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生活，一切的一切都机械化了，一统化了。人们穿同样的服装，吃同样的从石油中提炼的食品，住一模一样

的玻璃房子……

小说《我们》中所运用的艺术技法，不同于扎米亚京早期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表现了他在艺术上的追求和创新。有评论说，《我们》是一部集扎米亚京"新现实主义"大成之作，不无一定道理。我们不妨先从他自称的"新现实主义"谈起吧。他曾说："俄国文学这条现实主义、现实生活大道，已被托尔斯泰、高尔基、契诃夫巨大的车轮辗压得油光锃亮了，所以我们应该摆脱现实生活；而勃洛克、别雷又把象征主义的轨道经典化到至尊至圣的地步，所以我们应该走向现实生活。"他认为，"20世纪20年代以后，替代象征主义的应该是综合的新现实主义——它既继承过去现实主义特征，又容纳象征主义特征。"虽然他认为象征主义诗人吉皮乌斯等人以"甜蜜的苦汁滋养了他们（指新现实主义者——引者），但这苦汁没有把他们彻底打倒，没有使他们脱离土地和躯体"，"象征主义者不相信大地上有上帝。而现实主义的上帝就存在于现实之中。象征主义者有勇气离开现实，而新现实主义者却有勇气回到现实生活"，因此他称自己的"新现实主义是幻想与现实的综合……是一种合金"。（均见《叶·扎米亚京文集》，慕尼黑，1988年）

《我们》的主要艺术特征是反讽。凡优秀的作品都有自己的基本色调。《我们》的基调则是浓重的反讽。讽刺离不开夸张、扭曲、变形，《我们》中所运用的不是一般的放大、廓大，而是将夸张加重到颠倒的地步，扭曲到180度的反方向，从而构成一种非局部的讽刺，而是整体的颠倒，有些像《我们》记事十六中描绘的那个倒映在玻璃马路路面上的世界。人可笑地被颠倒为号码或机器，大自然被颠倒为不净之界，丰富的色彩颠倒为混乱和困惑，爱情被颠倒为罪恶……作者没有自己出场，居高临下冷冷地说些反语，而是通过主人公号码Д之口，按照他

的荒唐逻辑、机械三段论推导出来的赞颂之词，曲折地进行反讽。对主人公来说都是正话正说，而隐藏在他背后的作家在反话正说。主人公的荒唐逻辑愈严愈密，愈坚不可摧，他褒扬得愈热情，作者的鞭笞就愈严峻，愈无情。那些截然相悖的概念在Д的口中，竟如此顺理成章，如此振振有词；与此同时，一个被严重伤害、毒化到极度的号码Д也就在自己的逻辑推理、热情歌颂中完成了自我塑像，完成了自我讽刺。Д不无矜夸地自赞说："我的脑子是台被调校得十分精确的、纤尘不染、闪闪发亮的机器"，他喜欢自己那"消过毒的"、"蒸馏得干干净净"的思想，就像"用过滤纸过滤过的那般纯正"，它们清晰得能"铮铮发响……"尽管如此，他还是有了幻想，有了灵魂，于是就惹出了那四十则记事中的种种荒唐事：又是"上天入地"，"返古超前"，又是"风流韵事"，"谋乱造反"，"死去活来"……最后不得不接受脑外科手术，摘除幻想，于是他彻底消除了灵魂带来的"困扰和痛苦"，成了一台"完美无瑕的机器"；这时他又感到自己"很健康，十分健康，绝对健康"。他的乖谬之论荒诞得令人咋舌，但这也正是反讽力量之所在。

小说中反讽手法的另一特征是与讽刺相伴而来的冷峻和恐怖感。作品中，当人类的丑以最强的夸张形式——颠倒描述出来时，读者在感到突兀滑稽的同时，竟感到严酷似冰的寒冷和极度的恐怖，它像冰似的封住人们的心，像铅一般沉重地压在人们心头，让人喘不过气来。小说中人们精神世界和日常生活的普遍"泰勒化"的描写、"大祭仪式"等一幕幕场景，无不使人感到恐怖的袭击，悚人毛骨。主人公Д曾对泰勒体制在王国的全面胜利作过热情的赞扬："床头响起了清脆、响亮的铃声：七点，该起床了。透过左边和右边的玻璃墙望去，我仿佛看见的就是我自己、自己的房间、自己的衣服和重复过上千次的动

作。当你看到自己是一个强大的统一体的组成部分时，你会感到振奋。整齐划一的手势，弯腰，转身——多么准确的美啊！”这里纵然用的是赞美的语言，然而这滑稽剧式的一幕，却令人瑟缩。

幽默与抒情的糅合在小说《我们》中也运用得颇有独到之处。主人公Д作为王国的忠诚号码，作者对他颠倒美丑的价值观念作了辛辣、冷峻的讽刺。但是对复苏和残存在他身上的人的真善美的一面，对他内心的种种犹豫、彷徨、矛盾、痛苦、爱情……却只用了温和的幽默和抒情。这里所施的笔墨谐谑而近人情，流露着作者对他的同情。如果说对似乎非人的号码Д用的是冷色、黑色的讽刺，那末对具有人类真情的Д用的是暖色和温和的幽默，不时伴有感人肺腑的抒情，读着不禁令人潸然泪下。主人公Д作为一个号码，在机械理性主义和极权双重桎梏的束缚下，变得畏葸、疑惧、踌躇、可笑又滑稽——尤其当作为一个正常的人的种种情感开始萌动时。Д作为一个真善美的人的觉醒是从他追求爱情为发端的。男主人公Д，与女主人公I的爱情历程充满着矛盾，他总企图在机械理性的号码和真正的人的隙缝中求生存上求平衡。但这对他是十分艰难的，其时的情状被描绘得滑稽可笑，又令人同情。当Д已爱上I，他明知（有时仅是下意识）自己已别无选择，但总一次次地企图克制自己的感情，尽管不时“训诫”自己，“说服”自己，还煞有介事，道貌岸然，以掩饰真实感情，最后落得个弄巧成拙，愈来愈陷入可笑的窘境。例如记事十中的一段：Д与I非法幽会后，Д本应于48小时内向“护卫局”举报，但Д身不由己地拖延着迟迟不去交代他与I的“爱情罪行”，他想出种种理由为自己开脱，结果48小时很快过去了，I嘲笑他说：“我深信，您不会去护卫局告我……您也许会生病，也许会很忙，也许还有什么别的原因

……”，“现在你可捏在我的手里了……”Д听说后惊呆了：“我的心扑通一跳——肋骨的铁条都挤弯了。我简直是个孩子……上她当了，我傻呆呆地一声不吭，我觉得自己落进了一张网里，用手扯用脚踹都无济于事……”要说Д上了I的当是不公平的，应该说机械理性的号码Д上了复苏人性的Д的当。现在机械理性的Д只能“束手待毙”了。抒情描写感人最深的是Д在决心割舍自己灵魂、爱情前在广场大雨中的恸哭和呼喊。这是他对母爱、对感情、对人性的呼喊和渴望，同时也是绝望的诀别。这个未来社会中的主人公痛苦地希望能象“古代人”一样有自己的母亲（大一统王国不存在家庭）．对她来说，他“不是号码Д-503，不是大一统王国的一分子，而是一个普通人的血肉之躯，是母亲身上的一块被蹂躏的、被窒息的、被抛弃的血肉”；他希望老妈妈能来亲吻他，愿母亲能听到他的呼喊，但是他这最后的呼唤没人能听见……

三

小说《我们》中另一重要艺术特征是描写感觉化和感觉描写具象化。

20世纪以来文学艺术新开拓之一，便是对感觉因素的关注。扎米亚京自觉、主动、娴熟的感觉描写，在20年代之初显然会给人以艺术的新鲜感，即使在今天，他众多的感觉描写的生花妙笔，仍给人以难以复得的审美享受。在扎米亚京笔下，无论对外宇宙（如场景、事物、人物肖像等）的描写，或对内宇宙（人物心态、心理、思想、感情等）的反映，他一般不诉诸纯客观的摹写或静态的心理描述，不作简单的机械移位，而倚重感觉的再创造。扎米亚京感觉描写大致有以下四个特征：感

觉描写主观化；感觉描写具象化；感觉描写超常化；感觉描写通感化。

1. 感觉描写主观化。

客观事物以具体、直观的声、色、光、影、形、质进入扎米亚京的艺术视野后，都要经过他充满主观色彩的心灵眼睛的过滤和筛选，将事物最直观、最本质的特征，具象化为发生倾斜的、变形的具体感觉印象。例如记事十三中有这样一段描写：主人公Д在街口等待I的到来，焦急不堪："我眼睁睁地盯着表。我变成了那根尖尖的、颤动着的秒针。8分，10分……12点差3分，差2分……"这些描写让人清晰地体验到他此时此刻的心绪，人变成秒针的荒谬恰恰传达了主人公此刻的心理真实。接着描写了I从漫漫迷雾中出现的感觉："在街口的蒙蒙白雾中，露出两片血红的嘴唇，就像用尖刀拉开的口子……我默默看着他的嘴唇……这个女人的嘴唇一秒钟前还不存在，是刚刚才用刀拉开的，还淌着甜蜜的鲜血"。这里描绘的是I出现时给主人公的视觉印象。它是最直感的瞬间印象，却又是经过筛选的、最浓烈、最刺激、最本质的感觉。这奇特的感觉（淌着鲜红的血的嘴唇）引起了主人公Д的心理感觉，I的艳丽动人使Д感到震颤，描写是动态的，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2. 感觉描写的具象化。

扎米亚京的感觉描写简约精练，善于从众多的可能性中删蔓存菁，提取本质，使笔触由表层探向纵深。有时仅是瞬间的印象或直觉，但却是实质的和高浓度的。貌似简单（甚至片面或支离破碎），但内蕴却十分充实，耐人咀嚼。以女主人公I的肖像描写为例："我眼前的是一个奇特的线条结构：两条在太阳穴高高挑起的黛眉，构成一个嘲讽的尖三角，从鼻端到嘴角有两道很深的皱纹，构成一个角尖朝上的三角。这两个三角相互

对峙着，在整个脸上划上了一个像十字架似的大叉，一个令人感到不快、刺激人的 X”。主人公 I 所感觉到的这个 X，并不是 I 容貌的外在描摹，而是她精神世界最深刻的属性。这里几乎完全没有对 I 外部的镂刻，一切都本质化为她眉宇间的这个正在发出疑问、呼唤人去探索的未知数 X。X 的上半部的“嘲讽的尖三角”，传达的仿佛是对王国号码 Д 等的蔑视和挑战，下端的倒三角，那“悲伤的三角”仿佛在哀叹、怜悯号码们的不幸。X 这个字母本质地、具象地体现了 I 的忧患和叛逆性格。这是一个成功的有光彩的艺术感觉肖像描写，这类肖像描写在小说中历历可见，不再赘述。

3. 感觉描写的超常化。

感觉描写的超常化，往往与感觉描写的主观化结伴而来，难以或缺。由于主观色彩浓重，本质外化后的具象描写往往是超常的、悖逆客观的真实，而又不受常规感受的限阀。试以时间感觉的超常描写为例，主人公曾这样描写男女主人公初次在“古代遗迹”（古宅）幽会的时空感觉：“四下里静悄悄的，只有屋角的洗脸池里有滴水声。那水滴来自几千海里以外的远方，而我是整个宇宙，在水滴声中流逝着漫长的时代和纪元……”在这瞬间永恒的时刻，时空都是非自然意义的时空，主人公感觉他自己已成了整个宇宙，听到的是千里之外时光流逝的声音。这里闪现的是瞬间，但同时流淌的又是漫长的时代和纪元。这里超常的、非现实的描写宣喻着人本体意识的觉醒，弘扬着人的骄傲、价值和生命意识。通过超常的具象描写，往往能传递出普通写实描述难以言传的复杂而又丰富的精神世界。

4. 感觉描写的通感化。

从上面我们知道，扎亚米京的感觉描写通常是带有主观感情色彩的，常规感觉限阀常被打破，各种不同的感觉——视觉、

听觉、味觉、嗅觉、触觉……常发生交汇、融合。它们相互补充、衬托，以便能最充分调动各种感觉来丰富艺术描写。描写感觉相互间的转换（通感）在扎米亚京笔下颇具魅力。听觉可以创造出活生生的视觉形象，触觉又可以描绘视觉形象……乍看似乎唐突、陌生，但感觉的转换使诸种感官都处于积极感受的状态，从而大大扩大和强化了想象和感觉。虽然描写悖逆客观逻辑，却达到了感觉描写的生动和丰富，给人留下更多联想的空间。于是出现了如下奇巧怪异的感觉描写：会铮铮作响的思想；毛茸茸如青苔的声音；长着剪刀片子嘴唇的薄纸剪出来的医生；会射出尖锥钻入人心底的眼睛；会把别人身体粘合起来的膏药似的微笑；透明的铸铁空气；撅着根小尾巴飞奔的分分秒秒；扎在主人公脑子里拔不出去的 $\sqrt{-1}$……我们再引一个具体场景描写：女主人公I的笑在Д的感觉中"总流露出一个刺激人的X"，或是"一条激越高昂、像鞭子般柔韧的笑的曲线"。当Д无可奈何、语无伦次地告诉I，他已患了"灵魂"的不治之症时，I"纵声大笑"，"她的笑淋了我一头，我的梦呓给浇没了，四下里满处是一短截一短截的笑声，熠熠闪光，发出银铃般的声音。一切显得多么美好"。这里Д把听到的笑的感觉，拆碎为各种感觉形象：触觉感受的是浴水淋头的快感，"视觉看到满处一短截一短截可爱的笑的形态，光感所受的是笑的熠熠的闪亮，听觉接受的是一串清脆如银铃的声音……在多种感觉的交汇中，赋予这一细节以丰富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调动了一切能调动的直观感觉，让人从中感受到"啊，一切显得多么美好"的意境。是的，Д有了灵魂，他复活了。

从总体看，小说《我们》应归入20世纪初的实验文学之列，而不属大众文学。由于作品中引进了过多的数学、科技和哲理抽象概念，某些章节显得隐晦艰涩，不易读懂。所幸作者十分

借重情节。作品自始至终明显贯穿着动人的故事，一波三折，环环相扣，很像一部编织离奇的艳情惊险小说。有评论家认为，扎米亚京作为一个多面的文体学家，试图在小说的具体环境创造一种能表现千年后机械理性王国中号码们的语言（作品本身是号码Д的记事札记），可说是语言上的一种勇敢的尝试。这也言之成理。

小说《我们》作为扎米亚京的新现实主义小说的代表作，在艺术技巧上有不少值得借鉴之处。除上述的艺术特征外，其他如审美时间、审美色彩、双重人格塑造等，都有独到之处，令人一宽眼界。

顾亚铃 1997 年 10 月